

繫

齋

家

塾

書

鈔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絜齋家塾書鈔原序

甫自幼泊長侍先君子側平日集諸生及諸子危坐說書夜再講率至二鼓無倦容謂學問大旨在明本心吾之本心卽古聖之心卽天地之心卽天下萬世之心彼昏不知如醉如夢一日豁然清明洞徹聖人卽我我卽聖人舜號泣旻天負罪引慝祇見瞽瞍禹荒度土功三過家門呱呱弗子道心精一曾何閒斷自古大聖同此一心箕子論皇極無偏黨自蕩蕩無黨偏自平平無反側自正直是之謂極是之謂本心太甲顛覆典刑痛自

絜齋家塾書鈔

原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怨艾克終允德成王遭家多難執書感泣天雨反風本心一昏迷惑如彼本心一復光明如此先君子諷誦再三聞者流涕又言見象山先生讀康誥有所感悟反己切責若無所容讀呂刑歎曰從肺腑中流出嗚呼至哉先君子之學源自象山明白光粹無一瑕疵可謂不失本心矣是編爲伯兄手鈔雖非全書然發揮本心大旨具在伯兄名喬天資純正用志勤篤嘗宰溧陽視民猶子邑人德之惜未盡行所學爾甫悼先君子之沒幸伯兄之有傳今又云亡痛曷有已遂刻是編名曰絜齋家

塾書鈔而納諸象山書院以與世世學者共之紹定四年辛卯良月己未男甫謹書

東齋家塾書

序

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序

清修四庫宗朱而抑陸凡治陸學者目爲金谿一派而歧視之獨絜齋家塾書鈔則稱其發明本心反覆引伸能暢其師說而於帝王治迹尤參酌古今一一標舉其要領更引王深寧困學紀聞採錄解做戒無虞諸條以爲其理至足雖異趣者亦不能易也夫深寧兼治朱呂陸之學和齊斟酌不名一師固不得謂之異趣然斯鈔湮沒久獨從永樂大典採輯編次俾復舊觀以傳於今未始不可爲先生幸矣考蒙齋原序云是編爲伯兄手

蒙齋家塾書鈔

序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鈔雖非全書然發揮本心大旨具在伯兄者喬也喬字崇謙嘗爲溧陽令云宋史藝文志作十卷今爲十二卷至君奭篇止其間如五子之歌胤征湯誓仲虺之誥皆闕且有一篇之中闕其註解者壽鏞讀之以爲雖非完書而包舉經史由淺入深自修己用人以至恐懼修省敬天愛民立綱陳紀一言一動惟求合乎人心者不可枚舉如曰古之巡守爲民也後世之巡守悅己也又曰後世以爲緩而不切者古人視之爲甚急其論設官也曰宰相不可不明天下事而亦非一人所能自爲吾心

既曉然於天下之事又得僚屬相與協力豈不足以宅  
百揆豈不足熙帝之載乎其說金滕也曰人主一念慮  
之閒而其報應有反掌之易以是知天卽人也人卽天  
也又曰當克商二年若不幸而不救周家之社稷宗廟  
存亡未可知也周公安得而不苦切惟其苦切之至所  
以能通乎神明其釋大誥也曰大抵國家無事中外又  
安未必非天所以稔其毒敵國外患侵陵擾攘未必非  
天所以開其治若有患難有禍亂則志氣益強政治日  
修乃天所以輔之也又曰今日禍亂之作天所以與我  
成功之處其言之深切如此蓋宋南渡之時固無異於  
今之時也然則讀是鈔者可以見先生之心亦可以觀  
古今之變也已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後學張壽鏞

御題袁燮絜齋家塾書鈔

議論持醇正興亡鑒古今致危惟戒逸勝怠莫如欽愷

未聯全璧幸仍棟碎金流斯失法度先已獲予心

袁燮解書

大禹謨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節言人君豈能無安逸歡樂之時苟不至於過則亦不害其爲法度流而不返便是失法度云云余昔遊巡所至一覽卽過不肯因此稍稽庶政是以尹繼善有馳驛遊山之語余詩中每見此意今觀燮解與前指適相照合余昔未見是書其實先得我心耳

絜齋家塾書鈔

御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絜齋家塾書鈔卷一

宋鄧袁 燮和叔撰

虞書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

堯典

堯有聰明文思之德所以光宅天下聰明不是尋常  
小小智慧此心虛明洞達無一毫人欲之私這是聰  
明今人舉事多不中理善言過于耳而不能領略至  
於君子小人之際不能別識皆不聰明之故惟其聰

絜齋家塾書

卷一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明則所爲者無復有失所聽者罔非德音而人之情  
僞亦不能逃焉今人聾者謂之不聰盲者謂之不明  
何則謂其閉塞而不通也聖人此心之聰明固非止  
於耳目之聰明然舉此亦可見惟其聰明所以發見  
於外者粲然有文如威儀如言語以至於禮樂法度  
皆是曰文不曰思而曰思去聲聖人難說思也思有悠  
遠深沈之意只有文而無思不得有思而無文亦不  
得也有此四德安得不光宅天下今以身體之吾一  
身之輝光所及者能幾何居一家中未必能及一家



況一鄉乎未必能及一鄉況一國乎未必能及一國  
況天下乎此無他只緣在我者未盡平日有許多過  
失故其輝光不能及遠

堯典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  
四表格于上下

若稽古不必言堯考古但史臣考之於古有如堯者  
放勳者依倣前人之勳也有成功者謂之勳古人所  
爲多矣吾擇其成績顯然昭著者倣之是爲放勳放

梨齋家範書

卷一

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勳或以爲堯名非也堯舜禹當爲名何以言之曰格  
汝舜曰格汝禹舜禹旣名則堯亦名也古人不諱名  
孟子引放勳曰或者其號與欽明文思卽聰明文思  
去聰字只說明字便見聰明本是一箇分析不得曰  
欽者言其皆自敬中來也德雖至於聖人然臨深履  
薄之念何嘗一日敢忘斯須不敬便有過失甚可畏  
也安安者安而又安也謂之安其所當安卻無甚意  
味仁者安仁或安而行之恭而安古人多說這安字  
德盛仁熟終日周旋不出於規矩準繩之內而無一

毫辛苦勉強之意夫是之謂安一安字不足盡之故  
又加一安字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  
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自欽明文思至格於上下此是治之大本自克明俊  
德至黎民於變時雍此是治道之大體俊德只是我  
之德俊有俊敏之意今人俊爽者謂之俊聖人固非  
尋常所謂俊爽然其日進無疆處是俊欽明文思安  
安允恭克讓這許多皆是克明俊德但作文之法欲

說下面事故須先說此句治道大體自身而及於家  
自家而及於國自國而及於天下身不修不可以齊  
家家不齊不可以治國國不治不可以平天下本末  
先後之體秩然有序大學一篇可見矣又當子細看  
克明字既睦字昭明字克者能也必實能明俊德方  
可以親九族九族自高祖至玄孫是也如言妻二族  
母三族似不然親九族裏面煞有事如立宗法辨昭  
穆服紀燕飲之類其禮既備然後九族可親我夫親  
九族必待九族一齊既睦了方能平章百姓百姓者

百官族姓也平當也章分明也德大者在上德小者在下賢者在位能者在職一一皆處置令平當分明此是平章百姓昭明亦只是一箇分明須是百姓既昭明了方能協和萬邦黎民翕然大變矣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揚子雲曰羲近重和近黎羲和既重黎之後爲司天地之官分明以羲和爲天地之官以四子爲四時之官朝廷大臣不出此六官此便是周之六卿自古如此甘誓之戰乃召六卿在夏時已然可見也四子所

纂彙家書

卷一

四

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主者各一時凡屬於天者皆羲氏所掌凡屬於地者皆和氏所掌也天下萬事何者斗天地便如周家六卿雖云各有所主要之天地官所屬者分外較大六官無非是理會民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民之外復有何事所以謂之敬授人時若人時不定何以使人趨時赴功然欲敬授人時須先理會曆象曆以算數象以參曆既無差矣然後可以頒曆於天下所謂敬授人時古人於此事甚重舜初卽位便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羲和涵淫胤侯至舉六師征之何故如此之

重只緣事事重民故也滕文公問爲國孟子首答以  
民事不可緩立爲君師使之享崇高富貴之極果爲  
何事無非爲民而已自後世此等官皆輕者不以民  
事爲重也司馬子長言先人以爲文史星曆近乎卜  
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在  
漢時已如此矣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  
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  
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  
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饑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  
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毳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  
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

宅嵎夷南交昧谷幽都者皆非常在其所也此皆王  
朝大臣自在朝廷輔佐人主特設一局於彼時爲往  
來耳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故曰南交羲仲言東  
方羲叔言南方和仲言西方和叔言北方四時之事  
四子各主一方非謂專於此一方也凡四方春閏之  
事皆羲仲掌之凡四方夏閏之事皆羲叔掌之和仲

和叔莫不皆然若謂專掌一方只義仲平秩東作而他三方皆不與聞則他處春閒事將誰尸之耶但義仲所主者春春屬東故言東義叔所主者夏夏屬南故言南耳和叔皆然也如出日納日日日有之便如今曆家所謂日出何處入何處此皆日日當理會四子通掌之特因日出於東日入於西故賓饑見於義和二仲非謂餘二子皆不與知也寅賓出日不必說日出於東方則義仲往彼處迎之寅饑納日不必說日入於西方則和仲就彼處送之蓋當日出時自有合理會底事日入時亦然敬致者言日至於中則義叔敬以致日中之事周禮有致日致月是也曰賓曰饑便見天人本是一致分明以人道事之古人爲政且要均平只如授田視其地力之高下而爲多寡之數直是均平不特此一事凡事皆然蓋所以定民志者如此先後緩急秩然不亂是之謂秩三時皆言平秩獨冬言平在者在察也蓋當冬之末是一歲之終亦一歲之始正是陰陽交錯之際豈可不察日中宵中均之爲晝夜在春言日在秋言宵者因陰陽

之異隨時而異其名也觀此則賓餼等事不獨主一方而言從可知矣鳥火虛昴皆是分至之昏見於南方以數算之如春分星鳥當見則是日之昏乃見焉厥民析者謂分析而在田也想羲仲於此必督促勸勉敢有不勤必加以罰或有疾患或有喪禍皆作道理處之使分析於田畝而無一人敢惰然後可謂之析因者因乎春而不變也春耕夏耘耕固不可怠勤於耕而怠於耘則稂莠得爲嘉穀之害善者無自而伸矣故因乎春之時亦使分析在田有一毫之異不可謂之因夷者至秋而少暇夷訓平亦訓易曠者冬月無事可以入此室處也言民而使及鳥獸所謂仁民而愛物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前面旣命羲和以曆象授人時此又使之考察餘分以明置閏之法蓋一歲十二月三十日正三百六十日餘六日六小月又餘六日是一歲餘十二日三歲餘三十六日以三十日爲一閏又兩年餘二十四日

凌前所餘六日爲一閏故三年一閏五年再閏如此  
然後四時始定歲功始成百工皆得趨時赴功庶績  
莫不光明釐理也熙光明也大抵事須隨時做經曰  
百工惟時又曰食哉惟時又曰欽哉惟時亮天功若  
是不置閏以歸其餘則四時皆不得其正天下事顛  
倒錯亂百工何由而理庶績何由而熙履端於始舉  
正於中歸餘於終日既有餘無所頓放自然是用置  
閏天地無全功置閏之法分明是聖人在這裏裁成  
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似乎專是人事然亦天理  
之自然斗指兩辰之間便知其爲閏以此見亦非聖  
人之私意爲之也凡讀二典不可將作後世看後世  
視此等事多以爲緩而不切唐虞之時茲事甚重蓋  
四時不定則庶功不成利害非小只看月令無一事  
不順天時聖人安得不以爲急乎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  
可乎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  
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  
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兪曰於鯀

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岳曰異哉試可乃已帝曰往  
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此時字卽上文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之時聖人之心  
最以時爲重前旣命天地四時之官使之各任其職  
矣聖人之心猶以爲未又咨詢于眾言誰有能順天  
時者吾將登而用之登庸之職不是小事分明是有  
六卿又求三公啓明者開爽也胤子其工在當時皆  
是一箇開爽明曉能辦集事功底人便如鯨亦是會  
做者但放齊稱朱爲啓明堯則見其嚚訟言不忠信

紫齋家塾書

卷一

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爲嚚好與物競爲訟旣是嚚訟豈能順天時乎驩兜  
言其工方鳩僝功堯則見其庸違滔天眾人舉鯨爲  
可用堯則知其方命圯族靜言庸違者靜則能言用  
則違之也象恭滔天者外爲足恭其中實滔天也方  
命是逆命圯族敗壞族類也蓋聖人觀人不惑其跡  
而深察其心眾人但見其外開爽明曉能辦集事功  
遂以爲可用聖人洞燭心術之微然後悉知其病而  
見其有不可用也知人一事是君道最大者旣能知  
人更復何慮但他人之心腹肝膽皆欲灼見而深知



焉此豈易事胤子其工與鯀又是最難看者看得破  
方見得堯之所以聖後世人主所以不知人只爲惑  
於其外耳雖然堯知丹朱其工之不可用遂棄之而  
不疑至於鯀既知方命圯族然猶從眾人之議而用  
之何哉蓋治水之任又與登庸若采一事不同既有  
義和四子若時之任少緩亦未甚害便是若采亦未  
可暫闕惟洪水之患在當時爲害最大且舍鯀之外  
別無可任其責者眾人既以爲試可乃已堯亦只得  
用之而堯所以命之者不過一欽字蓋人之過失爲  
不善只是不能敬鯀雖方命圯族苟能持之以敬則  
前日過失皆可使之風休冰釋水亦可治曰往欽哉  
言其自此以往不可不敬也使鯀誠能佩服堯之言  
何至於九載績用弗成乎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異朕位岳曰否  
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  
帝曰兪子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  
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  
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則堯固深知舜而天位之遜蓋屬意於舜也然舜隱於耕稼陶漁一旦授之天位亦難故遜於四岳曰汝能庸命異朕位前輩以爲求能庸命者將異朕位亦不必如此說四岳堯朝之大臣蓋一時之賢也自可任天下之重堯欲遜位旣未有人自然先於四岳若謂堯固知四岳決不敢當姑試異焉堯之意卻不如此四岳旣謂否德忝帝位堯乃使之明揚側陋之人於是眾人翕然舉舜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諧之一字最要看大抵處天

倫之閒使纒不得須是由細密工夫在裏面調停諧和工夫旣到自然感格蓋處父子兄弟閒與外面事不同外面做事果決有才力者皆能爲之父子兄弟閒所有果決才力都使不著舜在頑嚚傲弟之閒此心不敢有一毫放逸只看諧之一字是多少工夫後伯益言曰祇載見瞽瞍夔夔齋栗瞽亦允若孟子曰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其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若使舜有一毫纒心如何能感格記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又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

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觀  
諧之一字想見舜處頑嚚之間所謂下氣怡色柔聲  
所謂和氣愉色婉容無所不用其至若是常人處此  
必將歸過於父母兄弟以爲頑嚚傲慢不可訓化而  
有忿疾之心舜都無這一點心此心不特舜有之人  
皆有之所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蓋降衷而  
生此正是人秉彝之良心但人有此心不能保養孩  
提之童所以愛其親如此之切者本心之良未喪而  
得於天者全也後來外物汨之是以良心昏塞舜之  
所以爲聖只是不失其良心而已故曰大人者不失  
其赤子之心者也四岳舉舜而惟言其閨門閭事可  
謂能舉人矣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  
堯謂舜處父母兄弟間雖如此未見其處夫婦間如  
何故試之以二女所謂歷試諸難此是第一件事二  
女雖云堯所自出畢竟是天子之女舜乃實一匹夫  
而舜能使二女忘了爲天子女底驕貴釐降于媯汭  
釐者理也降者降心以相從也嬪于虞者盡婦道於  
有虞氏也所以能釐降所以能使之嬪于虞只緣舜

之心便是前日克諧以孝之心舜之心不曾被妻變  
易了若使舜此心變動定不能感動二女夫觀其處  
父母兄弟之間既是能如此克諧以孝觀其處夫婦  
之間又能釐降二女如此是樸實有功夫矣是果可  
以授天位帝曰欽哉言其所以能如此只是一箇欽  
字今觀堯之用人放齊舉嗣子朱啓明堯以其器訟  
而不用驩兇舉共工方鳩僝功堯以其靜言庸違象  
恭滔天而不用四岳舉鯀堯以爲方命圯族至於師  
錫帝以舜堯便曰我其試哉略不疑而遂信之觀其

取舍用否堯果何意大抵常人之觀人也觀其外聖  
人之觀人也察其心丹朱之啓明也今之所謂明敏  
者是也共工之方鳩僝功今之所謂能辦事者是也  
眾人觀其外似若可喜聖人察其心實不可用至如  
舜之兢兢業業盡誠於閨門之間堯卻遽授以天下  
大抵外面事皆可僞爲惟閨門之間不容一毫之僞  
如啓明如鳩功皆可外爲以欺人至篤實處卻未見  
得處父子兄弟間非此心無一毫放逸樸實頭有工  
夫者如何做得今讀堯典一篇雖有許多事然其綱

領不過有二曰修己曰用人而已自欽明文思至黎民於變時雍是說堯之修己自乃命羲和至終篇是說堯之用人必是果然如此欽明文思允恭克遜方才是修己必是賢不肖之情偽灼然如辨黑白方才是用人內而修己外而用人二者既盡治道大端復有何事人主之修己當如堯之修己人主之用人當如堯之用人蓋這箇方才是樸實頭處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側者遠也微者賤也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

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既說東夷則可謂僻遠又曰目耕稼陶漁以至爲帝既說耕稼陶漁則可見其微賤夫以舜如此僻遠微賤而堯聞其聰明且夫士大夫在近者人主猶不得而知之至於遠者人主必無自而知士大夫且爾況側微之人乎舜處深山之中堯居九重之上而其聰明堯實聞之此處便當思量堯何以知舜舜何以取知於堯此無他只緣堯之聰明與舜之聰明同惟堯有此聰明是以舜雖在下實聞知之惟舜聰明與堯一般是以雖處側微而其德

上達於九重若使二聖人聰明有一毫不同必無由而聞聰明二字不可不子細思量此心之中六通四闕無一些障蔽這是聰明堯舜二典之所謂聰明卽論語之所謂仁仁與聰明若不相似然其實一也四肢偏痺謂之不仁此心有毫釐窒礙便是不仁便是不聰明孔門學者急於求仁求仁所以求聰明也此是學問最親切處今當詳玩如何是聰明然舜雖是如此聰明堯雖是如此知舜至於將授以天下必先歷試諸難觀厥刑于一女已試之矣曰我其試哉可見此是第一件難事堯猶以爲未又徧以天下難事皆試之慎徽五典以下是也孔子序書下一難字見其眾入所謂難者皆做了則其易者可見矣

舜典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華者光華也舜之華卽堯之光也重華是明兩作離之意堯有此光華舜亦有此光華故與帝相合無間今試以身體之聖人何故有此光華而眾人何獨無

此光華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既有此秉彝良心便有  
此光華但渺乎其小耳更爲物欲所蔽昏塞之者多  
矣要之本來光華自在惟聖人功夫既到胸中無一  
毫蔽塞見諸政事一一皆當道理皆合人心舉天下  
皆尊仰之皆稱頌之是以其光華充塞天地今須是  
將他發見於政事處看方見他光華彌滿宇宙處潛  
是常常去疏濬不使有一毫障塞如濬川之濬哲者  
智也人豈可以無智禹之治水只是一箇智所謂智  
若禹之行水中庸曰舜其大智也歟舜好問而好察  
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  
舜乎人皆曰子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  
知避也人皆曰子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學  
者但玩味中庸說舜大知處如何是知則可以見得  
道哲字文是粲然有文可觀只如這一文字須是子  
細思索如何是文如所謂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  
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如所謂美在其中  
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夫是之謂文今人有文者能  
幾何縱有之而亦甚微色相雜謂之文周禮亦言青

與赤謂之文古人多說這文字稱堯曰煥乎其有文章言夫子曰文章可得而聞記言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棫樸一詩詩人美文王而比之以天之雲漢其詩曰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可見其文矣易又曰內文明而外柔順蓋剛健文明之德這箇斷少不得明者高明也玄有妙意老氏曰玄之又玄眾妙之門莊老之言語雖差然畢竟下一玄字亦是聖人神妙不可測處於堯言俊德於舜言玄德一也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孟子之神字

卽舜典之玄字伯益言堯之德亦說乃聖乃神乃武乃文至於變化無方不可測識方是聖人之盛今業一藝之精者猶能造微妙處如弈秋之弈輪扁之輪疴癘之承蜩皆造於神況聖人日夜在這裏理會做人舜之所以諧頑嚚友傲弟是做多少工夫他直至於神妙不可測處所以能感化嚚與傲烝烝於又德若未至於神何以受得堯之天下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自此以下歷試諸難之事孟子曰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是五典徽者美也粲然其可觀也從者順也各順其道也君得之所以爲君臣得之所以爲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莫不各順其理而無拂戾故曰從若夫君侵臣之職臣僭君之權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一乖其理非從也謂之愼徽舜在這裏大做有工夫使天下之爲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者皆盡其道而粲然可觀是謂愼徽典常也萬世常行而不可易

故曰典今觀堯之試舜亦自有次第方其取舜也以其能諧頑嚚友傲弟也既又試之二女觀其處夫婦之間舜既能釐降二女矣於此歷試又以徽五典爲首聖人修身把這箇做本朝廷用人亦把這箇做急何故視此事爲最急之務只緣天下之理不出乎人倫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此倫也今試思之日用周旋只在人倫裏面舍著人倫更有甚事釋氏之教所以得罪於吾儒者正謂其絕滅天倫也自絕滅其天倫而以塗之人勸法眷天下豈有是理哉此

孟子所謂夷子二本也雖然舜所以能使五典克從只是一箇感化令人處家庭閭猶有難處者況於天下今謂之五典克從是天下之爲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者皆順其道也此豈是易事必在我無毫髮欠缺處然後方能感化得如此蓋此非與尋常仕宦出來做些少事相似欲做些少事有才智者皆能爲之惟此事才智都是使不著五帝之道舜旣自盡於己而天下無不克從故曰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歟納于百揆百揆宰相之任也以道而揆度百事故謂之道揆三公之官不累以事惟以道揆於上而已時敘者事事皆有次序也當先者先當後者後秩然不亂賓于四門使之接見四方諸侯諸侯感舜之德莫不穆穆而和納於大麓使之主祭也古者因山而祭禮所謂因名山升中於天也烈風雷雨弗迷者所謂春無淒風秋無苦雨之類是也迷是迷錯且如怒號之風惟冬宜有之春夏之烈風非迷乎雷乃收聲之後雷風發作亦迷也洪範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

既備而敘夫是之謂時洪範之時字卽舜典弗迷字  
蘇氏以爲弗迷乃舜弗迷初似不然說風雨以時這  
意思自儘好此許多皆是感化且如百揆時敘豈是  
事事去理會宰相以道揆於上而有法守於下者皆  
趨時赴公百僚師師百工惟時無先時而爲者亦無  
後時而不爲者無當先而後者亦無當後而先者此  
全是感化在我者德盛仁熟不待贍其顏色望其容  
貌而人自感動所以不特明而爲人可感雖鬼神之  
幽亦無不格焉曰乃言底可績五典克從百揆時敘

四門穆穆烈風雷雨弗迷皆其成績也若如蘇氏謂  
舜自弗迷則烈風雷雨弗迷可言績乎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  
讓于德弗嗣

堯之於舜始也試之以二女既又試之以諸難而舜  
徧歷諸事皆有成績故曰乃言底可績舜在堯之前  
必須時有謨猷特不見於書耳聽其所言既說得是  
考其所行又不違於所言可以陟帝位矣唐虞用人  
之法也大抵能言者常多而言之底可績者常少其

工以靜言庸違所以不用後世人只緣但聽他說  
後使用是以多敗事言苟可取固在所用但未可大  
用耳必是卓然有成功方可大用雖舜之聖亦俟其  
言之底績然後始陟帝位然則豈徒空言而已哉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受終者堯受終也文祖者堯之祖廟也堯將禪位於  
舜故受終于文祖之廟以爲君臨天下許多時節至  
於今日方保得徹頭徹後可以無憾自古人主有終  
者極鮮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甚矣有終之難也唐可

東坡家塾書

卷一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稱者三君明皇憲宗皆不克其終自古人君豈惟不  
克厥終在位稍久便異於始唐太宗踐祚未幾鄭公  
已有十漸不克終之戒堯至於此方敢說有始有卒  
嗚呼難哉方其受終也意必告之曰此皆宗廟之力  
也自有許多事辭特不見於此耳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璿璣玉衡正天文之器也璿璣畫其象而以玉衡望  
之七政日月五星也在璿璣玉衡所以治曆明時亦  
所以觀天文而察時變璣衡之日月星辰乃一定而

不變者天之日月星辰卻有時乎變以璣衡而驗諸  
天有一毫不合便是災異便是人主失德之所致人  
主於此便當惕然內顧恐懼修省以答天心以消變  
異也大抵天人本只是一件物事故人君失德天變  
隨應非天變也我先自變也在天許多祥善便由在  
我有許多善政在天許多變異便由在我許多過失  
三光全寒暑平我實爲之也日月薄蝕星辰失行我  
實先變也此無他只緣天人本是一理今須是曉得  
真是一理始得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肆遂也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既無變矣然後始  
敢舉祭祀之禮爲天地百神之主若使觀乎天文有  
一毫不合天意定不敢祭何故不敢此當思之經曰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又曰子沖子夙夜  
必祀古人於祭祀甚重人主朝夕從事惟以此爲務  
觀乎天文而有變動則是在我者未能無愧何以交  
乎神明雖崇極以祀之神亦不我饗也惟此心無一  
毫不愧仰足以當乎天心然後始敢交乎神明爲天

地百神之主史臣下一肆字寫出大舜之心

輯五瑞既月乃日觀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輯之爲言集也新天子卽位五等諸侯皆納其實跡  
月而後班還之便如今節帥始莅事僚屬皆納其印  
記相似既月而後班則此一月之內必大加詢訪考  
察方其始來見也與之講論敷奏以言卽可見矣而  
一月之內詢訪考察其政治之得失才德之高下必  
實是一箇人足以君國子民者然後歸其瑞如其不  
然定不復班夫諸侯之所以君其國者以其有此實  
也孰之足以君其國一旦失之何以君國然則諸侯  
於此誰敢不益自勉學者讀書觀在璫璣玉衡以齊  
七政肆類于上帝當想大舜之心是如何觀輯五瑞  
亦當想當時諸侯之心是如何想諸侯必惕然內  
懼惟恐其有所不逮矣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觀東后協  
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  
如五器卒乃復

前面是諸侯朝天子此是天子巡守諸侯岱宗泰山

也柴焚柴而祭也巡守方岳亦必且先祭天望秩于山川望于山川也此卽是肆類于上帝等事前內事此外事也協時月正日時謂春夏秋冬四時也月十二月也度量衡皆起於律律同則度量衡皆同矣律起於黍以黍之長短而爲度以黍之多寡而爲量以黍之輕重而爲衡自唐以後律旣亡所謂度量衡者皆意爲之而亦參差不齊矣夫諸侯稟命於天子所謂時日月度量衡不容有毫釐之異故當巡守之際而協之正之同之凡此者所以一人人心也此卽春秋

大一統之義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若使天下諸侯各自爲正朔各自爲度量衡則國異政家殊俗變風變雅之所由作也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苟國自爲政則所謂尊者不勝其多矣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古人此意甚深遠其所以巡守無非是理會事故曰天子適諸侯曰巡守巡守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甚麼不是理會事五禮吉凶軍賓嘉是也五玉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

璧是也三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鴈一死士執雉是也以爲贄故曰贄與之整頓教他皆合道理故曰修修五禮當絕句如五器卒乃復五器卽五玉也已事而還也三帛二生一死則不復焉諸侯執此寶然後可以治其國故卒乃復此固是一義然讀古人書不可專於一義記曰已事而還圭璋此輕財重禮之義也雖是諸侯欲執之以君其國然輕財重禮之義亦在其中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

藝祖文祖也天下事皆有本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出則奉藝祖之命而出反則告焉道理亦當如此這箇道理亦只是日用底道理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四年之內五服諸侯來朝皆徧至五載則天子巡守徧四岳所謂諸侯來朝亦非同時聖人緣人情而制



禮隨其道理之遠近亦有一年一朝者亦有間歲三歲一朝者所以四時之見各異其名周禮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虞周之制雖不同然亦見其來朝之時各自不同也但言四年之內五服皆徧無有不來朝者耳夫以五年之內諸侯既皆朝於天子天子又巡守諸侯王者諸侯常常相見政治之得失人材之優劣民情之幽隱皆得悉考而周知焉闔閭隱微無不達於九重後世諸侯朝天子之禮猶不廢至天子巡守之制則全無矣古之人君甚勞後世惟秦始皇漢武帝往來巡守亦不過極耳目之觀而已大抵古之巡守爲民也後世之巡守悅己也所謂車服以庸非謂至此而始錫之以車服也旣爲謂諸侯君臨一國豈有不乘車亦豈有無其服者此所謂車服以庸乃記所謂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是也車服如周禮言夏篆夏纓鷩冕毳冕之類因其所言考其所行確然有成功者從而加寵命焉如子男則升爲侯伯侯伯則升而爲公是謂車服以庸卻非始錫之也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九州而肇爲十二此蓋因禹治水見州有太大者隔絕之遠耳目有所不及故分爲十二而更建三州牧焉庶幾地近而民皆被其澤是當時肇之之意也十二山者十二州之山也川者十二州之川也封如周禮所謂厲禁官司有職掌不得非時入焉故謂之封山澤之利古人與民共之此非奪民之利而歸於官也奪民之利固不可苟蕩然無禁亦不可孟子曰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

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論材木之用而與穀與魚鼈並言蓋此是民生所日用者其所以至於不可勝用亦緣斬伐以時故也古者木不中殺不鬻於市草木黃落然後入山林其所以封植培養之者如此濬者疏濬也必須是常常疏濬則無壅塞之患農田可資之以灌溉商旅可資之以往來稍不疏濬便壅遏而不通矣今看二典但將後世並看後世如山川之類皆不曾去理會只如河渠壅塞旱無所蓄水無所泄才有水旱農田便被其害至於舟

楫不通商旅不至皆是不曾疏濬之故爲害甚不小  
由此觀之則唐虞之際以此事爲至急之務者其意  
豈不甚深哉大抵後世以爲緩而不切者古人視之  
爲甚急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書  
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流其工于幽  
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  
天下咸服

象以典刑者象其所犯之罪而加之刑也言刑之與

罪正相當也易曰象也者像此者也象有似之義其  
罪大者加之重典罪小者加之平典罪輕者加之輕  
典刑與罪對無毫釐之差故謂之象以典刑後世用  
刑多是過差何嘗與罪相對纔是過差便至於有罪  
者幸免無辜者濫及刑非其罪非象也難以常行非  
典也惟是恰好相當無毫釐之差故謂之象可以萬  
世常行故謂之典流宥五刑有疑者罪疑惟輕故爲  
流以宥之鞭作官刑官刑謂庶人在官者府史胥徒  
之類是也既是庶人在官必是才智過於凡民與田

野閒庶人不同故不施肉刑而以鞭代之扑作笞刑  
扑者撻楚也扑又與鞭不同金作贖刑使之輸金以  
贖罪也胥災肆赦怙終賊刑無目者謂之胥言小民  
無知誤觸刑憲非其本情有如胥者如此者直赦之  
至於怙終者爲惡不悛誠不可赦然後加之以刑前  
面象以典刑亦未曾用至如此則有所不赦矣欽哉  
欽哉惟刑之恤哉史臣歎舜之於刑如此其憂恤恤  
者憂也流竄放殛此事本在舜攝位之初涉日已久  
而載於此者蓋史臣因論舜欽恤刑章故綴此事於  
後以明其四罪而天下咸服者正以其憂恤之所致  
也此作文之法也何以知其攝位之初只看十二州  
可見禹治水方分爲十二鯀殛而禹興則肇爲十二  
州時鯀之死已久矣而今序於下以是知其攝位  
之初也今讀二典舜典比堯典加詳如巡守如朝覲  
如用刑皆在於舜典豈堯之時無巡守朝覲之制而  
刑罰有不用哉蓋至舜而始備故載於此耳如唐虞  
之時豈無貢賦而貢賦之制見於禹貢者纖細曲折  
至禹而始大備故也凡讀書皆當如此看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  
八音

舜攝位二十有八載而堯乃殂落堯曰殂舜曰陟方  
後世人主亦曰崩此皆不與死字相似檀弓載子張  
死召申詳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  
庶幾乎言庶幾其可謂之終也眾人皆只是死聖人  
則否三載四海遏密八音非有所禁制而不敢也生  
乎其心而自有所不忍也今且謂堯何故使如此學  
者便當如此致思此無他只緣堯平日治天下見於

聚錄家範書鈔

卷一

三十四

明樓書

約園刊本

發號施令立綱陳紀事事物皆契人心吾之所爲  
既有契於人心故人心自無時而能忘非不能忘堯  
也不能自忘其心也孟子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  
力不贈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  
之服孔子也蓋緣孔子一言一動皆合乎人心求其  
毫釐之失而不可得故七十子直是中心悅而誠服  
堯舜之治天下亦是如此後世雖有賢主亦是非相  
半是則人斯服焉非則人皆得以指而議之矣若是  
堯舜之時安得有一事之不是安得有一人議其毫

釐之失既如此宜其深結乎人心雖久而不忘也若是結之以區區之惠一時閒固感我惠盡則忘之厚者稍久亦忘之矣若事事契合人心卻不解忘蓋緣我所做底便是他底心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三年之喪既畢舜乃至文祖之廟而告焉這三年中舜皆不做事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唐虞之時雖未必有冢宰然亦是當時大臣如四岳百揆之類曰三載四海可見格於文祖在三年喪畢之後三年皆不紀事可見其無所施爲也孟子曰堯崩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想三年之內舜必曾避丹朱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四岳朝廷之大臣舜初卽位首咨詢焉闢四門者開闢四方之門使民間之利病人才之隱伏嘉謀善論皆得上達旁通而無礙也明四目達四聰者廣四方之視聽使凡有聰明者無不來告合眾人之聰明以爲一人之聰明也前乎此舜尙攝位至此則舜始君

天下矣此是君天下第一件事易以天地交爲泰不  
交爲否觀否泰二卦可見此是至急之務上下不通  
情意隔絕閻閻隱微無由上達人才逸遺無由上聞  
休戚利害皆不得知焉此豈小事關四門有公聽並  
觀之意魏鄭公有言凡人主所以明兼聽所以暗偏  
聽也人主最不可偏聽惟近習小人是聽是信而不  
能公聽並觀利害不淺故關四門者兼聽也曰關四  
門足矣而又曰明四目達四聰蓋只是我關四門猶  
未見得天下皆來告至於明四目達四聰則天下之

有聰明者無隱焉這真箇是上下相通不與後世初  
卽位下求言之詔徒爲文具而未嘗求其實者侔矣  
若如後世之文具聰明亦未必來告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  
人蠻夷率服

二帝三王治道之隆無他故焉識其先後之序而已  
後世治道不如古亦無他故焉失其先後之序而已  
聖人豈不知禮樂教化爲治之急務而顧以民食爲  
首者衣食既足然後教化禮樂可興先後之序如此

也孟子所以告時君首之以不違農時文景務在養民至於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漢之賢君亦深燭此理不然則所謂救死惟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今觀舜嗣位之治先之以求言次之以民食其所先者惟此二事治道綱領可識矣惟時者古人最以時爲重觀堯典一篇可見曰食哉惟時舉其綱也其閒條目如耕耨收斂不失其期祈因夷隩不愆其素如用之不妨其時趨之必盡其道皆在其中矣柔遠能邇柔者懷柔也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懷之以德

以革其傲慢恃戾之心是之謂柔惇德允元用賢人也而難任人遠小人也難者阻却閒阻之艱其進也十二牧蓋州牧侯伯總帥諸侯於外者王制建國之制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雖與唐虞之制不同然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則十二牧蓋諸侯之長也夫旣爲諸侯之長則一州諸侯之賢不肖爲州牧者皆得以黜陟而進退之後世帥臣亦古州牧之任是以一路官



吏賢者得以論薦不賢者得以按劾以今準古則知古亦然也但後世帥權甚輕帥臣之權輕根於監司之權重也古者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亦是監司之意然其權要不至太重宋之盛時止有轉運使提刑提舉皆未有也自王荆公用事監司之權始重於是州縣之閒知有監司而不知有按撫然按撫猶得以進退一路之賢不肖則其權猶在也十二牧得以進退諸侯諸侯亦各得以進退其屬自下而上遞相統屬亦猶今監司帥臣得舉賢劾不肖而郡守自得以按察一郡之僚屬也然十二牧不特進退一州之諸侯其下亦有許多官吏夫爲州牧既能使民皆足衣食能使賢者得志不肖者不得以苟容一州之內何患其不治所以蠻夷率服者蓋彼雖蠻夷然良心根於固有見上之政治無一毫之失如此夫安得而不心服蠻夷非如後世之夷狄古者自有九州之戎觀禹貢可見冀州天子之都而曰島夷皮服舜居深山之中戎狄之與居正冀州之地也以此知十二州皆與蠻夷相接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兪曰伯禹作司空帝曰兪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  
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帝曰兪汝往哉

唐虞之時百揆是宰相之任舜攝位二十八載雖曰  
有君道然其實攝也今既陟帝位矣然後乃求百揆  
而用焉名曰百揆以言其揆度百事也帝之載者帝  
之事也熙者廣也帝堯作則垂憲以貽於後惟能恢  
洪而光大之然後其事始日熙於一日矣然後熙帝  
之載非亮采惠疇者莫之能亮明也采事也惠順也

疇僚屬也宰相於天下事雖不當以身親之然不可  
不心曉焉苟一委之人而此心惰然不明其故何以  
揆度百事內則洞燭天下之大政外則總帥天下之  
百官宰相爲百官之長則百官皆其屬也所謂統百  
官事也惠者使之皆相順也封殖善類斥逐小人則  
其疇始惠矣蓋宰相不可不明天下事而亦非一人  
之所能自爲必有賴於僚屬翊贊焉傳說所謂旁招  
俊乂列於庶位此宰相之職也吾心旣曉然於天下  
之事又得僚屬相與協力豈不足以宅百揆豈不足

以熙帝之載乎僉曰伯禹作司空司空掌水土之官也禹平水土故爲司空帝曰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使居百揆之任而領司空之官也時者是也懋者勉也言今日宅百揆當如平水土之懋也禹所以治水只是一箇懋字禹之所以懋異乎常人之所謂懋當其治水之時此心更無一毫之閒斷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啓呱呱而泣子弗子只此觀之可見當時禹之心專只是理會治水無有閒斷可見其所以懋矣但人有此心方患難未平往往知所自勉及治定功成則此心易得散便忘了前日許多艱難舜命禹宅百揆使其移前日治水之心宅百揆則何患不能熙帝之載禹之懋卽帝舜之所謂奮庸也奮者起也庸者用也居宰相之任必須奮發策厲振作興起用力出來做豈可有一毫怠惰最是舜能指點禹之心以爲前日治水之時只是一箇懋今但能卽以此心宅百揆足矣此心汝之所自有也聖人語言不與常人類其所以命禹真是能指點得禹之心大抵人有此心多是不能推孟子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

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矣以刑于寡妻之心處兄弟之心御家邦只是舉這裏箇加在那邊舜命禹以惟時懋哉是使之舉治水之心加諸宅百揆也其戒諭臣下如此豈與後世相似乎帝曰俞汝往哉蓋當時朝廷大臣亦無出禹之右者宅百揆之任須還是禹始得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伯禹治水時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則稷之播百穀

聖學聖書

卷一

三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爲已久矣今始命之者未必是初年或者舜既嗣位從而申命之歟此處皆難深考食者生民之大命雖曰十二牧各自理會食哉惟時然朝廷專設一官總其綱於上天下有一人不得食皆后稷之責也其任重矣在後世大司農之職猶專設一司況唐虞時乎但後世所謂司農惟以辦財賦爲任以古者養民之官移而爲國失古意矣播時百穀其中繁有事如周禮六遂諸官所謂授之田野教之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秩序必如此方能播時百穀播之一字最不易

看若只說是播種有何難者奚必后稷能之播者布也布之天下使皆勤於播種也思文一詩頌后稷之配天其辭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粒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都無疆界之殊陳這播種之道於天下謂之克配彼天言其被如天之無不覆也此豈易事學者當深味播之一辭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此未必是初命民以食爲本播時百穀既使之足食

矣然所謂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者豈徒食之衣之而已哉要必能保養其良心方無愧於司牧之責所以保養其良心豈有他道不過卽其人倫之閒教之而已五品亦只是五典故敷五教在寬敷五教最不可不敬戰戰兢兢如執玉如捧盈此所謂敬也以舜之聖猶曰慎徽五典舜之慎字卽此所謂敬字一毫之不敬在我者旣自有過失何以施教於人然敬以爲主又須寬以待之蓋人倫之閒不與其他事相似辦一件事便是果決傷於速些亦不

甚害若是敷五教苟欲速焉則必反至於相傷自粗  
言之子不孝弟不悌朝廷峻刑罰以治之寧不甚快  
然他父子兄弟之間反不可相處是欲速者乃所以  
離其天屬之親也孔子爲司寇有父子訟者拘之三  
月蓋最是此事要緊不得是故敬以爲主寬以待之  
作司寇之法也夫當唐虞極治之朝而猶有所謂黎  
民阻飢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者何哉蓋聖人治天下  
常若不足未嘗見天下之治後世只緣是都不管所  
以見其無事聖人視天下有一人不順其理便自以  
爲不足何嘗敢自以爲治鳳凰來儀百獸率舞之後  
猶且敕天之命惟時惟幾此心未嘗少息也至誠無  
息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天之所以爲天以其自  
古至今運行不已也聖人之所以爲聖亦只是一箇  
不息才有一毫自己之心便是息便不是聖人矣聖  
人只這一箇不息便是聖人之心更把甚麼做聖人  
禹之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不是禹故意  
如此責難以舜之聖有一些自慢便是丹朱這有甚  
怪異東坡謂舜豈有是哉卻不如此

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看二典都不與後世相似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是其次第事而舜只命皋陶明刑蓋只消一箇皋陶明刑便自了得所謂蠻夷猾夏亦非必如後世之蠻夷但遠方之人敢來中夏作過耳五刑有服言墨劓剕宮辟之五刑其罪各有所服也當劓者服劓刑當墨者服墨刑如此等類是之謂服必其罪足以服此刑必我有以服之而被無不服焉斯可謂之服矣若當輕

者重當重者輕皆失其實彼雖服此刑然而非心服也何以爲服惟刑當其罪無毫釐之差則彼被其刑者自反於心知吾所自取之也其誰不心服乎五流有宅所謂流宥五刑也亦須是輕重皆當方可以言宅三就三居先儒以爲輕重與輕重之中遠近與遠近之中似亦無甚異既有五等之別則是三者在其間矣此有用不盡之意雖有五服而所用者止於三就雖有五宅而所用者止於三居蓋刑罰但設於此曷嘗一一用得盡成周之時刑措四十餘年不用漢

文時亦謂幾致刑措況於隆古盛時安得用刑之益乎若謂五服五宅皆用得盡尙得謂之唐虞之盛乎大略五分中只得用三分惟明克允允者當也惟明然後能當須是在我者直是清明方才輕重大小不至於差可以言允矣命禹只一箇懋字命棄只一箇播字命契只一箇敬字命皋陶只一箇明字子細玩味這幾箇字

帝曰疇若予工兪曰垂哉帝曰兪咨垂汝其工垂拜稽首讓于及斨暨伯與帝曰兪往哉汝諧

聖賢家學書

卷一

聖賢家學書

約園刊本

疇眾也唐虞用人與後世不同用一人焉必採之公論所與則其人之賢可知矣然後從而用之此其與天下爲公之意安得一毫私意介乎其間自後世攬權之說興人主舉事始欲皆自己出唐虞之時但務吾事之歸於是而已攬權之說未之聞也放齊舉胤子朱堯以其歸訟而不用驩兜舉其工堯以其靜言庸違而不用至兪言舉鯀堯雖知其方命圯族然且用之是何堯果於前二人而獨依違於一鯀也然則聖人與天下爲公之意蓋可識矣胤子其工特放齊



驩兜舉之鯀乃僉言所舉者夫既出於眾人之公堯  
安得而不用聖人之心至公無私可想而見若順也  
工百工也彼百工之事皆順道理是謂若予工前乎  
此則是職也其工實爲之舜既流其工乃始更求其  
能若予工者夫以百工之事而特設一官欲知茲事  
之重觀周禮考工記可見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  
輪輿弓廬匠車梓築冶煬埴段桃函鮑鞞韋裘畫績  
鍾筐幌玉柳雕矢磬以至於陶旃皆是百工之事皆  
日用所不可一日闕者故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

也易言斲木爲耜揉木爲末剝木爲舟剡木爲楫無  
非聖人爲之夫如此安得而不重孟子曰一人之身  
而百工之所爲備今夫手之所用身之所被目之所  
視耳之所聽皆百工之爲也日用之間無非百工但  
由之而不知耳旣是闢民生之日用宜其事之重也  
抑又有甚重者月令所謂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  
物勒工名以攷其成功有不當必行其罪至於上關  
君心豈可不順道理聖人必欲使之若者正緣是闕  
係人心共敬也敬以行其事也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兪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兪往哉汝諧

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盈於天地閒皆天地所生也然中閒卻無這一箇聖人不得中庸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若予上下草木鳥獸皆所以盡物之性而贊天地化育也當堯之時洪水未平汎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當此時也草

木鳥獸其若乎其不若乎若非聖人爲天地萬物之主與人區處則顛倒錯亂萬物必不得其所必不能遂其性矣夫草木暢茂禽獸繁殖此非物之本性也物之本性本不然但上無人區處所以如此虞衡之官既設物之性始遂矣所謂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其中煞有事如斧斤以時入山林數罟不入洿池必如此然後草木鳥獸方可若但看周禮虞衡之官爲之屬禁則可以知虞衡之政矣上下山澤也若亦順也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兪咨伯汝

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  
俞往欽哉

咨四岳又非疇咨之比四岳大臣也事大體重首咨  
諸朝廷之大臣三禮天地人之禮也秩宗右秩之爲  
言次序宗之爲言宗主謂作朕禮之宗主也周禮大  
宗伯是也注言郊廟之禮其說失之偏郊廟亦在其  
中但不止此耳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寅敬也自早至  
夜無一念而不敬惟敬故直惟直故清直者正直也  
人之本心其實正直如坦途然安有一毫私曲然人

聖賢家塾書

卷一

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有許多偏私有許多邪念千機萬械紛紛擾擾者何  
故只緣是不敬使其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此念常不敢失當是之時安有一毫邪念非直而何  
伊川謂主一無適之謂敬尹和靖後來方曉得謂入  
神祠中此心不曾散失不曾散失處便是主一主一  
便是直直則清記云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人豈可不  
清明然苟不能敬以直內則方寸擾擾胸中蔽塞何  
以能清直則心無私曲表裏洞然徹底如此清故曰  
惟敬故直惟直故清能此三者可以典禮矣夫典禮

之職不與他事相似才智勇力都使不著須是敬乃  
可少有不敬則以之秩禮當輕者重當重者輕當小  
者大當大者小顛倒錯亂失其序矣敬則此心清明  
譬如明鑑妍醜皆不能逃故秩宗之職以此心爲  
主往欽哉亦非是往哉汝諧之比欽哉直是當敬欽  
字卽是這寅字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  
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  
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胄子自世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古者天子之子亦  
齒于學記曰世子齒于學又曰天子之元子士也天  
下無生而貴者夫以天子之子而只得比士蓋不要  
他便尊貴了此意甚好古人教國子甚留意成周教  
養之法甚悉而舜亦特設一官以教之所以如此重  
者蓋古人欲使之世其家周公封於魯其後則伯禽  
爲魯侯太公封於齊其後則伋爲齊侯舉此二者可  
見公卿大夫之子弟固欲以世其家也旣欲世其家  
則安可不教蓋公卿大夫之子弟不與寒畯相似東

坡王仲義眞贊論之詳矣古人用人多是胄子成周之時仕於王朝者皆周召毛畢之子孫也將欲用之故必先教之然其所以教之者必以樂蓋感人以樂不與言語同言語之入人也淺樂之動盪鼓舞其入人也深古者學校中多作樂商之學曰瞽宗瞽宗樂也而以名其學言作樂於中也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大抵人之性雖一而人之氣稟各不同夫受天地之中以生此性安有一然其稟山川之氣與夫時日之殊則氣質不能無偏北方土厚水深其爲人也多沈厚南方土薄水淺其爲人也多輕浮此可見山川之氣不同如此教也者長善救失矯揉而歸於中也若使直而不溫寬而不栗剛而至於虐簡而至於傲則失其所以爲中矣惟能揉其偏而歸於中則得其本性而不失天之所以與我者

帝曰龍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殄絕也讒說之人自殄絕其行言無行也納言喉舌之官也詩所謂出納王命王之喉舌是也在後世爲

給舍卽古納言之官出納朕命者上之命令其當乎  
從而宣布之其不當乎從而繳駁之宣布者謂之出  
繳駁者謂之納惟允者戒納言之官言其不可不誠  
信也夫讒說殄行震驚朕師亦甚可畏矣然讒說之  
人敢來人主之側肆言而無憚者皆人主命令不謹  
之故若使上命令稍有不當納言之官便從而繳駁  
之上所爲無一不是則誰敢爲讒言且如人主用一  
人焉或非所當用爲納言者敢與人主力爭必是當  
用然後用之則其所用皆公論之所與者也夫孰敢

譖之若用之不當則讒言從此興矣故雖以人主之  
尊不可自以爲是使命令在於必行乃所以來讒賊  
之口也其害豈小哉後世有給事中納言之官亦不  
廢但任是職者未必惟其人所謂惟允卻無這一字  
古人此職甚重所以列之九官之中重其任也九官  
未必一一是新命如皋陶明刑后稷播穀后夔典樂  
其來舊矣或者舜旣卽位從而申命之使復居是職  
或者當時偶缺此九官舜始命之皆不可得而詳考  
爰斯伯與朱虎熊羆在當時必須見用但舜只命此

九官者蓋九者任莫重焉務莫急焉人主執要故擇其急者命之也且天下之大自此九者外復有何事自百揆而下播種者有人敷教者有人用刑者有人掌山澤者有人典禮樂者有人至於納言之官又有其人天下大政其綱紀舉於此矣其本末備於此矣故識朝廷政事之大者當於此乎觀之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

二十有二人如注家所謂九官十二牧四岳合爲二

堯舜家塾書鈔

卷一

四四男叢書

約園刊本

十二也惟時者使之皆及時也卽百工惟時之意記曰當其可之謂時疾徐先後當爲則爲是謂當其可是之謂時亮天功者言設官分職皆是天理皆是代天非人主以私意爲之在天有此理在人有此事故朝廷有此職豈是人爲後世設官不合天理者多矣或出於一事之創立或出於人主之私意只如樞密使乃五代時以宦官爲之今乃爲朝廷之執政大者尙爾況其小者乎亮明也書中多有此字曰亮采惠疇曰亮采有邦曰寅亮天地皆是明之意蓋居天位

治天職必須此心清明然後知其爲天功而不敢慢  
稍有怠惰稍有暗昧則此心蔽塞何以亮天功此二  
句是舜戒敕二十二人三載考績以下乃史臣之言  
也績者功績也確乎其有成功謂之績只以九官言  
如明刑則須到民協於中如典樂則須到百獸率舞  
似此之類皆各因其職而成功三年則考其功績三  
考則行黜陟焉古者用人必遲之以久惟久則其謀  
慮精詳其規畫端審其所爲者皆悠遠之事業以鯀  
之治水至九載績用弗成然後黜之九年之內且教  
他做後世用人多傷於速故居官者其所爲方有頭  
緒而已去矣大抵責效苟速則人才亦不能以有爲  
子產之從政一年民欲殺之三年而民歌之若使如  
後世用人則民之欲殺之也子產必見黜矣只看宋  
文帝時居官者以六期爲任故元嘉之治人皆稱之  
及其後以三期爲任便謂元嘉之政衰矣本朝太祖  
之任邊將遠者至三十餘年所以使人精思極慮爲  
悠久之計也唐虞之法何止九載如皋陶之明刑后  
稷之播種伯夷之典禮后夔之典樂皆終其身焉所



謂黜陟者就此一職之中而遷之也如宋邢昺爲學官但只就學官遷轉其官日遷而職不變庶績咸熙熙之一字不可不詳玩如熙字此皆是唐虞時節字熙光大也廣不足以盡之有能奮庸熙載只下一熙字以堯之事而猶更欲其熙焉蓋不可如此便住了若當時庶績有些少欠缺有些少不到非熙也後世人主每慮夫吾用之不足也財之不豐也殊不知庶績咸熙則無一事之不備矣此所以爲唐虞治道之極盛也

### 分北三苗

北讀作南北之北三苗國在南是今重湖之地所以有洞庭彭蠡之湖蓋依其險阻易以爲亂舜分其民處於此焉前既遷其君今則遷其民此最是一箇教人之法殊厥并疆旌別淑慝所以作其愧恥之心也大抵北方土厚水深南方土薄水淺故北方之人多沈厚南方之人多輕揚舜所以分三苗於北者蓋桑麻沃野之地雖欲爲亂亦不可得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史臣總敘上文以結之陟方義與殂落同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稟飫釐理也言其經理下土也謂之下土蓋是四方幽隱處堯舜之時去太古之風未遠其間天下事未盡處與不整齊處要不能無舜一旦出而與之經理焉方設居方如建諸侯之類也別生分類別其所生分其族類所謂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是也

絜齋家塾書鈔卷一

絜齋家塾書鈔 卷一

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絜齋家塾書鈔卷二

宋鄭袁 變和叔 撰

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謨臯陶謨益稷

堯舜曰典大禹臯陶曰謨典者道之常行者也謨者言之至嘉者也典卽謨謨卽典本一也臯陶大略是論思獻納之官禹則專理會平水土臯陶雖是作士然畢竟自在朝廷朝夕於人主之側可以啟沃人主正如今刑部雖云掌刑畢竟是論思獻納之官也惟臯陶多所獻納故曰謨禹卻專於平水土理會地平天成底事故言功矢陳也展盡底蘊更無一毫隱匿不盡之意謂之矢純全備具更無一毫虧遺不到之處謂之成若使臯陶之謨猶有懷而不盡禹之功猶有毫釐欠闕不可以言矢不可以言成申重也臯陶所以能矢厥謨禹所以能成厥功皆緣是有一帝舜在上方謨之未矢功之未成所以能使之矢且成者帝舜也及謨已矢矣功已成矣帝舜之心猶不已焉故謂之申申者重複不已之意聖人只是一箇不已

卽這不已處便是聖人唐虞之道天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唐虞之道所以極盛亦惟不已而已欲觀帝舜申之處合三篇觀之便可見益稷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直至終篇猶是皋陶賡歌此可見其申之處三篇本合而爲一所以孔子序書將此二句并敘三篇到底方才見得當子細看箇申字

大禹謨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

文命文德敎命大略只是聲敎敷于四海者言其聲

聖齋家塾書鈔

卷二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敎迺于四海之遠也故人多說這四海二字中國居其中環四方皆海也極天地之所覆載可謂至遠矣而聲敎無不及焉古人非虛言也如奄有四海蓋實有此事曰敷于四海則實無不及也觀此如何不與天合德中庸曰聲名洋溢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故曰配天但子細玩味此數句可見敷于四海處可見其治之蕩蕩巍巍處承繼也禹之德與堯舜之德昭合無間所以能繼承二帝

之統若使其道有一毫不相似中開略曾閼斷不可  
以言承矣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又黎民敏德

孔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孟子曰欲爲君盡君道欲  
爲臣盡臣道君臣皆欲盡其道此是第一件難事須  
是知其爲難臨深履薄之念斯須不忘庶幾能盡其  
道稍以爲易而忽之則不知其難將見君不君臣不  
臣矣君臣克艱於上則朝廷政事無不修舉故謂之  
政乃又羣黎百姓徧爲爾德故謂之黎民敏德這又

聖賢家塾書鈔

卷二

三四明箴書

約園刊本

字與敏字便是這艱字在我者少有放漫政事便有  
欠闕黎民便有意心敏不特是速有勉勉不已之意  
速亦在其中矣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  
性蓋所謂司牧之責非但衣之食之而已孟子養生  
喪死無憾只是王道之始須是天下皆敏於德皆爲  
善人君子方可以無愧於君師之任唐虞之時比屋  
可封成周之治人有士君子之行必如此則君臣之  
道盡矣若使朝廷政事有不修舉羣黎百姓有不徧  
爲爾德君何取於君臣何取於臣君臣之間兩失其

道矣嗚呼斯其所以爲難也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眾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帝舜平日在克艱上做工夫今一聞禹之言有會於心曰允若茲信其如此也於是舉堯所以克艱者言之嘉言罔攸伏者忠嘉之言悉上達而無有隱伏也後世天下有嘉謨嘉猷而不得上達者何限今觀此一句須當思何故能如此必是人主中心好之然後在彼方能無隱孟子曰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

聚寶齋書鈔

卷二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若是人主好讒佞惡忠直則天下之人何苦而犯人主之所惡哉堯所以能使之罔攸伏這裏大有工夫惟嘉言無有伏則在野無一賢之遺此皆不是容易的事惟如此方是唐虞之時天生賢固欲人君用之也以天下之賢爲天下之用所以萬邦無一不寧人主不能用賢則不能用天下既不能用天下何以能使萬邦之咸

寧嘉言罔攸伏是忠嘉之言無一人之隱伏也野無遺賢是田野之閒無一賢之或遺也萬邦咸寧是天下之大無一民之不得其所也此豈非是唐虞盛時雖然嘉言既無伏矣野既無遺賢矣猶且稽詢於眾舍己之能從人之長萬邦既咸寧矣猶且不虐無告不廢困窮非帝堯之心孰能如此故曰惟帝時克以言堯確然能盡此道也自嘉言罔攸伏至不廢困窮皆是堯克艱處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

聖賢家學書鈔 卷二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廣大也運行也言其廣大運行也變化無方謂之聖聖而至於神妙不可測謂之神凡發強剛毅皆武也寬裕溫柔皆文也戡定禍亂此是武禮樂文章此是文但不止此耳廣運二字便是克艱二字既如此廣大而又運行不已所謂聖人只是不已看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之後猶且稽於眾舍己從人萬邦咸寧之後猶且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此所謂不已也惟其不已故聖神文武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不可以一德

名凡人可以一德名者皆由其功夫之有息也柳下惠之和伯夷之清便可名之以清和若是孔子聖之時如何定名得今夫天有四時春和而夏暑秋涼而冬寒皆可以一字名之若夫元氣之運行發而爲春夏秋冬夫何可以定名也此所謂聖之時也中庸論天下之至聖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齋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卽堯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也夫君子未至於聖人猶且不器而況聖人乎然

其所以如此自不已中來若其運行稍有時而息便偏倚而不全便淺狹而易窺惟其運行不息而聖德之盛如此所以皇天眷命奄有四海而君之舜禹益之言皆只是反覆講論明君道禹曰克艱克艱君道也舜曰惟帝時克克盡君道也益又曰爲天下君亦謂如此而後可以君天下也夫天下戴之以爲君享崇高富貴之極此豈易事要須盡其道乃可自三代以後人主鮮有知君道者其閒欲治之主亦不過知得三五分若是真箇知得必是堯舜三代可也讀書



當識綱領如讀此處便當理會得如何是君道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惠迪者順此道者也從逆者逆此道者也大凡順這道理便吉逆這道理便凶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能行此道所謂惠迪也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非吉而何所謂道不過只是眼前底道理聖神武文皆其所當然者順是而行吉莫大焉有形便有影有聲便有響形卽影也聲卽響也惠迪卽吉從逆卽凶也試反而思之凡有所爲無不順道當是之時

聖賢家塾書卷二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心安其體泰所謂心廣體胖非吉而何如此則鬼神亦享之天命亦歸之凡有所爲皆逆此道當是之時仰有所愧俯有所忤非凶而何如此鬼神亦不汝饗天命亦不汝眷由是知順道之時吉已具焉從逆之時凶已萌焉皆吾之所以自取非由外求也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虞度也方四方未寧民生未安必反覆虞度何以寧

四方何以安生民及中國既治邊鄙寧謐則是無可  
虞度之事當此之時此心最易得不警戒雖是聖人  
朝夕警戒不怠然畢竟時節不同此心猶恐因時而  
變故處無虞之世常常如有事之日戰戰兢兢如臨  
深淵如履薄冰如此則庶乎其治之可保也蓋治亂  
相生而無常方其治時所謂亂者已伏於此觀易泰  
否二卦天地交而萬物通可謂泰之極矣然上六便  
有城復于隍之戒至否之九五休否是休息天下之  
否以循至於泰也然便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之戒

聖人防患未然之意深矣自古當治安之時而危亂  
之萌已兆者甚多漢宣帝渭上之朝見於甘露之三  
年而是年也元后得幸於太子實生成帝則是王氏  
之篡漢已兆于極盛之日矣卽此一事看無虞之世  
豈可以不警戒警戒之念不忘則法度自不至於失  
墜自一身而言動容周旋中禮一身之法度也由天  
下而言紀綱文物天下之法度也一身之法度卽天  
下之法度也吾身之法度苟顛倒錯亂則天下之法  
度亦顛倒錯亂矣法度二字不可輕看古人言容止

可度又曰嚴恭寅畏天命自度只如一身須當終日於規矩準繩之中視聽言動一或非禮便失其法度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不踰矩卽罔失法度也古人盤盂有戒几杖有銘不曾頃刻自放於法度之外終日只在法度裏面行一身之法度猶不可失況於天下乎罔遊于逸罔淫于樂逸安逸也樂歡晏也遊於逸者貪於逸而忘反也淫於樂者過於樂而無節也豈能無安逸之時亦豈能無歡樂之時然卻不可遊不可淫逸與樂非美事也苟不至於過則亦

不害其爲法度流而忘返便是失法度也任賢勿貳言知其爲賢則當斷然任之也去邪勿疑言知其爲邪則當斷然去之也夫賢之與邪猶黑之與白本有定論賢者顯然當任邪者昭然當去初心本自明這貳與疑皆是後來如此勿之一字言其不可貳不可疑也疑謀勿成亦是此意大抵人心本自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不疑苟有所疑便當勿成人惟用心不剛停蓄於此所以成其疑謀者多矣這疑慮便是人之初心初心至明成之則必有後悔百志惟

熙心之所往謂之志熙者光明也天下同歸而殊塗  
一致而百慮心只是一箇心然其心之所之卻不一  
疑謀勿成則百志安得而不光明乎罔違道以千百  
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此二句是旣不欲失  
己又不欲失人內不失己外不失人所謂合內外之  
道也所謂忠恕一貫之道也夫懼百姓之不我譽而  
欲要其譽於是違道以從人違道則失己矣或者但  
欲吾事之濟不恤民之利害不顧天下之便與否一  
切爲之此是拂百姓拂百姓則失人矣己固不可失

人亦不可失也這箇要須區處使之兩盡然後可後  
世舉事所以爲之而不成者皆緣不達此二句且以  
一事明之朝廷欲省官省兵道理所當省也理所當  
省而欲干人之譽依違不決豈不違道苟有一切省  
之不顧人情則又必至於拂人果明此理何事不  
於此有所處旣不違道又不拂人果明此理何事不  
可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怠是怠惰荒是荒唐無怠  
無荒卽警戒之謂也人主不敢怠荒則雖遠夷之人  
孰不慕義而來王乎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至今

日又不知其在位幾年矣意舜是時春秋已甚高而伯益之戒如此至教之以無怠無荒蓋雖是聖人稍不警戒便有過失此心不可頃刻放失也今觀益之稱堯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玩其辭氣尊之如天至於戒舜不啻如戒一中才庸主然道只是一箇道理堯之聖神文武先原是做戒中來做戒不怠行之也久習之也熟所謂聖神文武已在是矣是故求道初不在高遠只在眼前一部論語只是眼前道理所謂固有神妙不可測處然卻不可於這上面求躬行於其至易至近者求焉則所謂神妙不可測者當得之矣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帝曰兪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念者念念不忘也書中多說此字曰苗頑弗卽工帝其念哉曰念茲在茲皆不忘之謂也且修身之道要須是能念然後其德日進人主治天下亦須念念不

忘天下然後天下始治稍有怠荒便不能念才能念則所謂逸遊怠荒這許多事自然是無古之人主造次顛沛無頃刻不在天下所謂念只是要不忘了德惟善政人主之治天下皆政也然必根源於德方是善政只是外面做事有不本於德者未足言善政也所謂善政只在養民養之一字意味甚深長使天下皆在生育之中如天地之養物且萬物盈於宇宙閒皆天地養之之功也聖人之治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亦猶天地之於萬物然匹夫匹婦孤寡獨有一人不能自遂不可以言養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學者須當致思如何是聖人養民處予之以粟帛結之以恩惠未足爲養也養民廣大之時須還是唐虞三代漢之文景賜田租勸農桑亦可謂養民矣然猶未盡得聖人養民之道要之亦賢於後世所以只說文景務在養民文景而下便說這一字不得武帝窮兵黷武可以謂之養乎宣帝嚴刑峻法可以謂之養乎後世人主孰不治民然未嘗養也水火金木土穀惟修以上是養民之事此六者皆生民之所日用須

是聖人在上與之理會故曰惟修水火金木土穀惟  
修此只舉其綱領其中條目則至纖至悉觀周禮一  
書可見如溝洫澮川與夫以豬畜水以防止水以溝  
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之類皆是理會  
水事如季春出火季秋納火之類皆是理會火事如  
築冶煖巢段桃之工是理會金底事輪輿弓廬匠車  
梓之工與夫山虞林衡所當斬伐厲禁是理會木底  
事如土會辨五地之物生土宜辨十二土之名物土  
均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土化物地相宜而爲

之種皆理會土之事也如六遂之官趨耕耨簡稼器  
修稼政廩人掌九穀之數倉人掌粟入之藏司稼掌  
巡邦野之稼則是理會穀之事水火金木土穀此六  
府天地閒之所自有也而修之則在聖人正德利用  
厚生此三事亦在民性之所自有也而和之則在聖  
人正德者是使之皆爲正直之歸不至於放僻邪侈  
也利用是順利之謂應人接物皆應得是凡所施爲  
皆做得是夫安得而不利苟於應接之閒有所不當  
舉事之閒有所未安則必有悔各非可以言利也厚

生者生不特是其形生善心常不泯沒是謂之生克  
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此豈食之衣之能全其  
身於天地之間而已矣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雖生  
無以異於死若以爲生止於養其形則水火金木土  
穀所以生之者亦已足矣何必又說正德利用厚生  
人未嘗不生也須是能厚其生始得惟和者薰蒸陶  
冶使之日入於善而不自知是之爲和九功者言其  
皆底於成績也六府三事有一些欠闕有一些不修  
不和不可以言功九者皆備而底於有成是之謂功

九者之功至於惟敘所以形於歌謠不能自己夫民  
之歌此非可以勉強爲也要須是出於其心之自然  
孟子所謂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己也惡可己則不知  
足之蹈之手之舞之也成康之時頌聲作於下關雎  
作於上什一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只  
是唐虞三代之時有此在後世則罕聞矣只觀行葦  
旣醉諸詩眞所謂治世之音康衢之歌曰立我蒸民  
莫匪爾極此皆歡忻悅懌之情發見於詠歌謳吟之  
際此極不易得惟漢至文景蓋庶幾焉所謂六七十



翁嬉戲如小兒狀本朝咸平景德閒亦有這氣象必  
至於民形於歌謠方是九功敘處戒之用休董之用  
威休近於賞威近於刑不曰賞刑而曰休威言賞罰  
則無甚味言休威則其意深長也畢竟治天下賞罰  
亦不可廢欲民之知所趨豈可無賞欲民之知所避  
豈可無刑戒之用休使之有所慕而不知所自勉也董  
之用威使之有所恐懼也這箇自是無不得但有前  
面許多方才可用賞刑無前一節便說賞刑非所謂  
正德也雖然此二句言於前固不可言於後而無下

面勸之以九歌一句亦非所謂正德也此九歌卽民  
閒之九歌也古者採民言而寓於樂卽民間之歌謠  
而播之樂章還以勸之今三百五篇或出於小夫賤  
隸婦人女子皆是塗歌里詠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  
之入人深也勸之以歌不與言語相似若使人主諄  
諄然以言語勸人未必能感動勸之以九歌所以鼓  
舞動盪深入其心術之微也今之歌曲非正聲也然  
亦足以淪人之肌膚浹人之骨髓況先王中正之音  
乎有這許多然後九功可以不壞俾者使也所以使

九功之勿壞也唐虞三代之時只是一箇勿壞所以  
禹首發語曰帝念哉言其當念念不忘使之至於久  
遠而不壞也才不致念便有欠闕便是壞也六府三  
事無一之不修不和至於秩然有序歌聲並作而又  
戒之董之勸之必至於久而不壞如此方是德政方  
是養民養民之事備於此矣觀此一章想像當時之  
民生長於泰和之中其氣象如何哉想夫仰事俯育  
之具皆充足有餘無復有憾不特衣食充足而已而  
又人人有士君子之行歌謠之音洋洋盈耳所謂歎

息愁恨之聲無有也養民之功至於如此寧復有一  
毫之虧乎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  
者後世所以不如古只緣欠這一字且如水火金木  
土穀何嘗去理會只以穀之一事言之如情農不服  
田畝耕耘收斂不及其時水利之不修灌溉無所資  
上之人未嘗爲之整頓區處也帝曰俞地平天成六  
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先言地而後言天者  
洪水爲患地不平則天亦不成水患旣平然後萬物  
始得生養而天道成焉故先地而後天也允治者信

乎其治也六府三事固是天地閒之所自有民性中  
之所自具然所以修所以和皆禹實爲之耳且以當  
時湯湯浩浩之勢下民有昏墊之憂生養之具安在  
正德利用厚生又安有焉自禹出然後六府三事始  
治故曰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於今日萬  
世之下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皆禹之功也向使  
洪水之患無禹治之安得復見今日乎所以謂之萬  
世永賴如此方可以言功故曰禹成厥功功業必至  
若是可以與天地參矣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  
不怠總朕師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臯陶邁種德德乃  
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  
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至是宅帝位又三十三載  
是九十三歲也古之帝王必享高壽也工夫旣到有  
可延年之理後世所以少得高壽蓋緣平日失所養  
私喜怒妄念慮所以戕其生者多矣倦勤非志氣之  
倦乃血氣之倦也大抵有志氣有血氣此二者不可

不明辨無老無少者志氣也少而壯老而衰者血氣也聖人之志氣雖至老不倦然筋力形體有不可勉強者故雖聖人其血氣老而必衰舜之血氣較諸常人已大故不倦年至九十猶尊臨天下日酬萬幾豈非血氣之異常而能之乎但至於耄期雖欲勉強有不可得者若論舜此心何嘗少倦此事須要講之至精不可認血氣爲志氣舜倦於勤而禹卻能不怠勤之一字不可輕看詩稱文王既勤止召公戒成王夙夜罔或不勤且君道之尊不躬親庶政而所勤者果何事學者要當思而得之蓋緣此心不可一念不存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要須常常兢兢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是之謂勤勤則其德日進聖人之所以爲聖人勤而已矣今日有過失皆緣不勤之故禹亦只是一個不怠所謂克勤于邦曰朕德罔克觀此四字便見禹不怠處便見得大禹之心且禹之功業可謂極矣四隩旣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有如此功業而禹之

心常若不足以爲吾之所成者功而已矣而非德也  
外面雖有如此功業至於切身利害處卻尙有欠吾  
之德罔克誠不如臯陶之邁種民之依我誠不如懷  
臯陶禹平日此心常以此不足故見之於言如此此  
是禹心腹腎腸閒說話諷誦此數句豈不足以見禹  
之心非惟足以見禹之心亦足以見臯陶之心彼其  
孜孜種德所以用功者深矣帝念哉言其不可忘臯  
陶也舜固非忘臯陶者然今總朕師之任不及臯陶  
而及己是帝未念臯陶也

帝曰臯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  
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罔或干予正言天下無人干我之正道也明于五刑  
以弼五教聖人之治天下不過只是五教五教卽所  
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  
信也成周之法亦有不孝之刑不嫻之刑不睦之刑  
蓋日用之閒不出此五者何往而非君臣父子夫婦  
長幼朋友是以聖人之教以此爲急故五刑之用亦  
惟以弼五教而已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此兩期字

不可不詳玩可以見得臯陶之心期于予治是使吾  
天下至於大治也刑期于無刑是不特苟了職事必  
欲至於無刑也猶有刑焉是天下猶有不善之人也  
天下猶有不善是明刑之責也人莫不有所期如射  
者期中於的所期高者其至必高所期遠者其至必  
遠苟無所期則亦終於卑污蹇淺而已觀期之一字  
想見一夫不獲臯陶必曰時子之辜惟其心足以風  
動天下民協于中能使天下皆爲皇極之民用刑之  
效願如此其大歟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人心皆有此  
中也有事於此少過焉皆知其爲過所不及焉皆知  
其爲不及必至於至中不偏的當恰好然後人心始  
無憾不特賢者智者爲然愚鄙之小人亦然不特士  
大夫爲然工商走卒亦然此可見人心皆有此中  
也民協於中者舉天下皆歸於中皆爲皇極之民也  
夫臯陶以明刑爲職耳何以能使民協于中此無他  
只緣臯陶之刑既協於中所以能使民協於中彼其  
用刑之際此心清明如明鑑然斟酌審諦輕者從輕  
重者從重毫釐之不差夫如是民安得不協於中臯

陶之刑非後世之刑也後世之刑有罪者幸免無辜者濫及臯陶之刑何獨有罪無罪之不誤而已直是更無一毫之差彼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只是用刑之所致吾是以知臯陶之刑非後世之刑也懋勉也便只是勤不怠

臯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眾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愆過也罔愆者言其無一毫之過也看此二字當思舜何以能罔愆又當思常人何以多過愆觀其兢兢業業無怠無荒一聞大禹克艱之言便從而俞之曰允若茲舜所以躬行者如此而伯益之徒至有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之戒如此安得有過差大抵纔能兢兢業不怠荒便自是罔愆纔不兢兢業纔怠荒便有過失知常人以怠荒不兢業而有過則知舜之所以罔愆其本在臨下以簡御眾以寬簡簡要也寬寬大也簡要君上之道君臨萬邦苟不知執要是自同於臣下

失爲上之體矣以上臨下居君上之位其道必簡舉  
陶戒舜曰元首叢脞哉叢脞者不簡之謂也文王罔  
攸兼於庶獄庶愼此文王之簡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知簡之可以南面則  
知君上之道貴乎簡也明矣此等皆不可輕看如臨  
下以簡此四字是萬世君上之大端周公立政一書  
專是此一句後世人主皆失之好詳漢唐賢君如宣  
帝猶五日以聽事太宗猶兼行將相事賢君尙爾況  
於秦皇之衡石程書乎況於隋文之衛士傳餐乎苟

卿有言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人主豈  
可不知簡要之道宰相猶不親細務而況天子乎罔  
愆者本也臨下以簡御眾以寬皆罔愆之所自出也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敬卽罔  
愆也臨下以簡卽所謂行簡也御眾以寬當寬大不  
要促迫廣大優游使天下皆在吾生育之中日入於  
善而不自知苟促迫之則民雖欲爲善難矣故寬以  
養之克寬克仁撫民以寬古人多說這寬字後世惟  
漢高稱寬大長者古人之寬非後世之寬也後世之



寬多失之縱弛古人這是一箇寬大曰御眾以寬者如御馬然操縱皆在我若是縱弛豈所謂御乎簡亦非簡略簡略則失之於不周密簡略之簡非真簡也縱弛之寬非真寬也纔是罔愆旣得此大本則見於臨下之時自然真是簡見於御眾之際自然真是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大抵賞雖過無害罰則不可少過賞罰一也何故賞可過而罰不可過蓋賞是仁恩一向罰是殺戮一向大略二者皆不可過必不得已寧過於賞無過於罰此是聖人忠厚之心諷誦此數句聖人之心當於此處觀焉見得聖人之心如此則吾之存心亦當如此才不忠厚才是刻薄便非聖人之心雖然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可謂極於寬矣至於刑故無小乃毅然有所不可犯此非徒嚴也蓋亦所以正人心何者一時有過此特其誤爾於心術未有害也至於故情犯罪其罪雖小然心術卻有病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爲人君者蓋將以存人心之本然者也旣是心術之病豈可以不刑是故罪

雖小而斷然刑之有所不恕中庸曰舜其大知也歟  
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方其寬  
也雖大必宥及其嚴也雖毫釐之間亦必察此所謂  
兩端也觀此使見聖人之時中處觀舜與臯陶之間  
答須要知君無臣不得臣無君不得人君雖有此欲  
然無臣下輔佐何以達於天下至於人臣若非人君  
主張亦無可爲之理所以禹臯陶不得舜自以爲己  
之憂人主之憂只憂此耳蓋此等未得吾一人亦不  
能自治其天下至於自古人臣不遇明聖之君則亦  
終身不出若出來亦須輔佐其君使至於罔愆之地  
如太甲之不賢伊尹盡心輔翼必使至於克終允德  
蓋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舜稱臯陶民協于中爲時  
乃功臯陶復歸於舜以爲帝德罔愆之所致舜猶以  
爲俾予從欲以治汝之休也反覆玩誦而君臣相須  
之義見矣

帝曰來禹泮水傲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  
子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  
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

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孟子曰洚水者洪水也水之本性初不如是今至於汎濫衝溢浩浩滔天爲民之害者此必我之所以感召者有未至也故舜以爲儆予分明是天以此警戒人主大凡災異皆非外物皆是這裏物事日月剝蝕星辰失行水旱爲災如此之類莫非有以感召之一毫欠闕災異隨應此無他只緣天人本是一致何以見天人本一致只緣此心無天人之殊天得此心而爲天地得此心而爲地人得此心而爲人今但爲形體所隔遂見有如此差別試靜而思之所謂形體者安在我之形體猶是無有而又何有天人之異乎此可見天人本一也惟其心之本一故人主失德則譴見於天堯舜之世固無失德感召災異之理然天象示變在我自當惕然警戒恐懼修省必是我有未至所以致此也義理之學至微不可有毫釐之隔如天人一致之理必須洞然通徹直無疑可也成允成功允者信也禹所以能治水只是一箇誠信也人但見禹成治水之功惟舜能知禹之成功皆自成允中來

若使禹之心有一毫不誠便有私意才有私意便不能順水之性禹既能成允是以能成功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旣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可謂成矣所謂禹成厥功有禹之功方當得一成字功業未至于禹不可以言成克勤于邦克儉于家欲曉此二句當觀孔子禹吾無閒然一段孔子曰禹吾無閒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閒然矣閒者閒隙也無閒者言其更無閒隙可尋觀其奉己之際如此其薄至於爲國家事鬼神則如此其厚這便是君子之時中若使吾薄於奉己而爲國家事鬼神亦從薄焉非也若使吾厚於外而奉己亦從厚焉亦非也惟宜薄者旣薄而當厚者又厚肆焉有當於人心尙何閒之可尋曉得這幾句便曉得克勤于邦克儉於家二句誰不愛其子禹則啟呱呱而泣而弗子誰不愛其家禹則三過其門而不入禹非有心焉也切於爲民心專在治水忘其爲家與子

也其心如此可謂勤矣爲國之念若是其勤至於處家則非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其儉又有如是者此可以得見大禹之心大禹之心惟夫子知之此處皆是萬世不易之至理不自滿假大也言其不自滿不自大也不矜不伐注家以爲自賢曰矜自能曰伐大略矜近賢伐近功要之只是自誇耀自尊大之意禹有如此莫大功業而此心尙歉然不自足這便是聖人之心讀書且當識聖人之心如啟呱呱而泣子弗子此所謂聖人之心也不自滿假不矜不伐此所謂聖人之心也學者須於此處常常涵泳使油然而得則聖人之心當見矣予懋乃德嘉乃丕績言禹之德勉勉不已故曰懋乃德禹之功至嘉故曰嘉乃丕績丕績者大功也所謂成允成功也功卽德德卽功也功與德本不可分成己處便是德成物處便是功成允所以成己也成功所以成物也能成己卽能成物矣如正心誠意便能治國平天下此豈二物自後世功德始分所以有功德兼隆之論只緣有功者未必有德有德者未必有功故有此等議論三代以前無

此議論言功德兼隆功德之衰也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且舜何以知天之曆數在禹舜亦只以人事觀之父以傳子固萬世不易之道然舜之子卻不肖而當時大臣如禹者有如此大功業民皆尊仰之天意可知矣蓋人心天心一而已矣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凡是人便有這心所謂人心道心者良心也人心危而難安道心微而難明所謂道心只是此心之識道理者人心日與物接則易爲物所誘孟子所謂物交

物則引之而已矣或動於喜怒或牽於富貴或移於聲色安得而不危然方其喜怒之萌反而以道理觀之其當喜耶不當喜耶當怒耶不當怒耶方其聲色之接反而以道理觀之其當好耶不當好耶是非美惡昭然甚明所以知此是非美惡者誰歟此心正吾之本心此所謂道心也只是道心隱微不著人心既危道心又微然則當如之何惟精惟一者此聖人之所以用功也精是精細一是純一十分子細不敢一毫忽略是之謂精聖賢工夫直是精密今人所以有

過不精故也中庸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天地之所以爲天地只是純一不貳所謂一者有一毫之私意有一毫之人慾便不是一惟精惟一則人心必不至於危道心亦不至於微中道之大於是可固執而勿失矣欲見得精一處當觀古人兢業業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其精如此愛其子者人之常情禹心專於治水至忘其子焉其一如此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稽稽考也詢詢謀也有所證據者謂之稽廣詢於人

曾經商量者謂之詢言而無所稽考豈可用謀而未嘗廣詢於人豈可庸此二句是萬世聽言用人之大法後世人主孰不聽言孰不用謀然其閒不審至於敗事者多矣舜親曾經歷過見此理也明所以舉而告焉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罔與守邦言旣言聽言用謀之道此又論敬民之道皆是天下之大事舜禹授受以此大事分付之使知君道之大務有在於此何以知君之可愛眾非元后則無所戴

焉君豈不可愛乎何以知民之可畏后非眾罔與守邦民豈不可畏乎觀此數語須知是唐虞時節說話至於三代猶有此等言語三代以後便不肯如此說矣且至尊莫如君至卑莫如民貴爲萬乘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下視斯民之微何可同日語今乃比而言之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罔與守邦若敵體然蓋以勢位論固有尊卑之殊以利害言君民等耳民固不可無君君亦不可無民自後世爲勢位所惑遂見君尊民卑才見民卑便有輕視天下之心才有輕視天下之心便是危亡之機也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周官司寇獻民數於主王拜而受之古人敬民何至如此蓋彼不爲勢位所惑深知君民相須之理見之也明是以畏之也至伊尹告太甲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伊尹亦深見此理所以並而言之深知民之可畏須還是堯舜三代之時漢唐治世猶有遺意是以一女子之言能除肉刑之法君民猶未甚隔絕也降及後世君臣之間且不相接況於民乎所以閭閻疾苦上之人皆莫



之知

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

以天下相授受其命告之辭不過只是欽哉字慎字敬字蓋爲天下君非是易事要須以欽哉爲主修其可願人莫不有所願願爲善者人之所同然也然須修其可願則方能得其所願苟莫知修所願何從而得願哉孟子所謂可欲之謂善是也且人孰不願爲聖人願爲聖人之心良心也然必去做聖人之事聖人方可至未嘗躬行豈能成聖萬無是理此所以貴乎修也

聚齋家塾書鈔

卷二

三十四明徵書

約園刊本

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舜堯期倦於勤精力至此衰矣雖欲勉強而不可得人主纔倦勤則四海便困窮舜倦于勤而禹卻有大功之德此便是天之曆數在禹便是舜之天祿至此而終聖人亦只以理推之耳

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觀此言言可見聖人之謹言如此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語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

不謹乎口能出好亦能興戎一言之失則足以興兵戎此豈可不謹聖人言語未嘗有一辭之妄發惟其見之也明故其言之也公後世人主有知言之不可輕者亦不過曰言語不可不謹耳孰謂其可以興戎舜直至謂兵戎之興在乎言語之閒以見其致謹如此後世人主言之輕發至於召兵戎者有之矣

禹曰故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聖賢叢書鈔

卷二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官占惟先蔽志此一句是萬世卜筮之大法我之志先定然後可謀之鬼神我之志不定而謀於鬼神亦不相應吉凶亦未必的實後世卜筮皆是志不先定疑惑無所決從而卜筮此所以吉凶禍福皆不的當也洪範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庶人也鬼神其依龜筮協從所謂謀及卜筮也謀之於心謀之於人方可謀之鬼神謀之於心不謀之於人猶不可謀之鬼神況乎志不先定而欲卜筮烏可哉卜不

習吉既吉則不再卜不敢瀆也讀書只欲曉頭頂如此一段要知萬世卜筮之大法也神宗堯也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眾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眾士奉辭伐罪爾尙一乃心力其克有勳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予父母哀罪引慝祇載見替暇夔齊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兪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禹雖受命于神宗然舜在上禹只是攝孟子曰堯老而舜攝也舜既攝堯位則禹亦只是攝舜位所以征苗之命仍出於舜而苗既不服誕敷文德實舜爲之蓋堯舜相授受不如後世之禪位便不與其事所謂攝未是正爲天子但攝行天子事爾理當如此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天下安有二主哉前此固嘗竄三苗於三危矣又嘗分北三苗矣既誅其君赦其民以示

激勸復分其族類以示旌別之法至此而猶弗率故  
不得不用六師以征之夫以一聖授受之初未遑他  
務而首爲征苗之舉似非所急不知蓋所以除天下  
之害也然又須看他旣竄三苗又分北三苗猶有未  
率者然後始加之以兵苟未嘗教而遽征之豈能聖  
人之心哉禹乃會羣后誓于師觀禹之誓須合甘誓  
湯誓泰誓牧誓費誓諸誓告之書觀之可以觀世變  
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禹所以數有苗之罪  
不過如此爾尙一乃心力其克有勳禹所以誓師之  
辭亦不過如此至於甘誓便不同用命賞于祖弗用  
命戮于社子則孥戮汝禹之誓未嘗有此辭也成湯  
數桀之罪只湯誓一篇武王數紂之罪至泰誓三篇  
牧誓一篇至於費誓戈矛弓矢器械糗糧莫不悉數  
焉又加詳矣聖人之心雖無異然時自有不同風氣  
一日開一日故曰可以觀世變矣禹數有苗之罪雖  
不過數語然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旣不能用君子而  
去小人民棄不保又不愛民舉此二事罪何逃焉天  
心愛民棄民而不保天所以降之咎也聖人深知有

苗之罪天之所不赦故以六師加之此所謂天討也  
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  
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所謂滿招損謙受益只是說  
德泛觀天下萬物之理未有滿而不損謙而不益者  
以器貯水滿則必溢虛則能容有一毫自滿之心德  
何由而能進不惟不進反有損焉惟謙謙然常若不  
足斯能有所受而加益曰時乃天道言天之道理蓋  
如此也知損盈益謙爲天道則知德之盛者必能動  
天益贊禹之意謂苗不當便興征伐但當內自修德  
至於感動上蒼何遠而不格乎詩曰太平之君子能  
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天下惟盈成之餘最  
難持守當舜之時承累世接續之盛內外寧謐民人  
阜繁所謂垂拱視天民之阜此其時也時方盈盛易  
於自滿有一毫自滿之心便非天道帝在歷山所以  
能祇載見瞽瞍瞽亦允若只緣是謙而不滿且舜前  
日何以能感動瞽瞍今卻不能感動有苗蓋前日是  
處父子之間既無可去之理只得自勉今以君而視  
民民之不服便以爲民之罪才自視爲是而謂民有

罪焉此便自滿之謂也方其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  
負罪引慝之時此心爲何如號泣于旻天孟子所謂  
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是也自負其罪引慝歸己  
但見己之未是不見父母之有過孜孜自勉祇敬之  
心發於夔夔齋慄之容雖瞽瞍之無道亦允若焉下  
一亦字蓋言瞽瞍是天下之至無道至頑鬻者亦可  
感動至誠感神而況於有苗乎蓋此心之良人所固  
有愛其子者人之常情瞽瞍日夜以殺舜爲事良心  
若幾於泯沒然感動之至猶解允若良心未始不存

也有苗雖傲然不服不知禮義不知君臣上下之分  
特其此心昏迷而然耳要其本然之良未嘗泯沒夫  
安有不可感動之理故禹一聞益之贊不覺下拜振  
旅而還舜一見禹班師於是大敷文德當其大敷文  
德不特不爲征伐之事亦且無征伐之念班師振旅  
禹無一毫自滿之心誕敷文德舜無一毫自滿之心  
讀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之句此心卽前日  
負罪引慝祇載見瞽瞍之心此心旣復所以七旬而  
苗民自格焉果無事乎兵刑可也天下果無不可感

動之心也禹受舜命而徂征聞益言而班師不疑舜  
見禹班師亦不罪禹之違命方且誕敷文德此等氣  
象惟唐虞之時爲然

絜齋家塾書鈔卷三

宋鄞袁 燮和叔撰

皋陶謨

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兪如何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民勳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兪

迪訓蹈蹈者踐履之謂也得此心者謂之德人固有  
所得而不見於躬行者非允迪厥德也恥有其辭而  
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君子以成德爲行曰可

絜齋家塾書鈔

卷三

一四明叢書

刻本

見之行也有所得而見於躬行夫是謂之德行允迪  
者信能行之也見善必遷有過必改汲汲皇皇然如  
恐弗及此所謂允迪厥德也誠能允迪厥德則見於  
陳謨自然是明明之一字不可輕看後世人臣所以  
不能啓迪人主非皆其君之不聽亦其謨之未至於  
明也使其言昭然著明如黑與白則安得而不感動  
且夫君德之有缺失政治之有舛逆與夫當世之有  
利病若見之明者必知其病之所由起根源之所由  
在如良醫察見病源藥與病對則無毫釐之差如此



方可謂之明矣才是允迪厥德之人其謨自是著明  
蓋體之也愈深則言之也愈切未能躬行者如想像  
山之高而未嘗到者也允迪厥德者是親經歷目見  
其所以爲高者也淺深之間蓋不同矣其所得既深  
其言語自是各別明之一字惟唐虞三代之臣足以  
當之漢賈誼董仲舒其言非不美矣然未足以爲明  
謨至於明此非易事言之未是非明也理之未盡非  
明也若董仲舒只是說正當說話豈不可喜但較之  
孟子當時啓迪時君豈可同日語只觀其因易牛之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所謂謹也修身如  
衣破則補之器壞則修之人有此身要須當修治去  
其惡而長其善補其闕而歸於全是非致謹不能身  
不可不修心則無待於修揚子說修性性其可修耶  
大學論修身之道曰有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則不  
得其正獨言身而未嘗言心也思永者當思其長久  
之道不可但爲目前之計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  
務知小者近者君子小人之分在遠近大小之閒耳  
敦敘九族敦厚也叙次叙也此只是恩禮二字厚之  
以恩使情日接所謂敦也節之以禮有尊卑大小之  
分所謂叙也庶明勵翼者言賢者皆勉勵輔助也邇  
可遠在茲者自身與家言則一身爲近一家爲遠自  
家與庶民言則九族爲近庶民爲遠自天下國家言  
之則此三句爲近天下國家爲遠必能慎厥身修思  
永而後九族可以敦敘矣必能敦敘九族而後庶明  
無不勵翼矣必能盡斯三者而後天下國家可得而  
理矣故近可遠之道在於此也可之一字有無窮之  
義孰非邇也然而可遠者實難且總而言之人莫不

欲修其身莫不欲親其親莫不欲朋友親戚輔我翼我也此所謂邇也使於此三者未盡其道可以望乎吾有以知其不可矣皋陶平口躬行於此灼然知此理之可以及遠所以斷然言之所謂庶明勵翼非有求於彼也修身齊家之道既盡氣類所感賢者自來輔助也故修身敦敘皆言於上而勵翼獨言於下焉修與敦敘在我勵翼在人此是感化之效既能感動賢者皆相輔翼安有不能感動天下者乎此所以知邇之必可遠也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帝堯之治天下

可謂遠矣然明峻德親九族平章百姓堯只自邇者始皋陶所謂允迪厥德蓋允迪乎此也想夫皋陶修身之道真所謂臨深履薄真所謂務知遠者大者其親九族真是恩禮並著其於朋友故舊真是能使之相輔相助惟皋陶於此躬行是以知其可遠惟禹於此躬行是以一聞其言僉而拜之禹之拜非常人之拜也精神內契有會於心禹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

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皋陶雖陳其大端於前  
矣然治道有至切者不可泛而言之故於此特拈出  
來說在之一字要人看如所謂大學之道在明明德  
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大學之道何在在此三者治  
國之道何在在此二者凡論治道要須知治道之所  
在知其所在然後可於此而用力焉不知其所在泛  
然何所適從乎皋陶前面所陳知人安民固已在其  
中矣庶明勵翼非知人乎邇可遠在茲非安民乎但  
猶懼其未明故又再拈此二者出來說以爲治道之  
大端猶在於此此所謂諱明也後世爲治皆不知其  
所在只是泛然爲之宜其治之不古若也治道大端  
不出知人安民既能知人又能安民復有何事後世  
非無英明俊傑之主非不勤非不儉非無志於天下  
然治卒不如古者何故只緣此處欠了第一且是不  
知人知人安民非是易事也他人之腹心肝膽皆欲  
洞燭此豈易見乎不特知其賢與不肖又須知其才  
之所堪如此方可謂之知人鰥寡孤獨無一不得其

所如此方可謂之安民禹一聞皋陶之言以爲咸若  
時則雖堯亦難之蓋禹平日在此用功所以知其難  
也知人是我之哲便能官人安民是我之惠便能使  
黎民懷之能官人與民懷此皆非易事惟是唐虞之  
時方能盡之所謂能官人者皆知其才之所堪處之  
各當其任也如九官之設典刑者無與於禮共工者  
不兼於虞之類是謂官人所謂黎民懷之直是懷之  
如父母依歸愛戴不忍舍去這方是懷後世之民何  
嘗真箇曾懷其上特劫之以智力民之智力不如其

上故不得不服耳所謂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  
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此所  
謂懷也這一字後世絕少漢文帝差近之然亦安得  
如古人禹謂果能哲而惠則驩兜何憂有苗何遷巧  
言令色孔壬何畏乎今猶憂之遷之畏之則是於此  
猶有未足者焉可見知人安民之難也後世學者類  
謂堯不能去驩兜至舜方去之此皆不曾深考而妄  
爲之說堯所以未去者蓋其才可用其過未彰也然  
謂之何憂乎驩兜於以見堯亦嘗以此等人爲憂矣

放驩兜遷有苗皆在舜攝位之時禹既攝位征苗之命猶出於舜則舜之放驩兜遷有苗亦堯之命也是亦堯去之也況史記自謂舜歸而言帝流共工則出於堯之命也審矣

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

皋陶陳知人之謨禹吁其說而難之皋陶謂人雖難知然亦有可知之道此所言皆知人之道也夫人藏

其心不可測度他人腹心腎腸必欲洞燭其纖微此至難事後世非無欲治之主往往是不知人三代而降如漢高之知人極不易得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至於能通天下之志則人之心無有不知者凡爲人主而不知人不足以治天下爲宰相不知人不足以輔佐人主人至難知人又不可不知然則當如之何於此有道焉自明其心而已矣自明其心則能知人之心亦行有九德此知人之本也曰行有九德者卽所謂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夫有此德

須著見於躬行未能躬行不足以謂之德吾躬行於九德則能言人之有德蓋身親歷之躬行益篤則所得深權衡在我以此稱量他人其將何所逃哉皋陶既如此說了於是乃言曰載采采事也載亦訓事所謂熙帝之載載采采者言事有數多條目能任某事任某事也蓋人必見於行事方是著實處自謂高明廣大而不足以開物成務非德也寬而栗柔而立大略九德有上一字須有下一字方是德如寬易之人易得不栗柔和之人易得無所立寬而不栗是弛慢也柔而不立是懦弱也寬大而必能莊栗方是有寬之德柔和而卓然自立方是有柔之德推此類皆然原是謹愿謹愿之人易得不恭所謂恭者嚴威嚴恪肅然其有畏者也故曰恭作肅惟謹愿之人但不過循循自守做一箇寡過之人少得有嚴威嚴恪之意故愿必貴乎恭亂是能撥繁治劇隨機應變者此等人恃其有才往往不能持之以敬既有隨機應變之才又能敬以守之不亦美乎苟亂必貴乎敬擾是爲人馴擾而毅然有守則不失之於弱直是爲人

直易直而粹然溫和則不失之太直簡者簡略也簡略多傷於率略要須有廉隅今階之際謂之廉取其方且正也便於垂廉亦取其限內外也居敬而行簡以降其民不亦可乎簡而廉所謂居敬也剛而塞塞者實也外剛而內不實何取乎剛寧羸謂陽處父之剛華而少實而知其怨之所聚剛固不可不塞也彊而義彊與剛相近而實不同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如此之類是彊彊須要義記曰所貴於勇敢者爲其敢行禮義也彊而無禮義

是乃暴也何取於彊九者全備無一毫偏倚夫是謂之九德何故必如此方謂之九德今反而思之寬而不栗柔而不立其然乎其不然乎質諸此心昭然至明以此知其必皆備具方可謂之九德德之爲言得我心之所本然者是也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天之所以爲天中而已矣天得此中而爲天人得此中而爲人天以此中降之於人人受此中而生焉故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大本者人心也人心者中之本心固至中而



不偏然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  
遲速異齊稟山川之氣要不能無偏者莫不知之蓋  
天下之理惟有不偏者存然後能見其爲偏者荀子  
謂性惡固無足辨然不知所以見其爲惡者誰歟必  
有不惡者存矣惟人心本不偏所以能見其偏所貴  
乎學問者將以克其氣質之偏約而歸於中也故未  
歸於中也當強力矯揉用功日深使得其大本可也  
吾日夜於九德之中用功則以觀人彼其偏而未全  
者皆將見之將何所逃乎中庸曰夫焉有所倚有所  
倚則非中矣無所倚所謂中道也且夫柔和之質非  
剛上之質也然柔而能立便自是剛彊了故人不幸  
而稟得非向上之質必貴乎學惟學而後能克其偏  
而歸於中也九德之中寬與柔愿與擾剛與毅大略  
相似然其實不同古人言語至精微思則得之矣後  
世如荀子所謂治氣養心之術匡衡所謂治性之道  
與皋陶所謂九德大要相似而究竟不同荀匡之言  
皆是外面說皋陶之論自人本心上說來蓋有異矣  
且如荀子只是說人性惡故須用來修治此性去其

性之惡者豈與皋陶所謂九德同哉

彭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汲明有家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翁受敷施九德咸事俊又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九德之人所謂有常者也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立政曰其惟克用常人又曰庶常吉士人豈可以無常且以九德言寬而能莊栗柔而能特立如此然後有常使寬而不栗是縱弛也柔而不立是委靡也至於縱弛委靡其可常乎大

抵完全都好便可常有不好處如何常得完全都好便可執事而不變有不好處如何執守寬而不栗柔而不立是過失也何常之有人而無常不可以作巫醫巫醫猶不可不常況進德乎有時而勤有時而怠有時而鎮靜有時而紛擾難乎有常矣有常之人自然足吉蓋有常則無過無過則無凶既無凶矣非吉而何方其未用則吉在一身及其見用則吉在天下薰陶漸漬使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其爲吉也大矣人須當作一箇吉德之人才有常便吉無常便凶所謂

庶常吉士今以易所言吉凶觀之如何則吉如何則凶此可見矣彰厥有常者彰顯之使表表在上不使沈埋隱伏於下也彰之一字須子細看所謂日宣宣亦彰也大夫有家必當於九德之中得三德而用之諸侯有國必當於九德之中得六德而用之天子有天下必當九德並用日宣日嚴祇敬這兩日字是念念不忘之意立政曰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曰者言其日日在此也宣達使皆出而爲我用大夫亦有朋友亦有家臣須是得賢有德之人以自輔

然後能深明有家之事浚深也若不能日宣三德之人有家之事豈一人所能獨辦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身爲卿大夫豈可不得賢者以自輔如今在朝爲侍臣爲臺諫須要門下招致得幾箇名士過失得其箴規凡事與之商量日夜講論方才可以輔佐人主曰嚴曰祇曰敬皆不過只是敬之意須是得可尊敬之人不徒區區有才能辦事而已加之禮貌蓋其禮意降心以咨詢焉屈己以從教焉所謂嚴祇敬也能嚴祇敬六德之人則能明有邦之事亮明

也采事也大夫所治者小故言三德諸侯所治者大故言六德若是天子必九德之人並用乃可翕然並受四面皆來是謂翕受敷而施之授以職任是謂敷施大抵天子有天下必當以天下之才爲天下之用翕受二字其中有無窮之義且天下之大未嘗無人才所謂昔之致治者豈借才於異代皆只是用當世之人而天下賢才有所抱負者亦孰不欲出而致君澤民兼善天下然上苟不能受之則賢者亦不肯苟售度量不宏規模褊狹則不能受用讒諂面諛之人

梁齊家書卷三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遠忠直公正之士則不能受小人競得志朝廷不清明則不能受纔是賢者不肯來便是我不能受也大抵有道之世君臣契合所以能受無道之世賢者與人主扞格而不相入所以不能受九德之人翕然並用此方是唐虞之時旣翕受之矣然後敷而施之分付以職使各任其事如舜命九官各有職分不相侵紊此敷施也翕受敷施則九德之人咸事其事而在官者無非俊乂之人至此若上若下若中若外滿天下無非是賢者此所以爲唐虞盛時也百僚師師師

師者以道義相師也百工惟時惟時者趨事赴功各  
及其時也以僚屬言之故謂之百僚以趨事赴功言  
之故謂之百工我師於人人亦師我以善相師是謂  
師師時未至則不爲時既至則急爲之是謂惟時後  
世見有善者則相與忌克非師師之義也好功者多  
先時而爲怠惰者則後時而不爲非惟時之義也百  
僚師師百工惟時此二句必九德之人斯能盡之蓋  
九德之人他日夜躬行從事於此心無忌克之心所  
以能師師也無怠惰之心所以能惟時也百僚師師

則其德日進百工惟時則其業日修此亦進德修業  
之道也此兩句欠一句不得師師是理會做人惟時  
是理會做事只理會做人不理會做事不可也只理  
會做事不理會做人亦不可也天人只是一致既有  
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所以能撫於五辰五辰五行之  
辰也自一歲而言春屬木夏屬火秋屬金冬屬水土  
分旺四季凡事須當順這五行觀月令可見矣不特  
一歲一月之中亦有當先當後者不特一月數日之  
間亦有當先當後者百工惟時則五辰自然能撫撫

者安也言其所爲未嘗與之相違也庶績其凝凝不獨是成謂堅凝固結而未嘗渙散也荀子曰兼并易能也堅凝之難故凝士以禮凝民以政如齊桓公豈無功業然桓公一死五公子爭立國內大亂是無他故焉不能凝故也唐太宗一死武后便篡唐室幾危此皆不可謂之凝若是唐虞之時庶績皆凝結久而不散此等字後世少得說了如此一字無限精神自日宣三德以至庶績其凝便是彰厥有常吉哉一句日宣日嚴與翁受敷施此所謂彰厥有常也夙夜浚

明有家亮采有邦撫於五辰庶績其凝此所謂吉也觀日宣日嚴祇敬須當思如何宣如何嚴祇敬之古人於賢者直是念念不忘看唐憲宗欲出遊觀而懼李絳曰李絳必諫不如勿往他常記得這李絳只如此說亦未盡所謂念茲在茲名言茲在茲是也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此是皋陶說人主心術上事逸逸樂也欲人欲也凡喜遊觀貪怠惰之類皆是逸凡好貨財悅聲色之類

皆是欲此二者豈可犯益戒舜曰罔遊於逸罔淫於樂太甲不賢伊尹放之疑其有滔天之罪而悔過之辭不過曰欲敗度縱敗禮蓋才有逸欲之心則此心便不清明一有此念何所不至人之一身皆是血氣血氣聚而爲形體而耳目之官又不思所以易得爲物所誘而溺於逸欲古人於此防閑甚嚴皋陶以此戒舜蓋惟聖罔念作狂一有逸欲卽非聖人況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人主以逸欲倡於上則有邦諸侯誰不逸欲是雖不教之而猶教也諸侯逸欲則大夫士

庶人無不逸欲矣原其所以然由上使之也是所以教之也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幾微也坤初六履霜堅冰至陰始凝也文言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夫至於弑君父可謂極矣然其初只在毫釐之差歷觀古今之變大抵危亂之機常萌於治安之日所以一日二日之間而事之幾微至於萬類惟聖人察之至精見之至明故當其幾微之萌而消之於冥冥之中不使之至於長自非聖人見之不明往往積微成

大終至於四出而不可收拾明皇祿山之禍可謂慘矣然只緣是不察其幾所以不能察者只是逸欲二字蓋才不逸欲才能兢業則此心清明故事之幾無不洞燭如明鑑然研醜皆莫之逃逸欲是肆兢業不存此心昏蔽豈能見幾而知所戒乎皋陶陳知人之謨而言及此此知人之本也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不特有其位無其人謂之曠庶其位苟非其人卽所謂曠也朝廷設官分職皆代天理物天有此理故人有此職如禮樂刑政此皆天理中之所有者是以設官分職代天而爲之人主果知朝廷之官皆所以代天則豈容一職之曠無曠庶官惟唐虞三代之時爲然漢唐以後其曠者多矣如武帝之世號爲官各稱其職然石慶蔡義之徒碌碌然無一可取者皆致位宰相非曠而何大者尙爾其餘可知只以今論之必負天下之望者然後爲宰相必忠直公清者然後爲臺諫必學問淵深識見超遠可以論思獻納者然後爲侍從如此始可謂之無曠不然雖有人猶無人也



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  
哉同寅協恭和衷哉

所謂天叙者天理自然有此次叙也天秩者天理自  
然之品秩也所謂天者吾心以爲當然者是已吾心  
卽天也五典雖出於天叙然敕而惇之則在人君五  
禮雖出於天秩然自天庸之則在人君父子君臣夫  
婦長幼朋友此五典者貴於厚而惡乎薄敕之爲言  
著精神加工夫在此理會使之厚而不薄也吉凶軍  
賓嘉此五禮者民間不能自爲之制須是自用之

聚齋家塾書影

卷三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與之立爲準則此所謂庸也記曰禮儀三百威儀三  
千待其人而後行又曰制度在禮文爲在禮行之其  
在人乎又曰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  
人之爲貴也典禮雖是天叙天秩然非人則無以自  
行欲惇五典庸五禮則君臣之間要必同其寅協其  
恭和其衷寅敬也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或問伊川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敬與恭何別答曰發  
於外之謂恭有於中之謂敬故恭者寅敬之發於外  
者也寅與恭皆只是敬然又須和衷乃可記引詩云

肅雝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雝雝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和而不敬則失之於不嚴敬而不和則失之於太嚴二者一倚於偏皆所不可泛觀天下之理何者外得敬與和二字只以五典言之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閒固不可不敬矣亦不可不知君臣之分可謂至嚴然亦須是情意相通乃可豈能專於嚴也哉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賞罰政事之大者也懋之爲言勉也懋哉懋哉者勉勉不已則兢業常存怠惰不作此心清明無一毫私意介乎其閒其所賞皆天命也其所刑皆天討也不能自勉私意紛然則有德者未必賞有罪者未必刑豈所謂天命天討哉前論典禮歸之同寅協恭和衷此論刑賞歸之懋哉懋哉同寅協恭和衷行典禮之本也懋哉懋哉用刑賞之本也此皆皋陶探本而言之此處當看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

哉有土

聰明者聰無所不聞明無所不見也明長者明命赫  
然可畏也先言聰明卽言明長爲其聰明所以明命  
可畏也自者因也民之聰明卽天之聰明也此只是  
天人無二致底道理今以形體觀遂謂天人不同外  
其形體而以此心言果有異乎哉且有人於此爲善  
耶人皆知好之爲惡耶人皆知惡之不特士大夫爲  
然工商走卒亦莫不然不特賢者爲然愚鄙小人亦  
莫不然此民之所以爲聰明也民之聰明如此則知  
天之聰明亦如此所謂達於上下言其通達而無間  
也旣若此則有土之君安可不敬今人但見蚩蚩之  
氓至卑且賤遂謂其可忽而不敬不知民卽天也林  
然之眾這便是天如之何而不敬自天叙有典以下  
大略是說安民之事然前面說庶績其凝則安民之  
事亦在其中矣此只是一箇道理知人所以安民也  
本不可分所以交貫言之

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兪乃言底可績皋陶曰予  
未有知思日贊贊襄哉

贊進也曩上也皋陶之謨信乎其可行矣信乎行而可有功矣然皋陶不自以爲足方且進進只說向上古人工夫只是不住蓋此事無住時節贊贊曩哉此其所以爲皋陶也學者不識治道不可以爲學者欲識治道請觀皋陶之陳謨知人安民古今爲治大端不出此二者矣然人如之何而可知民如之何而可安反覆皋陶之言如何說知人如何說安民則可見其言之至精至當非若後世泛泛然者比矣亦行有九德所以見於躬行者如此無教逸欲兢兢業業所以自正其心者如此人安得而不知旣以典禮治天下而君臣之間必同寅協恭和衷以行其典禮至於賞罰之用一循天理而不爲私焉所賞者皆天所命所罰者皆天所討而又深明天人一致之理兢兢然敬其民而不敢忽夫如是天下是治耶是不治耶民是安耶是不安耶安民之道無出於此矣先言典禮後言賞刑次叙當然也蓋典禮爲之本而賞罰特以輔之耳皋陶之謨不與後世泛泛說者相似後世說知人安民但就皮膚中說幾句皋陶之言直是精確故

曰謨皋陶陳謨其中何所不有本末備具矣而不過只此幾句後世說一件事費無限語言然後知古人之不可及也

益稷

帝舜端拱在上而禹皋陶相與講論治道於前皋陶既陳謨矣舜又命禹亦進其昌言自思曰贊贊襄哉之下卽繼之曰帝曰來禹本不必分爲兩篇然必異其篇而以益稷名者蓋二人在唐虞時其功亞於禹皋陶非他臣下比不可沒而不彰所以表而彰之使天下後世知益稷之功其大如此書之篇名不與語孟敘篇相似以益稷名篇此等史臣之深意也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子何言子思曰孜孜皋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子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皋陶曰兪師汝昌言

舜命禹亦昌言不過只此一句然則有何可拜有何可美禹則既拜之又都之彼果何所見而若是也此

不可以不思禹之拜舜之意也夫皋陶陳謨可謂盡善盡美無以復加矣舜猶不以爲足更命禹亦昌言這一箇求言不已之意禹安得而不拜只亦之一字禹便當端拜禹謂我亦何所言哉我之所思惟日孜孜而已孜孜者勉勉不已也日孜孜者無日而不孜孜言其孜孜之無窮也禹之孜孜卽舜之求言不已也所謂聖人亦惟不已而已舜樂於聞善其心不已禹之工夫亦只是孜孜不已曰予思日孜孜所以印證帝舜求言不已之心也皋陶見舜有昌言之命

而禹所以復於帝者不過孜孜之言心竊疑之故曰吁而問以如何吁者疑辭也如何者言其所孜孜者何事也於是自述其前日治水之艱難予乘四載四載如注家所謂山乘車之類是也隨山刊木者方洪水未平草木暢茂道路不通民無所得食禹於是刊除其草木闢爲通衢然後往來始無壅遏盤益奏庶鮮食奏進也鮮食鳥獸之肉也進庶民以鳥獸之肉也予決九川距四海九川九州之川也九川皆入於海則天下之水無有不得其所者矣決九川而使入

於海濬畎澮而使入於川觀此二句禹治水之功大  
綱舉矣觀畎澮二字便知井田之制已具於是時畎  
澮乃井田之所有者也暨稷播奏庶艱食艱食五穀  
也得之也艱故謂之艱食始也奏庶艱食既又播奏  
庶艱食鮮食至於洪水既平懋遷有無彼此變通然  
後烝民乃粒萬方作乂方其始也民有未得粒食者  
且只教食鳥獸之肉到得烝民乃粒之後舉天下之  
民無有不粒食者矣所謂奏庶鮮食當時多少辛苦  
若非禹與益稷天下之民何由而得食縱使只有禹

無益稷以輔助則禹之一身亦自了許多事不得是  
益稷在當時有生養萬民之功民之於益稷有生死  
肉骨之恩也無此二人則民莫之得食思至於此其  
功豈不甚大此其所以並於禹也此其所以特舉而  
名篇表而出之也禹既如此自述其艱難皋陶乃曰  
師汝昌言今觀唐虞君臣之間絕與後世不同且如  
後世人主若命其臣以汝亦昌言必須於此數陳治  
道以爲治天下當若之何禹卻都無一言及於治道  
止曰予思孜孜而已蓋孜孜二字有無窮之義說

此二字是說無限治道也且如人主爲天下果能勉  
勉不已日進無疆天下何患不治是孜孜之言乃所  
以爲治道之大者也至於皋陶有如何之問禹亦不  
及於治道但自述其前日之艱難皋陶便曰師汝昌  
言且自今觀禹之言若自矜伐其功者所謂昌言果  
安在然皋陶便欲師之何哉後世說者謂古人不事  
形迹理所當言雖自伐其功而不爲過亦不必如此  
說蓋此便是禹不矜不伐處便是禹思日孜孜處何  
者常人當功業未成之時則必艱難以基之及功業

既成前日之艱難往往忘之矣於是侈然自大無復  
前日之心此心稍更變便是矜伐便是滿假禹成莫  
大之業而猶不忘前日之艱難方洪水未平存於禹  
者是心也及洪水既平存於禹者亦是心也禹之心  
是孜孜不已學者須當看禹自述其艱難此正是禹  
不矜不伐處惟皋陶深知禹之心所以有師汝昌言  
之辭舜命禹汝亦昌言禹便拜而都之禹自言其治  
水之艱難皋陶便謂師汝昌言皆默會於言意之表  
此無他只緣其工夫一同舜之工夫卽皋陶之工夫



也舉陶之工夫卽禹之工夫也工夫旣同此其所以能默會於言意之表歟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兪

天位之尊極不易居居其位者安可不謹人君之位又不與他位相似彼其處四海九州之上據崇高富貴之極豈易居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以天位爲大寶可見其重如此書曰天位艱哉又曰無安厥位惟危今欲見此理分明須知得人君之位如何自然不敢不謹後世人

梁齋家藏書

卷三

三十六明藏書  
繪圖刊本

主皆不知我之位是如何禹以在位爲言所以警舜者切矣

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兪

止者人頓放此身之所也大學曰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緝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以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

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人莫不有所止然所止必安而後可譬諸人居於屋內則安暴露則何由而安立於平處則安險側則何由而安是故頓放此身止於利欲則不安止於道理則安伊尹告太甲欽厥止古人多說此止字書又曰惟厥攸居孟子言居天下之廣居居卽止也欲汝止之安要須惟幾惟康乃可幾者微也卽一日二日萬幾之幾也能致察於幾微則汝止安矣幾微之不察所止何由而安且如頓放此身於道理之中非心邪念萌於毫芒之闕於此

不致察汝止便不安推而至於天下治亂安危皆當察其幾微古人多說這幾字敕天之命惟時惟幾一日二日萬幾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凡事之萌芽處謂之幾今試以一身觀之若欲頓放此身得安穩不特顯顯過失當致察萌芽之起便當致察不特形於外者當致察念慮之閒便當致察惟康者者康卽安也言安穩也惟幾則惟康矣然內雖自盡於己外又須資輔弼之臣故曰其弼直直之一字不可不思不下他字而獨下一直字蓋須眞箇是直乃可

直者不但是端人吉士必忠讜正直敢於犯顏逆耳  
盡忠無隱凡他人所不敢犯者他敢言之是之謂直  
爲天下者豈可無直臣直又不與其他賢字之類同  
賢者固無不直然或要回護不肯直道而行者非直  
也若是忠直之臣更無疑似更無回護截然敢犯人  
主之怒此等人爲國家最不可無故孟子謂入則無  
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既是惟幾惟  
康裏面有這般工夫而外面輔弼忠直又如此汝止  
何憂其不安乎惟動不應後志後望也志心也天下

望上之心也夫天下皆後望其上須我之舉措能應  
其後望乃可且如人主出來四海莫不顛顛然瞻仰  
望其有所施設使人主失德舉措不當天下便失望  
至於失望豈所謂不應後志乎人主爲天下須是舉  
措皆契合天下之心乃可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  
此未動之先也未動之先有如此工夫直是細密故  
不動則已動則天下後望之心無不應焉謂之不應  
不者大也言其無往而不應也以昭受上帝大凡惟  
其類則能受非其類則不能受以水投水則相受以

水投石則不相受以火投火則相受以水投火則不相受昭受上帝非與上帝合者其孰能之人主爲天下須是能昭受上帝乃可我能受上帝則福祿之來嘉祥之集申覆而無已焉此所謂申命用休也我能受之天寶命之故曰申命此非妄汝止惟幾惟康其彌直惟動不應後志豈能如是乎帝謂此事非我所能自了得要必有資於人臣之輔翼焉臣哉鄰哉鄰哉臣哉反復言之也鄰之一字直是相親有師友之義古者五比爲鄰言鄰取其親也君尊臣卑固是定分但才尊君卑臣便不得叔孫通制漢禮采秦儀尊君卑臣者存之雖足以消一時拔劍擊柱之風然君臣之間自此隔絕矣故帝曰吾乃今知皇帝之貴此一句雖是美也亦可歎也自後世尊君卑臣之說興人主儼然南面以禍福刑威宰制天下古人師友羣臣之義變爲以尊臨卑之事矣鄰之一字不可不著精神看此等字在後世皆無了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

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  
明子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股肱耳目乃人主者而今使臣下爲之古人何爲若  
此此不可以不思大抵唐虞三代之世股肱耳目皆  
臣下爲之秦漢以後股肱耳目皆人主自爲臣下爲  
之是謂明乎君道人主自爲是爲侵臣之職觀立政  
一篇所謂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愼惟有司之  
牧夫庶獄庶愼罔敢知于茲此所謂君道也後世如  
漢宣帝之齋居決事如唐太宗之兼行將相又如晁  
錯所謂五帝親事法宮之中皆錯了門路皆是自爲  
股肱耳目矣讀書當識大體如臣作朕股肱耳目一  
句是大頭項事關萬世理亂興衰之故觀此一句可

以識君道矣左右有民此作朕之肱宣力四方此作  
朕之股者左右二字須當致思民生於天地之間任  
他自然不得作民父母者要當有以扶助之左右云  
者是扶助其民也傳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  
勿使失性民不失其性此人主之職分也古之君天  
下者惟恐斯民之服有爲不善有失其性者常常左

右輔翼之禮樂教化陶冶薰蒸如以手扶策然故曰  
左右有民惟唐虞三代時爲然秦漢以下皆只以智  
力劫持天下嘗從事於斯民之心如漢文帝蓋庶幾  
焉然亦不過愛養之而已視古人左右之意邈乎其  
甚遠也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卽所  
謂汝翼也此是從事於民心宣力四方卻是經理民  
閒事但知左右有民而不知宣力四方亦不可既有  
以助其爲善又與之竭力理會事二者未可偏廢也  
宣力四方亦匪易事要須直是竭盡心力利有未興  
者與之興害有未除者與之除勤勞不懈罔敢苟安  
是謂宣力後世人臣宣力者絕少只如爲一方守臣  
誰是宣力爲民閒理會事者怠惰偷安苟度歲月幸  
其既滿而去耳閒有稍欲自見者則又指以爲生事  
爲好名而嫉之矣若古所謂宣力眞箇是至纖至悉  
竭力從事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  
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注家謂畫三辰山龍華  
蟲於旌旗宗廟彝尊亦以山龍華蟲爲飾不專故作  
服說故華蟲絕句而作會宗彝又爲一句古之制度

雖爲難考然以理推之亦不可專以作服說舜之意固主於作服但此幾件亦有登於旗者亦有畫於器者總而言之則爲作服後世講師多以作會爲句謂自日月而下爲六章會之於衣自宗彝而下爲六章繡之於裳總爲十二章容有是理然既有宗彝又有藻火粉米黼黻則是七章也其說不通矣觀周以日月星辰登於旗則可以知三辰畫於旗之上觀周有山尊及雞彝鳥彝則可知山及華蟲皆會於彝也藻火粉米黼黻其他處不可用卻只專施之於服絺繡者在夏則會於絺在冬則繡也絺葛之至精者冬裘夏葛天地常理若使夏閒亦服繡豈人情也哉本朝嘗欲服大裘之制竟以不便於暑而議寢是未知古者絺繡之義也旣曰五采復曰五色蓋采者尙未成色及至彰施然後始成色也學者讀書觀臣作朕股肱耳目一句須看他如何說作朕之股肱處又如何說爲耳爲目處能如此看便知其與後世不同且如觀象作服不過一畫工之事今舜必命大臣掌之而所以爲朕之耳目者不過此事是果何意哉只緣此

事視之雖甚緩而其實甚急古人所以取象於此無非將以養人君心術是故或登於旌旗或會於器用或繡於衣服人主終日周旋無非天地萬物之理見日月星辰之高明如此見華蟲之文明如此見藻火之潔而明如此見粉米之能養人如此見黼之能斷如此見黻之兩己相背有別如此終日不離於眉睫之間其心爲何如哉古者盤盂有銘几杖有戒無頃刻失所養觀象作服皆所以養成君德豈徒然乎觀荀子中一段所以養耳也所以養目也此意甚佳但

古之所謂畫不與後世相似古者只取其意不具其形至後世全象其物卻無意義宣和博古圖言古者畫龍鬚鬣皆略具蓋髮髯似龍特取其變化之意豈眞畫龍於上耶藻火粉米黼黻後世卻時見於所織綾羅之閒如粟地卽是粉米鎖子兩己相背卽是黻皆是從古而來也舜謂我觀古人之象爾大臣當爲我明致之察於其中使物物皆合於理所謂明也爾爲我明我見成觀焉使人主自明則失君上之體矣觀象作服是制禮間六律五聲八音是作樂六律黃



鐘太簇姑洗之類也自六律而爲五聲自五聲而爲八音以察天下之治亂也大抵聲音之道與政相通欲察天下之治亂他處猶未見惟樂不可隱蓋爲樂不可以僞爲聲音之發皆因天地之氣不和故其樂亦不和只觀人之言語氣清則其聲清氣濁則其聲濁知一身語言必關乎氣則知朝廷作樂豈不因乎天地閒之氣耶故曰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才是無道之世自有一等淫樂非樂之淫也其氣之不和也且如今鼓吹之類皆是邊塞

梁彙纂卷三

三四四明藏書約園刊本

之樂非先王之正音故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然須是將氣來說方始分明不曰治亂而曰治忽忽卽亂也亂何以生乎此心之忽故也不必言及治亂忽心一生卽亂之萌故敬而不忽謂之治忽而不敬謂之亂治亂之分敬與忽之閒耳聞六律五聲八音旣可以出納五言五言五方之言也五方之民語言不通故以律出納之則五方之言始通而爲一矣蓋惟律爲能一天下之言今五方之言各不同也至於讀書歌曲則無不同只如閩人語言殊不可曉及至歌曲

與他處一般蓋曲中卻有五聲六律八音故也舜謂我欲聞此術大臣當爲我聽之舜所以不自聽者君道之尊不當屑屑於其細也嗚呼後世所謂天子耳目之官者不過能察訪得些少事以此爲開廣人主之聰明耳舜命其臣以耳目之任乃在於觀象作服聞六律五聲八音自後世言此皆至緩而不切者舜乃以爲至急之務古今世變不同在此處也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人臣事君在人主之前與退而在後易得不同往往

朝政之失君臣之闕退而在後皆能言之及至面前但稱聖德而已李絳所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又憚而削其半理勢如此大抵背後說得十分面前只說得五分蓋人主威勢至重雖是敢言之臣易得前後不同今州縣閒以下承上朋友羣治會聚猶有前後不同者況於君臣之閒乎以前後一般者極是難得舜深懼在廷之臣或有面從而己不得聞其闕失故嚴於戒敕可見其求言聽諫之切如此後世人主如漢高祖從諫若轉圜唐太宗尊人使諫美

則美矣如何及得唐虞聖人自今觀之立於高祖太宗之朝者果能無隱於君之前乎以此知前後一心之人直是難得舜之有是言既足以見其求言聽諫之切亦所以正其臣下之心術面前是一等說話退後又一等說話心之不一如此何以事君夫前後相違是欺也既有欺心豈忠臣事君之義乎故曰舜之有是言亦所以正其臣下之心術也觀此數句方是聖君求言之心方是忠臣事君之心欽四鄰四鄰卽股肱耳目之四人也謂之鄰者卽鄰哉臣哉之義也

欽者言當敬也

庶頑讒說不在時候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禹曰兪哉帝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大凡朝廷欲信用君子最不可使讒人閒之讒人在朝雖用君子君子不能自立蓋其以是爲非點白爲黑浸潤之譖日至於人主之前端人正士何以自立

故舜深疾此等人前既曰朕聖讒說殄行此又欲撻之書之終不格者威之蓋此等人不去非所以保護忠臣良士也侯以明之者用射侯之法以明之也大凡射最是人心端的處若內志不正射必莫能中惟君子爲能正其心是以惟君子爲能射故曰仁者如射彼頑讒之人肆爲讒言邪說心之不正甚矣何以能中故舜用是以明別其善惡焉雖然世之武夫悍卒旣無學問旣非君子然則射何以能中此無他只緣此心之良人所固有方其射也此心至正更無偏倚當時之心卽聖人之心也但彼自述不知隨卽放肆是以不保其長存耳所謂明之者不特以侯明別其善惡亦是使他明其心蓋觀其因射侯之後而有所警於中也撻以記之書用識哉皆只要使之不忘所以如此不是徒然欲並生哉故也所謂生卻不特是只活在世上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人之生也直須真箇是始得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所謂厚生卽這生字底人極難得誰不活在世上然生者極少蓋纔爲不善雖生無以異於死謝上蔡說得好

不仁者雖生無以異於死有心心亦鄰於無心雖有  
四體亦不爲吾用矣陷阱前人人必知所畏至於不  
善御冒然爲之彼其果生人耶則豈不見此是不善  
豈不知不善之當改今旣爲之而又不能改是死也  
是無此心也謂之生得乎古之王天下者只是要天  
下之人得其所以生焉永底烝民之生常常欲其生  
也工以納言時而颺之舜聖讒說專於納言致其謹  
向者聖讒說殄行旣以命龍矣今治庶頑讒說又使  
工納而颺之蓋頑讒所以敢肆言無忌彼謂朝廷之

梁齊家塾書鈔 卷三

三十四 明叢書  
一約圖刊本

上未必知耳今卽所納之言颺之於歌使知吾有所  
言是非美惡上之人莫不聞知則頑讒豈不有所畏  
忌而少息乎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格者變格也  
如此而有格心吾將尊而用之猶不格焉則將斥逐  
之也今觀此一段須合臣作股肱耳目而下相貫看  
去蓋翼爲明聽之任旣得人以任其職必當使之竭  
誠輔弼盡言無隱賢人布列盡忠輔上又當不使讒  
人得以閒之股肱耳目徒有其人而面從背毀將何  
補於上四鄰之臣雖皆竭忠萬一有讒邪出於其閒

又豈得全忠賢之道哉故舜於翼爲明聽之後而資以正救切磨之益常忠賢胥會之時而深防讒言亂正之害其措意深其爲慮悉矣雖然抑有可疑者夫所謂庶頑讒說之人非田野間之小民也彼其得以有言於人主之前必朝廷之大臣然今乃曰撻以記之只此一句極是可疑漢明帝箠撻郎官當時識者皆以爲不然豈有九官相遜穆穆布列之朝不免鞭撻其臣下且殿陛之間豈施鞭撻之處乎是誠可疑也嗚呼此可以見舜疾惡之深矣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勸刑不試而民咸服好賢固不可不篤疾惡又不可不深夫天下惟讒說殄行之人最爲可疾詩人之疾讒也至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韓昌黎以爲傷於讒疾而甚之之辭頑讒之人旣如此可疾故雖撻之可也然舜之言雖如此而其所以言又自不同曰欲並生哉曰格則承之庸之舜之意欲其生欲其格也蓋頑讒之人肆言無忌只緣不格使其果格耶則必知頑讒之不可爲而安有不翕然不變者

乎雖然舜之言誠是矣所以疾惡誠深矣然疾之  
深禹尙以爲疑故有兪哉之言曰兪者信其言之然  
也曰哉云者猶有疑辭也舜之於天下治之而服固  
不若化之自從也禹之所言又高一著說禹謂誠使  
帝之盛德光輝發越充塞宇宙雖海隅蒼生罔不被  
焉所謂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  
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至於如此  
則感召賢俊皆願立於朝賢者翕然胥會而帝又於  
是舉之考之以言以觀其善否試之以功以驗其所

言使自別於眾庶然後庸之車服是以舉之也如此  
則誰敢不讓敢不敬應乎蓋讒說之興萌於爭心爭  
心既熾見賢者登庸其心必爭既爭矣故爲讒言以  
間之至於誰敢不讓濟濟相遜則不爭矣既無爭心  
讒言自息讒言不特是爭亦是不敬至於莫不敬應  
其上又安有所謂讒言者哉大抵讒言肆害善治者  
不治其讒說益修厥德勉焉不已使之光被天下則  
感召黎獻翕然胥會讒說之人將不治而自息蓋正  
氣旣盛邪氣卽微太陽當天羣陰自伏自古治小人

者不專在治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矣唐武宗一  
相李德裕而仇士良輩束手退避告老而歸然則小  
人亦何必屑屑然與之爲敵哉況隆古盛際賢士布  
滿而讒說之人無不遜讓無不敬應此乃太陽麗天  
羣陰消伏之時也必如是方是唐虞之時嗚呼不可  
及也已數日奏罔功言不若是將日進於無功也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頌頌罔水  
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  
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  
卽工帝其念哉

丹朱之所以爲丹朱傲之一字盡之傲者傲然自大  
而略無謙遜之意也慢遊之是好所爲之刻虐皆自  
夫傲心實基之也儒者類謂禹以丹朱戒舜舜豈有  
是哉東坡亦嘗言之矣此論要未爲當惟聖罔念作  
狂惟狂克念作聖人心亦何常之有舜雖大聖人稍  
不兢業稍有怠惰過失便形當是之時與丹朱何異  
丹朱雖不肖苟能存兢業之誠去傲慢之惡一念自



省當是之時與舜又何異哉故舜之當以丹朱爲戒不是怪異底事兢業少怠有爲丹朱之理所以自昔聖人雖躬甚盛之德而常恐懼修省勉勉不已誠以至誠本無息稍不黽勉易流於惡大凡看聖人不可過高所謂聖人固誠高矣然所以高者乃實自近始惟其勉勉不已是以日進於高明廣大欲識聖人不必他求勉勉不已兢業常存此卽聖人也亦非謂勉勉不已然後至於聖卽其勉勉之心便是聖人朋淫于家者朋黨相扇同力爲惡也用殄厥世丹朱帝堯

之子本當紹堯位今以不肖而不得繼世以有天下是自絕其世也禹懲創乎此娶于塗山四日而有子雖聞呱呱之泣而荒度土功不暇視焉孟子所謂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且以人情論之誰不私其家誰不愛其子不過其門可也旣過其門安得不一入其門不聞其子之聲可也旣聞呱呱之泣安得不一視之今子之聲雖呱呱在耳而禹之志惟土功是度欲識聖人之心當於此處認取呱呱而泣子弗子此正聖人心也一於爲國而忘其家一於爲公而

忘其私當是之時禹之心更無一毫之雜舜之所謂  
惟精惟一伊尹之所謂德惟一卽此心也旣欲爲公  
又欲爲私是二三其德也才有二三卽非聖人之心  
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  
長此禹所以成功也成功之大根乎其心之至一也  
五服從古而然洪水爲患其間亦有紊亂者故從而  
輔成之每面方二千五百里東西相距爲五千里南  
北相距爲五千里所謂至于五千也古者所治止於  
五服之內蓋聖人不勤遠略力所不能及姑置不治  
吾但治其中國而遠人自莫不慕義向化如此則遠  
近皆歸於治矣州建一師十二州則十二師焉五國  
則建一長故曰咸建五長迪者導迪也迪之使皆有  
成功也夫謂之各迪有功是舉天下諸侯無有一人  
不修職業者無有一人敢少怠慢者此不是易事後  
世天下郡守果能各迪有功乎五服諸侯其爲人也  
多矣而無敢不虔厥職此豈易事想當時諸國之內  
賢才畢集民生宴安國用充足如此而後始可言功  
矣所以致此者只是予弗子一句在我工夫純一如

此所以感化諸侯舉天下亦莫不如此夫至於天下諸侯各迪有功是無一人有違心矣而惟有苗之國恃其險阻傲然不服不修朝貢之儀不奉供王之職蓋有苗亦當時諸侯也然苗不卽工不可以責苗惟帝當念之蓋我之工夫未到所以致得苗如此可不念乎

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皋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

凡爲天下國家安可不識所先務所謂先務孰急於

繫彙彙書

卷三

四國叢書

約圖刊本

君德正心修身日彰厥德此是第一件事禹之事舜所先者惟迪朕德而已觀其陳謨若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帝慎乃在位以至於戒之以無若丹朱傲帝其念哉無非所以迪舜之德也迪云者開導啓迪使人主此心日益開明也以迪朕德爲先可謂識先後之序矣舜疾庶頑讒說之不在時欲撻之威之而禹歷陳治道之本使帝不可不念舜至於此悠然有感於心美其啓迪之功而嘉其識治之序故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所以深有感於禹也皋陶乃祗厥敘

不是祇禹之敘蓋皋陶亦敬此敘先德而後刑也觀其邁種德德乃降非所謂祇厥敘歟獨言皋陶者皋陶掌刑之官耳尙敬此敘則皋陶之用刑非用刑也乃用德也象刑卽所謂象以典刑之象也大凡用刑最難得象彼犯此罪吾以此刑加之輕重大小無毫釐之差刑與其罪類焉夫是之謂象若所犯者輕而刑之重所犯者重而刑之輕不特甚相遠絕少有過差則刑與罪不相類旣不類矣豈所以爲象也哉後世用刑皆不似其所犯之罪非可以言象也皋陶之刑所以能使民協於中只緣其用是刑無一毫之差必若皋陶方可以當得象刑二字迪朕德此以德爲先也方施象刑惟明此以刑爲後也先德而後刑此爲治之敘也

夔曰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閒鳥獸跄跄蕭韶九成鳳凰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

諧

夏擊卽柷敔所以作止樂搏拊以韋爲之實之以楛

球玉磬也詠聲歌也此堂上之樂也下管鼗鼓合止  
祝敔笙鏞以閒此堂下之樂也上下皆用祝敔以合  
止樂在堂上則言夏擊在堂下則言祝敔一也閒者  
閒聲歌也閒寓於笙笙以人聲吹之故用以閒堂上  
之詠歌舜之樂總名爲韶簫細器之備故言簫韶九  
成者九作而樂終成也堂上之樂作而祖考來格虞  
賓在位羣后德讓堂下之樂作而鳥獸踴躍至簫韶  
九成而又鳳凰來儀舜之樂何以能感召如此此不  
可以不思且何以知祖考來格這箇只是人心當其  
作樂之時吾心無一毫遺恨便知祖考亦必來格雖  
目不見其形而心知其來格也便如今人享祀苟吾  
心至誠不散則所祭者分明如在目前所謂祖考來  
格便只是這道理虞賓丹朱也帝堯之子當有天下  
以不肖而殄厥世舜既紹堯不敢臣其子而以賓禮  
待之故謂之虞賓在位者盡禮以事舜也夫天下本  
丹朱之所有今舜賓居此位宜其有忿怒不平之心  
而乃能使之在位此無他只緣樂之至和有以消其  
悖慢忿戾之氣而感其易直子諒之心能使之盡禮

於朝廷之上也大凡樂之感人與言語不同正聲一入乎耳足以動盪人之精神感發人之心術故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今太常樂非皆合於先王之制然聞之者其心猶爲感動況有虞極治之時而作樂者又有如后夔之臣乎古人之樂非後世之樂也古人之樂其制旣不同而其所作之人又不同蓋古者樂皆起於律彼其以黃鍾之黍積而爲清濁高下無一毫之差黍至微也然多一黍少一黍清濁高下便有差處古人於此直是精微自唐以後律旣亡

矣所謂樂皆只是測度倣象爲之豈能有所感召乎古樂之制旣如此精微而作樂之人又皆賢人君子如后夔之徒豈與後世之樂工比哉明而爲人幽而鬼神以至於鳥獸鳳凰之類本只是一氣本只是一理其實相通人自閉絕之耳若是作樂極於至和有感召之理但後世先王之樂旣亡而作樂者又非其人所以不能感召且擊石拊石只是將這石來擊拊如何更能使百獸率舞想夫后夔當其擊拊之時直是各別蓋古人日夜所從事只是此心此心旣無

一毫之病故見於作樂亦無一毫之差其見之於樂皆具此心之精微也今夫鐘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鐘一也然而其聲有不同者其心之不同也以此觀之則知賢者作樂自是各別然舜之時所以能感召又不特樂制不同與作樂之人不同當有虞之時天下極治和氣充塞以至和之氣播之於樂則樂極其和則天地之和自應矣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所以復如此說者蓋八音以石爲君言只擊石拊石亦能使百獸率舞則其所以擊拊者蓋不

同矣此一段與前面舜禹問答初不相關然序於此者何故張無垢謂方施象刑惟明之言舜猶有用刑之意故夔於此論樂此亦未見其爲然安知夔之論樂正在舜禹問答之後然此雖未可知而史臣叙於此者亦有深意蓋爲祖考之幽丹朱之傲以至於鳥獸之微正聲一作猶可感格況於庶頑讒說亦人耳豈有不可化者人主修德於上則頑讒自格於下亦奚必至於用威故序於舜禹問答之後史臣用意深矣讀書至於鳥獸踴踴百獸率舞鳳凰來儀要須潛

心致思此等事在後世未之見唐虞之時所以致此  
蓋在上者既是聖明之君而朝夕左右者又無非聖  
人之徒典樂之臣又有如后夔者亦聖人之徒也以  
聖人之徒而一生精神專用於樂則其樂宜如何僚  
之於丸秋之於弈痾瘼之承蜩彼業一藝之精者猶  
能入神況於后夔一生精神用盡於樂其所感召固  
宜若是今之太常少卿古后夔之職也而今之居是  
職者遠者一二年近者三數月便從而遷之豈得專  
心於此哉

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  
首起哉百工熙哉

庸用也用作此歌也庸之一字有無窮之義夫致治  
之極至於舞百獸儀鳳凰可謂無以加矣常人當是  
時誰不以爲喜而舜於此作歌方且戒謹恐懼凜然  
若危亂迫乎後此豈私憂過計哉天下之理惟至於  
極則必反冬至陰之極也而一陽生夏至陽之極也  
而一陰生當天下極治之時而危亂之機萌焉故曰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治亦生亂亂亦生治從古



而然漢自高皇帝以來匈奴驕橫武帝之征伐而猶不衰至宣帝有渭上之朝亦可謂治之極矣而是歲也王政君實生成帝則王氏篡漢國祚中絕其端已見於此矣聖人知其然故天下愈治則戒謹愈甚救之爲言正也戒謹恐懼之意也夫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聲樂之作以見其治功之成而況鳳凰來儀百獸率舞信可謂極矣今舜方且於此救天之命是豈非聖人之心乎惟時者欲及時也惟幾者致察於幾微也時之一字不可輕看易曰君子進德修業

欲及時也當爲卽爲汲汲然皇皇然惟恐弗及所謂及時也稍或放慢稍有怠惰便失其時孟子謂戴盈之如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此所謂惟時也見善便當遷有過便當改凡事皆然賢者可用便用之不肖者當去便去之小人當恤便恤之養之善政當爲便急爲之故曰惟時言其不可後時也幾者微也凡事皆有這幾微一心之幾則私意妄念萌於方寸之間者是也天下之幾則安危治亂積之有漸非一朝一夕之故是也惟萌芽之生最不可不察既能

汲汲皇皇不失其時又能兢兢業業致察於萬事之  
機所謂救天之命卽此之謂矣乃歌曰股肱喜哉元  
首起哉百工熙哉曰喜曰起曰熙只幾箇字不可不  
子細思索喜悅也爲人主股肱大臣須欣欣然常有  
喜悅歡樂之意然後可若君德未備朝政猶有關失  
大臣之心猶有不足焉方且戚戚然憂懼之不暇而  
又何喜乎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大臣苟怨乎不以則  
其時亦可知矣起者興起也人主尊居九重臨御四  
海要必常振起興作然後天下日進於治苟無興起

之心而有放倒之意不足與有爲矣起之爲言如後  
世所謂厲精爲治者是也厲精爲治固非唐虞時言  
語然亦近之漢唐以來欲治之人主必有此二字漢  
宣帝唐太宗皆言厲精厲精者磨厲其精神也元首  
起哉又不止於磨厲精神而已罔遊於逸罔淫於樂  
無怠無荒此所謂起也酣酒耆音流連荒亡豈所謂  
起也哉熙是熙廣言百工皆修其職業日以開廣熙  
亦有光明之意

皋陶拜手稽首巖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

省乃成欽哉乃廢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  
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隳哉帝拜曰俞  
往欽哉

颺言者常言之也念哉者不忘之謂也唐虞之時多  
說這念字帝念哉念茲在茲至惟帝念功此又說念  
哉皆欲其念念在此無頃刻之忘也此一字有無窮  
之義率作興事慎乃憲憲法度也言凡所興作當謹  
其法度也所謂法度者規矩準繩是也凡事不可出  
於規矩準繩之外出此外則蕩然無度矣由一身而

言則動容周旋中禮一身之法度也由天下而言則  
紀綱修明政治畢具天下之法度也此種法度豈可  
放失憲之一字關涉甚大老莊之學無法度者也孔  
孟之學有法度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所謂  
慎乃憲也做戒無虞罔失法度唐虞君臣所以相儆  
戒無非納之於法度之中曰慎乃憲欽哉甚言其不  
可違此規矩準繩也屢省乃成欽哉省是省覺曰省  
乃成者省其所以成之故至於既成猶不忘省者也  
常常惺惺常常覺察是之謂省曾子吾日三省吾身

屢省云者不特一省再省而已當無時而不省也此是答舜敕天之命乃賡載歌方是賡舜之歌舜先股肱而後元首所以資臣下之助也皋陶先元首而後股肱端本澄源之論也皋陶以爲必元首之明然後魏鄭公願爲良臣以爲龍逢比干此忠臣也皋陶稷契此良臣也惟是良臣方始會喜若是忠臣則君臣之閒不免彼此拂逆犯顏逆耳而又何喜乎庶事康哉者言其康安也庶事皆安穩也故又歌曰元首叢

乃繼之以庶事康哉元首叢脞是勞其耳目形神纖  
悉而經理之也宜若庶事畢舉而乃繼之以萬事曠  
哉夫何若是相反也大抵人主不理會事則萬事無  
一之不治人主一理會事則萬事無一之不曠博觀  
歷代莫不皆然蓋才理會事則爲事所汨第一是不  
知人既不知人事何由治所以人主不可理會事宰  
相且猶不親細務而況人主乎皋陶賡歌只使舜自  
明其心不使舜役役於事務之間也舜聞此言不知  
不覺至於下拜當是時但見忠言嘉謀之可敬可服

初不知我之爲君也彼之爲臣也故以人主之尊而  
拜其臣若使當是時知我是人君不當拜其臣才有  
這知便非聖人之心以君拜臣此等氣象惟唐虞三  
代爲然在後世則無矣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  
於德則太甲嘗拜伊尹矣是亦悔過之切不知不覺  
下拜也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  
則成王亦嘗拜周公矣往欽哉者言其自此以往不  
可不敬也二典三謨學者所宜究心也其中靡所不  
具欲觀聖人之處心則於此見之矣欲觀聖人之處

事則於此見之矣欲觀君道亦在其中欲觀臣道亦在其中以至於爲天下國家之法粲然可考但將後世所以不如古者與之並觀觀古今之異在於何處則可以知唐虞之所以爲唐虞者句句可以爲萬世之法事事可爲萬世法此之謂二典三謨也

絜齋家塾書鈔卷四

宋鄞袁燮和叔撰

夏書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別九州者別其疆界也不特洪水既治始分別道九州方水患未平亦必先辨其每州之界分然後方可施功至於水患已平其分域愈更明甚故謂之別凡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閒必有川焉高者爲山卑者爲川理蓋然也兩山之閒固亦有平地者然其中必定有水禹則隨其山之勢而濬其川使益深焉故曰隨山濬川因其土地之所宜制爲貢賦之法無者不使有有者不使無故曰任土作貢賦也觀隨字與任字聖人作事豈容有一毫私意哉孟子曰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曰隨曰任因其自然而不爲私焉豈非行其所無事歟讀禹貢篇須思向也鯀何故不能治水今也禹何故乃能成功洪範曰鯀墮洪水而殛死鯀之病處只在墮塞彼但知爲之隄防以止遏水而不知順水之性只如隨山濬川一句鯀當時定不曉

此理殊不知下流不濬水之上流無所奔赴安得不  
泛濫乎欲讀禹貢可將六經語孟諸子中說禹治水  
處寫出來看則其規模區畫所以能成功者皆可得  
而考矣此書雖略可見然但只記其成功而所以成  
功之因或不盡見焉今人徒見洪水平治不知他當  
時是經多少艱難受多少辛苦櫛風沐雨手胼足胝  
備嘗天下之艱苦矣觀其過門而不入啓泣而弗子  
禹之心更無一毫之雜宜其能成功也欲觀大禹所  
以能治水當識大禹之心且如隨山濬川與夫隨山  
刊木奠高山大川道理顯然初無難見者然人心不  
明則道理雖在目前而不能見禹之此心至精至一  
無一毫私意小智撓乎其間蓋天下之至明者也惟  
其心至明所以能行所無事鯀方命圯族則與行其  
所無事者不同矣方命者逆命也逆命者逆天理也  
天理如此鯀逆而行之用一己之私智違天下之常  
理禹行其所無事而鯀逆天理而行茲禹所以卒能  
治水而鯀所以績用弗成也濬川所謂水由地中行  
也洪水泛濫皆在地面上行至於濬川則水方由地



中行也嘗謂洪水之患亦未必皆是災異蓋天地開闢之初固無非是水所以五行一曰水今果木之仁初亦水也凡天下萬物其初無非是水則知天地開闢之始亦滿天下只是水自堯舜以前則未暇治而又未有能治之人至神禹一出所以方纔治水也

### 禹貢

孔子序書斷自唐虞則貢賦之法在唐虞時亦必有之矣然獨至禹而以貢名篇者其法至此始大備焉故也書之所載大略如此蓋一件大事至此一代而

大備然後成書正如堯時非無巡守而見之於舜典者亦以至舜而始大備也方洪水未平雖有貢賦而法猶未備洪水既治咸則三壤成賦中邦貢法於是乎一定而不易矣此其所以名之曰禹貢

###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敷土注家謂敷爲分布蓋分布其治水之法也禹之治水未嘗執一律洪水之患亦非一律之所能治故禹分布九州之法如雍州當如何治梁州當如何治有當疏濬者有當隄防者有當因其故者有當鑿而

開之者各自不同烏可以執一律只以兩端言之治水之道必當先治其下流蓋下流苟壅塞則上流傾注無以受之其勢必至泛濫如冀兗之地最下流之處所以禹先於此而施工此以下流爲先者也然水必有發源發源之不治而何暇及其末則又有當先於上流者是固不可以一律而治之也想禹當時必不是每州次序而往如施工於冀州一面自在他州下手故謂之數數之一字可見禹之規模妙處隨山刊木者蓋洪水橫流草木暢茂道路不通不特水不可治而民間亦自大不便禹從而刊除之然後道塗始無壅塞鯀當時治水如此等事皆不會理會至禹而始刊則知鯀之未嘗刊也草木障塞其道路則水如之何而可治天下土地固多有爲草木所障塞者只如天台雁蕩原初路皆不通自眞宗欲建王清昭應宮斬數百年之大木而爲之是時斬盡天台雁蕩之木然後始得而爲通衢冀高山大川者先定其高山大川表而出之也冀高山則九州疆界可得而辨矣冀大川則小水支派有所從入矣不定其高且大

者而屑屑於其小焉豈不倍費力也哉莫高山大川此所謂得其要也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此三句是禹治水之規模如此

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底績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恆衛既從大陸既作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

餘州皆言封疆而此獨言冀州者冀州帝堯所都天子以四海爲家王者無外舉天下皆在吾封域之內而安可自限其疆界哉既載壺口此禹治水第一義

梁岐二山本在雍州而與壺口相接三山連而爲一片河自積石傾注而下其力甚壯而爲三山所隔故水壅而怒橫流放肆莫之可遏當時之患惟河爲甚禹於是於壺口之西鑿龍門焉三山始分河行於中而壺口之水患平矣壺口既治梁山亦治而餘功又及於岐是禹一鑿龍門而旁近之水無不治者非禹見之至明安能如此只做此一著便是天下之水都治了曰既載壺口言其第一所先理會者此一事也大抵世間舉事只要識先後著太原謂之修者蘇亦

曾於此有功也壺口既治乃及太原修鯀之功焉鯀不可謂之不忠僉曰於鯀哉眾人翕然舉其可用則在當時亦是一箇人才其治水也非不盡忠竭力但見理不明不能順水之道所以終於無功只如此州之水鯀但知從事於太原而不知龍門未鑿河壅而怒太原可得而治乎故禹先自壺口壺口梁岐既治則太原亦治而至於岳陽覃懷二地名也漳水橫流入河故謂之衡漳水患既平則土壤之色始見故曰厥土惟白瓌厥賦惟上上錯錯者賦第一雜出於第

二也賦如此高者帝都在焉道理最近凡事取給所以獨重然雖如是亦豈果不均也哉蓋其中自有相補處仍不失其爲均平之道只如周禮惟王畿之內凡事最重而亦凡事優恤以其優恤補其重者則與他處等耳田賦之後猶有所謂治水土者此蓋其易者故序之於後作書之法先後次第視其難易既載壺口此其第一難者故先言之太原岳陽覃懷衡漳此其次者故後言之至於恆衛大陸此又其次者故敘於田賦之後禹貢每州必記入帝都之道天子爲

四海九州之主受天下之朝貢不容有一州之路不通於王畿也

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澨沮會同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于濟潔達于河

兗州之境東南據濟西北距河是在河濟之間也此州居河之下流其害最甚故禹治之以道九河爲首分而爲九所以多其流派而殺其勢也此亦未必皆

是人力所爲因其地之卑下處從而道之其閒有當開鑿者固亦不免但不皆是人力耳西漢之世所以有河患只緣無此九河蓋自齊桓之伯急一時之富強塞其八而併爲一是以至漢大爲民患東坡蘇氏引緯書所謂移河爲界在齊呂填關八流以自廣是也當時固未必一一去塞但有填壅處從而因之不爲之疏通耳本朝都汴正在黃河之中爲害尤甚日夜理會無非是河自既失中原不理會河而河患遂息雖無九河而卻有九河之實無他任其衝突而不

與之爭故耳觀今日不與水爭而河患遂息則知禹之分爲九道固所以多其流派而殺其勢也此州之水惟河爲甚九河旣道則餘不足治矣水之所蓄聚處謂之澤然澤不專是水其閒亦有洲島之類觀楚子田於雲夢雲夢澤也使其皆水則何以田獵於其上耶方洪水未平奔放衝溢雷夏二水何以歸於澤自九河旣導雷夏始爲澤而灘沮二水亦皆會同於雷夏焉蓋先其大者則其餘皆從也是降宅土蓋向也欲避水患故處於高今也水患旣平則土可居

矣此所以降高而宅土也其土黑色而墳起故曰黑墳厥田惟中下厥賦貞先儒以爲州第九賦正與九相當故謂之貞此說亦不爲無理但禹之治此州特其結果得遲最後於他州耳所謂作十有三載乃同是也然安知定其州爲第九况兗州逼近帝都豈有下下之賦則先儒所言亦未能無疑以理觀之所謂正者正與田相當耳田中下賦亦中下焉是以謂之正考其文意當是如此但未敢以此爲斷先儒所以必如此說亦不爲無據蓋此州居河之下流方九河

未道舉兗州皆巨浸也其賦自然是極低而作十有三載乃同成功之遲最在諸州之後又禹定賦爲九等雍州之賦旣中下矣兗州若又中下則烏在其爲九等乎謂之州第九賦正與九相當豈得爲無理然正之一字其意卻非謂與州相當蓋他州田賦皆參差不齊此州適當故曰貞耳若以爲兩州無同中下之理則以九州言之雖謂之九等可也兩州適相當禹又安得而違之但先儒恐有源流只用其說亦可作十有三載乃同同者同於諸州也禹八年於外

其名實無所補禹於兗州之水不謂他州皆畢亦且告成直待其十分平治實同於他州然後遂已此豈不足以見聖人之心乎其閒難易不等固亦有一二年而治者亦有七八年而治者惟兗州則直須十有三年聖人作事與後世信不同矣厥貢漆絲厥篚織文冀州獨不言貢而他州皆有貢焉蓋冀州賦上上錯其賦高矣賦高而無貢所以相補也織文錦繡非必如今之蜀錦古者商不通難得之貨所謂蜀錦安得入中國乎食夫稻衣夫錦若如蜀錦又豈常衣之物大抵纔織成花者皆謂之錦如綾羅之屬皆錦也禹之制貢無非是欲用之物觀此便當看聖人所以取於民者何如物之輕精者入於篚篚者篚篚也浮於濟漯達於河此充入於帝都之道

海岱惟青州岬夷旣略灘淄其道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檠絲浮于汶達于濟

東北據海西南距岱青州之境也岬夷在東方堯典所謂宅嵎夷者是也古者九州之內皆有戎夷東方



曰夷西方曰戎嶋夷蓋夷之在中國者略不是簡略  
蓋封略也左傳自有封略二字不純以中國之道治  
之而爲之封畛故曰啓以周政疆以戎索索法也以  
夷狄之法治之方洪水爲患封略皆不存至此始爲  
之故曰旣略觀此州之水不過嶋夷旣略濰淄其道  
與夫萊夷作牧用功若甚省然海濱廣斥一句占田  
地甚大廣闊也斥開也當洪水泛濫海之濱皆爲巨  
浸其地甚狹今禹治水能使海濱之地益以開廣此  
豈易事而禹何以能之這箇其中煞有事禹於此煞  
有工夫學者但見所謂海邊廣斥爾而不知所以廣  
斥者此豈易言哉是故欲讀禹貢不可只求之禹貢  
之內須求之禹貢之外可也彼一州之地不勝其闊  
其閒之水何限書之所記但舉其至大者爾若禹當  
時之所治豈止於此則觀之者豈可止此哉青州產  
鹽故以爲貢絺細布也海錯凡海之所產雜然不一  
者岱畎者岱山畎也所謂怪石必不是供耳目之玩  
好亦只是可用者注家謂之石似玉者旣是似玉自  
然可用蓋其質似玉不與尋常之石相似所以謂之

怪石若謂如後世所謂奇怪可喜之石則禹制貢豈使耳目玩好之物至於人主之前而勞遠方之民供耳目之好又豈聖人之心乎萊夷作牧蓋水患旣平萊夷之地可以放牧也謂之萊夷必是多草萊之地故可於此而牧馬牛之屬縻絲中琴瑟之用者翼不言貢矣所貢者不過漆絲織文惟此州旣有鹽絺又有絲枲鉛松怪石又有縻絲視諸州獨多蓋無者不使之有寡者不強之多而多者亦不節之使少各隨其土地之所宜此所謂任土作貢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旣緒東原底平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纁縞浮于淮泗達于河

東至於海北至於岱南及於淮徐州之境也淮沂二水蒙羽二山此州之水惟淮沂爲患故二水旣治則二山皆可種藝也禹貢記禹之治水有一句一事者有相因而言者如此四句皆是相因而言不必用力於蒙羽淮沂乂則蒙羽藝矣不必用力於東原大野

既豬則東原平矣蓋得其要也禹之治水行其所無  
事所謂無事亦是省力之意厥貢惟土五色蓋古者  
封諸侯各以其方色土與之注家所謂與之使立社  
此從古而然奉天子之命以立社非諸侯之所得私  
也此州之土五色皆備故以爲貢不使諸州各貢其  
色之土而惟徐州貢土五色此聖人簡便之法蓋諸  
州皆貢則勞民爲甚此州之土既備五色則獨使之  
貢焉一州之民雖少勞而諸州之民皆不病聖人重  
於勞民之意蓋可見矣羽畎夏翟翟雉也羽山之谷

有翟其羽可以爲旌旄亦可以爲樂器亦可以爲車  
之飾故曰右手秉翟而古者亦有翟車嶧陽孤桐蓋  
挺然孤獨可以中琴瑟之用也泗濱泗水之濱浮磬  
周禮所謂其聲清揚而遠聞於磬宜今之靈璧石是  
也螾珠蚌珠也此州之貢既有五色之土其他又無  
非禮樂之器蓋天地溫厚之氣盛於東南和氣所鍾  
故其所產如此厥篚玄纁縞謂黑繒白繒皆細密也  
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烏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

下厥賦下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  
惟木鳥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沿于江海達  
于淮泗

北據淮南距海揚州之境也彭蠡澤名今之鄱陽湖  
是也大凡澤與川不同流者爲川滯者爲澤地之有  
坎闕處水流入而積焉是以爲澤疇冢導漾東流爲  
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於大別南入於江東  
匯澤爲彭蠡則彭蠡之水正漢水也此州之水亦以  
彭蠡爲害最甚故獨先焉陽鳥鴻雁之屬其性畏寒

北方陰寒故秋而南來春而北歸以其所慕者陽也  
故曰陽鳥或者以爲山名援烏鼠同穴爲證以爲此  
山始可居其說雖有理然先儒相傳謂之鴻雁之屬  
必有所據況禹貢所記鳥獸草木無不具焉則謂之  
鴻雁可也三江之說不勝其多薛常州以松江廬江  
固江爲三江東坡之說則又不同以理觀之當是大  
江浙江松江斷無可疑者蘇氏謂方水之未平也東  
南皆海豈復有吳越哉其說似有理然實不然何以  
言之蓋震澤今之太湖是也若謂不復有吳越又安

得有太湖松江與太湖實相連則知其爲松江也明矣若薛氏之意蓋謂廬江固江在松江之側去震澤爲近然自錢塘至松江不過百餘里初不爲遠且大江正在揚州之界今之通泰古揚州界也正臨大江鎮江江陰亦揚州之域以此知三江乃大江松江浙江斷無可疑此三江蓋其大者舍而不言而獨有取於廬江固江理必不然三江旣入於海則震澤自然底定矣三江之中有一未入震澤亦無由可定故必待三江皆入於海然後震澤始定焉禹之治水大抵先於東南而後及於西北惟冀州帝都所在故獨先焉其實始有事者兗州也蓋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東南之地最爲卑下下流不先治則上流傾注下流以受之惟先濬其下然後上流始有所容矣況兗州河患其害尤甚曰作十有三載乃同可見所以獨先有事於此禹之能治水只緣其規模先定觀敷土之言足以見其規模孰爲先孰爲後孰爲緩孰爲急規模先定於胷中故見之施爲皆其規模之素定者先有事於東南而後有事於西北此蓋禹之規模也所

以充青徐揚既治始及於荊豫梁雍焉不特治水如此凡爲天下國家莫不皆然其先者爲何事其次者爲何事又其次者爲何事其最後者爲何事皆先有一定之畫此所謂規模也規模不立其能有爲於天下耶故禹治水所謂能成萬世永賴之功由其有此規模而已此州下下之田甚不美矣蓋亦以下流所在故也田既不美故賦亦只上下上錯然在今日其田極高大略如此是禹當時之所定其後水日益深田日益高所以至今日而揚州之田最爲上等便是貢賦亦只是當時之所定後來未必不變東萊呂氏曰禹正當水患初平之時人工未盡修地力未盡闢制爲貢賦之定法雖人眾地闢賦不加多其言信美矣然亦恐未必皆如此若使後來人眾地闢所出者既多從而少增之亦奚不可然禹當時所定大抵皆輕田下下而賦下上上錯蓋厥土塗泥則其土宜稻故田雖低而賦自稍勝讀禹貢一篇當看先王所以取於民者無非是有用之物禹當時立法之初直是子細於其中比較契勘毫釐必計固有所謂上上錯

者有所謂下上上錯者有所謂下中三錯者不特一錯而至於三錯焉可見其立法之精用心之仁夫是之謂任土作貢任土作貢此一句惟唐虞三代爲然後世取於民其不任土者多矣厥包橘柚錫貢之意尤足以見聖人之心蓋必是有用之物所不可闕者然後使之常貢若是不常用者必待錫命然後始貢焉如橘柚如磬錯如大龜皆必待錫命誠以不常用而使之常貢焉是重困吾赤子也聖人其忍爲之乎以此見聖人不會有一毫妄取於民如厥貢惟土五

色與夫所謂錫貢此處皆足以深見聖人之心禹貢一篇有三事焉賦一也貢一也篚一也其所以取於天下者不過此三等賦亦有二焉田賦一也兵賦二也古者什一之法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以其十分之一歸於公上此田賦也兵賦亦在其中如所謂甸出長轂一乘此兵賦也古者因井田而起軍賦孔子謂仲由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則是兵亦謂之賦也名之曰賦者蓋自上而敷取於下也賦之外則又有貢皆因其土地之所產而取焉至於物之輕精

者則又承之以箱篚先王取民之大略不過是三者  
矣然皆是自下而貢上所以總名之曰禹貢孟子曰  
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禹之法蓋貢法也孟子  
所以分別貢與助善不善者蓋貢助固均爲什一之  
法然貢法但立爲定制樂歲粒米狼戾所取者不加  
多凶年糞其田而不足所取者亦不加少則在凶年  
民不易輸若是助法豐年加焉凶年減焉有餘不足  
相補是以民不告病要之三代聖人之法皆什一而  
已故曰其實皆什一也禹貢獨三州言草木而餘州

皆不言蓋東南之地卑溼自多草木西北之地草木  
自少故舉其至盛者言之豈餘州皆無草木耶便如  
所謂厥土白壤之類豈此一州之土純是此一色亦  
舉其勝者言之耳今數十里之外土色便不同安有  
一州如此其闊而土止一色耶如厥田中下之類亦  
是舉其勝者今所謂下下之田其中自有上上者亦  
未可知但比較起來大略是下下爾學者須當自放  
活看不可執其所言者遂以爲定讀書要知活法蓋  
謂此也厥篚織貝貝水蟲也以眾卉織而成文若貝



然詩所謂貝錦是也

荆及衡陽惟荆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旣道  
雲土夢作父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  
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柁榦栝栢礪砥磬丹惟箇簞楛三  
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北據荆山南及衡山之陽荆州之境也江從岷山出  
漢本是漾水到荆州方爲漢水與江水並行流入於  
海左氏言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項羽遷沛

公於蜀立爲漢王則漾至荆爲漢明矣朝宗於海猶  
春朝夏宗之意前曰澠沮會同此曰朝宗於海曰會  
同曰朝宗皆寓人事於其閒言江漢之入於海猶諸  
侯之朝覲天子也朝宗二字亦有深意蓋荆楚有崑  
山之阻其俗剽輕所謂國有道則後服國無道則先  
叛諸侯國於其中者亦得有不敬順之心故聖人於  
此示戒焉若曰水猶能宗海事天子者當如何九江  
之說至爲多端今亦難考但禹至此始分而爲九爾  
兗州之九河荆州之九江此禹治水妙處河自龍門

直衝於堯江自岷山直至於荆其勢甚猛其力甚壯  
於此當如之何故只得多其流派以殺其勢此非禹  
不能見此理天下之水自海之外惟江河爲患最甚  
江河旣治則其餘不足治矣所謂九河九江雖是水  
之所衝自成坎闕然亦是人事參乎其間不特此一  
端大抵禹之治水旣因其自然亦參以人事蓋天下  
之土地高者爲陵平者爲地其次則水之所居有許  
多水便有許多地位容之但方洪水爲患泛濫皆不  
歸其故道禹之治水豈能自以私意爲之大概因其

自然導之使歸其故爾雖因其自然要亦人事與有  
力焉所以能復其故還須是人力爲之故謂之治水  
治者人事參於其間也參以人事亦只是順其自然  
所謂水由地中行是也殷訓中亦訓正方洪水泛濫  
水不得其正甚矣故至此而始得其正也九江孔殷  
則沱潛自然順道水出自漢爲潛岷山導江東別爲  
沱沱旣江之別流則潛爲出於漢也明矣江漢旣入  
於海況自江而出者乎此所以沱潛旣道也雲夢二  
澤名春秋有楚子田於江南之夢與入雲中之言則

雲夢之別如此曰雲土夢作又以土字閒於中者猶厥篚玄纁縞以纁字閒於中此作文之法也其實雲夢之士皆可作又說者謂雲低但見其土夢高故可作又雖若有理然未必然尙書古本是雲夢土作又本朝得石經作雲土夢作又故改正之爾揚荆之士皆塗泥而荆州之田高一等賦又第三蓋揚州地卑而荆州則稍高矣其後水日益深地日益高田益加美然在當時賦亦已甚高厥土惟塗泥則宜其賦之高也惟箇籛楛三邦底貢厥名箇籛美竹楛中矢餘

說者以謂此非常用之物不使之常貢但自條列其名而貢之欲用則從而取之爾此說雖若可信然亦未必然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武備者國之所不可一日闕也使其果中矢韜聖人宜愈以爲急而豈反以爲緩耶孔氏謂其名天下稱善只從此說意義卻深天下之物固有處處有之而獨一處其名著者此必視他處又加美矣故聖人因其名之著者取之箇籛楛三物雖荆州所出然獨其中三邦名著於天下此所以惟三邦貢焉

荆河惟豫州伊洛瀟澗既入于河滌波既豬導荷澤被孟豬厥土惟壤下土墳墟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

西南至荆山北距河水豫州之境也導荷澤被孟豬荷澤孟豬二澤也荷澤之水不能盡容而孟豬之澤尙有可容之地故導荷澤之餘波而覆被於孟豬焉此禹治水妙處不謂二水之不可相雜而分其餘於他焉可見其達權知變如此禹所以能治水正緣其不執一變化而無窮今人但知禹行其所無事爾不

聖賢家語

卷四

三四明徵書

約圖刊本

知所謂行其所無事豈任其自然之謂乎其閒固亦有人力爲之者特同歸於行其所無事爾蓋靜觀義理之當然循理而行未嘗容一毫之私此便是行其所無事江河之分而爲九荷之被於孟豬以至於龍門之鑿皆行其所無事也何則理所當分理所當被理所當鑿順行此理而不爲私焉非無事而何故夫舜之無爲而治禹之行其所無事非曰無所設施一委諸自然也循此理之正未嘗作爲焉未嘗生事焉是所謂無爲而治所謂行其所無事云爾厥土惟壤下

土墳墟土壤則其土美矣而下土又墳墟焉墳起也  
墟疏也土疏則宜種植此所以田既中上而賦又益  
高也孔子序書將任土二字斷禹之制蓋此二字惟  
禹足以當之厥篚織纘續錦也有蠶桑則有錦處處  
皆有而所貢者獨豫之一州厥篚織貝亦何處無之  
而有貢者獨揚之一州大略每州所貢之物皆是處  
處有者然只使一州貢之而餘州皆不貢焉蓋必是  
其土地之所產富盛不可勝用然後使之貢焉苟非  
其土地之所出或雖其所出而得之也艱便不使之

貢夫是之謂任土豈有一毫強民之意哉若如後世  
不論土地之宜與否處處盡要許多物是處要錦是  
處要絹是處要金何嘗問此州有耶無耶嗚呼生於  
三代之前者何其幸生於三代之後者何其不幸耶  
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旣藝沱潛旣道蔡蒙旅平和夷  
底績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厥貢璆鐵  
銀鏤柝磬熊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  
河入于涓亂于河

東據華山之陽西距黑水梁州之境也岷山導江東

別爲沱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岷嶓二山蓋江漢之發源也既藝者可以種藝也他州皆先川澤而此州獨先二山正以水之發源在此治水當先其源猶治病當先其根本也言岷嶓既藝則江漢之治暗在其中水自江出爲沱白漢出爲潛江漢既治況從江漢而出者乎宜乎沱潛之皆順其道也蔡蒙二山也旅者祭山之名旅平者言水患既平而旅其平也夫九州皆有山今惟岷嶓皆藝而蔡蒙荆岐言旅他州皆不言何哉曰此禹作貢之法也水患既平九州之山皆可種植皆可旅祭但餘州地形低處未是十分可藝惟蒙羽岷嶓信可以藝矣此所以二山獨言藝至於蔡蒙荆岐地形最高之處比餘州又分外治所以二山獨言旅自蒙羽岷嶓之外未可以言藝自蔡蒙荆岐之外未可以言旅皆有淺深作書之法如此其實九州之山無有不旅者和夷底績言和夷之地皆可以耕作皆可以種藝是以謂之底績西傾因桓是來浮於潛逾於沔入於渭亂於河梁州通帝都之道自西傾山因桓水而來浮於潛潛不通渭故自潛舍舟

陸行至河自河入渭凡舍舟而陸行皆曰逾逾於洛是也橫流而濟曰亂大略禹之治水既因其自然又參以人事且天下之水豈能皆通行而無礙其間必有隔斷者四旁可迂迴而行因導之於四旁若迂迴而不可行而其隔絕不遠者亦只得鑿而通之揆之以理當是如此此所謂人事也但其隔絕太遠者始不強通爾所以有舍舟陸行之處

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攸同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烏鼠原隰底績至于雍

聖賢家塾書鈔

卷四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野三危既宅三苗丕敘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卽敘

西距黑水東據河雍州之境也禹之治水皆先其大以及其小此州之弱水本非極大而獨先焉者不能載物爲害不小法當先此也養身者必務去疾病爲國者必務去小人既爲民害治之豈可少緩耶水本東流今不順其性決之使西蓋不使之在中國也合黎流沙則人迹少到若只順水之性任其東注豈能

除天下之害乎觀既西二字想禹當時必作一道理  
逆其流而決之此便是行其所無事蓋理之所當然  
也涇渭二水最大涇濁渭清並流而不相雜屬迷也  
汭水之北也涇水入於渭水涇渭既治則漆沮既從  
者從於渭也灃水攸同者同於渭也禹之治水大略  
皆先其大而小者自從所謂九河既道雷夏既澤澶  
沮會同是也雍州之水涇渭爲大先弱水者所以先  
除其害也荆岐言既旅則終南惇吻烏鼠皆可旅矣  
原隰言底績則豬野亦底績矣舉其上則下者從可

知也三危既宅皆可居也舜竄三苗於三危洪水既  
治聖人與之區處使皆有次序而不亂故曰三苗不  
敘厥田惟上上田甚高矣而厥賦止於中下何哉蓋  
此州地形最高而又厥土黃壤得土之正色所以田  
高於賦然亦以其地形之高不宜種植所以賦低於  
田大抵東南之地賦多勝其田西北之地田雖高而  
賦不逮所以揚州之田下下而賦下上上錯荊州之  
田下中而賦上下蓋厥土塗泥則其土宜稻賦亦自  
然是高至雍州田如此之高賦亦如此之低蓋北方



土重水迅性不宜稻則其所出自然是薄至今北邊  
物土所宜不如東南所以謂天下大計仰於東南又  
以爲財賦之淵今東南可以立國正以其財貨之所  
出也崑崙析支渠搜三國皆貢織皮西戎卽敘卽三  
苗不敘之意也古者有九州之戎皆險阻所在其地  
不可井其民不可爲比閭族黨便以戎索治之卻非  
如後世異國方謂之戎狄也今讀禹貢觀嶠夷旣略  
西戎卽敘之言則知非特邇民治雖戎夷亦無不治  
焉觀厥草惟天厥木惟喬與夫陽鳥攸居之言則知  
非特人民治雖草木鳥獸亦無不被其澤焉此所以  
爲莫大之功也禹貢九州所記大略是互相發明九  
州皆有草木而獨三州言之九州皆可刊旅而獨兩  
州言之如此一類皆舉其一以見其餘也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  
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恆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傾朱圉  
烏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導嶓冢至于  
荆山內方至于大別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  
敷淺原

此是記禹貢之導山逾於河有二說無垢張氏謂山勢之逾東萊呂氏謂導山則導水亦在其中先此見禹之識通變處夫不以大者爲先而先其爲民害者此其達權知變不拘於一豈可以淺智窺之哉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此是記禹之導川天下之水自海之外孰有大於江河者乎導川當以江河爲首然而先弱水與黑水者弱水不能載物黑水善於污物爲害不小故先之也

聖賢家塾書錄

卷四

五十四明叢書

約略川水

黑水之害尤大是以又導黑水以入於海也其閒有當開鑿處人力亦參乎其閒然大略是因地勢須知其是因地勢則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者可識矣大凡水性不可與之爭後世治水者但知爲之隄防而不知隄防一決則必泛濫漢時河決瓠子泛郡十六此隄防之害也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砥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澤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象袁氏此條解永樂大典原闕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岷山導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導沅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壚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漢水卽漾水也旣曰漾又曰漢又爲滄浪東匯澤又

爲彭蠡本只是一道水因其所至之處而爲之名爾如沅水又爲濟又爲滎亦是如此導淮自桐柏淮水發源於桐栢山故也導渭自鳥鼠同穴亦渭水發源於二山故也學者讀書不可無所疑所謂疑者非只一二句上疑也要當疑其大處如觀禹貢敘九州旣畢矣何故敘導山於其後旣敘導山矣何故又序導水於其後若幾於贅者能如此疑所疑大矣如此讀書方始開闢大抵禹貢有三九州旣當逐州理會導川又當總去理會旣理會導川又當理會導山只逐

州理會而不總理會導川不可也只理會導川而不  
逐州理會亦不可也既逐州理會又總理會導川而  
不導山亦不得孔子敘書取其隨山二字其意甚深  
使高山不定不識天下之大勢何以能治水何以成  
萬世永賴之功鯀非不用力治於水然績用弗成者  
只緣這般處不曉故也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

此是說成功之後曰九州攸同同歸於治也兗州作  
十有三載乃同至十三年九州皆治矣故謂之攸同

聚書彙纂書鈔

卷四

三十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四隩既宅地之深處謂之隩言雖深處水患既平皆  
可以居也前面亦閒有言宅者如三危既宅之類至  
此則不惟高處可宅四方之內深隩之處皆可宅矣  
九山刊旅言刊除草木設置壇場以旅祭也前面亦  
閒有言旅者如蔡蒙旅平荆岐既旅之類至是則不  
惟此二州之山可旅九州之山皆刊旅矣疏通其水  
之所自出謂之滌源水各自有發源處凡導川之所  
自所謂嶧冢導滌岷山導江皆其大者爾天下之水  
何止此數件故每一導水各有源如冀州覃懷衡漳

二水自有發源處謂之九川滌源則不惟其大者疏通九州之川其源無有不滌者水之陂障謂之陂彭蠡既豬大野既豬如此之類皆澤也然未必九州皆然至於九澤既陂則九州之澤無有不爲陂者此蓋記其成功之後天下之水皆歸於治也

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錫土姓

方洪水爲患道塗壅而不通往來亦甚不便至此水既治矣是以四方諸侯皆會同於京師水火金木土

穀亦皆不修水既治則六府甚修也庶土交正者以九州之土交相比並而定其高下之等底慎財賦言其謹也說財賦而下一慎字蓋形容聖人取民其不敢忽如此彼其斟酌損益秤量比較更無毫釐之差故曰底慎底慎二字其中有無窮之義作書者不可得而詳故但下此二字使後人自思而得之後世爲天下者惟欲財賦沛然國用充足惟恐其取於民者不厚也而何嘗致謹觀底慎二字見得先王所以取於民者與後世大不同欲識聖人之心於此處觀之

極可見惟其底慎所以能任土也三壤上中下三等則其三壤以成賦於中國焉古者賦只及中國揚子曰五政所加七賦所養中於天地者爲中國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四夷之國所謂貢獻方物固亦有之但貢非常賦賦則每歲之定數也錫土姓者所謂天子建德因生以錫姓古之有姓者甚少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有四人惟有德者然後錫之以土因其所出而賜之姓焉使之負然自別於眾此亦古人旌別之法也

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祇台德先敬己德以先之也不距朕行天下無有違我之行者也禹之治水豈一手一足之力亦是眾人相補助而成人之所以協力輔助無有違我之行者由我敬己德以先之也祇台德先此一句是禹貢一篇之根本其所以能成功者皆根本於德自古聖人立大功業於天下未有不本於德者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本於心術之精微見於躬行踐履如此而後立天下之大功皆本原之所發也後世人主縱有些小

功業者皆不自本原上發出唐太宗一時治績赫然非無功也然未必皆出於德齊桓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功非不美然孔門五尺童子皆羞稱之何哉正以其自外爲之而非由根本以生也禹貢一篇止是許多事迹至其根本卻在此一句且禹當時治水必賴眾人輔助之力苟惟德之不修己之未治則何以使人只如底慎財賦非有德者何以能之故禹所以能治水所以能定賦所以能使眾人盡心竭力皆根源於是德何謂德禮記有之德者得也禮樂皆得謂之

有德又曰德也者得於身者也孟子曰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德字便是得字且仁義禮智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所謂有德若喪而不存猶無德也我未曾得於身也有德之人則其此心至明無有一毫之私且禹治水千變萬化不可端倪未嘗執一律無德何以能之惟其盛德充塞心地清明是以變化無方當鑿則鑿當導則導當先則先當後則後順天理之自然行其所無事而無一毫私意加乎其間非有本者能如是乎嗚呼學者但見禹貢所記不過其事

迹爾孰知夫大本大原乃在於此有此一句所以有  
禹貢一篇故曰此一句乃禹貢一篇之根本也讀二  
帝三王之書莫不皆然皋陶謨一篇所言者知人安  
民二事然兢兢業業則知人安民之本也未有捨其  
本而能成其事者禹貢一篇禹所自作故稱祇台德  
先不距朕行曰台曰朕皆自謂也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  
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爲天子治田謂之甸曰賦者蓋此卽常賦也甸服之

賦輸於中都其他則各就侯國而納焉蓋百里地近  
禾藁皆入故謂之納總二百里則輸其禾穗故謂之  
納銍銍者刈禾之器言銍則見其禾穗皆納也秸者  
藁也有穀曰粟無穀曰米皆較其遠近而爲之制也  
雖然三百里爲近四百里五百里爲遠近者納粟米  
遠者納藁秸正其宜也今而易之毋乃倒置乎曰此  
所以爲聖人之稱物平施也蓋粟米雖貴而搬運省  
力藁秸雖賤而搬運甚勞旣是搬運甚勞則安可責  
之在遠者故先王於此權其輕重而使三百里納秸



服雖若倒置乃所以爲均平此亦聖人通變處若不  
知通變謂粟米則近者當納糞秸則遠者當輸豈不  
大病吾民乎先王底慎財賦其所以秤量較算皆能  
深體他人之心只觀此處先王處事纖悉委曲如此  
拮注家謂以供飼國馬雖所用不一然大概主養馬  
觀此則知先王供給中都凡天子之所自養百官有  
司之廩祿皆不出五百里之內無後世漕運之勞矣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公侯伯子男五等諸侯之爵也不言公與子言侯服

焉蓋古者上公極少除二王之後爲上公其他皆侯  
也成周之時所謂公者曰宋公虢公不過數人爾自  
侯以下皆總謂之侯言侯而便及男邦舉其上下以  
包其中也百里采采者采地不封建諸侯而使主者  
治之納其貢賦焉所謂都鄙從其主是也二百里男  
邦三百里諸侯此兩百字各自不同自百里而爲采  
又百里而爲男邦其外三百里則皆諸侯也采地雖  
不封建諸侯然亦各自有主各有疆界男邦小國故  
在二百里以內使近於天子焉蓋使之在遠明君在

上固無足慮苟當世衰道微之際則必無以立國所以先王處之近地其餘諸侯卻在外也

五百里綬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內三百里揆文教外二百里奮武衛合而言之爲五百里文教出於朝廷揆度而施行之蓋先後緩急各有其宜不可不揆度也綬服去王畿漸遠武備不可不修故奮武而衛中國焉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曰夷曰蔡曰蠻曰流皆其名耳難以理通也觀此一段五百里爲甸服又五百里爲侯服五百里爲綬服蓋千五百里也自千五百里之外使爲要荒不純以中國之道治之謂之要荒可見要者要去聲也荒者略也以此知先王所治不出千五百里之內自千五百里以外先王之所不治非不治也詳於治內乃所以治之也天下豈有腹心之安而手足之不安者乎先王之治只在腹心上理會不從事於四支百體何則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雖是聖人其才力固

自有限吾惟詳於治內內治修舉則遠人方且尊敬  
不暇何敢萌猾夏之心此非所以治之乎苟惟求詳  
於外則必闕略於內紀綱不振政事不舉賢人不用  
人民不安遠人必有玩侮之心而豈所以治之哉是  
以先王非故爲遠近之別也蓋度其勢不能泛及則  
惟用其精神於內立爲標準使之有所法則觀感而  
化焉不務德而勤遠略非先王之治也漢武帝伐匈  
奴唐太宗伐高麗皆罷中國以事遠夷中國內敝而  
遠夷終不可服由此觀之則先王所治不出于五百  
里之內其慮遠矣哉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  
圭告厥成功

東西皆指其所言而南北獨無所指者蓋天下地勢  
東西狹而南北長故朔南不可得而指其所也謂之  
朔南暨聲教則東漸於海聲教所漸也西被於流沙  
聲教所被也總而言之於下也朔南雖無定所然大  
略到四海矣故曰訖於四海觀此則知先王所治雖  
甚近然其聲教所暨則甚遠矣天之所覆地之所載

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聲教何往而不被但不如中國治之加詳爾禹錫玄圭告厥成功治水之功既成故以其功告成於帝焉此書告厥成功之書也故知禹之所自作其閒固非一一是禹言語然大略則禹所作也尙書往往皆是如此且如伊尹作太甲三篇其閒所謂王惟庸罔念聞王未克變豈亦伊尹之言而大略則伊尹所作也武王誓師之書其閒固有史辭書大略則武王所作也禹貢亦然玄黑色蓋禹告成治水之功水屬北方其色又

黑所以用玄圭錫如師錫帝之錫自上錫下自下錫上皆通用也學者讀禹貢一篇觀所謂九州攸同四隩旣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旣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又觀所謂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須當思後世之人欲爲毫髮之事猶且不能而禹乃成如此大功與天地並其久在當時廣大若此而萬世永賴又且至於無窮他人何以不能而禹何以獨能惟其若此所以爲聖人也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天子有征而無戰啓君也有扈臣也君臣至於相戰  
德之衰也舜命禹征苗曰征而已未聞苗敢與天子  
抗也今而至於戰是有扈敢與啓抗前此未之有也  
甘誓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說者謂六卿非王朝之六卿大夫若謂王朝六卿則  
冢宰而下不應屬大司馬矣此蓋不深知周禮而妄  
爲之說所謂六卿卽王朝之六卿也平居無事冢宰  
固尊司馬固卑至於行軍用師則權在司馬故雖冢

梁齊家塾書鈔

卷四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宰亦屬焉周禮六卿皆然宗伯掌禮凡屬禮之事皆  
宗伯主之司徒掌教凡屬教之事皆司徒主之司馬  
掌兵則用兵之時雖冢宰固亦惟司馬之命是聽也  
只觀大宗伯凡朝覲會同則爲上相知朝覲會同以  
宗伯爲上相則知用兵以司馬爲主凡自冢宰以下  
皆屬焉夫復何疑且王朝之六卿卽六鄉之大夫也  
周禮注謂六卿內典六官之事外兼六鄉之教此語  
極當無事則六卿分主六鄉有急則調發六鄉之民  
以爲兵而六卿爲軍將故曰軍將皆命卿以此觀之

所謂六卿皆卽王朝之六卿明矣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子惟恭行天之罰

六事之人卽六卿也今觀此誓師之言當合前後諸誓觀之又當看所以數有扈之罪者不出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兩句蓋此兩句雖若甚微而其所關甚大天下萬事何者能外得五行堯典一篇諄諄乎義和之命皋陶陳謨拳拳乎撫於五辰之言洪範九疇而五行獨居其首唐虞三代之際於天時甚謹凡所施爲無一事不順天時苟能順之是之謂撫逆而行之是之謂侮以一歲言之如春屬木夏屬火當春則有春時所當爲之事當夏則有夏時所當爲之事皆不紊亂此特其大綱耳觀月令一篇如孟春行夏令孟夏行秋令變異隨見此豈可侮之古之極治之時陰陽和風雨時五穀暢茂庶草蕃廡凡盈天地之間無有一毫悖戾之氣者撫於五辰之所致也五行之不順天下事何往而不失其序乎三者天下之正理也上順天下順地中得人三者不可棄其一上不順乎

天道則風雨之或時或不時陰陽之或和或不和皆莫之顧矣下不順乎地道則地利有與有不興皆莫之顧矣中焉人道之不修則風俗之美惡民生之安危境內之治亂一切漠焉不關於其心是所謂怠棄三正也有扈之罪不過只是威與怠二字狼厲威嚴不以五行爲事所謂威侮耽於怠荒不以三正爲事是謂怠棄作威以侮五行怠惰以棄三正觀此二字則有扈氏之爲人可知矣旣如此剛愎狼厲又如此苟安怠惰有此二罪刑戮安得而不加此天所以勦絕

其命也中庸曰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大抵有德之人天雖欲不命不可得無德之人天雖欲命之亦不可得所謂因其材而篤焉感其所自取爾讀天用勦絕其命之言則知天命之絕非天之私意也彼自絕之也讀恭行天罰之言則知今日興師亦非吾之私意也天絕之也觀此可以識二帝三王用軍行師之大端矣如二帝三王之用師方是天討後世興兵皆是利其土地利其人民何嘗一是有罪非所謂天討也必使四海之內

皆曰非富天下也此其爲天討矣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子則擊戮汝

古者車戰御者居中執弓矢者居左主射勇力之士居右主刺擊遠則用射短兵接則刺擊用兵之事不出此二者然居中而御者須是能調停六馬不徐不疾得其正乃可當馳則馳當驅則驅當緩則緩當急則急皆不失其正若是爲之詭遇雖幸而勝亦非正

也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夫是之謂正所謂正者亦非一端大概不失其義理之所當然者此正也古者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主與社而行用命賞於祖示非吾私賞之也弗用命戮於社示非吾私戮之也必載遷廟之主者蓋遷廟已祧之廟也若是未祧之廟亦難移動遷廟雖已祧載之而行亦所以奉祖宗之命也觀此因知古之祧廟不與漢儒所論者同漢儒如匡衡韋玄成輩所論祧廟皆一切掃除豈理也哉古之祧廟與師之時載之而行而於祫禘祧亦與焉何



嘗便一切掃除之只是疏爾社土神也不言土神而  
言社刑屬陰也戮及其妻子謂之孥說者謂戮及妻  
子非三代誓師之言蓋戮之以爲孥爾不知治國行  
師固自不同罰弗及嗣賞延於世此治國之法也子  
則孥戮汝此行師之法也獨不見司馬法所言乎國  
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國容入軍則民德弱軍容入  
國則民德亂軍容國容判然不類帝王存心悉從寬  
厚至於行軍用師則凜凜甚嚴人肯致死亦理之所  
當然也

五子之歌

案袁氏此篇解  
禾樂大典原闕

胤征

案袁氏此篇解  
禾樂大典原闕

絜齋家塾書鈔卷五

宋鄧袁 變和叔撰

商書

湯誓

案袁氏湯誓篇解  
永樂大典原闕

仲虺之誥

案袁氏仲虺之誥篇  
解永樂大典原闕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謂之黜夏命則既革夏命而爲商矣湯於此遂踐天子位可也而且復歸于亳何哉此可見三代之得天下與後世不同其所以得天下蓋天下環向而歸之吾無一毫利心焉使吾退歸于亳而人心皆歸吾不得已而踐其位不然雖終處于亳吾又何求焉後世所謂受禪者皆是誅其君而便居其宮恐恐然惟懼天下之不已有也只復歸于亳四字便見是三代得天下處

湯誥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眾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

衷之義與中同皆只是人心天下之至中者人心也是中也天得之而爲天人得之而爲人初非是兩箇謂之降衷則是在天者降而在民下民之衷卽上帝之衷也以此觀之人之性如何不是善天道降而在人初不曾分孟子所以謂人皆可以爲堯舜所以謂人之性善只緣見得這箇道理分明成湯誕告之首發爲此言所以使萬方有眾咸知良心善性吾所固有咸知吾心之衷與上帝一般其警人也切矣然民雖有此衷而所以順其常性使之安厥道者則有賴

於君若有常性其中煞有事此心荒怠則不能順賢知隱伏則不能順朝廷無善政良法美意不達於天下皆莫能順其常性要須盡此數者而後能司牧斯民不失其性人主之職業於是無虧焉堯舜三代治天下皆所以順天下之常性也後世人主知其職業者甚寡不知尊居九重之上備享四海九州之奉極天下之富貴者果爲何事哉無非欲以保養天下之性而已矣故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是乃人主之職業所謂竇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所謂天生民而

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人主職事舍此無有大  
焉者成湯誕告萬方之言首及於此正以人主別無  
職事也學者讀此數句當知人主職業在此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  
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  
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  
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  
之戮力以與爾有眾請命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

氏此條解永  
樂大典原闕

梁溪家塾書

卷五

三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  
天命弗僭差顯然如草木焉草木之栽者天從而培  
之其傾者天從而覆之人事爲本天命特因人事如  
何爾獨以草木言者其理顯然可見故謂之賁賁者  
昭然分明之謂也旣以草木形容天命又以兆民形  
容草木惟天惠民惟辟奉天人主無職事能安民者  
是乃人主之職事也人主能封殖兆民猶草木之栽  
者也天命亦予之不能封殖兆民猶草木之傾者也  
天命雖欲予之而不可得桀不能封殖兆民所以天

覆亡之湯能封殖兆民所以天眷佑之天民之理貫  
通知民則知天矣曰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觀俾之  
一字則知成湯能封殖兆民是以天使之輯寧爾邦  
家也

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今日之舉雖因乎天命人心然亦未知獲戾乎上下  
乎否乎方且慄慄危懼何敢自以爲是此可以觀聖  
人之心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卽愾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謂之凡我造邦則非獨自謂也天下諸侯昔夏而今  
商則造邦自此始矣邦家新造其可從匪彝而卽愾  
淫乎匪彝者不常也愾淫者淫荒淫虐之類是也其  
道可以萬世常行者謂之典所謂各守爾典不必外  
求無從匪彝無卽愾淫卽所謂典也且如匪彝是不  
常既是不常可謂之典乎荒淫肆虐可謂之典乎若  
能不從匪彝不卽愾淫所謂萬世常行之道又豈外  
是何者不善者去則善者自存既無過失則所謂天  
然好者固無恙也故人欲爲善不必外求無許多不

好處有這許多好處卽是善無偏無黨無黨無偏卽王道蕩蕩平平也無從匪彝無卽愆淫卽所謂典也外此尙何求所謂典者哉能各守爾典便能承天休欲知此理分明但以此心體之方其有常之時此心爲如何方其不常之時此心又如何有常之時則其心安其體泰仰無愧俯無忤所謂坦蕩蕩者是也天休有加於此者乎不常之時其心則不安其體則不泰仰有愧於天府有忤於人所謂長戚戚者是也天休安在哉卻不但是得其位得其祿得其名得其壽

方謂之天休天休固不外此但亦先盡此心之休天方能與之休也所謂戒者培之傾者覆之卽此理爾無從匪彝無卽愆淫這便是典各守爾典這便是天休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嗚呼尙克時忱乃亦有終

論語堯曰一篇將堯舜禹湯文武至精至要處敘在前面數語此是二帝三王精微蘊奧敘之于堯曰篇

以爲論語之終其記堯舜禹不過執中一語成湯則取其朕躬有罪無以爾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數句武王亦取其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之言此蓋是二帝三王心地事今試涵詠諷誦因其遺言以求聖人之心他人有罪則以爲我實致之所以責人之輕如此子一人有罪則不敢以咎人所以自責之重如此其心爲何如哉天下事未有不在我者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知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萬方有罪皆上無以感化之故而豈可不自責乎曰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此告諸侯也下言萬方則合天下而告之其意則一爾惟簡在上帝之心聽天心之所擇也吾之所言皆理之不可易者汝能時枕則於此有終夫成湯方革夏爲商天下諸侯皆於此新造邦天下民庶皆於此更始苟能信成湯之言豈惟今日有始而已於是乎可以有終也讀此一篇書須當合仲虺之誥看方成湯之有懋德也深悔前日之舉以爲非是豈敢出來承當

仲虺深知此心之不可一日有所歸至大垆中塗作書稱贊成湯盛德以爲此乃天命人心之所在非吾一人之私意也於是成湯之慙方始釋然方敢出來承當此事方敢自以前日之舉爲當然故作書誕告萬方歷言夏桀之無道以爲天命弗僭差我能封殖兆民所以上天俾我一人輯寧爾邦家今日之心非前日有慙德之心矣若非仲虺能解釋其慙疑湯方自悔其不當爲而豈敢明告天下以吾之所當爲乎然仲虺當時作書雖所以解其慙而亦不忘於告戒曰志自滿九族乃離曰謂人莫己若者亡曰自用則小直是警之以危亡之言謂吾君若以爲人莫己若則宗廟社稷必至絕滅其嚴厲切直如此所以成湯誕告萬方雖出來承當此事而方且以爲茲朕未知獲戾於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其心如此是自滿乎是謂人莫己若者乎是自用乎此可以識聖人心術之精微矣若誕告萬方之後而泰然自足自以爲是便是滿假更非聖人之心玩味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之言想像成湯之心爲何如



哉仲虺稱贊成湯盛德之後戒其自用自滿成湯誕告萬方之後有慄慄危懼之言二書本末實相表裏讀此二書既可以見古王佐格心之業又可以見古哲王存心之道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太甲太丁之子湯之嫡孫也太丁未立而死仲壬外丙其年尚幼故二人不立而立太甲所謂外丙二年仲壬四年特歲數爾二人實未嘗立也天下正統當傳于嫡案檀弓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子游問諸孔子子曰否立孫蓋子死而傳之嫡孫此正統也河南邵氏敘歷代紀年無所謂外丙仲壬者以其非嫡故不立而二年四年特歲數耳

伊訓

案袁氏伊訓篇解永樂大典原闕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太甲其初亦非不明曰既立不明則其初固自明也要之人之本心何嘗不明有以昏之耳太甲之初未履崇高富貴之位未有物以昏蔽其心其本然之明

固自若也及既爲天子一旦享崇高富貴之極與前日大不同矣斯其所以不明也伊尹使太甲居于桐宮本非是放蓋其意以爲居於深宮之中日與婦人女子相處凡所以熒惑其耳目感移其心志者要非一端而止雖欲悔過亦不可得遷之桐宮遠紛華靡麗之習而密邇先王其訓庶乎惡念稍釋而善心易生伊尹之意蓋深矣然桐宮在國都之外臣子而攬君於遠不可以爲訓故聖人筆之曰放所以著伊尹之過也

大甲上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

阿訓倚衡訓平尊伊尹之稱也自成湯以來尊敬伊尹故稱爲阿衡蓋言我之所倚也不專以臣下待之武王得太公亦謂之尙父分明待之如父母也曰阿衡曰尙父皆是三代時事在後世則不聞矣雖或有

之亦未必出於中心之誠然諛是也顧諛者常常顧省也著精彩勤省察如所謂言顧行行顧言如所謂顧乃德人主於天命須當常常顧省稍有失德天命去之是豈可頃刻不顧省乎裁者培之傾者覆之苟不自修德天雖欲與之休命亦不可得此其所以貴於顧諛也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奉祭祀也人主之職莫大於奉祀能奉祭祀便是有道之君何者當其奉祭祀之時此心祇肅無一毫邪念無一毫馳散豈非是有道之君子書稱自成湯至於帝乙罔不明德

恤祀成王亦言子冲子夙夜愍祀而召公之詰亦謂愍祀於上下蓋此是人君第一件事敬承祭祀乃所謂以存吾心讀此一句須當知君道之最大者此也成湯之心又不但正當奉祀時爲然祭祀特其間一爭爾成湯之心蓋常如在上下神祇社稷宗廟之左右常見上下神祇社稷宗廟在吾目前所謂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所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夫何敢有一毫不敬之心乎這箇罔不祇肅便是顧諛天命處罔不者無所處而不敬也左右厥辟

宅師伊尹言我常在成湯之左右輔翼贊襄所以能宅天下之眾肆者遂也伊尹說嗣王丕承基緒一句最是警太甲深切處蓋言今日坐享此治安無事之天下不可不念其所從來也惟成湯顧諟天命如此罔不祗肅如此我克左右厥辟宅師如此我與成湯艱難辛苦以基王業是以王遂得不承基緒王可不念其所從來乎成王告康叔所謂乃寡兄勛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卽此意也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

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

周如孟子所謂周於德者純全無虧之謂也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做得九分一分未盡非所謂周也惟周則能有終如太甲其初有明德旣立而不昉可以謂之周乎爲善不周是有始而無終也可以謂之終乎君有終則臣有終君罔終則臣亦罔終天下惟君與相爾然爲人臣者未嘗不視其君主信則臣忠元首明則股肱良端本澄源蓋在上也夫忠臣事君罔不以君罔終而遂不克終然人君苟有失德則人臣亦

不能以自全蓋君臣之義自不終爾如太甲不明使伊尹有放君之過所以有罔終之慮也

祇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王惟庸罔念聞

伊尹言此是警太甲最深切處謂王今爲君矣不與前日相似前日處於宮中不過是一王者之子孫爾今爲天下君此豈小事唐太宗謂朕昔爲秦王爲一府之主今爲天子爲四海之主旣爲四海之主如何與在下時同此是伊尹告太甲以君道周公告成王曰告嗣天子王矣又曰孺子王矣皆所以深警之也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

聚象卷五

卷五

十二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昧暗也爽明也昧爽者天將明而未明之時也當昧爽之時此心洞然大明見得成湯之心夙夜清明如此所謂平旦之氣所謂存其夜氣坐以待旦欲出而治天下也蓋念念天下雖寢寐亦不忘也伊尹言昧爽二字極有深意若使沈湎於酒親近女色當昧爽之時方且昏蔽何能不顯太甲欲敗度縱敗禮料度昧爽之時必不能丕顯成湯所以如此亦不是自然

而然這箇大段有工夫只觀不邇聲色豈有一毫物  
欲得以昏蔽其心乎這便是成湯朝夕工夫處旁求  
者無所往而不求也觀旁求二字想見成湯之朝凡  
布列在位無非俊乂之才也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  
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釋萬世有辭

儉德兩字是伊尹說太甲病處太甲欲敗度縱敗禮  
其不儉甚矣故伊尹使之收斂慎乃儉德思古明王  
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人主所以自奉養者

豈可不節儉人主又不與常人同彼其享四海九州  
之奉意之所欲無不可者往往易得適情縱意苟不  
自爲檢束嚴其防閑則恣其心之所欲何所不至大  
抵創業之君躬履艱難所以能恭儉守成之主坐享  
治安往往易得侈靡伊尹告太甲以儉德既切中太  
甲之病矣又於上加一慎字蓋使之常懷臨深履薄  
之念保護此儉德也惟懷永圖言其所圖謀處當爲  
深長計不可只理會區區目前大抵人多只是理會  
目前不曾爲悠久之計慮且如人主享崇高富貴之

極適情縱欲何所不可欲聲色則聲色在前欲貨利則貨利便有所以欲無不遂求無不得其一時閒亦可以爲樂矣然不思後日之事吾之心術因此而盡貳朝廷綱紀由此而廢壞天下將日趨於亂亡此豈所以爲永圖也哉太甲欲敗度縱敗禮只緣求目前之快活不曾思量後來自古淫荒之君皆只是求快活於目前且如唐明皇使其思後日有覆亡之禍則何至此極哉今觀伊尹告太甲不可輕看他如良醫察脈灼見其病源一句是一服藥若虞機張往省括

于度則釋此兩句尤更親切省之一字其義甚深太甲欲敗度縱敗禮只緣念慮之起不曾省察觀欲敗度縱敗禮兩句想見如近女色好遊畷私喜怒妄賞賜親用使僻側媚之人似此類皆有之使其念慮之萌從而省察女色果可近乎賞賜果可妄乎便僻側媚果可親用乎是數者果合於法度乎合於法度則可爲旣不合於法度卻豈可冒而爲之虞人張機省括于度而釋則可以必中不然百發而百敗矣止者人頓放此身之處也大學曰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

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詩云鸛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人莫不有所止這箇所止不可不欽欽則得其所止矣太甲置其身於欲縱之中欲與縱豈所止之處乎此無他不欽故也人之所止豈可不審在止于至善善則其所止也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仁與義則其所止也太甲欲欽厥止亦不必他求率乃祖攸行足矣乃祖味爽丕顯今吾乃如此昏迷乃祖不邇聲色今吾乃以欲而敗度豈所謂

率乃祖之攸行乎能率循成湯之所行則得其所止者矣王若能敬厥止率乃祖之攸行則我之心庶乎擇懌之一字見得伊尹憂國愛君之心深切如此彼見太甲欲敗度縱敗禮湯之典刑已自顛覆商家基緒蓋岌岌然其心之憂頃刻不能以自安惟得太甲悔過遷善伊尹之心始擇觀此一句便見得伊尹之心子弗克俾厥后爲堯舜其心愧恥若撻於市此伊尹之心也萬世有辭者其聲聞之遠直至萬世之下稱贊無窮也古人事業不但只了目前直是要到萬



世之下莫不稱贊周公告成王曰惇大成裕汝永有  
辭康王命畢公亦曰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  
有無窮之聞聲聞至於萬世這方纔是且如伊尹當  
時輔導太甲功烈巍巍如此故其至今日皆稱頌之  
若使有些少建立一時之稱譽亦有之矣何以能久  
讀惟朕以懌一句見得古人愛國愛君之忠如此讀  
萬世有辭一句又見得古人所期遠大如此

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子弗狎于弗順  
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宮居憂克  
終允德

王未克變又不與王惟庸罔念聞同王惟庸罔念聞  
是漠然若無所聞也王未克變則亦省矣彼聞伊尹  
之訓自反諸心先王昧爽丕顯而我乃如此昏荒先  
王旁求俊彥而我乃親近小人儉德所當謹也而我  
乃適情縱意法度不可失也而我乃以欲敗度言中  
其病安得不省但天理不足以勝其私慾兩者交戰  
欲爲善乎則人欲熾盛不能盡克欲爲不善乎則聞  
伊尹之訓如此知善之不可不爲既不肯爲不善又

未能決意爲善此所謂王未克變正交戰之時也伊尹謂事至此亦別無所處只得處於岑寂孤靜之地使之遠去耳目之紛華所謂無俾世迷蓋塵世中最能迷惑得人今人自有生來爲塵世所汨直斲喪至今日伊尹見得太甲爲世所迷所以遷於桐宮使之與世俗相遠故王徂桐宮居憂卻能克終允德向也王未克變至遷於桐宮於是乎變矣孟子形容得好曰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怨者怨此身也艾者常如灼艾也其所以怨艾又不因他人皆是自如此處

仁遷義則得其所止矣只看居處二字他之居憂直是居憂古人居憂不與後世同古人居憂直是不易所以孟子謂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今天子之禮雖不可得而見以儀禮士喪禮推之豈易事也哉謂之王徂桐宮居憂則是眞實盡得居喪之禮也允德二字未易輕看允者實也樸實頭是有所得也所謂惟天下至誠是也太甲當時雖敗屢敗禮然外面亦自緣飾者非允德也今焉悔過遷善方纔眞實是有德故謂之允德自古人主有允德

者極少雖曰爲善而或出於好名或出於矯僞皆不可謂之允德習與性成人之所習最不可不謹蓋習之既熟卻與性一般此豈不利害太甲之欲敗度縱敗禮非性也習也人性本善欲與縱豈人之性也哉但太甲習得熟了欲變而不能則與性無異何謂性不可磨滅者是也窮天地亙古今此性只如此何嘗磨滅若是性到得爲惡旣深亦磨滅不得則與性同此所謂習與性成者也且如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不待思量計較是心倏然而起這箇是

性至於見淫聲美色此心便喜爲人所犯此心便怒亦不待思量計較而發可以謂之性乎此所謂習與性成者也由此觀之人之所習豈可不謹後世霍光廢昌邑王欲比伊尹不知此豈可同日語哉伊尹輔導太甲能使克終允德霍光則便從而廢之豈可與伊尹並光所以猶可恕者其本心忠義也若論君臣之大義君豈可廢也哉三代王佐幹甚麼事太甲壞得狼狽如此後來終始爲商家之賢君此豈易及也後世莫說霍光且如諸葛孔明非不賢也輔相蜀主

只能終其身孔明一死劉禪至於見擒此無他只緣  
渠功夫未到伊尹力量是甚次第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作書  
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

君民一體也民固不可無君君亦不可無民天下之  
民所以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果誰之力乎人君  
爲之也是無民君固不能相養也然民爲邦本本固  
邦寧君而無民豈能獨立於上耶太甲前日所以欲

梁齋家塾書鈔 卷五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敗度縱敗禮爲其不知此理而已彼自處於崇高富  
貴意之所欲無有不遂惟見民不可以無我而我何  
賴於民也是以適情縱欲無復畏忌使其深知此理  
其敢自肆乎何者一人自肆於上則人心必離人心  
既離則人主勢不能以獨立苟念及此豈敢荒於聲  
色豈敢盤於游畋豈敢親近小人豈敢沈湎於酒三  
代聖王所以兢兢業業不敢有一毫自肆正以深見  
此理以爲吾稍不戒懼而民心去矣民心既去而吾  
何以辟四方耶太甲前日不見此理所以敢於自恣

今既悔過良心復矣然伊尹猶懼其未堅故告之以此使太甲知君民一體之義則雖欲自恣亦豈敢乎斯言也所以固太甲已復之良心也如此等句皆是三代時節言語在後世不如此說後世以崇高富貴自處但見生殺予奪操制在我惟曰民不可無君而孰知君不可無民三代聖王但見君民一體忘其君之爲尊民之爲卑豈敢自處於崇高富貴下視斯民爲可忽也夫是之謂三代聖人之心

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梁溪家塾書

卷五

二十四明藏書

約屬刊本

伊尹謂王今日所以悔過乃成湯之德在民未泯皇天眷佑我商家故使嗣王克終厥德是乃天意也今幸而克終厥德可不愈知勉乎哉皆是懼太甲此心始復尙未堅固所以此書無非堅固太甲之心使其前日之欲縱更不復再起玩其辭氣蓋可見也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尙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予小子不明于德此太甲自言其過失之由也人有

過失皆只是昏此心常明何緣有過且當過失之起  
試自省察是心果明乎果不明乎知過生於不明則  
知太甲所以欲敗度縱敗禮者由其昏也人皆有此  
禮度禮度者規矩繩墨是也容止可觀進退可度凡  
所爲合於法度者此度也有繩約而不可踰越者此  
禮也一身之禮度豈可不謹守欲縱之心日滋則禮  
度敗矣目之欲色耳之欲聲口之欲味四肢之欲安  
逸此皆欲也既有欲則適情縱意不當爲者皆爲  
之矣何以能合法度縱是恣縱此心既要放肆縱逸

何以能遵於禮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  
勿動如此而後禮度不失太甲用功至深所以見得  
前日之過皆在於欲縱也天作孽猶可違如日月薄  
蝕星辰失行之類皆在天者也吾能修德則天變可  
消故猶可逃避自作孽不可追若自作了不善如物  
爲污穢所染洴洗不去雖後改悔自新而前日不善  
之名其可混沒乎此其所以不可追也此是太甲悔  
過之切知前日之過皆是自爲之今旣無可柰何矣  
幸而今日之悔尙賴爾匡救之德庶其有終矣大抵

人雖能悔過然往往工夫便住了太甲既悔過之後其心進進不已惟終之是圖觀尙賴二字可見其無窮之心也嗚呼若太甲之悔過真所謂悔過者歟王拜手稽首以人君之尊而下拜其臣且自言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又言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又言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尙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欲識三代哲王之心觀此處可見今人何曾如太甲之悔過彼其怨艾之切辭旨甚哀而本心之良卓然分明

矣向也居於桐宮雖已克終允德猶懼其未堅固也故伊尹告以君民一體之義告以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使太甲既復之心堅固不拔今焉太甲尙賴匡救圖惟厥終則果能不負伊尹之所望也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後我后後來無罰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

三代王佐格心之業與漢唐以來宰相不同且看太甲既悔過之後伊尹又如何告以修厥身謂爾之一

身不可不常常修治太抵心不待修身不可不修蓋身是一物也器之闕壞須修治之其器始全身有不善修則其善全矣伊尹謂爾之心雖是已復爾之身有病痛處更當修之下一修字分明如器之壞補之使全允德協於下允德者實有所得也凡人之德若是外面緣飾作些好事有所爲而然者皆不可言允允是確實真箇自得太甲之悔過可謂允德矣旣非因他人而然又非有所爲而然真實自有所得伊尹謂此誠爾之允德也然須至協於下方可爲明后協

者合也翕然皆合天下之心天下皆稱頌之如此而後謂之允德矣若未能協於下何以爲允德此是伊尹又進太甲一步於是卽先王所以協於下者告之謂先王視困窮之人愛之分明如子民服其教命無有不悅者有邦厥鄰皆後望之卽孟子所謂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讐也孟子說一遍仲虺亦曾說一遍且一箇方伯出來用兵宜天下皆



疑之今而惟恐其來之後天下之於湯是信耶是不信耶孟子推明其本只是一箇信字到得天下信之如此方才是允德協於下處王其可不自勉乎懋如所謂方懋厥德視乃厥祖不可頃刻豫怠豫是逸豫怠是怠惰人須常常勤勉豈可有一毫豫怠召公告武王夙夜罔或不勤詩稱交王既勤止太甲前日之過豫怠之故也今既履至尊之位苟豫怠之念一萌則前日欲縱之心便起可不懼哉

奉先思孝接下思恭

家範彙書

卷五

西伯明叢書

約圖刊本

奉先思孝接下思恭如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言思忠似此之類思者心也心之官則思蓋此心常存

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

此告太甲以真聰明也竄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人君之德莫大於聰明後世之君察乎簿書期會之細揣度人之所難知如漢明帝唐宣宗之徒自以爲聰明矣然吾觀其人智識不遠闕於大體果可謂之明乎忠言善教誨之諄諄聽之藐藐便佞之言則

悅而欲聞之如是者果可謂之聰乎所以視遠聽德始可以為聰明揚子云敢問大聰明曰惟天惟聰惟天惟明聰明自有大小視遠聽德此大聰明也王進德之心無斃則吾承王之休亦無斃也所謂在彼無惡在此無斃二字更當玩味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

自修厥身允德協於下是伊尹答太甲之言然伊尹

聖齋家塾書

卷五

三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國刊本

猶恐其既復之良心未甚牢固故又從而申誥之當太甲悔過之後事天必敬撫民必仁奉鬼神必誠方是時天亦親之民亦懷之鬼神亦享之矣此心一有懈怠天即不親民即不懷鬼神即不享所以謂之無親謂之罔常謂之無常欲其深明此理常存此心也敬仁誠此三字當仔細思索伊川言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方其此心無一毫之馳散無一毫之夾雜既不思量此又不思量彼此是主一此是無適此所謂敬也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當臨深履薄

之時此心有一毫之馳散乎以此觀之則敬之道見矣纔是能敬天卽親之蓋方其致敬此心卽天心也天安得而不親仁是識痛癢處前輩所謂癢疴疾痛舉切吾身此兩句論仁最親切孟子以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爲仁之端自此而充之舉天下皆與吾爲一體則仁道盡矣後世人主所以賦斂重刑罰峻撫民不仁者豈有他哉不能與天下爲一體而已若是癢疴疾痛舉切吾身則仁政自然達於天下吾撫民以仁而民有不愛戴依歸者乎誠卽成也中庸所謂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至誠不雜純全無虧是謂之誠誠則與鬼神爲一所以鬼神享之中庸曰鬼神之爲德其至矣乎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齋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夫旣不可得而聞見而能使天下敬之如此正以其德之盛也謂之無物而有物謂之有物而實無物是謂體物而不可遺人至於誠則此心卽鬼神之心也安得而不我享鬼神是天地閒至精之氣易曰精氣爲物遊

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記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眾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焘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眾以畏萬民以服熟味此語而所謂鬼神者可識矣事天以敬爲主故言敬撫民以仁爲主故言仁奉鬼神以誠爲主故言誠民與鬼神豈不當敬各隨所主而言爾然義亦相通

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

仁敬誠是三者卽所謂德也天下治亂在於一人居天位者豈易事乎古之人君所以不以位爲樂知其艱故也不明之君但見履崇高富貴之極享四海九州之奉耳聽備聲目視備色口嘗備味遂以位爲可樂不知有德則居其位而天下治否德則天下由之而亂豈不甚可畏也哉太甲良心雖已復稍有懈怠天民鬼神之心去之易治爲亂如反覆手如之何而可以位爲樂乎

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  
明后

亂不可以言道故謂之事如荒於聲色盤於遊畋皆  
事也治亂只觀其所與如何這箇所與須當致謹且  
如人主誰不知與治同道則興與亂同事則亡然每  
至於失其所與者不知謹故也周宣王三代之賢君  
也觀詩所載始而美宣王未幾而規宣王未幾而刺  
宣王矣唐明皇與憲宗初皆英明之主一時功烈豈  
不赫然其後明皇有播遷之變憲宗有篡弑之禍只

聖德象聖憲 卷五

一天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以此三君觀之所與豈可不謹其初以爲我縱有些  
少逸樂宴安亦未害事不知此卽與亂同事也卒至  
於狼狽不可收拾此皆不謹之故能終始謹厥與則  
明而又明故曰惟明明后不特爲明后而已徹頭徹  
後更無遺憾所以謂之明明若其初爲善後不克終  
則不可謂之明明矣古人多說明明二字明明天子  
令聞不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皆明而又明也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尙監茲

哉

自強不息之謂懋兢兢業業之謂敬能懋敬厥德則此心卽上帝之心也我與上帝爲一故謂之克配上帝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舉四海九州之人此心皆天心也然人與天如此其相遠何哉不能懋敬故也此心雖本來與上帝同不能懋敬則與上帝不啻有千萬里之遠矣讀書至此豈可不知我之心便是上帝之心我能懋敬厥德便與天爲一天人豈有二理也哉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此告太甲以眞實做工夫處且當從下與邇處做不要棄卑近而慕高遠自一身言之則心爲近身爲遠未能正心何以修身自家言之則身爲近家爲遠未能修身何以齊家推而上之未能齊家何以治國何以平天下二帝三王其道德其功業所以巍巍若此且看他從那裏做去克明峻德然後始能親九族九族旣睦然後平章百姓百姓昭明然後協和萬邦至於黎民於變時雍此不易之序也齊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非無功也然所以止於霸者只爲不從下

與邇處做去內嬖如夫人者六人只此一事其荒淫如此而徒夸耀於外果何益哉所以桓公一死五公子爭立齊國大亂漢武帝上嘉唐虞下悼桀紂所慕非不高也然驕奢從欲巫蠱之禍至父子不相保唐太宗冠帶百蠻不可謂無功然閹門之內慙德多矣再傳而後唐室中絕此皆是無根之潢潦朝滿而夕除要須盈科而後進方是豈可躐等也此是伊尹告太甲治道之大本自下而上一級升一級不患不高自邇而去一步進一步不患不遠不然徒慕高遠果可以高遠也哉王伯之所以異三代漢唐之所以不同皆在此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

太甲悔過之後欲縱消極良心著明前日爲昏昏之君今日爲聰明之君矣然方其前日昏昏則是非利害罔或識別而已今日之聰明卻恐恃此而有輕忽天下之意伊尹懼其有輕心也故告之以無輕民事惟難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所以立君專爲民事既欲富之又欲教之其中多少事豈可輕也撫我

則后虐我則讐其心至無常又豈可輕也古者獻民  
數於王王拜而受之其不輕而重也如此學者須當  
識得如何是民事則知其所以不輕者矣無安厥位  
惟危亦恐太甲謂悔過之後位已安矣所以警之以  
惟危之言前日欲敗度縱敗禮則爲伊尹所放今日  
雖旣復厥辟稍或怠慢則天位亦未可保如之何而  
可以位爲安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  
曰位所以名其位爲大寶蓋以言其重如此後世人  
主皆不識得這位不知處四海九州之上極其尊崇  
此豈易居也哉前曰天位艱哉咸有一德之書又言  
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伊尹拳拳之意  
惟恐太甲以位爲旣安故言其危而難保如此夫以  
太甲悔過之後懼其恃聰明之資而忽民事也則告  
之以無輕民事惟難懼其以旣安而不知戒懼也則  
告之以無安厥位惟危味此二句以求伊尹之深意  
三代王佐稽心之業夫豈後世所能及哉

慎終于始

言慎厥終當常如其始又言欲終之謹須自是而謹



之可也大意徹頭徹後皆當致謹爾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有言逆于汝心亦有非道者但大概合道理者多故  
當求之道有言遜于汝志亦有合道理者但大概拂  
道理者多故當求之非道大凡人主不與常人同彼  
其操富貴生殺之柄天下之人誰肯舍富貴而就刑  
戮以骨鯁之言犯人主之怒者所以言遜吾志者常  
多言逆吾志者常少人主聽言之際有逆吾耳者其  
心必不悅當其不悅之時試反而以道觀之果合於

道豈可以其逆耳而不受也有遜吾志者其心必喜  
當其喜時試以非道觀之果不合於道豈可以遜志  
而受也伊尹之意大概言人主不可一日聽信遜志  
之言一日疏遠忠讜之論謂之必求諸道言其不可  
不求諸道也謂之必求諸非道言其不可不求諸非  
道也當其聞逆耳之心不暇思之曰其亦有非道者  
乎便當去道理中尋當其聞遜志之言亦不暇思之  
曰其亦有合於道者乎便當去非道中尋須看兩箇  
必字甚有力伊尹斷而言之欲使太甲知巽順之言

決不可聽此最是聽言之要法

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

太甲今日悔過思慮之功也想其居於桐宮日夜以思之自知底於罪戾而爲伊尹所放自知其不足以繼成湯之德反覆思慮以爲此身將如之何也思之既切所以能有所得觀其悔過之言前日驕矜虛大之氣一毫無有而溫恭謙抑之意粹然可掬非本心之復卓然有所得者豈能如是乎然太甲之所得固深矣前日因思慮之切而得其本然之心今日又須

聖齋家塾書

卷五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用力去做方能有成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得之於心須當體之於身爲者樸實頭去做這事躬行踐履之謂也太甲前日非思慮之切何以能獲今日非力行之功何以有成伊尹既美其能有所得復勉其見於躬行也人若欲有所得須當致思思曰睿睿作聖管子曰思之又思反覆致思自然是通猶駕扁舟於江湖之間鼓棹不已終至於岸念茲在茲日夜思之則吾之本心昭

乎其分明矣雖然躬行踐履之功不加雖有所得何以有成孟子曰爲長者折枝是不爲也非不能也又曰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何以異於是亦爲之而已矣熟味孟子之所謂爲者則得伊尹之意矣自古人主有所見者亦有之然往往不見於有爲如漢武帝嘉唐虞樂商周雖不如太甲所得之深然亦豈無所見者但卻不曾真實作此事所以董仲舒勸之以尊所聞行所知皆勉其有爲也

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聖賢書鈔

卷五

三十四明鏡書

約圖刊本

元者善之長也是萬善之宗春秋謂一爲元人之首亦謂之元首皆取其第一之義也人主之名與位爲天下之宗主位與德俱極其尊是之謂元召公告成王其惟王位在德元易中亦多要說這元字其位至無敵於天下其德亦足以先天下此所以爲元也才是元自是良一人元良則萬邦以貞所謂一正君而國定矣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利口覆邦家古今之通患蓋利口辯舌其言若有理  
是以人主多爲所惑變亂舊章常必由之莫論其他  
只如王荊公當時謂之賢人君子然亦只是口辯前  
輩謂其議論人主之前出入古今貫穿經史是以神  
宗聽信之卒至於盡改祖宗法度可見辯言之足以  
亂政也太甲今日悔過之後不患其爲淫辭邪說所  
汨亂而所謂辯言巧言之若有理者卻恐爲其所惑  
伊尹慮之於未然所以告之以此旣言君罔以辯言  
亂舊政繼之以臣罔以寵利居成功君臣之道也伊  
尹將告歸是以有此語大抵人臣功成之後最不可  
貪寵利而不知退況是伊尹是做了甚麼事今旣復  
辟豈可一朝居所以急用去不特伊尹人臣成功之  
後自是不可居後世如范蠡平吳霸越之後卽泛舟  
五湖張子房佐漢高帝定天下之後卽從赤松子遊  
如李泌當肅宗時纔成功便引身而退陳五不可而  
曰殺臣者非陛下乃五不可也如此等人皆是識道  
理者蓋以寵利居成功非所以自全不能自全亦非  
所以全其君韓信成功不退旣不能自保其首領又

使高帝有殺戮功臣之名霍光成功不退既自取赤族之禍又使宣帝有少恩之失所謂非所以自全亦非所以全其君也君既不以辯言亂舊政臣又不以寵利居成功邦家之休信乎其永久而無窮也此皆伊尹慮太甲有許多病故先以告之

伊尹作成有一德

此書是伊尹將告歸恐太甲進德之心不能始終如一故留此書以遺之欲其有所持循也人皆有此一德論其本然之初純一不雜何二三之有自耳目有

梁肅家塾書鈔 卷五

三美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知以來日就斲喪所以紛紛乎其二三且如太甲未敗度敗禮之前此心只如此而已所謂一也此心本何曾有欲與縱而太甲乃以欲而敗度以縱而敗禮則此心不一矣後來既悔過前日之一於是乎復觀其悔過之辭當是時安有一毫之他念哉孟子極本窮源以爲人之性善人之性無不善猶水之無不下也今夫有事於此是者人皆知其爲是非者人皆知其爲非不特賢人君子爲然雖愚鄙小人亦莫不然所以知此是非善惡者誰歟由吾心之本一也此心

本一於善本無不善者介乎其間纔有不善便是二三所謂二三一固未嘗亡也惟既有善又有不善故謂之二三爾心一者謂之德未至於一而二三焉非所以爲德也孟子謂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赤子之心至純一而不雜也有之爲言實有諸己之謂也記曰德者得於身者也未能有己何以爲德君臣皆有此一德是謂之咸

咸有一德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諶

繫齋家塾書

卷五

三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非常九有以亡

常厥德者常卽一也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

弗克庸德則不能有一德者也監于萬方如詩所謂監觀四方求民之莫之意惟尹躬暨湯咸有此一德欲知伊尹之德但觀其在猷畝之中一介不以與人

一介不以取諸人於取與之間毫釐有所必計其爲一如何東征西怨南征北怨若非湯與伊尹咸有一德天下何以信之如此咸有一德則此心卽天心也與天爲一一物不留是以享天下之至樂故謂之克享人皆有此天心而不能享之君子坦蕩蕩則享者也小人長戚戚則不能享者也古之人是其次第自得其樂不特堯舜禹湯文武得志行乎中國方得其樂只如顏子窮而在下天下之至樂無以加焉苟能有此一德則居於窮閭屋漏之下而有王公大人之貴其所謂享者孰大於是哉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人得一以靈天之所以爲天一而已矣吾德旣一則此心卽天心也所以天亦佑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下之至靈而不可欺者人心也吾德旣一則此心有以合人之心故民亦歸之使其欲敗度縱敗禮此心不一如是天心其有不去人心其有不離者哉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未動之先有此一德則凡所施無有不善者上合於天心下合於人心天歸之人歸之何往而不吉哉罔不吉如所謂罔不休言其無一事之不吉也苟惟二三其德何所爲而不凶乎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德之新如物之新德之不新如物之敝者人之德須當使之常新惟一則新矣今須先識得這一則新自在其中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心不期而發此之謂一纔是內交於孺子之父母要譽于

聖賢家叢書

卷五

三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鄉黨朋友惡其聲而然這便二三是天理二三是人欲大抵天理自是純一終始能保守此一則亦終始常如此之新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者無時不新也

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

自時乃日新以上皆告太甲自一其德也自任官惟賢才以下此告太甲擇一德之人也既自一其德而又擇其人此所謂感有一德也有一德之君而無一



德之臣則輔成君德者闕其任矣成湯既有此德又得伊尹爲之輔惟伊躬暨湯咸有一德所以能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今太甲可不自求一德之人惟其人蓋又重於賢才朝夕在人主左右涵養氣質薰陶德性非卓然是一箇人不可也然大約皆是有一德者欲求一德之人但觀其此心所爲如何此心在上則欲輔成君德在下則欲澤及下民所爲者不過欲使是君爲堯舜之君使其民爲堯舜之民自致君澤民之外更無他念此心如此其一乎其二三乎若既欲

致君澤民又欲貪戀爵祿又欲沽取名譽又欲爲一身一家計所謂二三其德用是人而置之人主左右豈不反爲君心之蠱哉其難其慎言擇其人當難之謹之十分仔細伊尹著力說此幾句此乃人主觀人最要之法惟和惟一和非迎順其君之謂迎順其君是同也非和也君臣同德精神交孚無有間隔此之謂和若其德不同如何得和唐虞三代君臣之際可謂和矣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凡得於心者皆德也何者不是德伊尹恐只說德而太甲泛然無所適從故謂德無常師主善者惟師善亦無常主何者不是善協于克一真所謂善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閒也前輩謂利與善之閒言其相去甚微蓋亦有爲善而出於利者故善無常主須是協于克一所謂一者所謂乍見孺子入井怵惕惻隱之心不期而起是也是一也非專一之謂荀子多要說這一字然只說得專一

專一則是有終始這箇一字是本根之一識得本根之一方纔下得專一工夫未得我之本心徒然有意爲善乞乞專一以守之亦未必是也人之本心有一而無二又安得有三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

王言之大本乎王心之一也人主號令天下其言要須極於廣大欲知大小之不同但將秦漢以來詔令與典謨訓誥誓命之書觀之則可見矣只如漢家詔

令自是與三代時不同此無他聖人之言發於此心後世之言皆逐於末流則其廣狹大小固自不同也大抵人之言語其發必有本於心雖外欲爲廣大亦不可得是故惟其此心之一則其中不雜言語自是廣大心有二三則其中紛然言語必有不當於理者既不當理而豈能大乎至於萬姓皆因王言之大見吾心之一則先王之祿可以常安而不危矣烝民之生可以永久而無窮矣言之大本乎此心之一也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亦以此心之一也蓋先王所以有此祿一而已矣斯民所以有此生一而已矣生非特其形生此是伊尹告太甲以一德效驗處須到得萬姓之眾皆稱頌之又須至於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方見吾之所以爲一者未至於此必吾德之有三也易曰觀我生觀民也觀其在彼可以驗其在此至於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一德之效顧不大歟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

此告太甲泛觀博取以益其德大抵人之進德處固

自不一觀乎七世之廟見其有功有德宗廟享之也  
可以進德觀乎萬夫之長其爲政無一毫之不善也  
可以進德凡耳之所聞目之所見無非是我進德處  
如此則吾德之進其可量哉讀咸有一德之言須看  
伊尹說這一德方纔見得分明且伊尹旣說惟尹躬  
暨湯咸有一德是言君臣之間須當有此一德也又  
言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是惟一然後新也又說任官  
惟賢才左右惟其人是人君左右前後當無非一德  
之人也然又懼其所謂一者未分曉故自德而推之  
於善自善而推之於一則所謂一者可知矣又極其  
效驗必使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至於  
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方是吾德一處又使  
之泛觀博覽無所往不致其觀以進厥德伊尹之爲  
太申慮何其詳且盡歟

詔齋家塾書鈔

卷五

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  
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君民本一體相須之義初無尊卑之殊苟見己之爲  
尊民之爲卑便是此心不一處何者當其見己之爲

尊民之爲卑其心必侈然自大吾之本心初未嘗有侈然自大也本心未嘗有而外加益焉非不一乎太甲今日既悔過遷善之後在我者已光明廣大卻恐有自廣而狹人之心纔有此心便是二三故伊尹拳拳於此所以使君民一體之義不可以侈然自大也大抵人之好處便是病處民主罔與成厥功與者與民也人主欲成功須與民共之天下匹夫匹婦不得自盡則誰與成功乎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纂要

卷五

四國

刑本

沃丁太甲子伊尹既死咎單遂卽伊尹之事所以事成湯事太甲者作爲一書欲使沃丁常不忘伊尹之事也

伊陟相太戊臺有祥桑穀其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

咸父四篇

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

朝廷天子臨蒞百官百官尊事天子之處而桑穀生焉宮室將空之兆也有此大異宜必有危亡之變然其君臣之閒交相警戒如此故雖有其象而無其應

此商家之興所以未艾也贊如益贊于禹伊陟贊于  
巫咸臣下自相警戒也太戊贊于伊陟君臣交相警  
戒也伊陟伊尹之子

聚齋家塾書鈔卷五

聚齋家塾書鈔

卷五

四五

四明叢書  
刻圖刊本

絜齋家塾書鈔卷六

宋鄧衷 雙和叔撰

盤庚五遷將治亳般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自契至於成湯八遷自成湯至於盤庚又五遷矣亳  
邑商家之故都是時耿邑以河爲患故盤庚復欲遷  
於亳焉民咨胥怨亦勢之自然平日安居於此田園  
室廬在此生生之計又莫不在此一旦使之捨而他  
適田園室廬必須再爲之經理生生之計百事不更  
而其往也道途之閒又有跋涉之勞有搬運之費以

絜齋家塾書鈔卷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人情度之其所願乎其所不願乎雖使賢者亦不免  
憚其役則民之胥怨是亦宜矣然河水衝決都邑圯  
壞何以立國雖欲不遷不可得也夫旣不可不遷而  
民又不願遷然則當如之何盤庚於此只得委曲開  
導使臣民之心曉得知其所以不可不遷者則旣不  
阻吾之事而又不大拂人之情內不失己外不失人  
此兩全之道也太凡人主欲有爲於天下須使人已  
兩全然後爲貴世間有一等人但欲民之我譽違道  
以徇人之情或者又以爲惟務吾事之濟而已理所

當爲於人言可以無恤二者皆非也罔違道以千百  
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欲讀盤庚之書當以  
此觀之漢唐以來雖有河患而未嘗遷都商家何以  
遷之屢也蓋漢都關中去河遠光武都洛陽去河亦  
遠所以河雖爲患而不及郡邑至本朝都汴正在大  
河之中所以日夜須用防隄商家河患旣是衝壞都  
邑則安得而不遷然有商之君豈能不擇一水患不  
至之處建都而自契以來數數者何故蓋遠去則不  
勝其勞當時之遷亦只在近處河水衝溢所以常被  
其害也

盤庚上

盤庚遷於般民不適有居率籲眾感出矢言曰我王來  
旣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  
如台

民不適有居盤庚欲遷而民不肯往也以萬乘之主  
欲有所爲而天下之民自不肯去由此觀之人主之  
勢豈可恃哉所以孟子謂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  
籲呼也憾憂也矢直也其直如矢故爲之矢言呼眾



人而以直言告之謂自我王祖乙以來爰居於此此者指耿邑而言也當時耿邑圯壞祖乙亦曾要遷而當時之民亦嘗不從自常情論之上有所爲而民不從盡虔劉之可也祖乙重民不忍遽加虔劉所以隱忍在此然民之不能胥匡以生則甚矣水患如此都邑圯壞民皆靡衣偷食朝不及夕而又何暇相匡正得其生之道哉民旣不能胥匡以生故我今日不得不遷我嘗稽之於卜又皆盡如我之意故曰其如台此一句不可輕看謂之其如台蓋盤庚之心旣自

曉然見其不可不遷我之志先定然後謀之鬼神鬼神與我合則其當遷明矣所謂官占惟先蔽志昆命於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如當時舜欲以天下授禹舜志先定矣故從而卜焉則龜筮協從盤庚之遷都亦其志先定故稽之龜策則如我之心古人卜筮不與後世同後世皆是疑似不能自決故決之於鬼神不知龜策之心卽我之心也我之不定則彼之吉凶亦安得而定所以其吉凶皆不可信卜稽曰其如台此兩句萬世卜筮之大法也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  
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  
有服者有此天下也嗣無疆大歷服可見先王恪謹  
天命兢兢業業如此宜乎災變之可弭也而猶不常  
寧則不能常厥邑至於今蓋五邦矣我之德未能如  
先王我安知得上天斷然之命又況其能從先王之  
功烈乎故我不得不承於古今日之遷蓋所以承於  
古也

若顛木之有由斃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

大業底綏四方

木雖已顛而猶有萌蘖則木有復生之理盤庚謂今  
日之事勢正與此類耿邑圯壞如木之已顛者然當  
其圯壞之餘卻有興復之理惟盤庚知之故曰天其  
永我命於茲新邑蓋謂遷於新邑天命將永久也天  
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治極生亂亂極生治當其天  
下之極治而危亡之端萌焉當其天下之極亂而治  
安之兆見焉故曰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也盤庚  
之時雖不至禍亂然耿邑圯壞紀綱不立人心頽靡

遷於新邑再整頓綱紀再討頭理會卻是復興之道  
蓋不好中乃是好也大抵人心久安一旦遷動其精  
神自是各別

盤庚教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  
小人之攸箴

上有所爲令之不從宜逼迫之強其必我聽也而盤  
庚乃大不然方且委曲開導使其心曉然見是非之  
理只此一數字便見得三代聖人所以忠厚處大抵  
天下之事有是非有利害理所當遷不可不遷此是

非也以爲生生之計在此憚於動移此利害也凡事  
只當論是非不當論利害蓋是者爲利非者爲害是  
非之中固自有利害之實當時之人惟蔽於目前區  
區之利害而不見其利害之實故不肯遷盤庚委曲  
開導使之知夫遷則利不遷則害所以使利害之實  
曉然於其心由乃在位自有位始也當時所以不肯  
遷非民之罪皆只是在位之人蓋民之利害小在位  
之人利害大彼富貴之家生生之計莫不在此根本  
深固一旦他適必不樂從盤庚深得其要故教于民

而始於在位之人前曰恪恭乃職一心以事其上今  
而上有所爲傲然不從且鼓率其民肆爲怨讟果可  
謂之舊服乎以臣從君此法度之正也今而傲上從  
康略無畏憚果可謂之法度乎故盤庚使之終始一  
心常如舊日之事而正其法度也曰無或敢伏小人  
之攸箴戒在位之人不得隱伏小人之言也夫盤庚  
欲遷民咨胥怨今盤庚不見其爲怨而見其爲箴蓋  
民之有言謂上之所爲非也此便是箴戒我處但其  
蔽於利害箴得不是爾吾今使在位之人無得隱伏

凡有所言皆得以達於上然後因其所言與之商量  
則可以解其蔽而開其心苟隱伏而不得上達卻如  
何開導得他自常情觀之浮言胥動正所以沮吾欲  
爲之心宜不欲聞其言也今乃反使之無伏焉蓋聖  
賢舉事必欲斯民曉然於心欣然樂從故使之皆得  
以陳其利害然後於是而開導諭告之不然雖強其  
必我從亦豈出於其心之樂爲也哉若夫商鞅之徒  
則必曰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論至德者不和於俗  
成大功者不謀於眾一切有所不顧矣三代聖賢豈

如此哉夫民不從上令不逼迫之而委曲教告之胥  
動浮言不抑遏之而使無伏焉可見聖賢舉事與後  
世不同古人所以凡有所爲而無不成者只緣得其  
要領且如盤庚之遷被他如此詳說民便樂從等閒  
遷了若不得要領安能如此只觀由乃在位一句便  
見其所以能有成處

王命眾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眾于告汝訓汝猷黜乃  
心無傲從康

王命眾悉至于庭羣臣庶民皆使之來也只看此一

聖賢家數書

卷六

七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句分明如一家之中同共商量汝猷黜乃心黜其傲  
上從康之心也此一句尤見盤庚說得親切處夫上  
有所爲而爲臣民者胥動浮言敢於不從是傲慢也  
懷土自安便目前之小利忘他日之大患是從康也  
盤庚謂汝且黜了這傲與從康之心聽我之說臣民  
之眾一聞斯言聳然知君命之可畏傲上之心無有  
也灼然知懷土重遷之爲害從康之心無有也既黜  
傲上從康之心則是非利害之實豈不明白也哉盤  
庚如此說分明如良醫用藥藥與病對方攻得他病

去嗚呼斯其所以爲聖賢之君也歟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  
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虜予  
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

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

案袁氏此節解  
承樂大典原闕

若罔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汝克  
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  
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曷作勞不服田畝越  
其罔有黍稷

聖賢家塾書

入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此是告羣臣之言自君臣而言則君者臣之綱也自  
臣民而言則臣者民之綱也君旣爲臣之綱上有命  
令其可不從臣旣爲民之綱爾不從我又何以倡率  
其民故盤庚告以若罔在綱使之深思夫所謂綱者  
知君爲我之綱則必有以從其上矣知我又爲民之  
綱則必有以率其下矣大抵此一篇書臣民皆在其  
中所謂王命眾悉至于庭自羣臣以下若父老若庶  
民無不在焉蓋古者臣與民不甚相遠觀周禮面三  
槐三公位焉州長眾庶在其後則民常與臣爲一處

也盤庚前面說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所以  
民用丕變今汝乃反聒聒然起信險虐我不知汝所  
訟者何事既如此告其民此又告臣下謂民之不從  
皆是人臣之罪故若網在綱之喻既所以格其傲上  
之心若農服田之喻又所以格其從康之心當時之  
人所以不肯遷者其病只在這傲上從康盤庚深見  
得他之病故使之黜去其爲心害者則道理曉然  
後從而喻之使遷則無不從矣大抵害心者不有所  
黜則其善者無由得伸易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

而亨人心之有所蔽猶頤中之有物也苟非噬嗑安  
得而亨盤庚後來所以終遷得成只緣他識得當時  
之人底病痛處後世但知使民爲善而不知先黜他  
不好底心胸中既有所蔽如何良心解明此其事之  
所以不能有成也盤庚前面既說汝猷黜乃心無傲  
從康至此又說汝克黜乃心所黜者非他卽傲上從  
康之心爾此黜字大有工夫須是直截棄捨無所吝  
惜是之謂黜此非有勇者不能只此一黜字是少  
精神當時之人一聞此言所謂傲上從康之心皆無

有矣盤庚謂爾而今所謂愛民非真能愛民也須是論實始得蓋當時羣臣所以胥動浮言者必曰遷徙之勞道途之遠使爾民跋涉險阻蒙犯霜露深可憫念以此爲愛民不知此皆是虛言非實德也若論實豈可不遷爾能施實德於民至於親戚朋友皆論實商量我乃敢大言爾有積德若未能如此非積德也蓋當時之人倡於浮言必以爲我自有積德都邑雖圯壞我之積德自可以勝之殊不知天下惟實有是理實有是事然後能有所積未能施實德於民卻把

甚麼來積德故盤庚謂汝能施實德於民至于婚友實爲此事然後可謂之有積德矣苟無所畏懼大毒於遠近辟如惰農自安其能有黍稷乎蓋當時所以不肯遷只是怠惰苟安而已夫平日安居於此一旦遷徙勞則勞矣然道理當遷如何不遷當時所見者利害也盤庚所言者是非也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旣先惡於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

吉言吉祥之言也和吉言者謂汝當以吉善之言謂



和百姓也今汝乃不能如此毋乃自生毒乎蓋當時羣臣鼓率小民齟齬其上自以爲利也自以爲得策也不知今日雖可苟安異日都邑圯壞民不安居亦將歸怨於爾以爲由爾不使我遷所以致我今日狼狽則是爾之所謂得策乃大不得策爾之所謂至安乃天下之至危也故曰乃既先惡於民乃奉其憫不能施實德於民而倡於浮言鼓率眾庶是先惡於民也爾既先惡於民則民亦歸怨於爾非自奉其憫乎盤庚言此所以醒覺羣臣之心者可謂深切著明矣

相時儉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眾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汝眾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儉明者小民也小民聞箴戒之言猶能相顧忌而恐有口過今我之言委曲如此而爾非我從曾小民之不若乎況爾之命或長或短皆制於我爾不我從雖殺之可也爾若以爲不當遷自當來告於我卻可通共商量今乃不然而胥動以浮言鼓率小民齟齬其

上之畫策其勢則誠可畏矣然我欲撲滅了爾夫豈不可若火之燎於原雖不可近猶可撲滅天下豈有不滅之火哉到得我撲滅了爾乃是爾自取之卻不可謂我不曾說觀此益可以見盤庚曲盡人情之意大抵世閒人不過兩等一等人如商鞅之徒但知行一切之政一等人如宋襄公之徒號爲行仁義之道二者皆非也若如商鞅一切不顧上有所爲必欲強民之從一時之閒固能立事矣而所謂寬大優游之意何有焉然一於寬大優游而無森然不可犯者存

乎其閒則失之委靡聽民無所畏懼亦豈能立事所以二者皆不得中道今觀盤庚遷都悉召其羣臣庶民親至於天子之庭而爲之反覆敷陳其利害開導其心術何敢以人君之尊自處亦可謂委曲詳盡矣然雖委曲詳盡如此而初不失之柔弱其閒言語自有森然不可犯處若曰矧予制乃短長之命若曰其猶可撲滅直以生殺之權聳動之不特如此又直謂則惟汝眾自作弗靖非予有咎凜然可畏如此旣不若商鞅之徒哂人從己無復寬大氣象又不若宋襄

之徒柔弱委靡不能有所建立其寬也溫然如春其  
嚴也肅然如冬既使人愛之又使人畏之如此方是  
儒學方是王道純粹處欲識治體於此可見矣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盤庚遷都事體正合得此兩句與老成之人共事是  
人惟求舊也舍舊都而遷新邑是器惟其新也而當  
時羣臣不從正與此兩句相反人當求舊今也老成  
之人則侮慢之器當求新今也懷土重遷不知圖新  
之計故盤庚舉遲任之言以告之使之道理明白則  
彼從而致思知人惟求舊之義果敢侮老成之人乎  
知器非求舊惟新之義果敢不從我而遷乎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  
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  
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盤庚言我先王與爾祖父同其安逸同其勤勞休戚  
一體譬猶一家惟爾子孫猶吾之子孫也我先王與  
爾祖父如此我豈敢輕以刑罰加於汝身然今爾不  
從我遷則不免施以刑罰我獨不念我先王所以與

爾祖父胥及逸勤者乎故曰子敢動用非罰盤庚直是不敢也爾有戮力於王室者我皆選而用之無世不然爾有善者我皆顯而揚之無敢掩隱蓋爾乃國家之世臣我所以待爾者甚厚謂之世選言世世選而用之也古之於世臣極留意孟子言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只觀成周教胃子其法甚謹蓋世臣自與新進不同國家之本末源流無不周知而又能盡忠以事其上故欲其世世相接續祖父既賢子孫又繼之則國家常有恃矣此意

甚好讀此處可以想像先王忠厚之意不敢動用非罰而有功勞者世選之忠厚何如哉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如後世之配享是也此意思尤更好蓋有功於王室者直是不忘纔是享於宗廟便能作福作災此非盤庚姑爲是說蓋實有此理也既能爲禍福我其敢動用非德乎嗚呼自常情觀之以萬乘之尊凡先王之功臣皆吾臣也何懼其能爲禍福而盤庚乃恐其先世之臣作福作災而不敢動用非德然則今日遷都之舉盤庚豈率爾而然爾臣可不從

哉

子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

我爲遷都之舉直是難之勞民動眾豈是易事我今告汝於難我思之熟慮之審明見其不可不遷如射之志於中的更無毫釐之差此一句可見盤庚遷都直是計較得審細不特盤庚遷都二帝三王所以處天下之事皆在此一句堯舜之揖讓湯武之征伐此也會子之去子思之守比干之死箕子之奴禹稷之過門不入顏子之居於陋巷亦此也不特處事凡一

孟子卷之六

卷六

十五 四明叢書

約編刊本

語一默一動一靜皆如射之中的更無毫釐之差

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子一人之作猷

老成之人慮事深遠當時固欲盤庚之遷所不從者新進之徒爾故盤庚使之無侮老成人鄙圯壞民不寧民強有力者皆自能逃避被其害者惟鰥寡孤獨幼弱之人爾所謂老弱轉乎溝壑是也故盤庚使之無孤弱孤與幼蓋今日汝不肯從我而遷異時都邑圯壞孤幼罹毒乃汝虐之也各長於厥居者使之

皆思爲長久之計也今日憚目前之小勞雖得一時之安逸然豈長久之道哉勉出乃力者人皆有此力但苟安怠惰不知自勉故其力不出若能奮然自勉再整頓精神起來則前日苟安怠惰之人轉而爲強有力之人矣此無他其力出故也能勉出乃力然後聽予一人之作猷必深入於其心矣

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

自羣臣而言則大臣爲邇小臣爲遠自臣民而言則羣臣爲邇小民爲遠盤庚謂我不論遠近有罪者則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六

十六

初讀書

約園刊本

必伐有德者則必彰顯之斯言一出誰不聳動蓋盤庚恐當時羣臣或恃吾爲大臣或恃吾爲世臣故言我之賞罰如天地之無私則羣臣之心於是乎失所恃矣

邦之臧惟汝眾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

盤庚謂自今日既遷之後邦家因此而臧則皆由爾之眾肯從我遷而致此也其或邦之不臧乃是我有失德故致天下之罪非遷都之過也此言所以示其不可不遷之意蓋道理當遷只得遷其或遷而邦家

不滅乃我自有失德豈遷都之過耶在成湯則曰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在武王則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在盤庚則曰邦之不滅惟予一人有佚罰大抵待人者常恕而待己者甚嚴二帝三王同此一心而已盤庚之書其中雖有刑罰之語然至此發爲斯言此其所以爲三王之粹也

凡爾眾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當時聽盤庚之誥者悉至於庭之人爾而未及遠也

蔡氏家範書 卷六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故使之致告焉致告者轉相告語使吾之意達於四方萬里之遠也自今至於後者盤庚謂以前許多事我皆不與爾理會繼自今日以往須當各恭乃事齊乃位度乃口今汝傲上從康果恭乃事齊乃位乎晉動浮言果度乃口乎自今日以後須盡革其舊可也日之一字又盤庚之深意言當日日如此不可使有間斷若使今日雖能聽吾之言而他日私情復作又將中變而不肯遷矣故使之日日如此所以使其工夫接續無有間斷也只此一日字多少精神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誥民之弗率誕告用竄其有眾咸造勿喪在王庭

此書蓋盤庚既遷中道所作上篇大略是告臣民亦在其中此篇則大略告民之辭居多蓋涉河既遷爲之臣者固無慮其中變小民無常萬一背叛離散豈不大可慮哉此盤庚是書之所以作也誕告者大告也大布心腹使人皆信之也天子所止之處皆謂之王庭此在道之王庭也小民咸造於庭而無有褻慢

聚齊家塾書

卷六

十四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者焉觀咸造勿喪四字便可以見先王之道不以君尊自處鄙夷其民而使之皆至於天子之庭其親之如是然雖親之而無有褻慢則又未嘗不尊其咸造也薰然其和其勿喪也肅然其嚴君民之情通達無閒而君民之分亦未嘗不肅夫是之謂執其兩端一於寬和而無凜然不可犯之意非也一於嚴肅而無藹然相親之意亦非也惟咸造勿喪二者合焉此先王之道也

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

蔡哀氏此節注承樂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得感鮮以不浮于天時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善康共

自下承上謂之承以君臨民而曰惟民之承先王之敬民也如此使民如承大祭古先聖王所以待其民者分明如下之承其上故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周官獻民數於王王拜而受之只觀承之一字便見得三代治體與後世不同君敬其民故民亦皆保

黎齋家塾書

卷六

十九四明叢書

初編刊本

其上而向其憂感爲鮮以不浮於天時者言大略皆是順天時而遷也順流曰浮天降大虐於殷故先王不敢懷居其所動作皆視民之利而遷也盤庚言此其意以爲遷都之事使我先王未嘗有而吾創爲此則汝雖不從可也然自契至於成湯入遷自湯至於今五遷矣何前日能爲之而吾今日不可爲也故曰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盤庚此言最妙所以使其此心渙然開釋也承汝俾汝仰斯謂惟民之承旣曰惟民之承又曰承汝俾汝說此兩承字盤庚又有深意

蓋盤庚恐當時之民以爲吾以人主之尊而臨其民  
驅逐之使他適故爲此言以明吾之心不如此何者  
當遷而不遷至於都邑圯壞小民蕩析離居則是我  
不以民爲重褻慢之而然其爲不敬大矣當遷而遷  
口前雖若小勞乃是知民之爲重敬之而不敢忽所  
以如此盤庚涉河深恐當時民不諭其意故明以告  
之使知吾今日之遷非以刑威驅之以至尊臨之乃  
是欲汝欲汝與我共享熹康之福也嗚呼盤庚遷都  
之本心著矣

非汝有咎比于罰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不從  
厥志

盤庚謂吾所以遷非是汝有罪而罰汝亦非是我白  
爲一身皆是爲汝之故都邑圯壞汝民將蕩析離居  
故我所以須著用遷嗚呼當時之民以爲盤庚自爲  
已計也斯言一出其心寧不爲之聳動乎且天生民  
而立君不過欲使牧下民人主舉事豈可自私其身  
亦無非爲民計以不從厥志此一句尤當著力看蓋  
民之本志也只要遷是非可否本心未嘗不明但一

時爲利害所蔽憚其道塗之阻遷徙之勞所以不從  
盤庚深見其本心故直指言之以爲汝之本心亦只  
以爲當遷吾今日之舉乃所以大從爾之志此一句  
是盤庚遷都底骨髓盤庚所以遷其根本全在此前  
乎此特未說爾至此說出愈更分明大抵天下之至  
明者人之本心也今試以遷都之事問一愚鄙之人  
其當遷乎其不當遷乎必以爲當遷矣此豈非人之  
本心本心雖明一時蔽於利害則往往昧於是非之  
理然其實自不可泯沒古之善興事者不從其一時

之情而從其本然之志非獨盤庚爲然堯舜三代治  
天下皆是從人心上做起初不曾外人心而他求此  
一句關係甚大學者所當潛心玩索也

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

盤庚既已涉河則是民已從盤庚而遷矣然且曰將  
試以汝遷何哉觀試之一字可見盤庚敬民之意蓋  
誠不強迫民之必遷也遐想盤庚敬心分明如承大  
祭如朽索之馭六馬兢兢業業敬畏恐懼惟恐民心  
中變而厥邦之不安何敢強民之從也哉當子細玩

味這試字

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  
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

觀困之一字見盤庚謀遷之時其反覆思慮不是輕  
舉蓋不遷則都邑圯壞民生昏墊王業不成遷之則  
勞民動眾人心弗從跋涉阻險勞費不一不遷既不  
可遷又重拂人情而民不我從又思量如何去告戒  
他如何夫感動他日夜思念至於憂困所謂困於心  
衡於慮也觀此一字可以深見盤庚之心盤庚言我

之此舉其思之深慮之至矣汝乃不念我之所以困  
者爲誰如此反肆爲胥怨以違上之命令其可乎宣  
達也爾民皆有此心只被利害之私橫乎胸次所以  
本心不能宣達爾不宣達乃心敬念誠信以感動我  
一人爾惟自取鞠自苦爾傲上從康可謂不敬矣亦可  
謂不信矣鞠窮也今日不遷則都邑圯壞老穉轉乎  
溝壑非自取鞠苦乎譬如乘舟而弗終濟則其所載  
必臭腐此又是盤庚委曲引喻使之曉然見利害之  
實正當涉河之時故指舟以爲喻

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廖

這忱字卽是欽念以忱人皆有此忱然須是相連屬乃可今日既要遷明日又不遷遷則是忱信之心涣散而不相接續旣不相接續事如何得成惟相率而沈溺爾盤庚當時欲遷斯民往往懷怨怒以咎其上故又告之以不其或稽自怒曷廖言人之怒只是爲私情所奪不曾子細契勘且如遷都一事爾試子細稽察其利害是非以爲遷是乎不遷是乎水患一至民生不能自保則今日誠不可不遷也理所當遷吾從而遷焉怨怒之心何自而生人所以有怨怒者正緣是不曾稽察或問明道先生曰人要怒是如何曰但當怒時量度道理當怒與不當怒怒自然是息卽此理也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

爾民所以不肯遷此皆不爲長久之計又不思不遷之災若使爲長久之計則耿邑圯壞近在朝夕豈可不遷若思蕩析離居轉徙溝壑其災害切身又安有

違上之命者爾今日皆不曾自去思量此是告他最親切教他試自思量看盤庚告民一句是一服藥汝若不遷是不以逸樂相勸而以憂相勸也汝之意必以為今日之遷有跋涉之勞故苟安以祈目前之樂殊不知今日雖有此逸樂他日水患之至尙得安享此逸樂乎故曰今其有今罔後爾之不遷其害立至雖欲久生在世其可得乎

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迓續乃命于天子豈汝威用奉畜汝眾

一卽是前忱字盤庚深恐民心之中變復渙然而散故命之以一使其心常如今日則遷都之事庶幾有成若今日欲遷而明日不肯遷終始不如一也汝心纔不一則是起污穢自臭敗當日之遷亦不下數萬人纔眾則其間必有姦宄之人倚眾以為亂者故曰恐人倚乃身言汝雖欲遷了又恐有人倚爾之身而為亂可不謹哉迂乃心者爾之心本自正直又恐有人將利害之私來惑汝使不欲遷則正直之心反為迂曲矣汝前日在耿邑幾被水害汝之生理幾絕

矣我今日遷使之在安樂之地是我再接續爾之命  
於天也我又非以威刑驅迫汝使之遷我之本意正  
要畜養汝眾使汝得全其生爾

子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失于  
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汝萬民乃  
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  
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罔能迪

此是台民謂我先神后亦曾勞爾之先而遷我所以  
進爾於此用懷來爾卽王命眾悉至於庭之意也都

邑圯壞我若久於此地而不遷則高后定降罪疾於  
我何者我今日所有之民先王之民也水患將至而  
不遷是我虐其民何所逃罪今我欲遷汝萬民乃不  
與我同心先后明明在上自上罰汝汝何能迪乎迪  
者道也言無辭也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  
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  
死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  
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此是告臣在民言爾先在臣言乃祖乃父臣民之別  
如此此亦與上章同義大略言我若不遷我定受其  
罪罰我欲遷而爾不從我遷則此罪罰卻是爾當之  
夫所謂我先后所謂乃祖乃父皆鬼神也盤庚何以  
知其必降罪罰必降弗祥此無他以吾心而知之也  
吾之心卽鬼神之心也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  
鬼神之情狀吾之精氣遊魂卽鬼神之精氣遊魂也  
以吾之心如此則知鬼神之心亦如此且都邑圯壞  
吾心知其當遷當遷而不遷吾心知其爲非也吾心  
既知其爲非則鬼神亦必以爲非鬼神既以爲非則  
安有不降之罪罰者此無他只緣統是一箇道理盤  
庚又不是且如此說灼然見得道理是如此然又須  
看盤庚說這兩箇勞字曰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  
又曰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所以下兩箇勞字者  
盤庚之意蓋謂我先后亦曾勞爾萬民羣臣以遷然  
當日羣臣萬民皆不憚其勞苦從我而遷蓋以遷爲  
是也爾之祖先祖父既從我先神后以遷今日我欲  
遷爾乃憚一時之勞而不我從爾先祖父以爾爲是



乎非乎吾知其必以爾爲非安得不降罪罰所以說這兩箇勞字盤庚之意深矣我不遷則罪罰在我爾不從我而遷則其罪罰在爾盤庚與臣民皆一等說這禍福這意思甚好不謂人君之尊自有一等禍福臣民之卑又有一等禍福皆只是一體言之後世豈肯如此說便見得這是三代之時聖賢之君說話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

不易謂斷然不易也永敬卽無爾忱不屬之患今日雖敬承我命明日汝儻又褻慢而不從果能永敬乎大恤恤其大者也一時遷徙有跋涉之勞此事之小者也適茲新邑相與生生爲無窮之計此事之大者也爾當恤其大者毋恤其小者爾今雖遷若其中有一人萌背叛之心此便是相絕遠而不能相保以生要須使之歡欣交通閭里相保故曰無胥絕遠

汝分獸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曰分曰各此兩字當仔細看蓋當時之進浮言胥動皆不曾自去思量但見上有倡爲之說者則下之人皆同聲和之以爲遷之非是初未嘗返而思之盤庚

於是使之分念使之各設中焉各自反之於心今日之遷果是耶非耶不可但隨人浪說各自思量則道理自見夫中一也今而使之各設中蓋隨聲是非乃是人各有心各設中焉到得道理至當處人心一而已使之各設中乃所以使人心之一也嗚呼盤庚何以深見斯人之病而用藥如此之切當哉蓋古者賢聖之君其胸中無一毫之蔽所以深見得他人之心一言一句皆切中人心之病若使其胸中先自蒙蔽何以知得如此之深當時所以不從正緣隨聲是非不曾各自思念惟盤庚此心明白所以灼然見得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剴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當時所以不肯遷只緣大家巨室各有寶貨深恐道途之閒或遇姦宄致遭劫奪所以倡爲浮言齟齬其上盤庚深見得當時之病在茲故前面既說具乃貝玉此又嚴暫遇姦宄之刑暫遇者卒然相遇卽爲姦宄蓋當時豈能一一皆是好人小人惟利害是視何所不至萬一道途閒或遇劫奪這便瓦解渙然離散

如何遷得成所以其刑須著用大故嚴剝殄滅之無  
遺直皆滅了更無遺類凜然有甚可畏者子則孛戮  
此乃治軍之刑今而以孛戮之刑施之遷都之時雖  
曰軍容不入國然這事非十分嚴不可此便見得古  
人之善變不拘於常處盤庚之誥雖曰寬然嚴處直  
是嚴蓋不如此不能成事後世所以做事不成皆緣  
是不知變古人處事通變不執直是與後世不同當  
時固不會用此刑但其號令不得不如此嚴號令既  
嚴則人知所畏避而不敢犯人既不敢犯則又何常  
果用之耶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易曰生生之謂易生生二字不可不子細看內外精  
粗皆在其中自能離圯壞之處適茲新邑得以安居  
樂業室家相保此亦生然所謂生者不特是活在世  
上永底烝民之生此之謂生豈徒具其形生而已哉  
苟不明道理雖生無以異於死者如此說生又進一  
步若更向上說則爲善而進進不已日新又新有無  
窮之意焉此所謂生生也須知是若精若粗皆在其

中

盤庚下

盤庚既遷莫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眾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古者建國前朝後市右社稷左宗廟今既遷矣此其位不可亂故正之綏者安也民方新集凡事未便也室廬未便也器用未便也所授之田畝未嘗耕耨也須是綏他使之至此如歸有今日安居之樂忘前日遷徙之勞處新造未集之邦而無異於久處長安之

聖學堂書鈔

卷六

三十四明徵書

約園刊本

地閭里之閒熙然如在春風和氣中則民皆樂其處而無渙散之心矣觀綏之一字須當知其中有無限事周官旅師致新叱之法使無征役以地之嫩惡爲之等此下一綏字則其閒如役使如授田皆與常時不同特不詳言爾尙書與後世諸史不相似後世史書皆分明說了如尙書只在一箇字其中有無窮之義且如乃正厥位只說一正字綏爰有眾只說一綏字而其閒自有許多條目所以學者讀尙書不可不自思索也無戲怠使之不得嬉戲怠惰也當時臣民

所以不肯遷只緣從康之故盤庚方其未遷諄諄訓誨若曰勉出乃力若曰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若曰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皆所以黜其從康之心也今旣遷矣又恐其此心復散不知爲生生無窮之計故又以此言戒之此便見古人不已處前日之戒懼其懷土重遷欲使之龜勉以從事也今日之戒懼其旣遷而怠欲使之孳孳不已勤於爲善也民生在勤勤則不置戲怠之心豈可一日有古之王天下者常置斯民於不得不勉之地故

書曰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又曰黎民敏德堯舜三代治天下常使斯民勤於德盤庚旣遷之後而猶戒民以無戲怠其意深矣伊川易傳解卦說其來復吉以爲旣解其難而安平無事是無所往也則當修復治道正紀綱明法度進復先代明王之治是來復也謂反正理也自古聖王救難定亂其始未暇遽爲也旣安定則爲可久可繼之治自漢而下亂旣除則不復有爲姑隨時維持而已故不能成善治蓋不知來復之義也此語甚佳學者須當看盤庚旣遷之後

猶如此告戒便見古人不同處懋建大命卽孟子所謂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眾或謂盤庚至此始言敷心腹腎腸則前日之所言其不情乎此非知盤庚心者也盤庚三篇之言皆是敷心腹腎腸也且盤庚所以遷又非以刑驅之又非以智術籠絡之一味只是至誠感動若使其心腹腎腸有一毫隱而不敷卻何以感人動物以是知三篇之書無非心腸腎腸之言所以言於此者蓋說罔罪爾眾爾方前日未遷之時嘗有罪之之言若曰矧子制乃短長之命若曰我乃剝殄滅之盤庚深恐斯民既遷之後猶懼有罪戾之及故明白以告之謂我今日不復罪爾眾爾眾亦無可罪也民於此始安然無疑矣

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于一人

前曰不其或稽自怒曷疹此又曰爾無共怒所以多說這怒字者蓋人情方去故卽新則凡事皆不便則必怨怨則必怒故盤庚使之無共怒無協比讒言于

一人自常情觀之今既遷矣又何可怒亦何讒言之有然盤庚猶諄諄告戒者蓋雖是既遷萬一動其怨怒之心萬一有爲讒言鼓扇於中者則民皆不安其居豈不大可懼哉此盤庚之所不能已也夫既遷之後而其言如此此處當著精神看

占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積于朕邦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

適於山既所以依險阻亦所以避水患凶德水患也降凶德謂居高而臨下也

聚齋家塾書鈔 卷六

三四明徵書 約圖刊本

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

盤庚既遷一則耿邑圯壞民皆昏墊將以避水患一則亦是天意將興復商家使之離此舊邑復亳都復如成湯有爲於天下使天下復爲成湯之世此是兩意何者耿邑之都亦已久矣今而圯壞分明是天誘其衷欲復我高祖之德使我再討頭腦做大禍之中有大福存焉惟盤庚之心上與天通知俾天意是如此當時之人初不知前此盤庚亦嘗露其意矣曰若

顛木之有由斲天其示我命於茲新邑但前此未遷  
未可說破至此始明言之雖然亦是槃庚有志要出  
來做所以見得使其無志豈能有成耶  
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

盤庚謂我亦非是以己意自爲我嘗謀之篤敬之臣  
而彼亦以爲當遷也自古人主事雖出於己意亦須  
賴賢人輔助周公伐三監有十夫子翼人之有生或  
禍或福或夭或壽皆有定命耿邑圯壞則民命皆絕  
故我之遷乃所以使既絕之命復得以生蕩析離居

聖學彙書卷六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民復得以安居樂業所謂子迓續乃命於天是也  
承卽罔不惟民之承底承字的知民之重君之輕故  
以上而承下以貴而承賤忘其勢位之爲尊崇也觀  
此一字可以知三代聖人之道

肆子冲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賈  
盤庚之遷人謂其不恤人言斷以己意而必爲之也  
不知盤庚所以謀諸人者蓋悉矣觀朕及篤敬與夫  
非廢厥謀之言豈以己意而自爲也哉論至德者不  
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愚民可與樂成難與更



始此乃戰國之時操一切之政者所爲三代聖賢舉事豈肯如此說洪範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數者無一不從是之謂大同舉事必至於大同方是盤庚之遷反復思慮所以謀及乃心者至矣朕及篤敬非廢厥謀所以謀於人者悉矣各非敢違卜則又謀及卜筮焉盤庚曷嘗敢廢神人之謀而惟己是徇哉弔由靈靈者善也用其謀之善者也宏與賁皆天之恩恢復其廣大規模也大抵爲天下者其規模須當極於廣大管仲得君如

聖賢書

卷六

三四明世書

約圖刊本

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且管仲非無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之功烈功烈如彼其卑若唐虞三代之治其廣大悠久與天地同量所謂用宏茲賁惟唐虞三代之時爲然處圯壞之都邑人情以爲亦可苟然非廣大悠遠之計盤庚所以斷然遷於新邑蓋將再造王業爲長久不拔之規也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尙皆隱哉予其懋節相爾念敬我眾

孟子曰王若隱其無罪又曰惻隱之心隱者若有物

隱於其中也聽吾之言而其中若有物隱焉則所入者深矣若耳雖聽之而未嘗念其言未嘗有動於中豈所謂隱也哉簡者如所謂惟簡在上帝之心相者如所謂佑賢輔德之意簡言其不忘汝相言其輔助汝也我勉力以簡相汝汝其可不敬念我眾乎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

好貨之人吾所不任果敢以恭生生之理與夫能鞠養斯人謀人之保居使之安居樂業者吾其次序而敬用之功有大小故用之亦有次序也

聖家聖書

卷六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今我既恭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

羞進也進爾而以吾心之所若與否者明告之若否卽是好惡好貨者吾之所否者也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者吾之所若者也我明示以吾之所好惡汝當無一事之不敬則好貨之念其敢或萌而生生之理其敢有不恭乎

無總于貨賚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庸用也生生之理未嘗不在天下在人用之爾如有物於此能用之則爲我所用生生之理自古固存朝

夕從事焉所謂庸也未嘗從事則此理與我判然二物於我何有焉民皆有此德在上之人有以敷廣之蓋德雖民所固有然良心善性至微而未著至小而未大也在上位者有以啓迪教化之使微者日著小者日大則民德廣矣一心之人吾其永任之所謂永肩一心也盤庚之遷當時所以胥動浮言正緣在位之人惟貨是顧所以憚於遷徙夫天下之事不過義與利而已舜蹠之分可謂遠矣亦不過在利與善之間惟利是視而不顧其義之所當然此當時人腹心本根之疾豈可不與除去若今日既遷之後前日好貨之心猶未盡除則豈能盡忠以事上乎盤庚深見其病所以明示之以好惡使之皆從吾心之所若也且人惟一心既欲爲善又欲爲利豈所謂一心也哉盤庚所以告其臣大略使之一心

梁齋家塾書鈔卷七

宋鄧袁 變和叔撰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  
古人亦有言夢者矣武王朕夢協朕卜孔子吾不復  
夢見周公周禮亦有占夢之官季冬獻吉夢於王蓋  
事有朕兆故見之於夢此亦嗜慾將至有開必先之  
一端也然而高宗之夢亦異矣常人雖有此夢未必  
果有此事高宗之夢乃於茫昧恍惚之中明見其人  
及得諸巖野而與所見於夢者無毫髮殊何其異也

梁齋家塾書鈔 卷七

一西明叢書

約園同本

嗟乎高宗恭默思道其精神專一矣其邪思妄念一  
毫不作矣此心無所障礙是以上與天通得良弼於  
夢寐之間夫復何怪且人亦未嘗無夢然亦有日間  
無此事而乃有此夢者是豈晝夜不同而夢覺有二  
理哉其實一而已矣眾人之夢也只是旦晝之所形  
高宗之夢也只是旦晝之所念何者凡人日用之間  
邪思妄念何可勝數雖未嘗爲此事然而有此念也  
既有此念宜有此夢天下安得有旦晝之所不欲爲  
而夜形之於夢者高宗朝夕之所思念念在求賢是

以見之於夢亦不外此其精神直與上帝相通此豈有一毫之他念哉大抵徹上徹下只是一理只是一心高而爲上帝卑而爲下土皆此理此心而已惟其本一是以上帝雖巍巍然在上其精神直與之交賢者隱於巖穴之間其精神實與之接常人惟有所障蔽是以扞格而不通聖賢此心虛明無所障蔽則天人之際豈不相與流通而無間哉此無他惟其本一而已矣

說命上

東漢書

卷七

二四明  
約本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

亮明也陰默也古者憂宅三年不言雖不言而其中甚明故謂之亮陰既免喪可以言矣而猶弗言其不言中有多少工夫高宗所以能神交上帝所以能得良弼皆自不言中來大抵寡言者其工夫必深多言者其工夫必淺寡言者其工夫日積多言者其工夫馳散如人之哀樂喜怒蘊蓄於中未便發散若泄之

於外則不久而息故古者言之不出形躬之不逮也  
孔子亦云子欲無言古之進道者其言語極少誠以  
多言最減力譬之天將雨迅雷一震往往未必有雨  
何則其氣泄故也高宗三年不言既免喪而猶不言  
則其涵養於中者爲何如哉若高宗可謂知之者矣  
大抵人之於道必貴乎真知能真知之方可謂之明  
哲所謂真知者如知陷阱之不可入知水火之不可  
蹈也人未有觸陷阱蹈水火者何則以其知之審故  
也至於爲不善則反不知也使其知爲不善亦如陷  
阱水火之可畏也則天下誰復有爲不善者哉伊川  
先生嘗言知之深者如親遭虎之傷者也未嘗真知  
如聞虎之傷人者也此之謂知是真箇知高宗恭默  
思道三年不言既免喪而猶不言可謂真知矣可以  
君臨萬邦爲天下之法則矣故曰王言惟作命不言  
臣下罔攸翼令其尊高宗也如此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  
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

高宗至此猶未肯言而乃作書以誥嗚呼其用功之

深如此詩稱文王之德曰克明克類類者似也人主處四海九州之上操慶賞刑威之柄其位巍然極天下之至尊也必有莫大之德然後其德與位始類苟居莫大之位而以中才處之豈所謂類哉夢帝賚子良弼謂之未嘗有所見耶則帝賚之言非誣也謂之誠有所見耶則所謂帝者豈有形也哉如道家之說則謂天帝與人閒無異夫天地之性人爲貴至貴莫如人所謂天地亦不過只是人如道家之說未必無理然亦何從而知之非吾儒之所當論也大抵可以

此心論而不可以形骸論所謂天者只是此心此理而已高宗夢帝賚子良弼亦未必果見上帝意者夢寐之閒親見傳說或曰此天之所賜以與人主其治天下者耶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

高宗之夢不其異哉以夢中所見之形象旁求於天下果得其人既得其人遽然信之而不疑遂以宰相之任授焉是何高宗言其夢之深也於此可以見高

宗之心矣常人平日工夫未到是以自疑其心安得  
信其夢高宗蒸默思道三年不言既免喪而猶不言  
想其於居喪之禮曲折周旋無所不盡是多少工夫  
此心洞然清明無一毫障塞是以亦自信其心亦自  
信其夢拔之巖穴之間加諸王公之上非高宗自信  
之篤豈能如此故曰於此可以見高宗之心矣

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宰相非比百僚庶尹各有職分宰相之職不在乎簿  
書期會斷獄聽訟之間朝夕人主之左右輔導上德

家齊家塾書鈔

卷七

五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此宰相之職事也古者三公坐而論道日夜周旋人  
主之側人主以此任宰相宰相亦以此而自任焉觀  
伊尹弗克俾厥后爲堯舜其心愧恥若撻於市必欲  
使是君爲堯舜之君此正宰相之職分也後世宰相  
進見有時朝而奏事不過如一胥吏執文書以事其  
官長爾所以輔導上德啓迪君心者何有焉高宗以  
輔德而命傅說此正三代宰相事業漢唐以後此意  
不明矣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



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此皆是輔德底事金不就礪則不能成器人主非賢臣何以成德濟川非舟楫則不能就岸人主求道非資賢臣亦豈能有所濟乎蓋方求道而未得猶泛然於中流而未至岸也須是濟得這川方可人主求道亦須當著邊岸詩稱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於岸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此又足以見高宗求助之切如此渴於忠諫之言如苗之將槁望霖雨之

蔡齋家塾書鈔

卷七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降高宗之心何如其切哉此皆是說人主身心上事不可作事爲上說觀啓乃心沃朕心兩句可以見矣啓乃心者凡有所懷盡言無隱也沃我之心猶霖雨灌溉萬物也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大抵無討頭處卻是在討頭得著無理會處卻有理會得底道理孔子教人不憤不啓不悻不發蓋因其憤悻然後從而啓發之也高宗使傳說以苦切之言啓沃我心使我至於不能堪忍無處置田地卻於此忽然有所省覺譬之服藥至於無理會處厥疾始瘳高宗之言可謂深

切矣此一句是使傅說以苦切之言語來相逼束至於  
於眩下一句是使傅說朝夕輔導使我常常分明  
稍不分明便陷於不善矣既而視地是以日看照管  
此身是以心看人之所以陷於不善者此心不明不  
能視故也須是使此心清明常在裏面看使得欲吾  
心之常明其無待於賢者之輔助乎此高宗所以拳  
拳於傅說也此一段皆是輔德底事蓋所貴乎人主  
者非謂屑屑然用其聰明於事爲之上正心修身盛  
德純全則君道盡矣所貴乎大臣者亦非謂區區在  
一職一事之間輔成君德至於堯舜之盛則相業隆  
矣觀高宗命傅說只說以輔台德不在事爲上理會  
於是乎知君道矣

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  
康兆民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高宗命傅說句句深切惟暨乃僚之語尤見其深切  
處夫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須是慎簡乃僚使之皆  
端人正士然後足以善君心矣苟輔德者一人而蠱  
壞者十人且一日暴之退而寒之者眾如有萌焉何

哉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此文武之所以聖也率循也迪行也先王凡商家之賢君也高后成湯也率循先王之道而行成湯之事焉蓋高宗之意欲復如成湯之有爲於天下也觀其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罔俾阿衡專美有商之言則可見也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望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祇若王之休明

高宗之資傳說者切矣說復於王未聞他論而首之

聖賢家集卷七

卷七

八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以從諫何哉嗚呼說之意深矣蓋高宗之爲君須當使之從諫彼其蒸默思道三年不言眞欲出而爲中興之主其英銳果敢之氣孰能禦之大抵人主昏者固不足道其中才之主亦不患其不能從諫惟英銳果敢有爲之君卻恐忽略夫忠諫之言高宗思道之切至於神交上帝彼自視胸中無所愧怍如何能降心以從諫雖其言深切未必眞能從也故傳說少抑其英銳果敢之氣使之降心以相從焉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  
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此告高宗以天子之職也天之立君豈徒使之享崇  
高富貴之極而恣其逸欲哉惟民有欲無主乃亂故  
生聰明之主以治之則亂民者乃人主職事也治其  
亂之謂亂民亂而不治君能治之是謂亂民人主果  
知吾之職分在於亂民則豈敢不兢兢業豈敢不反覆  
周旋思所以亂民者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  
教化之不行風俗之不美皆以爲己責而朝夕究心  
焉則亂民之職盡矣後世人主初未嘗知其職分之  
所在羣焉而居任其自安自危自生自死所以使之  
飽食煖衣養生喪死而無憾者旣闕焉不備而其教  
之者則視古尤大異焉周公酒誥一篇禁民羣飲其  
嚴如此後世則崇臺觀飾倡優導之淫欲勸之沈湎  
自上至下惟以財賦爲急日媵月削凡可以刻剝者  
不遺餘力所謂亂民之事全然錯了此無他不知吾  
之職分在此而已古者以一人而治天下後世以天  
下而奉一人賈山所謂周以千八百國之君養千八

百國之民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亦此意也  
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此兩句是萬世人主之職分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高宗可謂聰明之主矣精誠之極至於神交上帝使  
此心有一毫之蔽何以能然聰明如此而傳說方且  
戒之以憲天之言何哉蓋聖人之聰明雖與天爲一  
然聖人亦人爾人之聰明有時而不聰明天之聰明  
則無時而不聰明利欲昏之外物奪之人固有時而  
不聰明矣仰觀諸天萬世之上如此萬世之下亦只

東齋家塾叢書

卷七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如此日月之運行終古不變而光景常新其聰明如  
此故爲人君者必取法於天常如天之聰明憲之一  
字其中煞有工夫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此所謂憲天  
聰明者也人主憲天聰明則此心無一毫之蔽自無  
一毫之失凡所施爲犁然有當於人心天下皆尊仰  
之皆信服之此臣之所以欽若而民之所以從乂也

歟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  
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至於出其言不善而人違之辱莫大焉故曰不可不謹當思所以招羞辱者人主著心於甲冑則天下竊視其君之意便足以起戎心故甲冑所以起戎夫口豈不能言而所以衛其國者亦豈不能用甲冑傳說之意蓋謂言語不可不謹而君心不可有所倚著爾如衣裳在笥豈謂藏諸篋笥不以與人哉蓋言在笥之時則當致謹既出之後雖謹無益也學者讀書當以意逆無瑕者可以戮人故干戈當省厥躬必在彼誠有罪在我誠無愧而後可用焉苟在我者猶有未盡在彼者未至於可刑則干戈其可輕用也哉雖然高宗三年不言既免喪而猶不言其言語之謹如此而傳說猶有起羞之戒何哉嗚呼說之意深矣大抵人主英特高明者固可喜而亦可畏天資不至高明不甚英特凡事卻能致謹惟英特高明之資凡事卻恐忽略高宗英特高明之主也雖曰三年不言其謹如此然安知他日之不少忽哉所以傳說拳拳於

此甲冑之戒衣裳干戈之戒其意亦然蓋當是時商道不振諸侯或不朝貢紀綱或有不整肅國勢又不甚強盛高宗如此資質豈能忍得彼其三年不言真簡是要出來大有爲於天下其志氣勇銳奮發必欲興動兵戎以討不服而衣裳之賞亦恐不審所以傳說以此四者戒之謂王能信此至於毫釐分明則無有不休者言語必謹則不至於起差甲冑當理會然後理會則不至於起戎衣裳謹於未出而賞無僭干戈必省厥躬而刑無濫豈不美哉古之王位與後

世直是不同且傳說一見高宗便知其資質隨其資質而輔導之如良醫治疾的知病之所在而用藥焉後世爲大臣者未必知其君之資質爲何如而欲啓迪人主宜其不能感動也三代王佐告君一句是一句一事是一事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惟治亂在庶官一句是指示高宗以治亂之所在言治亂不在乎他在乎庶官之得人與不得人使人主

聞之則用人之際其敢少忽哉何者用一賢者天下固未必便治然而有治之理用一小人天下固未必便亂然而有亂之理歷觀古今治亂之變莫不於此乎決焉明皇開元之治幾於貞觀其所用者姚崇宋璟也及天寶之亂至於播遷其所用者則李林甫楊國忠也故崔羣以爲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爲亂之始臣獨以爲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由分也蓋不必天下大亂方謂之亂用非其人則禍亂之端已兆矣諸葛孔明論先後漢之興亡而斷之以君子小人之用舍治亂之分果在乎他哉後世於此等事太忽略了彼固以爲吾用一賢效未立見用一不賢亦安得遂至於亂不知用得其人者終歸於治非其人者終歸於亂傳說明治亂之理惟在於庶官其嚴如此私昵者私相親昵之入左右近習是也朝廷設官分職所以代天工凡用一人必天下之所欲用者而後可豈可出於吾一人之私意哉私昵之入人主往往易得偏信輕授以官蓋朝夕左右情意狎暱非他人比所以必須致



嚴也傳說此言占田地甚闊歷觀自古如漢元帝之私於恭顯哀帝之私於董賢晉武之私於荀勗馮統皆致大亂是豈可不謹哉自公卿大夫以下此官也公侯伯子男此爵也大凡一職一事有才智者皆能爲之至於建國受爵將以君國子民非才智之所能爲必確然有德者然後可周禮以德詔爵古者於爵甚嚴故曰爵罔及惡德惟其賢官不及私昵則有才能之人固可官之也至於爵則非惟不及私昵雖才能之人亦罔及也必賢者而後可傳說之論精微如此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凡所施爲皆動也動須當慮善反覆思慮吾之所爲其果是耶必其是者而後可爲也人主一嘖一笑關天下理亂豈可不謹蓋未動之先不能致謹及旣動之後從而更張則難乎用力矣古人有所動作皆是精思而後有爲非如後世輕舉不審及不便於民又從而變易之蠱卦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其精如此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朝夕

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此所謂慮善歟雖然動固不可不慮善也而尤不可不及時蓋天下固有其事出於善而時未可爲者亦非可以輕舉也試舉一端言之如平康正直強弗友剛克彊友柔克論至理則不剛不柔固中道也然時乎強弗友則剛不得不勝時乎變友則柔不得不勝似此類皆然禮時爲大堯舜授受湯武征伐此時之大者也其他事亦必及時而後可吾之動作與其時恰好相當此之謂時易中多說時義義者理所當然時者時所

聖家叢書

卷七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當爲合於義要必及其時合於義此慮善也及其時此惟時也

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

大禹之聖而猶不矜不伐顏子言志而猶願無伐善蓋雖有此善有此能苟矜伐之心一生適所以喪其有而已矣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天下之事何可勝窮皆當有先備有先備無後患如軍旅則當國家閒暇之時思所以爲扞禦之具然後

兵戎有備而無侵侮之患矣如田疇則當年穀豐登之時思所以爲蓄積之計然後水旱有備而無凶荒之患矣似此類皆然非獨一端如人才亦須於無事時廣聰明以求之苟事至而求才則亦何及哉詳考傳說所以告高宗其論甚精微告之以從諫又告之以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所以使之當自謙虛也告之以慮善以動動惟厥時又告之以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所以使之凡事詳審也傳說何故以此告高宗蓋高宗高明英特之主也于忠諫之言未必能降心以相從而有諸己者未必不自恃至於動作之際則又必以爲吾之聰明自足以有爲故其動也未必能慮善又未必及時而預備之具亦恐有不足所以傳說拳拳於此欲其存諸中者常謙謙焉不自足而其應於外者詳審而不敢忽焉嗚呼傳說此意何其深切如此

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凡人心之所偏私皆私也人主苟有所寵則人斯得以侮之人本無侮我之心爲我寵他所以致得他侮

我不特所寵之人敢於侮我其端一啓凡人皆有侮慢之心矣尊爲天下之君至於爲人所侮焉烏在其爲君也哉所以人不可有所偏私蓋人得以侮之則失君上之體矣人誰無過貴乎能改恥有過之名而執之爲是文過飾非則其過終莫之改所以人主不可恥過居者人之所止也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卽此居也又曰仁人之安宅也所爲安宅卽此居也書曰安汝止曰欽厥止所謂止卽此居也人皆有此居要不可以須臾離此心有一毫邪思妄念是離其居也發於用者有一毫不當亦是離其居也縣蠻黃鳥止于丘隅丘隅則黃鳥所止之處也人豈可不知其所以安身立命之地哉大抵頓放在是處則得其所居頓放得非其所以則失其所居捨其室廬而立乎巖牆之下此豈人之安居也哉得其所居則其心醇一故見之政事亦醇一而不雜焉惟厥攸居惟唐虞三代之聖人盡之漢唐以後皆失其所居矣且唐虞三代之治純粹如一前聖後聖若合符節此無他所居之可故也以漢之治而不免於雜霸則大本大原亦

可見矣此兩句是至切緊處

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祭祀所以爲敬也祭而至於黷乃所以爲不敬禮所以爲治也禮而至於煩乃所以爲亂高宗典祀豐於昵則其祭近乎黷而其禮近乎煩矣高宗孝心之至不知所以然而然卻恐好處反又是病處傳說之戒將以矯而使之歸於中也商人尊神者茫昧恍惚何可測度故曰事神則難君子當從事於人道則易若夫事神自然是難夫傳說一旦起於版築便立作

聚齋家塾書鈔

卷七

十四明策書

約園刊本

相歷時未久也而高宗之病痛至隱至微不可測度處皆明見之其所以告戒無非是箴高宗之病何其智之明歟嗚呼傳說之所以爲賢也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高宗聞說之言至爲切當故歎而美之以爲爾之言誠可佩服也然說之意以爲見之明者不足恃將在行之故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欲高宗有踐履之實

也高宗恭默思道神交於上帝得良弼於夢中可謂知之矣然但理會得亦不爲至要須見於躬行三代君臣所以相期者必欲至於踐履篤實之地自後世聞見之習日勝而躬行之實始衰其所以不能躬行亦無他惟行之難爾知之者如知泰山之爲高者也行之者必欲親至乎山者也其難易固自不同是必早夜孜孜自強不息然後方到這田地天下卻無見成好底道理此行之所以爲艱也然行之誠艱矣要須不以爲艱務在力行方能有得故傳說告高宗既

使之知其爲艱又使之不以爲艱知其爲艱而不以爲艱則必能朝夕自勉躬行而踐履焉豈不能合於先王之成德哉成德者其德純全具備無一毫之過失無一毫之欠缺也先王者成湯也成湯所以能成其德亦只是知之而能行之觀其不遷聲色不殖貨利慄慄危懼若將隕於深淵成湯以時而成其德王而誠能不以知之爲足務在力行信乎其與先王允合而無間也惟說不言有厥咎蓋以爲我輔相大臣之職有所當言者固當盡情無隱然我只是說得至

於行之卻在吾君不言則我之咎行之則君之責也  
說命下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遜于荒野入宅  
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  
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子棄予惟  
克邁乃訓

傳說勉高宗以躬行之實高宗於是自言其所以講  
學者焉甘盤之遁處之至當蓋高宗既爲天子苟以  
師道自居則廢君臣之分盡以臣事君之禮則師道

又不尊於此只得去此舊學之法也然在甘盤之計  
固爲得而在高宗則失所恃故其所以恭默思道必  
欲得天下之大賢以繼甘盤之後爾惟訓於朕志則  
望傳說以甘盤之事也心之所之謂之志不待形之  
於外方吾有此心而未發爾便當來訓我欲傳說之  
啓迪此心也觀訓之一字足以見古人受教臣下之  
意觀朕志之言又足以見古人所以用功者前日朝  
夕納誨此日訓於朕志曰誨曰訓其求教之意甚切  
何敢以人君之尊自居也後世儼然尊居九重惟我

之是而已其肯受教其臣乎此皆是三代時言語後世則無聞矣酒醴鹽梅之喻皆訓於朕志之事也無麴蘖則雖有秬米不能成酒無鹽梅則雖有魚肉不能成味人主雖有天資苟無大臣輔翼則豈能成德觀此兩句見高宗不以天資爲足恃必求作成其天資者交修注家以爲非一之義亦通然亦有相接之意精神交孚彼此相接是之謂交罔予棄者毋以我爲不能而我棄也克邁乃訓於行其言也邁有廣大之意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充而至於放四海此之

謂邁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孔子曰友多聞易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人之所聞須當廣博多聞則能盡天下之理能盡天下之理斯能立天下之事將以立事於天下豈能見淺狹者所能爲哉雖然旣多聞矣又必學於古訓方有所得隱隱於吾心實有得焉之謂獲聞見臆度非所謂有得也多聞古今皆在其中學於古訓則須當稽古訓



又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又曰監於先王  
成憲其永無愆蓋恃其天資以有爲目前似未害論  
其悠久則無此理孟子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  
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今有仁心仁聞  
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  
熟味孟子此語人君豈可不稽古有規矩而後能成  
方員有六律而後能正五音規矩六律是從來所有  
者豈能一日舍哉夫所謂稽古其斟酌損益固不  
能無但須當有所考據後世人主皆是不能稽古只

如漢之治至於文帝可謂盛矣然只是任他天資做  
元不知稽古使文帝若稽古則豈但爲恭儉之主武  
宣以下益甚矣窮兵黷武古人有是事乎專任刑法  
古人有是事乎漢之賢君幸天資多美爾恃天資而  
不知學於古訓宜漢之治可限也高宗以高明英特  
之資必謂吾自能運用一世於稽古處卻恐不能所  
以傳說反覆拳拳於此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

人之志當常謙虛不要高亢高宗天資高明傳說恐

其志不遜故告之以遜志高宗可謂敏矣然恐其不常故告之以時敏時敏者無時不敏也如學而時習之無時不習也孟子曰其進銳者其退速當其退速敏何在哉既能遜志又能時敏然後其所修者源源而來所謂來非自外來也其學日進如水之至如川之增是之謂來

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敦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允懷者常常念此而不忘也既曰允懷於茲又曰念

終始典於學典者常也古之爲學者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造次顛沛之間念念於學工夫誠不可有所間斷也有所間斷不成工夫何則今日爲善明日爲惡朝而爲善暮而爲惡則所謂爲善者皆莫之見以其爲不善者所閒也惟無所閒斷然後其道始積日積則富矣如獲字如來字如積字皆當潛心玩索荀子多說積字如曰積土成山積水成淵真積力久但荀子之所謂積非傳說之所謂積也荀子之所謂積求之外者也觀其以性爲惡大本既不明則所謂

積者豈非外乎厥修乃來非自外來也道積於厥躬  
非自外積也惟教學半大凡教人與受者皆只得一  
半學記曰教學相長也教人者必須自用功夫方能  
教他人做亦得其半受教於人則他人所得自是他  
人者我何有焉故亦只得一半念終始典於學厥德  
修罔覺此兩句卽勿忘勿助長之意念終始典於學  
勿忘也厥德修罔覺勿助長也苟助之長自外求之  
豈能罔覺也哉楊墨之仁義於陵仲子之廉皆助之  
長者中無所得故於外面別討一箇道理至於德曰

益進不知其所以然是非助長者所能爲也夫至於  
厥德修罔覺亦云可矣以此而運一世何慮不足然  
傳說之意以爲是雖可以無過于今而未必無過於  
悠久故必使監於成憲然後能永無愆矣  
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旁招者不特求之朝廷之上幽隱僻遠之處無往不  
詢訪之廣蒐博取以爲用是謂旁招後世宰相皆於  
此處欠闕見成在面前者便使更不曾去搜求若是  
見成在面前則又何必宰相也哉傳說告高宗只使

之務學其所以自任又不過求賢蓋君相不必一  
親天下事君能務學相能求賢人君盡人君之職分  
宰相盡宰相之職分天下之不治未之有也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  
臣惟聖

武丁未立之前商道衰微諸侯皆不朝商史記略見  
之矣高宗一出普天之下翕然皆尊仰之孟子所謂  
武丁朝諸侯有天下是也觀高宗恭默思道三年不  
言既得傳說所以資其補助者深切如此天下安得

聖賢家塾書鈔

卷七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不尊仰然高宗非敢自居舉而歸之傳說之功以  
爲使天下咸仰我德者皆爾風動之所致也今夫風  
之爲物其來也無迹其鼓舞萬物也不知其所以然  
而然古人治天下使天下皆靡然從之而不知其所  
以然亦猶風行而草偃也所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  
在虞書則曰四方風動惟乃之休古人治天下須至  
風動處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  
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

格于皇天

作者興起也舜歌曰元首起哉起卽作也以伊尹賢聖周旋於成湯左右使成湯進德修業常奮發興起而不能自已是之謂作若委靡怠惰而無振起之意豈所謂作也哉孟子言伊尹欲使是君爲堯舜之君使是民爲堯舜之民以厥后弗及堯舜爲己之恥是使是君爲堯舜之君也以一夫不獲爲己之辜是使是民爲堯舜之民也故曰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觀此數句可謂任矣佐佑我之烈祖至感格上帝所

謂惟德動天是也欲識宰相職業當於此處看使其君則爲堯舜之君使其民則爲堯舜之民輔佐人主能感上天如此而宰相之職盡矣三者之不盡豈所謂賢宰相哉三代輔相之職業全在此處觀伊尹平日所期如此其立志之遠大如此宜其功業之偉然也所以太甲不賢寧犯不韙之名而必欲使之至於克終允德蓋未至於此只是不肯住

爾尙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觀此可以見高宗之志夫以伊尹期傳說是高宗以

成湯自期也欲傳說與伊尹爲一是欲己之與成湯爲一也必欲與成湯爲一其志之大何如哉孟子所謂大有爲之君其高宗之謂矣大抵有天下之大志斯有天下之大功人之立志譬猶射之有的也射必至的方可言中人之所志須當自期於聖人高宗以成湯爲的而又使傳說以伊尹爲的高宗真所謂有天下之大志者哉古人立志未有不期至於聖賢者顏子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孟子曰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是皆以舜自期也蓋天下事無可爲之理則固不可以強爲爲聖爲賢皆分內事特不爲爾非不能也古人所以自期於聖人只爲見得這道理破

惟后非賢不义惟賢非后不食

人主非得賢人則誰與其治天下賢者非與聖君亦豈肯苟食其祿自古有志之士不遇明君寧終身飢餓而死決不肯輕食其祿所謂惟賢非后不食也此皆是責傳說之辭其意亦爲爾若不盡心以輔道我則我必有闕德爾亦不肯食我之祿矣

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

紹者比隆也成湯有此聖德高宗又相接而與之比隆是之謂紹永綏民者與斯民爲長久無窮之計也觀永之一字足以見三代治道與後世不同後世但只僅了目前古人必欲爲久遠不拔之計

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對揚注家以爲稱揚其說未盡揚者舉而揚之也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對揚文武之光命說拜稽首對揚王休皆克盡此道豈止稱揚之而已且高宗以至大

東漢書

卷七

天四明叢書

新圖刊本

至重之責屬之傅說說佩服此言必克盡此道所謂揚也苟君以此命我我廢其命不能舉而行之則豈所謂揚也哉其義甚深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祖己訓諸王作高宗

彤日高宗之訓

高宗祭祀豐於暱薄於遠正當祭之時而有雉雉焉蓋天以此警之注家以爲雉於耳者以其不聰之故此說失之拘要由於廟中無人任其事所以飛雉得入蓋天以此警高宗其意若曰一念簡忽宗廟之禮

必有不備所以野處之物得升鼎耳雉雉之升鼎高宗此心之所致也學者要當以意逆之

高宗彤日

高宗彤日越有雉雉

祭之明日又從而祭之故謂之彤商曰彤周曰緝一也夫既祭而又祭古人果何意哉蓋誠意不要散故爲是者所以存其誠意於不散也祭義曰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祭之明日明發不寐享而致之又從而思之此意味甚深長雖然是特見於祭祀一事爾

蔡溪家塾書鈔

卷七

三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古人用心大抵皆然大而治天下亦如此小而一事一物亦如此且治天下雖是治功已成豈可便萌怠忽之心耶

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厥義降年有承有不承非天天民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

格者至也至道之王也書曰天壽平格又曰格人元龜皆到地底人言古之格王凡事皆歸於正今典祀豐於昵則其事爲不正矣天日日監觀下民皆有常



道也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之天民也民自絕其命爾蓋人之生也皆可以壽考皆有長年之道特人自絕之人徒見顏子之夭盜蹠之壽遂爲天壽之不存乎人伊川先生嘗言之矣造化之大豈可以一二人論哉洪範九五福一曰壽論語曰仁者壽中庸曰有大德者必得其壽則壽考豈不在人乎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旣以孚命而正其德矣孚者確然可信之命也善者必福惡者必禍明命凜然可畏使民用力於爲善而不敢爲惡是所以使其德歸於正也天命之可信如此而民乃曰天命其如我何其不畏天如此此所以爲無知之下民也賢聖之君則豈可若是哉災異之來必恐懼修省思所以消天譴可也祖己不正指人主言假民以爲喻言小民不知畏天所以爲小民賢聖之君當如之何高宗於是必默有會於心者矣古大臣告君未必皆一一正言直指只是使人主自有會於心孟子告齊宣王託妻子於友而凍餒之士師不能治士而繼之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伊尹告太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於身家必喪

邦君有一於身國必忘而繼之曰嗣王祇厥身念哉  
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此古大臣告君之法也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於昵

此數句是告高宗以爲人主只當理會民事不可只  
理會事神禮煩則亂事神則難人主之治天下當略  
於神而詳於民略於神者非固簡略也詳於民事乃  
所以事神也隨季梁所謂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  
神孔子告樊遲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傳曰國  
將興聽於民國將亡聽於神皆此理也事神且不可

聚齋家塾書鈔

卷七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況豐於昵乎王司敬民此是論人主職事蓋天下  
之民皆天之所生也民是天之所生則皆天之嗣也  
人主果知天下之民皆天之嗣則如之何而可不敬  
古者使民如承大祭凜然如朽索之馭六馬獻民數  
於王王拜而受之登於天府其敬之也如此蓋知其  
與吾同體非特我天之所生天下之民皆天之所生  
也嗚呼祖己之言何其深切若是歟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彼其盡以臣事君

之禮殷未有疑周之心到得後來戡黎黎黨紂爲惡者周乘勝而伐之故殷始咎周觀始之一字則知前乎此殷未嘗疑周也常人見此事亦未必知恐懼祖伊殷之忠臣見事勢窮迫其心甚恐奔走而告於受此西伯戡黎之所作也

西伯戡黎

西伯既戡黎

西伯或者以爲文王或者以爲武王謂之武王者蓋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必無戡黎之事

聚齋家塾書鈔

卷七

三

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不知詩言既伐崇墉崇墉紂黨紂爲惡者既伐之矣黎亦黨紂爲惡者則安得而不伐耶故雖謂之文王亦可

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孥今王其如台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卽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國之興亡治亂古人每於格人元龜而斷焉武王之  
伐殷也有亂臣十人朕夢協朕卜周公之伐三監也  
民獻有十夫子翼卜陳惟若茲盤庚遷都亦惟及篤  
敬之人恭承民命卜稽曰其如台蓋常人所言亦未  
必是格人者至人也其言無有不當人之所言未必  
無私鬼神之心無一毫之私所以古人舉事與夫占  
國之興亡皆於此乎決今格人元龜皆以爲不吉則  
天之棄我命亦斷可知矣豈是先王不相我後人惟  
王淫戲用自絕爾紂日夜荒耽於酒未嘗安寧而食  
故曰不有康食虔虔也淫酗肆虐豈天性所有之事  
乎今而若此則不虔虔乎天性矣故曰不虔天性淫  
荒之人所行者皆非常道故曰不迪率典至於民欲  
與皆亡則其危亡可立而待也祖伊以此箴諫於紂  
而紂乃反曰我生不有命在天夫貴賤貧富固是定  
命窮而爲匹夫命當爲匹夫也貴而爲天子命當爲  
天子也謂之非命則不可然只如此說亦不得天之  
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又須知  
此亦是天命始得且如人之壽夭固有定命苟恃吾

有定命而殘生害性之事無所不爲則天雖欲與之  
壽其可得耶尊爲天子誠定命矣苟肆行無忌則天  
下人心皆叛之天雖欲使久居尊位又何得耶紂只  
緣不合認道簡是天命以爲命當爲天子雖無道亦  
弗能奪也不知天命固不可如此論我生不有命在  
天此一句是紂爲惡之根源故祖伊以爲乃罪貫盈  
皆參列於上矣乃能責命於天乎殷卽今喪矣凡其  
所爲皆底於成功矣大凡事之成者或善或惡皆謂  
之功必將就是邦受刑戮焉故曰不無戮於爾邦武

王勝殷殺紂則果如其言也觀祖伊之言全無君臣  
之分幾於不遜矣然不如此無緣感動所謂若藥弗  
瞑眩厥疾弗瘳苦切而言之庶幾有可挽回之理此  
可以見忠臣愛國爲君之心雖然祖伊盡言極諫如  
此而紂終不怒東坡以爲後之人君有不如紂者多  
矣其言非不甚善殊不知人主拒諫者固可慮聞諫  
而不喜亦不怒尤爲可憂蓋一時拒諫後恐有悔苦  
言藥之而耳如不聞則無可望矣李德裕丹扈箴曰  
忠雖不忤而善不從以規爲璜是謂塞聰此古今人

主之大患也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天命天之道理也在我者不循道理先自錯亂則天命亦從而錯亂矣父師箕子也少師比干也微子至此而去故作書而誥此二人也前乎此三人者居紂左右其所以諫諭之者蓋無所不用其至矣觀孟子所謂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則知其委曲彌縫凡可以盡其誠者無所不極其至然紂終於不悟終於不可感動故微子作書誥二人而欲去焉夫微子紂之親兄也爲國家宗臣捨其君而去此豈得已哉然在微子不得不去何則微子帝乙之元子帝乙之未立也生微子其旣爲天子也生紂以微子爲妾之子而不立於是立紂焉若論道理則統承先王者微子也微子以爲商家之亡已不可救矣紂旣滅則商家之祀豈不於是而墜乎故不得不去庶幾他日可以承先王之統焉故微子之去非爲一身也爲先王也

微子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

殷其弗或亂正四方言其必不能亂正四方也商家賢聖之君前後爲最多孟子所謂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書亦言自成湯至於帝乙罔不明德恤祀故曰我祖底遂陳於上言我祖之成功皆陳列

東齋家塾書鈔卷七

三十四明徵書  
一約園刊本

於上我今乃用沈酗於酒用亂敗厥德於下無小無大皆好草竊爲姦爲宄卿士之所相師者皆非法之事凡有辜罪則藏匿之不可得而獲小民方興爭鬪而爲讎蓋自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數人之外上自卿士下至小民無一人好了大抵人主天下之本也本既錯亂其下皆錯亂天生民而立君之使之巍巍據九重之上果何爲哉蓋欲以治天下之民也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民本易得爲亂爲有主之者所以不敢發主既一亂其下何所不至是以自

古有道之朝人主端拱於上朝廷百度莫不修舉則天下之臣民亦莫不聽從所謂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也

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日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毫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濟若之何其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於酒乃罔畏畏拂其肴長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牲用以容將食無災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於一多瘠罔詔商今其有災我興

絜齋家塾書鈔

卷七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躋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

逝

案以上袁氏解  
永樂大典原闕



聚齋家塾書鈔卷八

宋鄧袁 燮和叔撰

周書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序稱十一年書稱十三年前後之說者多矣或以爲兩處必有一誤或以爲觀兵於十一年要之觀兵者爲是以爾友邦冢君觀政於商書中所言如此豈非觀兵之事武王猶庶幾紂知悔也而紂略無悛改之心方且安然而居所謂惟紂罔有悛心乃夷居是也此武王所以有孟津之誓也伐紂雖在十三年然當其觀兵之時伐商之心蓋始於此所以孔子定爲十一年春秋之法也一月戊午此卽十三年之一月孔子書法甚嚴觀書一月便可見不曰正月而曰一月正者正也是時無王不得爲正故不稱正而稱一其嚴如此則十有一年豈得不嚴乎十一年者武王之十一年也古者國君卽位則稱元年雖稟天子正朔而其國自有元年矣有如春秋隱公自有隱公之元

桓公自有桓公之元若使諸侯不得稱元年則春秋之作孔子自當以周之正朔爲本矣何以書魯之年如注家之說以爲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爲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武王三年服畢謂之十一年此卻不然紂在上文王豈有自稱文王之理此特武王卽位之十一年爾如退以示弱之語亦不然是以後世之心度量古聖人之心也其解一月戊午謂十三年正月更與諸侯期而其討紂此卻是

泰誓上

聖賢家塾書

卷八

二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賈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孟津河側之地是時猶未渡河次篇則旣渡河紂都于河北渡河則逼近國都矣是時武王尙未爲主故謂諸侯爲友邦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賈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此是說人君之職分桀紂之所以失天下爲其不知此道理也湯武之所以征伐爲其知此道理也萬物盈於宇宙之間皆天地

之所生人亦天地間一物爾而惟人最靈大抵稟氣之全者則爲人稟氣之偏者則爲物惟全故明惟偏故昏靈者言其有所知也然至於聰明則又不止於靈人孰不靈雖小夫賤隸所謂靈者固自在然盡得這靈方纔是聰明有此靈而不能盡之豈能至於聰明也惟寬聰明之人方可作元后方可爲民父母蓋吾之德高出乎天下之表所以能父母斯民苟我與眾人等其何以爲民父母乎聰明二字不可不看目視而耳聽此耳目之聰明也此心之聰明亦當如視

聽之審然至於爲不義有過失則何異無目之人自投陷阱之中乎此非其本若是也不能盡此靈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人之有此靈猶天之昭昭之多地之一撮土之多水之一勺山之一卷石也然須至於無窮處始得故曰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保妻子有此萌芽要必能充而盡之故人君之聰

明不可以不養也以堯舜之聖而猶兢兢業業堯舜何爲而兢業也所以養其聰明也以成湯之聖而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成湯何爲而不邇不殖也懼其昏此聰明也故親近端人正士黜遠讒佞小人不放有邪思妄念不敢有嗜慾宴逸皆所以養其聰明也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又以欲與聰明對言有欲則不聰明也蓋有欲則昏安得聰明雖然所謂聰明有小有大一事一物之聰明是察慧也非聰明也且漢宣帝魏明帝非不聰明也宣帝之智何所不知然至於趙蓋韓楊之誅果可謂之聰明乎使其聰明則若此忠直之臣豈可加戮明帝日宴坐朝幽枉必達然至於用刑慘酷天性褊急當其慘酷褊急之時所謂聰明者果安在哉此皆非所謂竄聰明者也竄之爲言信也實也確然能盡得聰明之德故謂之竄桀紂之所以大亂只爲不聰明之故人主不聰不明天下安得治故武王舉此以數紂之罪而湯誓亦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皆所以言人君之職分也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劓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弗敬上天此一句是紂萬病之根源人主居億兆之上其大於君者惟天而已莫大於天而猶不知敬焉則於其他乎何有雖然武王數紂之罪如沈湎冒色

敢行暴虐焚炙忠良劓剔孕婦之類固其罪之不可逃者至於官人以世亦以爲罪而併數之何哉蓋此事雖若不甚計利害而實有大利害何則只論其世而賢不肖皆不論矣但是父爲此官則子繼之孫又繼之賢乎不賢皆不問也人主治天下至於賢不肖無辨天下將若之何一則是沈湎冒色昏迷而不知一則是怠惰苟且不復加意此其所以爲罪也詳觀武王所以數紂之罪夫紂其初亦豈意至此哉只緣一味沈湎于酒荒淫女色是以昏迷其聰明雖紂亦

有所不自知也今須看許多節次方纔見紂所以不可爲者且如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當時如伐崇乘黎之類皆黨紂爲惡者而征伐加焉紂亦可以悟矣而曾不知懼至於武王以爾友邦冢君觀政於商其勢甚迫矣而紂罔有悛心亦且安然而居至於犧牲粢盛旣於凶盜以宗廟之祭物而敢盜之所以侮其上者亦甚矣而方以爲吾有民有命略不懲戒旣是如此其何望乎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人主苟不理會祭祀何以治天下自成湯至於

帝乙罔不明德恤祀試思敬承祭祀此心如何不理會祭祀其心又如何則可見矣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以臣伐君安得謂之無罪救民水火非有利天下之心又安得謂之有罪武王以爲謂之有罪乎吾不知也謂之無罪乎吾不知也有罪無罪我皆不暇知我惟行吾志而已矣志者吾之本心也古人舉事皆先定其志其志一定順而行之罔敢越焉故武王伐紂

舉此心以伐之也曷敢有越厥志惟湯武之征伐爲然漢高帝以匹夫得天下猶庶幾焉魏晉以下欺人孤兒寡婦以得天下者反求其本心果若是乎湯武之征伐皆斷之以吾心若心如此而所爲則不然是爲越厥志也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

武王言吾今日之舉非苟然也吾之所以反覆籌度之者蓋至矣旣度其力又度其德又度其義三者皆勝而後可一不備焉便不能成事今受雖有億萬人而人各有心我之三千人皆只一心其形雖眾其實甚寡則力與德勝矣力與德旣勝又須當度其義理之如何今商罪貫盈天命誅之則義又所當爲也夫義精微而難明自常人度之以臣伐君謂之不義可也然紂以逆天理之故所以天命誅之今我不奉行天罰則是我逆天理也紂不順天而得罪我不順天其罪將與之均所以伐紂之舉非吾之私意也義所當然也夫伐紂似爲不義而武王乃若是觀之則知

武王之察之也熟矣受之人億萬心周之人惟一心  
學者須當致思紂何故致得人心如此武王又何故  
能使人心如此只緣我之心一則人之心亦一我之  
心不一則人之心亦不一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  
動罔不凶我所爲合於義義理人心之所同然也自  
然是一心所爲不合於義則一人謗之一人毀之欲  
其一心得乎

予小子夙夜祇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  
有眾底天之罰

武王伐紂豈輕易哉蓋有不得已焉爾湯曰慄慄危  
懼武王曰夙夜祇懼犯天下不韙之名爲此征伐之  
舉是誠可懼也觀受命文考一句則知伐商者實文  
王之心也後世以私意小智妄測度聖人遂以湯武  
之事而每致疑焉其實堯舜之指讓湯武之征伐曷  
地則皆然武王之伐商卽文王事商之心也使文王  
當武王之時則亦取之矣只緣當文王之時紂未甚  
無道所以三分天下有二以服事商然而武王之伐  
乃受文考之命爾東坡武王論以爲武王觀兵孟津



而歸紂若改立君武王之待亦若是而已矣其言非不美然而天下豈有此理以臣伐君而尚有北面事其子孫者乎魏晉而下固有避篡弑之名而爲受禪之舉者然其後終不能兩立若是湯武不可伐只是不伐若理所當伐只得革命非吾有利天下之心也理所當然也類者祭天之名宜者祭地之名德與天似謂之類德與地合謂之宜吾今日之舉既是受命文考及祭上帝而又類于上帝矣祭冢土而又宜于冢土矣於是以爾有眾底天之罰蓋天罰所宜加吾特從而致之故謂之底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尙弼于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人只是一箇道理天卽民也民之心卽天之心也天未嘗不矜憐下民今民皆去商而歸周則天心從之矣後世用兵只是一時閒掃除天下之亂古人用兵不止一時所謂永清四海自今以往四海蓋永永清靜以至無窮也時哉弗可失非曰及紂無道乘此時汲汲而取之如功

利者之說晉武取孫皓以爲吳人改立君則難圖矣  
此是後世之心聖人之心不如此天下事皆自有時  
理所當爲而爲卽時也理當爲而不爲則謂之失時  
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此蓋時之大者也夏葛冬裘  
渴飲飢食此時之小者也然而一道也古之聖人不  
先時不後時時乎未至雖欲爲之不可得時乎已至  
雖欲不爲亦不可得矣文王三分天下有二以服事  
商時也武王大會孟津爲此征伐之眾亦時也觀孟  
津之誓不期而會者八百國武王又未嘗號令與人  
期約而人心翕然如此則其時豈可失哉時便只是  
這道理易所謂時義者也禹稷三過其門不入顏子  
居於陋巷亦只是時學者當精講之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  
嗚呼西土有眾咸聽朕言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  
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黎老  
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  
辜顛天穢德彰聞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

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  
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  
益謂暴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  
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  
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紂都河北越孟津而北則次于河朔上篇總而告之  
及於友邦冢君中下篇所告特西土爾蓋西土人素  
服吾之號令整齊告其在我者則他人不必告吉人  
凶人相去甚遠吉人是十分好人凶人是十分惡人

故其爲善也猛爲惡也猛若是不上不下之人爲善  
也無力爲惡也無力惟日不足者言其常覺日之不  
足也吉人勇於爲善惟日不足凶人勇於爲惡亦惟  
日不足紂所謂凶人爲惡亦惟日不足者也觀力行  
二字便是日不足之意便見紂所以不可爲者使紂  
爲惡未至如此之甚則猶可救藥惟其爲惡之力惟  
日不足無可復救者所以不得不爲征伐之舉也使  
紂移其爲惡之力而爲善誰能當之惟天惠民惟辟  
奉天此是說人主職分卽前所謂冒聰明作元后元

后作民父母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之意也朕夢  
協朕卜夢與卜皆善也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  
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  
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夢寐之吉所謂動  
乎四體也卜筮之吉所謂見乎蓍龜也蓋聖人與天  
爲一所以先知之夢寐之間自有與王之象受有億  
兆夷人夷等也皆言是平平底人治亂之謂亂此亦  
只是紂有人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之  
意前總言三千之眾此只說十人此是武王同心德

者周公伐三監亦有十夫子翼蓋舉天下大事無此  
等治亂之才如何了得周親微子微仲王子比干之  
徒也紂雖有周親而不能用吾有仁人而能用之此  
商之所以不敵也夫有周親而不能用而所用者乃  
夷人賢者皆不與之同心同德不亡何待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  
朕必往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卽所謂一人橫行於天下武王  
恥之也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

覺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知已推而納之溝中伊尹王者之佐其自任者猶如此況於武王聖人以其身任天下之重百姓有過皆一人之責也今紂在上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民之爲惡者蓋眾矣則今豈得而逃其責哉然則武王之伐紂也所以脫民於罪戾也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武王何爲而知天之滅紂以民心而知之也觀民心不歸商而歸周則天命之不歸商而歸周可知也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欲觀三代用兵請看數句誅其君而弔其民此三代用兵之法也所謂取彼凶殘特誅其爲惡之甚者爾後世用兵無罪而死者何限非殲厥渠魁之義也勛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用兵天下至難之事也稍不戒謹便致敗辱豈可忽哉所以寧懷非敵之憂不可無所畏憚一德一心者蓋用兵須是心德之一乃可有一人心德之不一三軍之士便昏解體觀後世用兵以心德不一而致敗

禍者則聖人必嚴於誓師其慮遠矣紂所以致敗只緣心德不一觀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可見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眾士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斯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梁彙家塾書鈔

卷八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此是將交兵故又從而誓之武王之誓一則是欲明吾所以用兵之意一則是欲勉軍士之心其數紂之罪則又欲明紂之所以得罪於天不可不伐者也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孜孜二字有無窮之意欲其勉勉不已也武王之師不是專尙勇敢勇則固當勇矣然其心不孜孜則勇特一時而不能繼豈必勝之意哉故必戒之以孜孜惟孜孜所以恭行天罰祝降時喪祝斷也言天之喪商蓋斷然也湯武之征伐以桀紂既斷然得罪於天其喪無疑然後用兵焉

若有一分尙可救豈便敢用兵也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讐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讐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眾士殄殲乃讐爾眾士其尙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紂在上嚴刑峻法重賦厚斂所以虐民者多矣故曰乃汝世讐尙迪果毅迪蹈也凡書中言迪皆訓蹈蹈者踐履之謂也若心知其當果毅而不能行何以爲迪看泰誓三篇須當看他次第節目三篇之書至此

案齊家經卷八

卷八

十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方說賞罰蓋未用兵之時無用賞罰到交兵之際賞罰不可不嚴驅三軍冒矢石之下不有厚賞誰肯向前不有顯戮誰不退避湯之征桀曰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亦此意也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子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子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文王有光顯之德自當誕受天命我今日伐紂而勝則是我文考之力若伐而不勝卻無預我文考事乃

子一人之不善也以武王伐紂安有不勝之理然萬  
一不勝則是子一人無良汝軍之眾其可不自勉而  
使吾道無良之責哉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其外又有  
守衣裝者十人樵子五人汲子五人炊子五人總爲  
百人三百兩則三萬人也注家只舉步卒之數以爲  
凡二萬一千人失之矣於三萬人之外又有虎賁三  
百人所謂如虎如貌如熊如鬻直是有力如虎者也  
此是人主左右之人觀立政所言王左右常伯常任  
準人綴衣虎賁則其爲左右之人也明矣

### 牧誓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  
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  
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  
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三軍之眾由中軍之指麾或進或退或左或右皆視  
中軍而爲之逖遠也遠矣西土之人勞來之也有邦



冢君諸侯也司徒司馬司空三卿也天子六軍故六卿大國三軍故三卿次國二軍則二卿小國一軍則一卿爾亞謂亞於三卿者旅眾也此又亞者之旅也行軍之法卽井田之法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一卒一百人則有爲之長者就十長之中又擇一人爲千夫之長此卽比閭族黨之法而推之爾泰誓上一篇兼告友邦冢君中下二篇只及西土至此則雖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小國之諸侯亦并誓焉蓋陳于牧野兩軍交鋒萬民所係其中有一人不齊心并力便足以致敗此豈小事哉所以須著都用誓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

此言商王專是淫于女色大抵人心不過昏與明爾清心寡欲則此心常明邇于聲色則此心安得不昏商王旣惟婦言是用故到處皆昏棄肆祀而弗答亦

昏也遺王父母弟而不迪亦昏也所以都下一昏字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勛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

古者五尺爲步不過六步便止而齊焉伐刺擊也或四伐或五伐或六伐或七伐止而齊焉所以如此者欲其嚴整故也蓋行列步伍不可少亂少亂便足以致敗古人用兵只是不可敗纔不可敗便是勝也又隊伍中或一人被傷必須一人補之所以須用常常整齊

勛哉夫子尙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勛哉夫子爾所弗勛其于爾躬有戮

迓迎擊也言紂之眾有來奔我者勿迎擊之恐勞役我西土之人也斯言一出亦所以使敵人知其奔來者吾善待之其于爾躬有戮觀此一句便可以見周家損益二代處甘誓言予則孥戮汝湯誓亦言孥戮至此乃止戮及其身孥戮者終失之太嚴戮及其身者方纔是固非武王勝于湯也時節到此方纔區處得盡故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只此一

事亦可見今觀泰誓三篇牧誓一篇以武王伐商而誓其師者凡四焉此處學者須當仔細看且以武王所言觀之紂之惡可謂貫盈天地之所不容天下人心皆離商而歸周以武王伐之不啻如秋風之掃枯葉高屋之建瓴水甚易爲力也而武王之誓諄諄如此且其言曰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又曰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凜凜若崩厥角又曰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其戒謹恐懼之心至於如此武王豈私憂過計哉於此可以見武王用兵之心驅三軍之眾冒矢石之下此豈易事若以爲易而輕之有簡忽輕易之心便非聖人之心兢兢如臨深履薄此特見於用兵之閒爾有一毫簡忽慢易之心如何能致勝紂之所以得罪於天只緣不敬武王恭行天罰苟有不敬之心則與紂一般何以勝紂哉故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子之所慎齋戰疾觀武王之誓師所謂臨事而

懼者歟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無一毫虧欠之謂成武成者言其武功無一毫之虧欠也自秦漢以後用兵者皆不足以言成以漢高祖而尚爲流矢所中幾死烏在其爲成也哉觀其與項羽戰敗者數矣纔敗便不可謂之成武王之始用兵也紂率其旅若林而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更不勞餘力及其既伐紂也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無一人敢有異意而偃武修文歸馬放牛又非務爲窮兵黷武也是果成乎果有虧欠乎古人凡事皆要到

成處內而正心修身外而治國平天下不至於成不已也如孔子之聖必至於集大成大禹之治水必至於九州攸同四隩旣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旣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方謂之成允成功有毫釐不到處非可以爲成矣往伐言其始伐之時也歸獸言其旣歸之事也識記也武成之作所以記武王之政事也注家謂記識商家善教以爲法此亦在其中書言乃反商政政由舊蓋反紂之暴政用商先王之仁政所謂惇信明義崇德報功皆商先王之舊政武王

舉而行之故謂之記識殷家善教以爲法亦可

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  
商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  
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朔旦月死至初三日生明旁死魄初二日也言其旁  
近死魄之日也越翼日癸巳卽哉生明不曰哉生明  
而以癸巳書者下既有哉生明故上變文作史之法  
也其實武王伐商自正月初三日往伐至四月初三

東齊家塾書

卷八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日歸于豐實以初三日往而先曰一月壬辰旁死魄  
下始於癸巳書者記識法也文王都豐武王旣誅紂  
復歸于舊都猶湯旣黜夏命復歸于亳也偃武修文  
之事此特言其略其詳見樂記天生五材民並用之  
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天下雖已定武王豈能盡棄兵  
而不復用乎曰武王之爲此也所以安天下反側之  
心也方紂在上不特紂爲惡當時之黨紂爲惡者眾  
矣武王旣已誅紂苟猶窮兵而不已焉則人心疑疑  
則禍亂豈有旣耶故武王以此示天下使天下曉然

知吾之不復用兵也武王果盡屏而去之哉記曰倒  
載于戈包之以虎皮包而藏之一旦有急固可取而  
用之也曰歸馬放牛歸而放之及其欲用固未嘗不  
在也特欲以偃武修文之意示天下惟此意不能自  
明故爲倒載于戈歸馬放牛之事以此意示之爾觀  
其示天下弗服之語則可見矣唐穆宗時蕭俛段文  
昌以兩河底定武不可黷乃偃革尚文謂之銷兵旣  
而強盜蜂起召募烏合卒以取敗是皆膠於古人之  
陳言而不深知古人之意也武王之偃武修文非如  
蕭段輩盡銷而去之也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  
柴望大告武成旣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邦甸侯衛而不及男采者舉上下以包其中也駿奔  
走執豆籩言其皆來助祭也所謂殷士膚敏裸將於  
京是也焚柴告天望祭山川而大告武成猶所謂至  
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是也旣生魄四月十六日也  
上自庶邦冢君下及百工皆受周之命令前乎此猶  
商家之臣至是皆受周家之命令則爲諸侯者皆爲

周家之諸侯爲百工者皆爲周家之百工矣至於此  
武功其尙有一毫之不成乎湯武之征伐不道誅其  
君弔其民蓋彼大無道天下之所不容人民之所不  
與故奉天命因人心從而伐之旣誅其君矣吾之責  
盡矣然後復歸于舊都故湯旣黜夏而歸于亳武王  
旣伐紂而歸于豐豈有一毫利其土地人民之心哉  
自秦漢以後破人之國都便據而有之自立爲天子  
湯武之征伐曷嘗如此湯歸于亳而天下之心自不  
舍湯武王歸于豐而天下之心自不舍武王今觀武

王歸豐之後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庶邦冢君暨  
百工受命于周武王非有命令也非有期約也而天  
下自翕然戴之以爲君旣是天下自歸吾然後不得  
已而起因而命令之爾所謂威而後應迫而後動不  
得已而後起聖人眞箇是不得已而爲之其征伐也  
非有意征伐也其爲天子也非有意爲天子也苟有  
一毫私意於其閒豈足爲聖人也哉是故堯舜之揖  
遜湯武之征伐其揆則一蓋同歸於無私心焉爾學  
者讀書非徒欲以觀聖人之事固將以求聖人之心

如復歸于亳自商至於豐者此處便可以識得湯武之心

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

三代之王皆積德而後興商自契而成湯有天下周自稷而至武王有天下其所積累皆非一日大抵積累而興與匹夫崛起者不同自漢以後皆是崛起

者烏有所謂積累之素哉武王言此蓋謂我周家之積德其所由來久矣先王后稷也后稷稱王追王也追王太王實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詩言玄王桓撥謂契既稱王稷安得不稱王周家建邦啓土始于后稷故從而追王之至公劉則克篤前烈至太王則王業於是乎肇基矣觀其去邠之日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則人心已是歸周觀其迺立皋門皋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則規模廣大也有王者氣象所以伐商雖是武王而曰



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蓋當太王時天命固已有去商歸周之漸矣此所謂肇基王迹也王季勤勞於王家至文王而其功始成強大之邦非國勢強盛兵威振耀不足以致其服從故曰畏其力而德固在其中也小邦則不必說力故以懷其德言非謂待大邦則專以力而無事乎德也文王九十七乃終彼其受命而爲諸侯當已五六年而謂之九年何哉或者以爲文王受命稱王九年天無二日民無二王紂既在上文王安有自稱王之理此俗儒之論理決不然然則曷謂九年蓋方文王之初年紂亦未大無道及其後也天下之心皆去紂而歸文王觀虞芮質成則當時朝覲者謳歌者獄訟者皆不之紂而之文王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二豈天下分裂而據有其二哉近紂而迫於其威力者固不得已而從紂其他二分紂之號令已自不行了天下人心莫不歸之文王如是者蓋九年矣故曰惟九年大統未集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抵聖人之觀天命亦只自人心而占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心既歸天命可知今人心皆

去紂而歸文王此所以爲文王誕膺天命也

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蒸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筐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尙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大抵聖人之舉事苟無歉於吾心則質之天地鬼神

而不愧不怍且如後世之用兵者皆只是貪其土地利其人民以爲己私爾既有此心卻如何可以對越上帝湯之伐夏也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武王之伐商也亦徧告皇天后土名山大川使聖人有一毫私意則如何敢對天地鬼神言之無愧學者觀此可以知湯武用兵果非有富天下之心矣華夏蠻貊罔不率俾與夫惟其士女筐厥玄黃此皆非後世所有之事且以武王之爲是舉不期而會孟津者八百國雖庸蜀羌髳微盧彭濮

遐方小國莫不畢至後世用兵有此事乎雖有從者  
皆只是強迫脅之然亦豈能使華夏蠻貊罔不率俾  
獨漢高帝之起北貊燕人來至梟騎助漢猶有古意  
自時厥後則無有矣耀兵以臨人之國都宜其驚惶  
失措奔走逃避之不暇而筐厥玄黃以昭我周王之  
德所謂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簞食壺漿以迎  
王師後世用兵有此事乎獨漢高帝寬仁大度父老  
爭持牛酒獻享軍士自此以後則又無矣觀華夏蠻  
貊罔不率俾惟其士女筐厥玄黃這方是天討方是

王師夫人心之服至於如此可謂至矣常人於此誰  
不有侈然自大之心而武王方且不敢以爲足曰惟  
爾有神尙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以爲我今告  
天地神祇而行我若不勝神亦預有辱焉兢兢然若  
有所不足者詳味此處便可以見聖人之心若有一  
毫侈然自大之念非聖人之心也此一段與前所言  
歸馬放牛之事若不相類然此乃武王告羣后之時  
述其前日用兵之事以爲吾前日所以告天地山川  
之辭如此而說書者以其不類從而移易焉失之矣

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

自無作神羞以上是述當時告天地山川之辭自此以下是記當時用兵之事陳于商郊在國都之外也武王陳兵于商郊受帥如林之旅來牧野會戰無有與武王敵者反倒戈自攻其後孟子所謂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帥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紂之眾視紂如仇讐

而視武王如父母天下豈有帥其子弟攻其父母者乎此其所以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也此其所以血流漂杵也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若是三代用兵斷無此事但此書所言非武王之師攻紂乃紂之眾自倒戈而致此也孟子之意深恐人把作武王看了所以如此說若把作武王看則此書斷不可信既是紂之眾自倒戈以攻則確然可信也夫用兵以征伐而能使敵人自攻眞王者之師哉武

王誓師之辭曰受有人億萬惟億萬心予有人三千  
惟一心又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  
人同心同德紂帥如林之旅可謂眾矣然眼前雖看  
見如此之眾其實人各有心既是心腹腎腸各自不  
同卻如何可用學者須當看武王何故能使天下爲  
一心紂何故致得人各有心此無他只緣武王做得  
是紂做得不是理義人心之所同然吾之所爲合於  
理義則感得天下理義之心可使之爲一在我者無  
理無義而何以一天下之心哉此處當精思武王先  
爲觀兵之舉後復與紂戰而曰一戎衣天下大定者  
蓋其時雖觀兵實未嘗用後方與紂戰于牧野此所  
以謂一戎衣也

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闔散鹿  
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列爵惟  
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武王既伐商初未嘗自爲政事但只去紂之政反而  
復歸商先王之善政而已蓋商先王之政卽堯舜之

政也紂悖而違之武王反而復之夫何求哉自釋箕子囚以下所謂商之舊政不過如此賢者所當尊用紂或囚之或殺之或棄之武王則釋其囚封其墓式其闕貨財所當與天下共者紂斂而藏之以奉一己武王則散之發之皆所以反商政而由其舊也散財發粟之事當時固嘗散發矣然則散發止及其近者何以及遠當時必是於租賦蠲除了蠲除租賦固所以予之也觀大賚於四海一句可見若是只散發得國都之內如何能賚四海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爵百

里七十里五十里三者封國之制也建官惟賢位事惟能卽孟子所謂尊賢使能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周禮所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古者賢能嚴其辨蓋天下賢有德之人未必能辦事而才能足以集大事者又未必皆有德所以古人兩者兼用未嘗偏廢焉後世人才難得皆此處錯了只求其正當而有才能者未必用或只取其才能而正當者又棄而不錄皆失之矣五教卽君臣父子夫婦朋友兄弟所以爲人以其有是倫也人倫一日不明則

與禽獸無異所以武王重之食與喪祭亦其所重者也民以食爲命喪以謹終祭以追遠烏可不重大抵天下之所輕重視朝廷如何朝廷以爲重則天下亦以爲重朝廷以爲輕則天下亦以爲輕惇信者凡朝廷政令之類皆欲其有信故須當厚之義是正當道理凡事豈可不合道理吾能使之皆合道理顯然昭著於天下民皆目擊心喻是之謂明有德者雖未必能有功然朝廷倚以爲重故當尊崇之有功者則隨其大小而報答之此皆是商政武王尊而勿易所以

垂衣拱手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大治也今觀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須思量何故能如此觀垂拱而天下治又須思量何故能如此此皆非後世所有之事後世用兵帥其人民驅之鋒鏑之下皆是出於勉強安有敵國之人自倒戈以相攻者乎後世治天下者勞其筋骨役其心智猶日不給況能垂衣拱手而天下自治乎然古人所以如此亦非有他術只如釋箕子囚以下苟能行此則天下自然歸於治豈復勞餘力尊禮賢者散發財粟布於九服之內者皆賢諸侯

列於百執事者皆有才有德而又重民五教與食喪  
祭信義則惇明之功德則崇報之天下雖欲不治得  
乎學者讀此可以觀武王之初政矣後世人主誠能  
力行此道天下亦何患不治堯舜之基已正南面無  
爲而天下治亦不過此理而已矣

聖賢家塾書鈔卷八

三十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聖賢家塾書鈔卷八



繫齋家塾書鈔卷九

宋鄧袁 燮和叔撰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觀孟子問誅一夫紂之言武王之殺受也明矣湯武之征伐只是誅其君而弔其民武王既殺受而復立受之子蓋受得罪於民所以誅之非苟貪其土地和其人民則復立其子而自歸於國都何敢遂以爲己有哉及武王既還天下之心自不能捨武王爾以箕子歸歸於豐也注家以爲歸於鎬京疑未必然蓋當武王初定天下時猶未有鎬京也

洪範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彞倫攸敘

十有三祀武王之十三年也惟十有三年武王伐殷既殺受立武庚故以箕子歸而訪洪範焉商曰祀周曰年今此以祀書者蓋此書箕子之所作也箕子之所作則猶商書也故從其本稱也曰十三者記武王之十三年曰祀者記商家之所稱也此一句蓋兼商

周而言謂純於商則天命已墜矣純於周則此書固箕子之書箕子未嘗臣周也純於商固不可純於周亦不可曰十有三祀兼商周而言其意深矣此事甚重武王不敢輕問故謂之王乃言曰箕子不敢輕答故謂之箕子乃言曰乃之一字慎重之意也武王謂人稟天地英靈之氣獨超於萬物此蓋冥冥之中陰有以升之也階之爲言升也獸聚則爭今人羣居族處歡欣和協常理秩然而不至於亂此必有所以然者韓昌黎所謂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爲己害也猶且不脫羸弱之肉強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所自邪其所謂自卽其所以然者也武王謂我察乎人之羣居而不至於亂而不知其所以敘者何自而然武王亦可謂善問矣此理未嘗不在天下常人情而不察武王獨能察焉思而疑疑而問斯所以爲聖人歟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昇洪範九疇舜倫攸斃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

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

洪水之害只緣河水泛濫而爲龍門壺口所阻所以衝蕩而不可制鯀不殺水之勢乃爲之隄防以阻遏之不知水勢之橫豈隄防之所能障哉故謂之陞洪水鯀所以九載績川弗成專是一陞字天一生水水既不得其道則五行皆汨亂矣天於是震怒不以洪範九疇畀之此彝倫之所以斁也然以帝堯在上彝倫何至於斁而箕子之言若此何哉蓋嘗觀孟子而後知箕子之言不爲過也孟子曰當堯之時天下猶

未平洪水橫流泛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以是始舉舜敷治益烈山澤而焚之禹疏九河后稷教民稼穡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然後天下方治平由此觀之則知方堯舜之時亦未是大治時節彝倫真箇是斁所謂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蠻夷猾夏寇賊奸宄舜固以此爲憂矣至大禹嗣興天乃以九疇錫之而彝倫攸叙焉且天又未嘗諄諄然命之何以知其錫禹又何以知其不畀於鯀蓋嘗觀孔子之論曰鳳鳥不

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歎周家之不復興也孔子以河圖不出而知周之不復興則知天下將治必有禎祥鯀不能治水之性汨陳五行而洛書不出所以彝倫斲馬行其所無事洛書出焉此便是天錫之此彝倫之所以叙也龍負圖龜負書從古有是說蓋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從一而至九此蓋興隆之兆也而世儒多不之信是殆不然只觀孔子歎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易言河出圖洛出書則豈容不信耶魏時亦有石出於水中而具二十八宿與八卦之文

當時以爲嘉瑞是知天下將治必復解出但眾人不能識聖人獨能識爾八卦虛中九疇建中所謂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也且夫彝倫攸叙不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五典秩然不亂吉凶軍實嘉五禮整然有倫便是彝倫之所叙武王豈不知此而發爲是問者蓋武王深思其故必有所以然大抵聖人見與常人不同常人之見淺聖人之見深曰我不知其彝倫攸叙深味攸之一字蓋窮其所以然之故也箕子具列九疇蓋答武王攸叙之問言彝倫之

所以敘由洛書之出也。大抵我之所爲順乎天理，無一毫私意介乎其間。則我之心卽天之心，所以天亦畀之我之所爲不循乎自然之理，則我之心非天之心矣。此天所以不畀洪範九疇也。

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又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九疇其初不過有其數，便如八卦其初只是許多畫。

聖人因數以知其義，知其義而遂有其文。自初一日五行以下，蓋九疇之義也。故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於帝其訓天何嘗有言哉。然而聖人之心卽天之心，故其言卽天之訓也。九疇以五行爲首者，五行萬物之祖也。天下萬事孰能逃此五行？只如人日用之間，亦無這金木水火土不得。特人由之而不知，爾以其周流而不息，故謂之行。且如東屬木，西屬金，南屬火，北屬水，土分旺四季。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東

南陽也西北陰也所謂五行不出於陰陽二字總而爲陰陽散而爲五行一陰一陽之爲道陰陽合而道存乎其中矣天下萬事孰有外於陰陽者乎此五行之所以首於九疇也在天則爲五行在人則爲五事人之五事亦本於五行貌木也言金也視火也聽水也思土也具是五行所以有此貌言視聽思故曰人也者五行之秀氣也鍾五行之秀氣所以爲人不然此身且無有況於他乎五事言用者蓋人皆有此五事而未嘗用之爲言舉而用之也敬用者能敬而

後能用也貌能敬則恭言能敬則無口過視聽能敬則不至於非理思能敬則不至於邪思妄念故以敬爲主學者欲識敬字請觀曾子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之言想像臨深履冰之時此心何如哉吾知其無一毫之雜也此卽伊川之所謂主一者是也苟能持是心而不散五事其有不能用者乎八政以食爲首衣食不足奚暇治禮義故曰農用八政先治農事而後可以用八政也五事所以修其身八政所以見於治能修身而後可以立政矣人事旣盡而後

可以合於天和同天人之際故次四曰協用五紀協者合也和也言其與天和合而無闕也五行爲萬物之祖故居其一皇極所以統攝九疇故居其中皇大也極中也惟大而後能中指一室而言則有一室之中居於室之側中安在哉故曰極其大而後中可求指其中而後大可有建者立也昭然揭此道於上使天下皆取中焉故爲謂之建己不自立何以立人又者治也出而治天下須當有此三德正直剛柔隨時而用皇極者其體也三德者其用也至於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則亦歸於中而已矣自敬用五事至又用三德如此可謂盡矣然人不能無疑有疑焉必詢之於人稽之於卜筮欲稽疑須是吾之此心昭然至明然後能斷然無疑故曰明用稽疑又須考之徵驗大抵天地人一理在人有此事則在天有此徵故考之休咎以觀吾之得失念者念念在此而不忘毋使至於咎徵之見也嚮慕也嚮此而去則五福會焉威畏也畏之而不敢犯則六極遠焉大抵福極則在人向背如何向則得之背則不得也譬如適燕者必北適

越者必南苟迷其途不順所向而往焉豈能幸而致哉次八次九二疇皆是說效驗處八疇皆言用而五行不言者五行所以用是八疇者也古人於五行甚重啓興有扈之師數其罪曰威侮五行謂不知以此爲重也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此五行之德也水之所以爲水以其能潤下也火之所以爲火以其能炎上也其他皆然潤下以灌溉言炎上以熟物言或曲或直所以成木從革者所謂惟治者之所鑄革變革也五行皆定言之獨土以稼穡言者土之功甚大不止於稼穡爰於也於稼穡而見而土之德固不盡於此也

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此五行之發於五味者也因其潤下所以作出鹹大抵物之下者則其味自然鹹今河海之水可見也因其曲直而有其實因其味酸此曲直之所以作酸也凡木之味其初皆酸夫五行與五味若判然



不同而箕子之言於此者蓋明夫五行之生養斯人若斯之大也人非五味何以生養特人由之而不知爾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

人之生也先具是貌漸長而能言能視能聽又長而能思五事本於五行而其叙與五行不同者自人生言之也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

此五事之德也莊敬之謂恭不恭非貌也順理之謂

繫

卷九

九

綱目

從不從非言也視貴乎明聽貴乎聰聰明則是非邪正瞭然不惑不聽不明於視聽乎何有睿通也心無邪思而理無不通是之謂睿思而不睿不可以爲思矣管子曰思之又思之思之不得鬼神猶將通之非鬼神之通也精誠之極也此語甚佳

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所爲作者非有意爲之蓋自然而貌恭則自然莊肅儼然有可畏者言從則自然辨治內足以治己外亦足以治人明則自然知人故作哲聰則自然詳審

是非故作謀若夫審則無不通也無所不通非聖而何學者觀睿作聖一句可以知夫聖人之道不遠於我矣且人之生也孰不具是五事能從事於此而後聖人可爲人皆可以爲堯舜孟子豈欺我哉形色天性也惟聖人可以踐形人之有五事此其形也然惟聖人能朝夕從事焉故謂之踐如貌則必恭言則必從視聽則必聰明思則必睿此所謂踐形也書之所謂事卽孟子之所謂踐也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聚書

卷九

十四

經

政者國家之大事孔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大抵小者事也大者政也學者欲識國家之大政請觀此一疇是謂之政而其目有八詳味是八者而後知古人之所謂政者蓋如此民以食爲天救死不贍奚暇治禮義故一曰食舜咨十二牧亦首言食哉惟時要須使天下之食沛然有餘如孟子所謂聖人治天下使菽粟如水火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到此方是爲國家古人於民食甚重只觀以此

爲首便可見紀綱法度豈不是政然不先於彼而先於此者食之不足雖有紀綱法度亦無所設也其間經畫區處條目固非一端此之所言特舉其大綱爾民食既足然貨賄不通亦無以相資故次以貨如金銀如布帛皆貨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有無既通然後烝民始得粒食貨亦豈非急務哉食足貨通人事備矣於是理會祭祀自國家言之則天神地祇自民間言之則各祭其先與戶竈之類大抵讀書只以古人言語可疑者從而致思則自然見得且如八

政其三何故便說此蓋祭祀乃人心之所敬者也既是人心之所敬則豈可以爲緩哉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其在周官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則居民者司空之職也蓋食足貨通又須要他各安其居區處經畫使之是當使之穩便使之各得其地利居民之職然也古者居民不與後世相似古者士農工商未嘗雜處室廬小大必有其制死徙無出鄉則有遷徙者亦必以告其上也豈如後世混然雜處高卑小大任其所爲遷徙移易任其自東自西也哉

食貨既通矣居處既安矣然後設司徒之官以教之  
蓋飽食煖衣逸居無教則近於禽獸此豈可少緩哉  
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  
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特言其大者爾其所以教  
者固非一端也只觀周禮大司徒之職六鄉六遂其  
閒事事皆備無非教也只以讀法一事觀之其所以  
諄諄誨爾民者何如其深切哉國家法常常宣布於  
民間使之皆曉然有見於中如此民安得不入於善  
放勸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  
從而振德之熟味此處聖人深切教民之意可見矣  
雖然聖人教民固甚委曲然教有所不行於是乎不  
可無刑故六曰司寇未嘗教而先之以刑固不可也  
教之不率而刑罰加焉則刑之者固所以教之也蓋  
使之有所聳動有所畏慕俾天下之民人人有士君  
子之行而無放僻邪侈之心者爲有司寇之官以警  
之也賓者賓客也自國言之則諸侯朝聘燕饗自民  
聞言之則親戚朋友之相往來人道之所以相親上  
下之所以相敬爲其有此此亦天下之大事故七曰

賓師師旅也或者以爲師以道得民之師蓋古者兵  
刑一道既有司寇則兵固在其中矣是不然司寇掌  
刑司馬掌兵各有其職師卽大司馬之職也若以爲  
兵刑一道則聖人設官有司寇足矣而何以司馬爲  
哉夫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師旅之設所以衛國家征  
不庭者此豈小事然序於八政之末何哉蓋其次序  
當然也聖人之治天下先之以教教之不從然後以  
刑加之刑之不服然後以師旅討之姦慝暴亂不過  
只是刑必有大罪然後始興師至於興師是豈得已  
故序之於後者明其非所當先也非曰事之小而後  
之也學者讀書不過欲識頭項然後觸類而長而在  
我者日積矣且如讀三八政一疇便知得古人之所  
謂政元來如此此所貴乎學問也只以食貨言之古  
人理會天下之食貨後世所理會不過只是國家之  
財賦蓋古人以公天下爲心後世不過私其在我此  
安危理亂之所由分也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歲歲星也月一月一週天日一歲一週天星二十八

宿也辰十二辰也此其在天者曆數以步占之此其在人者紀之爲言紀綱也言此五者天之紀綱也歲月日星辰雖天之自然然無曆數步占之亦不得故曰協用五紀協之爲言合也天人合而後五紀成也所謂曆象日月星辰正是此意學者欲知五紀之不可忽只以堯典一篇及月令一書觀之便可見其間一歲之所爲國家之政教民事之纖悉皆因乎天時如之何而可忽也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敘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皇者大也極者中也惟大而後可以求中倚於一偏一曲中安在哉其道中故其數中而其位亦居中而貫上下焉是中也人皆有之今夫愚鄙小人有事於此毫釐之過毫釐之不及彼皆知之或輕或重或是或非彼皆知之所以知之者誰歟爲其有是心也是心也卽所謂中也故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又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以是知人皆有是中也但人雖有是中而所以昭然揭之於上俾天下皆取中者則

有賴於人君焉故民之衷雖降自天而若有常性克  
綏厥猷者人君也人雖爲萬物之靈而作民父母者  
乃聰明之元后也所謂建其有極建立也君不建極  
天下何所取則君建極於上則福皆會焉是福也非  
自外至也所謂自求多福也大抵人苟爲善自然是  
享福蓋不妄用則富之福得矣不傷生則壽之福得  
矣胸中泰然非康寧而何所好者德也非攸好德而  
何死必得其正非考終命而何考終命非特是有壽  
世固有壽考而死非其道者非可以言考終命也故  
爲善而得福理所灼然雖其間有參差然大體無有  
不獲福者同之天蹠之壽特一二事爾造化之大豈  
可以一二事論哉君建極於上而有以集福於上天  
下皆歸於中而亦全是五福焉是誰與之也君與之  
也故曰用敷錫厥庶民福本不可以錫人然自人君  
建中以爲民之儀表天下皆爲中道之歸而皆獲享  
其福則福固可以錫人矣唐虞之世黎民於變時雍  
比屋可封人人有士君子之行滿天下皆歸於中道  
此無他君建極於上而有以立其本爾錫者上下之

通稱君以福錫民民皆保有此極罔敢失墜用是以  
報答其君民有以報其上亦錫也故曰錫汝保極淫  
朋比德皆是人私僻之心至於舉天下無有淫朋比  
德之人皆人君作極之驗也學者觀皇極一篇須看  
他未嘗說皇極底道理而首論君民者何故正以不  
如是不足以爲皇極惟其貫上下而無間斯其所以  
爲皇極也蓋天下之道惟其可以通行而無礙者方  
是道不足以行於天下非道也苟在我自以爲是而  
施之於人則拂烏在其爲皇極哉蓋皇極之道無不  
可以通行於天下不可以通行於天下是必在我者  
未盡也倚於偏曲而未至於大中也中庸曰天命之  
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所謂天命之謂性率  
性之謂道卽皇建其有極也所謂修道之謂教卽敷  
錫厥庶民錫汝保極也又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所謂天下之大本卽皇建其  
有極所謂天下之達道卽敷錫厥庶民錫汝保極也  
蓋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以  
是中而建之用通行於天下故謂之達道謂之中庸



達者通也庸者用也信哉大中之道貫君民而無一  
理也嗚呼不如是何以爲皇極乎箕子首及乎居民  
之論蓋以是爲可發明皇極之道而已矣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案袁氏此節解一水樂

大典  
原闕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

猷謀猷也爲能爲也守操守也庶民之中有此等人  
人君皆當念之念者念念不忘之謂念之則能用之  
矣後世士大夫之賢者人主猶未必能念而皇極之

聖賢錄卷九

十七四明叢書

新圖刊本

世念及於庶民之微凡天下毫髮絲粟之才上之人  
無有不知知之無有不念者斯其所以爲極治之世  
也斯其所以爲皇極之君也觀此一句所謂錫福者  
孰大焉

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  
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雖未能合乎中道而未嘗有過似此等人當以恢洪  
之量而兼容並受之川澤納污山藪藏疾人主爲天  
下豈可無江海之量以兼受天下哉方其受之必當

康而顏色蓋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不能康而色則人皆將畏懼而不敢與我親矣凡人心所存不掩於顏色之閒顏色之未和必存於中者有忿戾之心也彼言所存在於德我便當錫之福所謂錫之福卻不但是庸以車服錫以爵位能容納之誘進之卽所謂錫之福也既能大其度量以受之又能和其顏色以接之而所好在德吾則錫之以福夫如是前日未協於極之人今皆歸大中之道故曰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無虐熒獨而畏高明

凡人之患易得因其在人者而轉移其在我者且如熒獨之與高明均是人也而人之見熒獨者必慢虐之見高明者必畏憚之是爲外物所轉也若論道理公卿大夫吾所當敬卑困無聊之人亦吾所不可忽者而安可因其在彼而轉移其在我者哉爲彼所轉則在我者已不定矣這便是我之私意便是我之偏處旣失之偏烏在其爲皇極也哉此事以心體之自可見因其勢位崇高而畏之因其卑困熒獨而虐之

只是論其外而都不顧是非反之於心其果合於理乎既不合於理非私心而何非偏曲而何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強禦卽是此意

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

言有能有爲而繼之以使羞其行是則所謂有能有爲者非區區小有才者也必有德行操履過人者也高辛氏有才子八人而其所謂才者曰齊聖廣淵明允篤誠顓頊氏有才子八人而其所謂才者曰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古人之才非後世之才也有能有爲而又德行可取則其才非止於足以辦一事效一職而已進是以用之邦家將日進於昌大故曰而邦其昌昌之爲言亦非治效僅見於目前而已

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富之爲言多也穀之爲言實也正人既富而又有確然可用之實人君必當使之相好焉好者親愛之謂也古之人主其與天下之賢者直是相親相愛之謂臣哉鄰哉是也正人而不能與之相好反入於罪戾

矣蓋人主纔不與之相好則小人得以譖之而賢者不能安於朝廷之上蒙被惡名放廢田野如後漢之黨錮非時人斯其辜乎後世忠臣良士人主不能親用而反使入於罪戾者蓋不可勝數矣至於無好德之人汝卻錫之以福卻是作汝用咎也夫皇極之主要當兼容並受雖非賢人君子亦當包含容養之豈可有所決擇而今也無好德之人錫之以福則反以爲作汝用咎何哉蓋天下事只觀其理之是非賢者則當用不賢者當去順理而行何嘗不廣大懼其不廣大也而無別於賢否莫不兼容之這便是私心既有私心烏在其爲廣大烏在其爲皇極也哉然則皇極之道非泛然無所決擇之謂也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此是古人指示人以皇極之道最深切處蓋所謂皇極者非在乎他求能去其爲皇極之害者斯已矣能去其不善則其所謂善者自存初無待乎外求也孟

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斯而已矣蓋只這箇便是道無偏無跛便能遵王之義無有作好便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便能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卽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卽平平無反無側王道卽正直去其害而其善者見成在此君子之論皇極何如是之精微也哉反復言之不過歌詠皇極之道而已

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舉天下之人無智愚無賢不肖皆有此極舉天下事

繫彙家學書

卷九

王四明叢書

總圖刊本

事物物無小大無精粗無本末皆有此極極滿天下要當有以會之然後能歸於一如諸侯之朝會天子如百川之會於海是之謂會人主不能會其有極則是天下各自有這中豈能使之歸於一哉

曰皇極之數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數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

下王

洛書之出因天地有此自然之數聖人因其數而明其義焉以我胸中之所欲言發而爲九疇聖人亦自

不知其所以然也此雖聖人作之而實本於天故曰  
於帝其訓蓋天有此理聖人有此言是言也卽天之  
言也非人以私意爲之也這箇自著不得一毫私意  
凡厥庶民因極之敷言而能加力行之功則與人主  
輝光皆相接故曰以近接天子之光人主能使庶民  
皆近天子之光所謂作民父母爲天下王者孰大於  
是曰之爲言非庶民之言也蓋所以發明聖人莫大  
之德也這箇光人人皆有之無以蔽之則其光斯著  
如日月焉不爲雲霧所蔽則自然有光如明鑑焉不  
爲塵垢所蔽則自然有光人能去其所以爲皇極之  
害者無有偏黨好惡之私則輝光發越豈自外至哉  
學者讀皇極一篇須看他常說庶民便見皇極之道  
所以貫通上下處蓋通上下只是一箇道理有猷有  
爲有守此是已有成底人人君當念念不忘思所以  
用之不協極不羅咎此是未有成底人人君亦當大  
其度量而受之蓋天生賢後固欲人主用之以治天  
下所謂代天司牧無急於此者不能念不能受則人  
材無所歸必至於奔放四出其患害有未易言者只

以後世觀之如戰國之世上之人無有任其容養收拾之責者所以天下材智之士皆奔赴於四公子之門食客動至數千人唐末五代之亂亦緣無能用者是以皆隱於釋老之學以是知人材無所歸其害至此此皇極之主所以收拾天下之材不敢或有遺也皇極一篇學者所當潛心只看他八疇居於終始而皇極獨位於中何所不統如都邑居天下之中四方諸侯皆朝會於此天下舟車皆輻輳於此皇極居於中而天下之義理會焉所謂會其有極是也作民父母不是易事能作民父母者舍唐虞三代無有盡此者矣使天下皆不失此性皆爲大中至正之歸如此方是作民父母觀表記所言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後可以爲父母矣其於夏商周皆有所不足而謂後世不可及者獨歸諸虞舜則能盡此道者豈不甚難矣哉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變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

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有皇極之道出而見之於治則有是三德三德卽皇  
極也一曰正直卽所謂王道正直也克勝也時乎平  
康則用正直之道以治之時乎彊弗友則剛不得不  
勝時乎變友則柔不得不勝所謂彊弗友剛克豈全  
無柔哉特用剛稍勝柔固在其中所謂變友柔克豈  
全無剛哉特用柔稍勝剛固在其中也此是論治人  
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此是論治己我之資質沈潛則  
當以剛勝之沈潛而不剛將流爲委靡矣我之資質

高明則當以柔勝之高明而不柔將流爲高亢矣夫  
其治天下也彊弗友則用剛而治己也沈潛則勝之  
以剛治天下也變友則用柔而治己也高明則勝之  
以柔宜若相反然而其理一爾此聖人變通之妙也  
因說剛柔故論及君臣之道大抵君天道也臣地道  
也天道貴乎剛地道貴乎柔惟陽剛者人君之道故  
威福玉食人君皆專之惟陰柔者人臣之道故威福  
玉食臣下皆無所預大抵爲君當知君道爲臣當知  
臣道君而不剛失其所以爲君臣而不柔失其所以



爲臣自古彊臣擅命僭竊威福皆在上無陽剛之德故也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九

三五四明叢書

經國刊本

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讀稽疑一篇須當知天下事不能無所疑有所疑不可無所稽考易言以斷天下之疑蓋疑慮不決蘊蓄於中而無所稽考既欲爲又欲不爲則事終無由而立事既不立其害豈小故必稽之於人神然後能剖判得我之所疑後世舉事者其始亦不能無所疑也然無所稽考卒之當爲者不爲不當爲者乃爲之當爲而不爲則失事機不當爲而爲之則失人心且如

趙武靈王之胡服騎射商鞅之變法苻堅之伐晉似此之類其始之不從者亦多矣然數君者皆斷以己意而必要欲爲故終於致敗亂者有之湯武之征伐盤庚之遷都成王之伐三監其初天下不免於疑但聖人稽考得是所以事皆有成後世舉事多要說無可疑者此大計利害聖人之心不然天下事固有不可疑者然亦豈能皆無所疑纔說道無可疑便不是兢業便不是聖人之心所謂聖人者無他只一箇不住這便是聖人朝夕勉勉常自見其不足而安敢以爲無所疑也稽考固不止於卜筮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而豈止卜筮哉然以卜筮爲首者蓋人猶有私慮至卜筮則純乎天矣夫龜之與蓍草其初皆物之至靈者故雖至枯骨朽草而所謂靈者自不可泯沒此卜筮之法所以有取於此也卜筮非易事苟非其人何以交於神明故須擇建立卜筮人只觀周禮掌卜一官其事甚重必其人之至誠純一無邪思妄念者然後與神明爲一而可以交乎神明苟胸中紛然在我者與神明已有間矣而何以卜筮哉兩

齋蒙驛克此五者見之於卜者也曰貞曰悔此二者見之於筮者也所謂卜五占用二也忒差忒也一畫之差則一卦必有變要須能推衍之人時人者指上文言也兩齋蒙驛克貞悔是七者極未易識而差忒者亦未易推衍必能於此而後可以作卜筮故曰時人深味時人二字其人當如何哉有一毫之邪思妄念有一毫之不純不粹則不可以作卜筮矣古者卜筮皆用三人乃卜三龜是也是三人者雖皆賢人其言雖皆可聽然善當從眾故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大同二字不可輕看內而在已外而在人幽而至於鬼神無有不合者焉是謂大同唐虞三代之所為極盛蓋以此也夫至於無所不合則其心如何發之於身自然康寧施及子孫自然逢吉蓋吉不足以盡之矣其下猶有不從者矣則以吉言之大抵稽疑以下筮為主故人雖逆而龜筮皆從無害其為吉龜筮之中有一逆焉作內雖吉作外則凶若龜筮共違於人靜則猶可動則凶矣雖然謀及乃心而復謀及卿士庶民而後謀及卜筮則雖以下筮為主而尤必當先

斷自己也已志不定何以卜筮舜曰官占惟先蔽志  
昆命於元龜斯蓋萬世卜筮之法歟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  
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  
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  
曰咎徵曰狂恆雨若曰僭恆暘若曰豫恆燠若曰急恆  
寒若曰蒙恆風若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  
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  
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  
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  
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庶徵一疇是以其在天者徵其在人者一歲之中五  
者皆來備無有欠闕而又各有次序則庶草蕃廡矣  
所謂敘者如夏而燠冬而寒春而雨秋而風所謂春  
無淒風夏無苦雨是也五者來備而又有其序此和  
之至也故庶草無有不蕃廡者蓋天地間只是一氣  
在我者有至和之氣則足以感至和之氣言庶草蕃  
廡是天下人民無有不得其所者矣山川草木鳥獸

魚鼈無有不遂其性者矣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  
聲和則天地之和應天地萬物豈二氣也哉則極備  
者言其過甚也極無者言其不至也此皆失其敘故  
二者皆凶天地氤氳之氣釀而成兩人方其儼然莊  
肅精神收斂有似乎天氣醞釀之時故時雨順之又  
治也辨治之謂又凡事皆辨治正由天地開霽日月  
烜赫之時故時暘順之哲近乎又煥亦近乎暘然其  
間自有不同大抵柔暗一向皆屬陰明哲一向皆屬  
陽纔是明哲自然時煥順之人之謀慮必須深沈猶  
寒氣擊斂故君能謀則時寒順之聖無所不通風亦  
無所不通聖則化而無迹風亦無迹故君能聖則時  
風順之至於爲人輕狂猶久雨之漂蕩故常雨應之  
凡事僭忒猶亢陽之可畏故常暘應之耽於逸豫柔  
懦不立則常煥應之躁暴傷急則常寒應之昏暗蒙  
昧如大風不已天地爲之昏暗故常風應之詩所謂  
終風且曠是也觀成王疑周公天大雷電以風蒙恆  
風若豈不甚昭然其可驗也哉大抵天地人只是一  
箇道理今人隔於蕞爾之形骸遂見我與天地不相

似不知本只是一理肅又哲謀聖卽雨暘寒燠風雨  
暘寒燠風卽肅又哲謀聖在我者卽在天者在天者  
卽在我者但在人則謂之肅又哲謀聖在天則謂之  
雨暘寒燠風其實一也學者須深知天地萬物本是一  
體始爲得也王省惟歲以下亦是庶徵在天者與  
在人者元只一般非庶徵乎後世見其與上不類遂  
移而附於五紀此甚不然不知亦只庶徵也王省惟  
歲猶一歲之統四時也卿士惟月猶一月之統三十  
日師尹惟日猶一日之統十二辰也此其一定之序

不可易者君則爲君臣則爲臣大者則爲大小者則  
爲小是謂無易唐虞三代天下所以大治只爲盡得  
歲月日時無易一句大抵君有君道臣有臣道大臣  
有大臣之職小臣有小臣之職君而爲臣之事不可  
也大臣而爲小臣之事不可也後世此處皆顛倒錯  
亂以唐太宗之英主而兼行將相事豈君道乎賈誼  
言於漢文帝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閒以爲大  
故則是大臣而爲小臣之事者天地閒之氣不過逆  
與順而已尊卑上下秩然有序則爲順其分一易則

爲逆順氣成象則百穀用成逆氣成象則百穀用不成天下治平之時則賢者皆出而爲國家用故俊民用章不然則賢者皆隱伏而不出故俊民用微庶民衆多以其衆多言之故曰星月離於箕風揚沙矣月離於畢俾滂沱矣從古有是說此亦只是氣類相感月行至箕星躔度與箕星氣類相感故風月行至畢星躔度與畢星氣類相感故雨日月運行以成歲功月從星之所好猶卿士輔王之成治必當成人之所欲也夫月豈規規於從星而卿士亦豈可有意於從

民欲哉氣類相感風雨應之卿士從民欲亦只視其理之當如何爾自王省惟歲以下上面當看歲月日時無易一句下面當看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一句這兩句是綱領處箕子以庶徵一疇之後而丁寧從星之言其意深矣卿士王朝之大臣亦當朝夕開導人主使上從民欲可也此皆是說庶徵在天者如此而在我者不然豈所以爲徵驗乎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

六曰弱

洪範次八次九二疇皆是說效驗嚮用五福成川六極自五行以下順是則爲五福人不可以不嚮反是則爲六極人不可以不畏嚮之則得是五福矣以之則不入於六極矣後世人多要說天命以爲貴賤貧富壽夭皆是定命存焉不知天命豈易言也哉天命固不可謂之無然亦只在人如何人事苟盡則命雖當貧賤亦有可轉移之理人事不盡命雖當富壽亦有不與命相應者學者但當自做工夫不可只言天命人生於世亦須能全是五福享是五福乃可但只富壽而不康寧富壽康寧皆備而不好德不考終命非可以言全也凶短折則與壽相反矣貧則與富相反矣惡者爲人凶德也弱者爲人柔弱也惡者不能爲善弱者爲善無力故皆在於六極焉五福不言貴貴在外者也非人力所能爲也繫辭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八卦生於太極則九疇亦生於太極也所以八疇居外而皇極獨居其中八疇皆



以數言而皇極獨不以數言蓋滿天下事事物物無  
非是皇極何可以數言哉便是九疇亦只是這箇道  
理皇極九疇之主也五行非此何以周流於天下五  
事非此何以各得其則八政五紀以下皆此道也故  
曰安得皇極之主與之敘九疇哉

梨齋家塾書鈔卷十

宋鄭袁 變和叔撰

西旅獻葵太保作旅葵

西戎之國也。旅庭實旅百也。言西戎之國來貢庭實旅百之中有葵也。書言西旅底貢厥葵而孔子序書筆之曰獻。蓋所謂貢者如禹貢所言貢賦皆服食器用有用之物。葵豈用物乎。非用物而貢之是遠夷以此媚中國也。故聖人易貢爲獻其意深矣。

旅葵

梨齋家塾書鈔

卷十

四庫全書  
約園刊本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葵。太保乃作旅葵。用訓于王。曰嗚呼。明于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

服食器用之物。此人生日用所不可闕者。故諸侯所貢于天子者。惟此王乃分之。異姓之邦。昭吾德之所致。而使其無替服事天子之心。以其寶玉則分之。伯叔之國。而展親親之義。夫分寶玉于同姓。非厚于同姓。而薄於異姓也。義有親疏。循而行之。乃所以爲公。

也人之親其兄之子必異于親其鄰之赤子王者待諸侯亦猶是爾使其待同姓異姓混然無別則天下亦安有是理哉

人不易物惟德其物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

易一音如字一音以豉反兩說皆通若作輕易之易則以爲我以物與人而人不輕易物者以德寓于其閒也德盛之人不狎侮人人亦不狎侮我道理固如此然作易字說意味又覺好易變易也言人所以不

爲物所移易蓋有德在焉故也如服食器用豈能移人今癸之爲物不過以供耳目之好則在我必將爲所轉移豈可受乎一癸之受雖若細事然便是狎侮何者方其受之是不敬也既是不敬非狎侮乎狎侮君子則人必不盡心狎侮小人則人必不盡力言狎侮無時而可用也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大抵人當有以宰制耳目不可爲耳目所使吾心有

主宰而不爲耳目所役則百度皆正矣今弊之受是  
悅吾耳目也是耳目足以役心而心反聽命于耳目  
也心失其權而耳目役之此其害豈淺淺哉人心最  
易于玩而最不可有所玩方其玩人之時在我者必  
輕狂德何在焉故喪德爲物所引玩好無厭則吾之  
志不過于區區之物其志小矣故喪志合於道理則  
此心泰然故志以道而寧言不妄發則無有開斷故  
言以道而接不然合於道之時常少不合於道之時  
常多豈能相接而無閒耶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  
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  
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大抵人之一心不能以兩用作無益必害有益貴異  
物必賤用物不寶遠物遠人便格所寶惟賢則邇人  
便安孟子所謂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  
虧一簣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聖人之所以爲聖只是一箇勤詩言文王既勤止纒

不勤便有閒斷纔閒斷便有過失古人未嘗一念之不勤如農夫之勤於稼穡如學者之勤於讀書是謂之勤九仞之山欠了一簣便不成這山十分功夫欠了一分豈能至於聖然非爲足此一簣便住足以一分便了若有此心便非聖人之心蓋大略言工夫不可有毫釐之不到爾掘井九仞爲山九仞古人皆以九言陽數至九而終舉成數也能行我之所言則生民皆安其居世世王天下矣讀旅獒一書須思一獒之受亦未甚害而召公於此便作書以規戒之何故

此是三代王佐格心之業在後世則無矣後世若有此事視之不以爲急三代王佐格君之非豈容一毫之不至哉何則古人爲善惟日不足戰戰兢兢如臨深履薄猶懼有失何敢玩耳目之好夙夜罔或不勤今獒之受是不勤也夫事未有不生於微而成于著今雖受一獒而耳目之欲滋熾好之不已其害豈小自古人主窮奢極侈竭天下之財以奉一人至於敗國亡家者皆生于其微也所以召公汲汲于此截斷了又況人主之情方經營締建之初未有不知戒懼

當治定功成之後鮮不萌怠惰之心晉武帝平吳之後掖庭殆至萬人唐憲宗平淮西之後便興土木二君皆一時之英主只爲功成而怠所以皆不克終今武王旣通道于九夷八蠻天下大治玩易之心易起召公安得不深切慮之哉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案袁氏此條解永樂大典原闕

金縢

旣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墀爲壇

案袁氏此條解永樂大典原闕

五十四明發書

一抄圖刊本

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邁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子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祇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

武王旣克商二年天下甫定人心猶未安根本猶未固而虐疾如此不幸而崩則王業殆哉此周公所以不勝其憂思以身代其死也二公之心與周公之心

不同故惟欲穆卜之夫武王之不可死二公固見之明矣然惟欲穆卜則不過見其吉凶豈能轉移此事周公之心直是篤切所以不愛其身而欲代武王之死自以爲功言其身任此事也觀其祝冊之辭至誠懇到周公之心何如哉武王尙在則天命不墜而先王亦永有依歸否則天命去之而先王亦失其所依歸矣

今我卽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屏璧與珪言其不復事鬼神也武王苟喪社稷宗廟存亡皆未可知而又何能事鬼神乎

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俟能念予一人公歸乃納冊于金滕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夫周公今日以代死之言告於先王而翼日武王之疾果然便瘳信哉至誠之道其感動之捷如此至誠可以動金石而況先王乎故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誠則此心純一更無他念

自然通乎鬼神今人所以不能感動皆緣不誠之故  
念慮紛擾胸中雜然其能感動乎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  
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  
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  
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  
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  
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  
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

梁家學書卷十

七十四明齋書  
約圖刊本

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  
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迎我國家禮亦宜之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  
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辟法也流言四出宗廟社稷又將不可保故周公東  
征誅管蔡而天下始安東山之詩是也或以辟爲避  
不知周公之誅管蔡義所當誅也周公何心哉乃致  
辟管叔于商可見矣夫宰相而敢久於在外其中有  
人故也後世惟諸葛孔明累歲出師亦以有費禪董



允之徒其國多賢者故爾王亦未敢誚公蓋周公之形迹似可疑管叔之流言似可信其心不能無疑然又見周公之忠所以雖疑而未敢誚公也方成王疑周公則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及成王之疑一旦消釋則天乃雨反風禾盡起學者觀此可以見天人一致之理直是明白直是切近人多說天道遠觀此事天道果遠乎近乎人主一念慮之閒而其報應有反掌之易以是知天卽人也人卽天也天大雷電以風何自而來哉成王之心也天乃雨反風又

何自而致哉亦成王之心也洪範咎徵以爲蒙恆風若方成王疑周公此心昏蒙故有大雷電以風之應及得金縢之書前日之疑渙然冰釋執書以泣且謂其無俟於卜焉蓋深見周公之心且不有其身況欲爲天子乎成王之心旣復而天變亦隨卽消弭欲觀天人相與之際觀諸此而昭然矣嘗觀太甲悔過至於拜伊尹而有予小子不明於德自底不類之言成王得書執之以泣而謂其無俟于卜自迎周公出郊以幣帛告天而謝前日之過觀其辭氣懇惻至於如

此若二君者可謂此心之復者矣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也武王誅紂立武庚於朝歌而使三人者監之王制所謂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是也武王崩三監挾武庚淮夷以叛不言武庚倡爲亂首者三監也觀金縢所言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可見其所以叛者乃疑周公也然監武庚者旣叛則武庚固不言可知矣下文將黜殷一句可見向者武王雖

殺紂然立武庚以續商後殷命猶未絕焉至此而其命始絕矣觀此一書則周公前日所以欲代武王之死如此苦切者其意愈更分明夫武王有疾旣瘳之後在位當不下數年而武王甫崩三監便叛況當克商二年若不幸而不救周家之社稷宗廟存亡未可知也周公安得而不苦切惟其苦切之至所以能通乎神明夫伐三監如此等事皆是非常之事處非常之事天下之至難也讀此一篇便當觀古人所以處天下之大變者大抵君子之於天下無適無莫義之

與比周公之於兄弟其親愛至矣然至於叛亂以危社稷則義又在國家蓋義無定形如權衡然只觀其輕重三監之叛國家之義爲重而兄弟之義爲輕此周公所以決然爲之不疑而行也若夫太宗之殺建成則又不與此同何者三監之叛罪莫大焉建成非有大罪太宗何得而殺夫天下固宜爲太宗所有使建成能如吳秦伯東海王疆則可以保全太宗無此失矣太宗不可與周公並論也大抵聖人任天下之重只觀道理如何道理所當爲則爲之天下謗議皆所不恤觀周公七年攝政何事不慎及羣叔流言便出征伐更不顧天下之議已更不自有其身如此方是宰相大臣方可以立天下之大事方見聖人之心若如後世宰相大臣畏首畏尾蓄縮畏忌而不敢爲固可以免天下之疑矣然國家何賴焉

### 大誥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曆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夫舉天下之大事須使人人皆曉然知朝廷之意有一不知天下皆將羣起而事未可知矣所以周公不惟大誥爾多邦雖諸侯之臣亦無不誥焉所以使四海九州之人曉然皆知吾所以征伐之意也夫此書皆周公之所作而已王若曰爲言者體成王之意以作誥也然成王疑周公者也觀其居東二年罪人旣得公以鴟鴞貽王王亦未敢誚公其疑至此猶未釋疑周公則以三監爲是矣周公乃奉其意以伐之何哉曰此探成王之本心而言之也大抵有非心有本心不欲伐三監者成王之非心也欲伐之者成王之本心也觀成王因天大雷電以風之變而能釋然無疑深知周公之忠是本心之復也則論其本心豈不以三監爲當討乎此周公所以不顧其非心而奉其本心以伐之也

已子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

夫當禍亂之起正猶涉淵水然更無津涯言其如此可畏然如此之難而我今日又不可不往故曰予惟

往求朕攸濟所以示其決然必往之意也此兩句無一句不得不知反復思慮冒然輕易而爲之固不可也然徒畏縮不求必濟之道亦不可故兩者並用方能濟敷大也賁飾也蓋爲人子孫不可只守先王之基業須當有以增廣而敷大之當是時周之王業固已定矣天命固已歸矣而周公猶不肯如是而遂止曰敷者欲其恢張之也曰賁者欲其藩飾之也蓋爲人子孫之道必如是方可觀君爽欲告歸而周公以爲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不

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夫文王之功安有不成者然周公猶欲勉勉不怠以成其功必至於際天所覆極地所載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嗚呼聖人之心可見矣其後成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制禮作樂郁乎極其盛果能踐履周公之言者矣後世繼體守成之君只緣不知道理使其誠知此理則豈敢惑於聲色豈敢沈湎於酒豈敢盤於遊畋惟其不知所以且苟安目前而前人之功卒不能廣而大之也豈爲人後嗣之道哉

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卽命  
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殷小腆誕敢  
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  
邦

三監之伐所以奉行天討天旣降威我安敢閉而不  
用乎神龜者國之寶鎮吉凶禍福將於是乎占焉紹  
天明者繼天之明也天之明命見於龜卜卽命者卽  
於是而命也只看繇辭所謂有大艱於西土西土人  
亦不靜之言這便是命及茲而果然蠢動信如龜卜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

十三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所言武庚有一國不過小腆爾今誕敢紀其旣亡之  
敘因天降威於我武王之崩知我國有疵民皆不康  
靜曰予其復先王之業反以周邦爲鄙武庚桀惡若  
是而可以不征乎

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于翼以于敘寧武圖功我有  
大事休朕卜并吉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  
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爾庶邦君  
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  
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

今日四國蠢動而明日有十夫來告成王周公以爲  
四國當伐輔翼我之有爲撫安武王所圖之功寧武  
卽寧王也謂武王也賢者之心旣歸而我又卜并吉  
想當時因四國之蠢動又曾卜之鬼神以爲此事將  
如之何而卜無不吉是鬼神之心又以爲然矣賢者  
之心旣歸鬼神之心又從我乃播告爾友邦冢君及  
其臣相與伐此逋播不軌者是舉也可謂至當爾反  
曰茲事艱大不可輕發民之不靜乃在王宮及邦君  
室由己實致之當反求諸己不可專於責人又曰汝  
小子當考己之翼敬卜雖曰吉而理不當往王何不  
違卜而勿往乎夫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  
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自反  
之說誠人主所當念者然有當自反之時亦有不當  
自反之時四國蠢動將以危吾宗廟社稷而猶自反  
是乃腐儒不知通變之論也譬如兄考乃有友伐厥  
子而曰我且當自反不速救之其可乎雖使在我未  
有以致之亦不必自反矣古人舉事只看吾心如何  
吾心以爲當然便爲之好言語好議論都用不著此

古人之舉事所以過於後世也

肆子冲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鯨寡哀哉予造天役遣大投艱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叩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子曰無怙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考翼不可征之言雖不可用然吾聞汝等之言亦嘗再三深思茲事之難矣允蠢者言其蠢動也四國蠢動師旅一興惟鯨寡之人爲可哀古人最念這鯨寡詩云哿矣富人哀此茕獨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蓋此等人最可念也然予造天役奉天以有爲而投大艱于朕身我亦不暇自恤其身苟可爲民身且不恤則三監其可不伐乎邦君御事前日雖以爲在王宮邦君室成王周公委曲開導今亦以爲當伐而綏寧我曰毋怙其憂不可不自奮以成寧考所圖之功其言甚合於義故曰義爾邦君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

邦君御事雖能綏我而猶恐其心有所未喻故又反覆開導之以爲我寧王所以興亦只爲卜是用今禍



亂之作乃天所以相我況我之卜又無有不吉其可不往乎

嗚呼天明畏弼我不丕基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閱愆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

### 王圖事

上文既曰今天其相民此又曰弼我不丕基夫自常情視之武王不幸而有疾周公有代死之言而疾瘳未幾武王又崩三監武庚淮夷相挾以叛骨肉兄弟之閒自爲反逆天意于周家似不相向而成王周公

乃以爲此天所以相我也此天所以弼我不丕基也這非是聖人如何見得漢人有言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也大抵國家無事中外又安未必非天所以稔其毒敵國外患侵陵擾攘未必非天所以開其治考之古今之變如是者多矣虢公驥勝而晉人以爲是天奪其鑿而益其疾晉師勝楚而范文子以爲憂蓋國家盛強往往未必是福若有患難有禍亂則志氣益強政治自修乃天所以輔之也故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然後知生於憂

患而死於安樂也由此觀之則人主處天下治安之時不可以自恃當禍亂正作之時亦不可以自沮爾邦君御事皆營服事武王皆國家之舊人亦能遠省亦知寧王所以勤勞於天下者乎以寧王之勤如此天命豈止于此而遂絕則知周之王業未必便替我所以見得三監之叛乃天所以弼我也勤之一字是武王所以造周家基業之根本古人只是一箇勤字小子夙夜祇懼召公旅獒之作亦告之以夙夜罔或不勤詩稱文王既勤止古人之勤非後世之所謂勤也後世所謂勤不過了得些事古人直是無一念閒斷所以德爲聖人亦只是一箇勤字天闕愆我成功所謂闕愆大略是戒懼之意言今日禍亂之作天所以與我成功之處

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予前寧人圖功攸終

凡人此心至誠則發于言者亦無非忱辭忱辭之人天之所輔相者也何所知天之棐忱辭考之我民可見矣且當時成王周公所以見得是今天其相民見

得是弼我丕丕基他如何得知只是考之于民蓋當時只是三監武庚淮夷叛亂天下之心其愛戴周家爲如何只觀武王用兵華夏蠻貊罔不率俾不期而會孟津者八百諸侯人心如此歸周也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人心既歸周天其不輔我乎似此一句是成王周公所以伐三監之根本

天亦惟用勤茲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  
休畢

今日四國之叛非特茲我一人亦必茲吾民焉人疾

聖賢集卷之十

卷十

十八

四國明義書  
約圖刊本

在身必思所以去之四國之危社稷正猶疾之在身也其可不去乎此皆是懼邦君御事猶有未喻故反覆開導如此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

我之心自以爲當往知其艱難反覆思之所以勇往如此也成王言此欲使邦君御事知此舉之非輕動也歟

若考作室旣辰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舊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稊厥考翼其肯曰子有後弗棄基

成王周公思所以與邦君御事相與圖成者蓋將爲深遠不拔之計非特伐三監而已今此舉不我從則他日深遠不拔之計尙有望於爾乎旣弗肯堂況於肯構旣弗肯播況於肯穫觀此一段便見得古之人君所以與諸侯及諸侯之臣必相期至于千萬年不拔之地其意深且遠矣

肆予曷敢不越卬敕寧王大命

越於也卬我也豈可不於我而敕安寧王之大命言寧王大命不可使至我而絕也此便見得聖人自任天下之重處

梁肅堂書鈔

卷十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友喻三監也子喻周家也民養喻邦君御事也爲人

父兄有友伐厥子而民養坐視弗救則必加刑罰焉

今三監蠢動危我社稷爾爲臣子而弗之救曾民養

之尙不若乎此處是成王周公將道理至明白者以

解其疑破其昏而使之曉然見此理之所在蓋當時

邦君御事所以不肯從成王伐三監只爲其心疑

故昏何則彼見周家得天下未幾不幸而武王病又

未幾而武王崩而兄弟骨肉之間自相離叛蓋以爲周家之天命未可知也正當危疑之際所以此心皆昏蔽而不知天理之所在周公將此等言語曉諭之彼反而思之以爲友伐厥子民養弗救吾必將加罪責于民養今爾爲人臣坐視國家之難而不救可乎至此前日之昏蔽皆釋然矣此處見得人心本自分明又見得聖賢善於開諭人心如此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棗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

梁齊家塾書

卷十

二十四期續講  
一約圖刊本

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  
易

開爽邦家必明哲之人能之迪者蹈也蹈者行也曰迪知上帝命曰迪知天威皆真知之而異乎常人之所謂知故謂迪知想像泰山之高者是臆度之知也足親歷之親見其所以爲高是謂迪知上帝之命至爲難知而十人能知之此其所以謂之迪知越天棗忱言三監未爲亂之時也豈謂天前日則棗忱今日則否乎今日亦是棗忱但措詞之法固如是耳爾于

是時猶且罔易法況今天降戾于周邦爾正宜協力以獎王室而乃勸而弗救其可乎是爾不知天命之不易也當時邦君御事所以不肯伐三監只緣疑周家之天命未必永不知天命固斷然不易矣天命最難知當時見得天命不易者惟是十人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

武王殺紂立武庚殷之天命猶未絕也至今商始喪矣武王克商猶農夫之耕此畝予可不與之竟乎極

黎漢書

卷十

王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卜者卜之極于善者也予可不惟善之是從乎

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指指意也當武王克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使他人得以據之而不全有所獲豈寧王之指意乎我今日所以必往道理既已如此何況我之卜并吉可不往乎大凡爲人子孫受前人全盛之天下苟爲他人所據而不能全而覆之矣爲子孫之道矣武王全有天下今三監叛亂周公便肯已乎卜陳惟若茲言卜之

道如是而已也讀大誥一篇須看三監叛亂周公東征三年罪人斯得何故處天下大變而所爲必成如此只詳味此書便可見矣這卜極有深意蓋邦君御事見武王崩三監叛皆疑周家之天命未必能永周公以爲吾卜之鬼神而卜并吉矣是天意灼然可知天命斷然不易矣又況今日四國蠢動而明日有十夫子翼天意尤更可見所以此一篇書多說卜又說十夫蓋以此而破當時人心之疑使之釋然知天命之在我也聖賢言語真切當一句是一句若泛泛說一篇如何感動得人觀此處便見得古人所以處天下之事而能必于有成者不特此也如盤庚之遷都須看他如何終于遷得成如周家之安商民須看他如何撫循之使之帖然不動能如此看便是經歷也然于此又可以觀古今之變且後世朝廷卒然有非常之變若使人主諄諄而告之以爲吾卜之鬼神而吉爾不可不往人誰我信而古人如此說人皆信之何哉此卻是在平日有工夫蓋古之時上下之間此心相孚上有言焉人無敢不信後世上下相疑平日

不曾做得工夫一旦如何以空言動得人然人心依舊自在亦未嘗有不可感動者唐德宗奉天之禍可謂極矣然一下罪己之詔而武夫悍卒無不流涕人心亦何嘗不可感動哉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微子帝乙之元子當立者實微子也帝乙未卽位之前生微子帝乙卽位之後生紂以紂爲后之子故立之紂既滅而立武庚紂之子也武庚既滅則理當立微子昔者堯有天下丹朱不肖而遜於舜及舜既爲天子則以朱爲虞賓書所謂虞賓在位是也舜既以堯之後爲賓有夏氏亦必以虞氏之後爲賓矣至周而以虞夏商之後爲三恪左氏所謂封之於陳以備三恪是也恪之爲言敬也不敢以臣禮待之也此書命微子亦曰作賓於王家蓋以賓客之禮待之也觀此處便見古人於先代之後未嘗滅絕自漢以下此事不復有矣魏晉以來名爲受禪而實奪之其子孫宗族殄滅無復遺類而尙望其尊禮之乎古今世變於此可考矣三代聖王之心於此可見矣



微子之命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紂得罪于天武王奉天討以伐之紂雖絕滅而自成湯以下賢聖之君豈可以不祀此其所以命微子代殷後也修其禮物者使用商家之禮物如禮樂皆自用商家一代之制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

此一篇書有四事焉一則當看三代聖王所以重其先代之後之意二則當看成湯之德三則當看微子之賢四則當看成王所以命微子者此一段是說成湯之德也撫民以寬一句當從東萊之說雖曰商人尊而不親先罰而後賞若少過於尊嚴然一代治體畢竟寬大蓋立國之體未有不寬者也彼其少過於尊嚴雖與周家之忠厚不相似然大略依舊只是寬所謂寬非曰委靡不振只是一箇寬大伸應稱湯自說克寬克仁彰信兆民蓋可見矣

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

此是稱微子之賢恪慎克孝肅恭神人深味此二句微子可謂賢矣想其爲人必是一嚴恭儼恪至誠篤實之人有一毫之馳散乎有一毫之懈怠乎可謂不失其本心者矣曰篤不忘信乎其篤厚而不可忘人之德貴乎厚誰無此德積之不厚亦何足貴

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欽哉往敷乃訓愼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斃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此是成王所以命微子者蓋爲上公之道當如此也往敷乃訓弘乃烈祖曰敷曰弘如此等字皆當詳味蓋人君有命不但只遵守其所言而已又當廣而敷之前人之德亦不但只持循勿失而已又當廓而大之夫微子商之後正處危疑之間而成王乃以成湯事命之曰弘乃烈祖曰萬邦作式是使之復爲成湯之事業也蓋古人之心不與後世相似吾心以爲當

然當說便說更無疑忌在後世肯如此說乎於此可以見古人之心亦可以觀古今之變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天地間只是一箇和氣嘉禾之生和氣之所致也當成王啓金縢之書前日疑周公之心消散無餘而本心卓然著明當是時成王之心與周公之心一也所以異畝同穎分明是君臣閒一德一心之所感召揚子雲曰泰和其在唐虞成周乎觀書及詩溫溫乎其和可知也觀夫百獸率舞鳳凰來儀與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祥瑞至此真所謂和之至歟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武王既滅紂封武庚於朝歌朝歌紂國都之內也及武庚爲亂既殺之乃以朝歌之民凡其強家大族遷之于洛使之近周家之都邑服周家之教化所謂庶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是也而其餘民之不遷者封康叔于衛以治之學者讀此處當觀

古聖賢所以經綸斯世斡旋造化之妙易窮則變變則通天下事到窮處豈可不知通變且如當初武庚既是紂之子安得不封之以續商後管叔蔡叔既是周家骨肉安得不信而用之然到得他叛亂以危王室則如之何可以不知通變之道所以周公於此紕般頑民遷于洛邑而又不復立商之後於朝歌乃國微子於宋而其餘民則使吾家之子孫治之蓋微子雖不至於爲武庚然萬一有挾之以爲亂者豈可不慮哉是以周公變而通之其慮事深遠矣使當時不遷其民固不可遷其民而復立商之後於朝歌亦不可封康叔一事而命書至於三篇蓋商民染紂之惡習深入骨髓豈易撫循所以不得不如此委曲詳切言之

康誥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此一段說者多以爲脫簡其實不然此事正與封康

叔一事脈絡相貫當時雖命康叔而心在洛邑商之民既遷于此而吾於是乎命焉不特告康叔亦使商民聞之曉然知上意所在周公之意正是如此則作書者正當敘此一段如何是脫簡乎侯甸男邦采衛閒邦字于其中者以言九服之諸侯無有不至也不可得而盡見故所見者惟士焉威勤者威勞來之也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寡庸庸祇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勛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此書周公奉成王之命以告康叔也曰王者謂成王也曰孟侯朕其弟者周公自言也成王於康叔當稱爲叔父今周公奉王命以告而稱弟蓋雖出於王命然周公自言卻無緣以叔父稱也以人情觀之可見矣丕顯者有光也詩大明言文王有明德這箇明德人皆有之方其此心之存必有些光輝但甚微耳聖人之光明直是極於大所謂光於四方顯于西土堯

之光宅天下舜之光天之下皆丕顯也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這是周公舉文王之心說與康叔明德皆丕顯之意慎罰者於刑罰之用直是無一毫之或忽此其恭敬慈仁之心爲如何哉庸庸祗祗威威此六字須當仔細看庸其所當庸祗其所當祗威其所當威看來甚易其實此事最易得差且如所謂庸庸者必是有十分之德然後予之以十分官爵有九分之德然後予之以九分官爵德與位稱而無一毫之差方是庸庸若有十分之德而予之以九分官爵這便不是庸庸爾祗祗者如鬼神如父兄尊長如賢者皆所當敬當敬而不敬豈是祗祗有當用威之時當威而不威豈是威威曰庸庸祗祗威威措辭如此蓋須是恰好相對始得有一毫差錯便不是了初不高遠只是當如此便如此卽是道理當如此而不如此卽悖於理矣惟文王能順於理所以其道大顯於天下爲天下君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其尊顯如何哉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言其艱難積累之勤如此也當紂在上文王之肇造區

夏直是難皆漸漸自一二邦做起怙冒者西土之人  
怙恃文王也革商者武王今稱文王而曰殲戎殷蓋  
當文王之時三分天下有其二其實商民於此已絕  
矣在太王已言居岐之陽實始翦商況又歷王季文  
王三分天下歸紂者一而已天命獨不在周乎寡兄  
以爲武王固順但前盛稱文王如此尊顯不應稱武  
王只說寡兄助三字於此未安只以爲周公自稱古  
人不嫌於自稱我有這工夫便自言之亦何嫌之有  
這箇卻不是矜伐況命其弟乎何嫌於自稱也助者

勉也言文王如此積累之艱難我又輔佐文王勤勞  
如此以得有天下而汝今日小子封得在東土言此  
者欲康叔之知所自來也大凡人安享見成莫患於  
不知所自康叔今日據孟侯之尊享富貴之奉可不  
知其所自耶周公言此所以警康叔者切矣此意學  
者當諷誦而玩味之孟侯諸侯之長方伯連帥之國  
也觀旄邱詩序言衛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黎之臣  
子以責於衛其國蓋侯伯之國也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邁乃文考紹聞衣德

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耆成人  
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  
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祗通者敬述文王之所爲也紹接續也衣佩服也言  
不徒聞之於耳必佩服於身如衣服之未嘗少離焉  
曰祗通曰紹曰衣其閒有工夫能紹聞衣德言方是  
祗通乃文考處聞與德言在文王者紹與衣在我者  
文王既有所聞矣我又從而接續之是之謂紹孔子  
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實有所得謂之聞今人誰不有  
耳而實未嘗有聞入於耳而不得於心非聞也文王  
有此德我又須當佩服之佩服者不徒聞而知之便  
以爲已也夫能祗通文王如是亦足矣而以爲未也  
又必往敷求於殷先哲王所以康乂民者猶以爲未  
也又必遠惟商耆成人所以宅心知訓者猶以爲未  
也又必別求聞由古先哲王則是上自伏羲神農黃  
帝堯舜禹湯無所往而不取也既求之又聞之又由  
而行之是之謂求聞由讀此一段須仔細玩味古人  
所以無所不取之意孟子稱舜以爲自耕稼陶漁至



於帝無非取諸人者若如常人之見只是祇遜乃文  
考亦自了得而周公之言深切如此蓋不若是不可  
以治民古人內而修身外而建功立業若遠若近皆  
無所往而不取如此方纔至當方纔契勘得是後世  
苟簡滅裂安能望古人之治古人之治光明雋偉久  
而無弊後世之治卑污蹇淺毫無足觀分於此而已  
矣學者爲學亦當如是此周公於此做工夫故舉以  
誥康叔以上所言者皆弘于天也天天德也有是天  
德須當從而弘之弘者恢洪而廣大之也子曰人能  
弘道非道弘人孟子論人皆有是四端以爲知皆擴  
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  
四海曾子論孝以爲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  
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四海而準皆弘  
乎天之意也欲識此理但觀中庸所言今夫天斯昭  
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  
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  
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  
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

測鼃蠃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知此則知所謂弘於天矣順我之德至於沛然有餘於身是之謂裕裕者言其充足飽滿綽綽然有餘裕也曰弘曰裕此等字皆當仔細玩味大抵欲出而有爲於世須是在我者有餘方能有所建立古人全盡此道特時出而用之耳其所用者蓋不能加毫末也如此方纔不廢王命不然皆是廢王命也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恹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

恹痛也瘝疾也言當常如疾痛之在身也且康叔以孟侯之尊處富貴之位豈使之逸豫以自奉其一己哉位愈尊而責愈重諸侯之所取法下民之所視效也恐恐然常若抱疾痛於其身此意豈可少忘哉嗚呼非周公何以言之深切如此天雖明可畏而忱誠之人天必輔之民情雖大可見而難保莫甚焉以言民之難保甚於天之可畏也常人但知小人難保而已今周公直以爲民之難保甚於天之可畏其言尤

深切焉論至於此如何不是恫瘝乃身往盡乃心卽  
弘於天也人有此心不可不盡無康好逸豫卽恫瘝  
乃身也盡心竭力而逸豫之念不萌如此方可以治  
民矣故曰乃其乂民不在大亦不在小言怨之大固  
不可怨之小亦不可無小無大皆不可也孔子告仲  
弓曰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人豈可有怨於人哉況爲  
一國之君至於民皆怨其上是豈小事夫民之怨心  
易萌所謂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  
曰怨咨厥惟艱哉古人惟恐民有一毫怨其上之心  
故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蓋深知夫怨之必  
有也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太康之所以失邦亦只是  
結怨于民其初怨之亦小日復一日怨之愈大是以  
卒至於黎民咸貳吁可不懼哉惠不惠者常人之所  
不加惠吾從而惠之也懋不懋者常人所不加勉  
吾愈知所自勉也人所不惠者惠之人所不勉者勉  
之果能此道矣豈復有怨於人故惠不惠懋不懋此  
止怨之道也

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

作新民

此指康叔以所服之事也人莫不有所服上自天子之尊下至一介之士皆有所服之事則爲諸侯者所服果何事哉弘王應保殷民助王宅天命斯其所服也應如丕應侯志之應民以懷保之道望於我我能應民心而保之是王之心也汝當弘而大之弘之一字其意甚遠不止於此而遂已更欲恢而廣之所謂弘於天是也周家之安危治亂係於商民康叔若能撫安商民不惟衛國可治王室亦有賴焉商民安則周家之天命亦可以常治而不亂常安而不危矣所謂宅也夫康叔所治者衛國爾而周家之安危去就繫焉則其責豈不甚重而其所服之事豈不甚難也哉此成王所以明指而告之也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旣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怙終者雖小必刑過眚者雖大必赦所謂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是也此是唐虞三代之用刑異於後世之

用刑矣後世之用刑也不過觀其迹古人之用刑也必深察其情後世罪大者加之大刑罪小者加之小刑其情之所在未嘗深究也古人原情定罪固有入於大辟之刑而情非怙終則從而赦之者亦有所犯不至於死而情非過眚則從而殺之者故曰此唐虞三代之用刑非後世之用刑也且唐虞三代之盛四方風動民協于中陶冶天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彼果何道以致之只觀其用刑一事便可見矣過眚者雖大必赦則人誰敢不遷善遠罪怙終者雖小必刑

則天下誰敢故意爲惡所以能使民協于中只是此道理人皆言古人尙寬不知此乃至嚴處觀其人有小罪非眚自作不典又自以爲合於法度雖是小罪不可不殺非嚴而何至寬之中固有至嚴者存也後世嚴者皆非真嚴只如漢宣帝明帝非不嚴也然當時怙終爲惡而刑反不加者何可勝計烏得爲嚴古人之嚴所謂真嚴者也至於所犯罪大若幾不可恕矣而深究其情實非怙終適然冒法乃在可宥雖然旣道極厥辜又須有這一句方可極厥辜者極其罪

也既明正其罪矣而察其真情實是過眚然後從而赦之不然下之人並緣爲姦凡有罪者孰不以爲眚災而求幸免乎故必有一句乃可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勅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敘倫敘也天下事豈能逃這倫敘呂刑曰惟齊非齊有倫有要所謂倫卽此敘也皋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皋陶用刑亦只是一箇次敘何謂敘罪大者加之大刑罪小者加之小刑此敘也罪大而眚災者

赦之罪小而怙終者殺之亦敘也用刑有序則能大明其所服服如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之服勅懋和者民皆相戒相免以爲和順而無有乖爭悖亂之風也不得已而用刑常如疾痛在身急欲去之吾設心如是民其肯犯我乎凡有過咎將畢棄之亦如疾痛之在身欲其速去矣古人用刑分明如疾痛之在身蓋以刑待天下豈是美事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曾子哀矜勿喜之意卽此所謂若有疾之意也大學曰如保赤子心

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赤子口不能言而慈母能知  
其所欲心誠求之故也故曰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  
之謂信民無求於上而上能求其民可謂信矣康叔  
保養斯民必如慈母之保赤子可也必曰若保赤子  
以言其愛民之篤切懇至如此夫然後民無有不康  
父者也此三句一節時乃大明服亦未見刑之爲不  
美至於若有疾則深以刑爲不得已而去之惟恐不  
速至於若保赤子則刑將措而不用矣成王之望康  
叔豈不甚深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刑人  
無或劓刑人

康叔擅一國之生殺則夫刑人殺人者非汝封乎然  
猶有刑殺不足貴也至於無或刑人殺人又非汝封  
乎劓刑人汝封也至於無或劓刑人亦汝封也不言  
非汝封省文也劓刑之輕者雖刑之輕者亦以無  
爲貴有虞之治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  
司成康之時刑措四十年不用蓋猶有刑罰終非盛  
世之美事刑措不用方是致治之極教化之行至於

比屋可封人人有士君子之行雖有刑將安所施哉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

如上所言告之既悉矣然此外更有事焉故謂之外  
事陳列也斷獄之際凡臬司皆陳列於此如周官所  
謂羣士司刑皆在欲其合眾論不專於一己之見也  
師茲殷罰有倫有倫卽所謂有敘也師茲殷罰此意  
思甚好康叔爲周之諸侯固當用周罰今仍使之惟  
商之罰是師蓋商周之刑罰大略固同然一旦以周  
之刑罰治之則終扞格而難入以殷罰治之則皆其  
耳目之所習熟者於是乎民心安矣此可見古人爲  
政知變通處若膠固不通遽律之以我周家之刑法  
固無有不可者而民蓋亦擾矣古者有九州之戎便  
以戎索治之左氏所謂疆以戎索是也無他正欲其  
安且便爾所以爲治不可不知變通膠柱調瑟其可  
得而調哉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不蔽要囚

要囚獄辭之已成者獄辭雖已成然不可便輕斷須  
當反覆思念之此處可以深見古人之心且念之五



六日亦足矣而猶以爲未也必至于旬日以旬日爲未也甚者至於一時之久焉其詳審謹重有如此者則刑罰之用安得有錯此所以民協於中也此成王周公之心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深味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之言其哀矜憫愛民之心爲何如哉學者玩誦此處以想像成王周公之用心古聖王用心端的處於此見之矣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

臬事謂刑罰之事也罰蔽殷彝卽師茲殷罰有倫之意義者理所當然也凡有刑殺皆當觀其理之何如不可以己與乎其閒也次就也不可遷就汝之意古人治天下皆只是順行乎義理之當然未嘗以己參焉所謂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也先說臬司後說臬事臬司刑法之官也臬事刑法之事也此便見古人任人不專任法處呂刑多說得人亦是此意後世只緣任法而不任人所以胥吏得執其權順於

理之謂遜無所不順之謂盡遜能如上之所言可謂  
盡遜矣可謂得其敘矣然不可以爲足也必常常若  
未有遜焉此處皆可以見古人之心且如成王周公  
之告康叔旣如是其詳且悉矣而猶以爲未也又曰  
此外更有事焉旣使之陳時臬司又使之陳時臬事  
又使之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可謂盡遜而方且告  
之以惟曰未有遜事盡纔說道如此而止卽是有其  
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  
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  
王之所以爲文也只道可已而不已便是聖人苟有  
一毫自滿之念豈古人之心也哉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

周公謂我徧察舉朝之臣無有若爾用心之善者大  
抵古人用人未論他外面如何且要他心術端正康  
叔少年小子而成王周公便使之爲方伯連帥居諸  
侯之長正緣察其心術之正爾深味此一句康叔之  
爲人何如哉眞所謂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者也  
惟其心如是所以朕心朕德惟汝知之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督不畏死罔弗慙  
王曰封元惡大慙矧惟不孝不友子弟祗服厥父事大  
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  
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  
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混亂曰乃其速由  
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戛

殺越人于貨者眾罔不慙之況不孝不友之人乎雖  
然元惡之人殺之而已父子兄弟之間無絕法也子  
弗孝而罪其子弟弗共而罪其弟則父子兄弟之間

終身不可復合矣此事關繫教化教化不明至於民  
彝混亂此乃我爲政之人有罪而致此方當自反之  
不暇而又何罪云乎哉若以其有罪便以文王之罰  
刑之是不率其常也戛常也文王之罪固無不善矣  
然民彝之混亂卻不可便用刑治之此處亦可見古  
人之變通處周官八刑有不孝之刑不弟之刑此固  
國家之常法然以爲常法而便以其罪罪之豈不大  
傷父子兄弟之情大壞天下之風俗哉王制曰凡聽  
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又曰

凡制五刑必卽天倫孔子爲魯司寇有父子訟者拘之三月其父請止季孫以爲言孔子曰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骨肉親戚之刑豈與其他事相似拘之三月而父子之天性終不可泯滅所以其父請止從而赦之則父子復合矣

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厥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愍己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子一人以憚

庶子訓人之官如周官諸子之官是也正人小臣諸節此衛國之臣僚如或不尊國君之號令而別有所播敷以要民譽之歸己弗庸其君而病其君所以致此者皆汝君長不能朕實愍之而汝乃速由茲義率殺不知汝爲君長不能安厥家人此汝當自反者而可遽以刑殺加諸人哉小臣外正並爲威虐大放王

命亦汝非德用父之故不可以罪人也自凡民自得  
罪至此凡三節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如此者固眾  
之所怒也至於父子兄弟之閒不孝不慈不友不恭  
則事亂風俗民彝泯亂此又甚於寇攘姦宄然民彝  
泯亂固是風俗不美至於臣下敢自爲號令要求美  
名惟威惟虐大放王命則紀綱蕩然矣尙可爲國乎  
此又關係之至大者也故曰矧惟不孝不友又曰矧  
惟外庶子訓人觀二矧字可見矣然父子兄弟之不  
睦不可便以文王之罰刑之臣下之不遵教令亦不  
可便由茲義率殺旣不可加之刑然則當如何曰汝  
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  
我惟有及則子一人以釋此康叔之所當盡心也典  
常道也敬此常道以寬裕其民優而柔之歷而飶之  
漸摩撫育使斯民日入於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裕也  
文王所敬者德所忌者刑忌言其畏忌也文王雖作  
爲刑罰曷嘗敢輕用哉康叔而能取法於文王之敬  
忌務德而不務刑則有以慰我一人之心而我其有  
憚矣今觀周公告康叔文王之罰則欲其不用文王

之敬忌則欲其取法焉熟味此處可以識治道矣後世言遵祖宗之法者皆以爲祖宗法令明具吾從而遵用之今于文王之罰周公則欲康叔勿用焉此便見古人爲政與後世不同處若一以法令從事不孝不恭者有刑造民大譽者有刑惟威惟虐者有刑亦整齊矣然有甚意思故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亦必有德禮以感動之可也政刑其可專用哉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卷之四

約圖刊本

爽明也有以導之則民皆吉康此理之至明者也我今亦惟取法於殷先哲王之德用康乂斯民以作天下之求汝康叔今所治者商民可不惟商先哲王之是式乎故曰往敷求於殷先哲王又曰汝丕遠惟商考成人宅心知訓又曰罰蔽殷彝又曰師茲殷罰有倫諄諄以商爲言者蓋紂自無道而絕滅商先王豈可不知取法哉成王周公旣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康叔又可不知所取法乎民之良心無不可感動

者有以導迪之則必歸於道矣罔迪不適者有之無  
有迪而不適者也苟爲國家而不知道民爲務其爲  
無政也大矣

王曰封子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

監監觀也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監于先王成憲  
其永無愆古人凡事皆有所監觀其得其失其是其  
非皆以前人爲監則豈復有所過差監之一字不可  
輕看是心不存安能監觀不能監觀便是我之私意  
以之立政立事有多少病痛夫所謂監者固非規規

然求合於前人也隨時損益固亦有之或有未善亦  
必更改但當常惺惺著以看前代之治亂得失如此  
參而用之方可以無過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所  
謂德之說卽罰之行是也大抵刑罰有行有不行罰  
施於上而人心皆服此罰之行也罰施於上而人心  
或有不服是罰之不行也罰之行由吾有德以爲之  
本也罰之不行由吾德之不足故也夫有德以爲之  
本輕重各當人心咸服非罰之行乎罰一人而千萬  
人懼非罰之行乎教化所漸民將不犯于有司非罰

之行乎後世非無刑罰而人心未必皆帖然服從此無德以寓乎其閒也

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尙顯聞于天民心未有所止戾屢迪之而未至於大同蓋或有爲善或有爲惡未到這大同田地夫人主代天司牧使天下皆勿失其性是人主之職分也有一人未入於善便是曠司牧之職吾代天司牧而至於曠其職焉失天之心矣失天之心天必罰殛我我亦何敢怨哉

成王周公言此所以深警康叔也謂我尙如此爾康叔當如之何是必前日沈湎之俗與夫強暴不識道理風俗翕然不變無一人之不化則上有以合天之心而衛國可保矣不然失天之心天必罰殛之而國豈其國乎觀此處便見古聖賢求所以自盡其職分不敢有毫釐之不到如此且所謂迪屢未同又非民皆狃於惡習不過未至於翕然大同爾而古人便以爲天其罰殛我蓋見得這道理甚明所謂代天司牧專在使之勿失其性苟不自盡其職天安得不罰殛



之後世爲天下者皆不知此理彼固以爲便有未到亦未至於如何使其明見此理豈容有一人不歸於善者乎罰無在大亦無在多言其不可有毫釐之罪也易曰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勿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也大抵善最不可以爲小而弗爲惡最不可以爲小而去且方其爲善雖若甚小然當是時此心卽千古聖賢之心方其爲惡雖若甚小然當是時便是有罪但省察爲善之時此心如何爲惡之時此心又如何則可見其不在大與多矣不在大雖小亦不可也不在多雖少亦不可也小罪且不可有況於職分之不盡而顯聞于天者其罪爲大天安得不罰殛之乎嗚呼成王畏天之心可謂至矣其所以警康叔可謂切矣

東坡全集卷十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不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蔽斷也誠信之道斷然在所必行也後世之人雖心知善之在所當爲然往往病於無斷所以德之不進實由於此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此無斷者也

當爲便爲旣無疑惑更無等待是之謂蔽敏德者曰  
進無疆之意也夫欲速則不達其進銳者其退速事  
固戒夫欲速也然敏德與欲速不同又況不則敏德  
不者大也旣大能勉於進德如何會退人之所以進  
銳退速非不則敏德也一時勇於爲善而非有忠信  
誠慤之心以守之所以其終必退若是大能敏於進  
德則其規模已大安得有退速之患哉學者須看蔽  
字與這不字不是區區寸進寸益進時直是進此所  
謂丕周公告康叔一篇之書綱領處只在這兩句能  
如此則用此道以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康安也如  
所謂安汝止宅厥心是也外物不足以動搖其心安  
然不擾此之謂康顧顧省也常常循省常常照管惟  
恐吾身有一毫之失正如明目以視之此之謂顧遠  
乃猷者爲長久無窮之規模不止於僅了目前而已  
也這許多皆綽然有餘裕民始寧矣裕如若德裕乃  
身之裕解已見前康叔果能盡之豈有可瑕疵亦豈  
復至於殄滅也哉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

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又民

上帝之命何常之有汝康叔須當念之無殄絕其享上之義明其所當服行之事也前所謂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是也人之聽不可卑污聽德惟聰必有德之言方可聽聽無稽之言聽譏諂面諛之言則其德卑矣故聽不可以不高如此而後能康又民矣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前告之以汝亦罔不克敬典故此告之以勿替典常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

五十四明齋書

約圖刊本

道也道不可須臾離一日替敬典之心是離乎道也離乎道何以爲人乃以殷民世享世世享有衛國也享之一字富貴亦在其中然不特富貴雖處貧賤亦有可享者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享孰大焉此天爵良貴富貴特外物爾

絜齋家塾書鈔卷十一

宋鄭袁 燮和叔撰

酒誥

讀酒誥一書須看飲酒不過一事周公何故專作一書周公之爲此所以重其事也蓋方紂在上天下皆化爲沈湎之俗今將痛革其弊此豈易事若雜於他篇之中則言之不力所以專作一書反覆詳明事理都盡其用意深矣古之善治國家者正猶良醫之善用藥人之病也或在表或在裏良醫者察脈觀色灼知其病之所在然後投方匕之劑藥與病對而人無不愈矣善治國者亦然須知其病之所在方有下手處周公灼然見當時之俗只在沈湎見之旣明故直截只來理會他這事所以一篇之書反覆深切如此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

妹邦紂之國都康叔之所治者也文王爲方伯故能誥庶邦及於庶士少正御事朝夕諄諄而誥之使之毋得非時飲酒惟因祭祀而後可飲焉大抵古人飲

酒自有時節蓋一切禁之則是絕人之情而不可以通行於天下非道也然苟非時而飲沈湎是務則足以喪德亦豈可哉所以惟祭祀則有酒惟燕饗則有酒祭祀而飲酒所以受福而飲酒焉非酒也飲福也若非祭祀非燕饗古人何嘗非時而飲詩所謂醉酒飽德人人有士君子之行鄉黨稱孔子唯酒無量不及亂亦惟其時而已故詩曰發彼有的以祈爾爵而記以爲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者辭養也蓋將以養老養病而豈常用之物耶

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夫所以制爲酒醴亦只爲祭祀之故蓋神明藏於杳冥非酒則無以達吾心初非使人縱其私慾也天所以降威於民皆自我民惟酒之行大亂喪德之故至於大小邦用喪亦罔非惟酒之辜曰罔非者蓋言小而喪其身大而喪其國往往由酒所致也此是周公自說這道理以告康叔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聰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此又述文王之事也誥教小子有正有事不得常常飲酒至於庶國其得飲之時亦惟因祭祀然又須以德將之方能無醉夫既因祭祀得飲而又將之以德不至於醉古人於酒致其嚴如此蓋雖因祭而飲苟至於醉亦豈可哉我民迪小子蓋使庶民皆訓迪其小子惟土物是愛而外此無他念焉則其心善矣觀

此處須看文王所以教當時之人詳悉如此上自庶邦庶國與夫庶士少正御事下及小子與夫庶民之小子皆一一教他毋得沈湎于酒蓋深見夫酒之爲害故其委曲詳盡如此周公之心卽文王之心也學者讀酒誥須看古人無所不教之意上自諸侯之士大夫下及於民無往不教焉不特卑者在所教尊者亦有教不特賤者在所教貴者亦有教是故致治之極至於人人有士君子之行所由來遠矣聰聰祖考之彝訓小大之德皆歸于一記曰小德川流大德敦

化語云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德固自有小大  
至於惟一則是小德大德一齊好了一者純一而不  
變也小大之德皆歸于一則其不泯於酒可知矣惟  
酒是務則私慾紛亂一何在焉至於惟一自然不至  
有沈湎之患所謂一卽是這賊字自土物之外他無  
外慕焉非一而何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  
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庶  
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耆惟君  
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尙克  
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  
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此一段有三項自妹土嗣爾股肱純至自洗腆致用  
酒是說庶民自庶士有正至爾乃飲食醉飽是說士  
大夫自丕惟曰至永不忘在王家是說康叔爲民者  
必竭其股肱之力接續不怠近則藝黍稷遠則爲商  
賈用孝養父母至於父母皆喜悅然後可以飲酒矣  
爲士大夫者必須進其德於老成爲國老成之人以

是事君然後可以飲食醉飽矣爲康叔者亦必長常  
自觀省檢點此身凡有所爲舉足動步皆稽考中德  
則庶幾能奉祀然後可以用逸矣蓋人各有職子得  
本職則少自逸以無害不然職分之未能盡而可惟  
酒是務哉夫爲諸侯而能奉祀亦甚難矣必能保其  
社稷然後始能奉祭祀康叔苟自檢其身至於可以  
羞饋祀茲乃信爲王正事之臣矣天亦將順其德永  
不忘在王家矣到得如此是其次第蓋康叔爲諸侯  
將以革商人沈湎之俗必須自律其身可也其身正  
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己則不治何以治人  
王曰封我西土棗徂邦君御事小子尙克用文王教不  
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所謂文王誥教小子非特庶民之小子也諸侯卿大  
夫士之子皆在其中凡爲小子者爾發然後禁則扞  
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自幼而教之  
庶其易入也成湯三風十愆具訓于蒙士周家之教  
國子皆此意也所謂我民迪小子卻是說庶民使民  
自訓迪其小子此之所言御事小子亦通上下言之



也言我文王昔在西土之時自邦君御事至於小子無往不輔助之徂者言其已往也棗者輔助也棗上下通稱唯御事厥棗有恭是下輔其上也至於天棗忱辭則天固輔吾民矣人生於天地之間須得上之人輔助方能有立孟子舉放勳曰輔之翼之是也文王輔助昔之邦君御事小子而當時爲邦君御事小子者皆克用文王之教不厚於酒故我今日所以克受命之命而有天下者皆由文王昔日誥教之所致歸其功於文王也夫人主受天之命其事亦大矣而

周公乃獨歸之於不腆于酒周公豈欺我哉學者於此須當致思知不腆于酒乃所以克受天命則知腆于酒者天命安得不絕滅故曰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小而喪一身大而喪其國皆由酒之故蓋人只是這一心此心既昏安能有爲且如人主爲天下君羣下之所視儆苟惟酒是務沈湎不已喪國亡家常必由之周公之言豈可不鑒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

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汨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

碎案此節註永樂大典原闕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祇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惟荒彫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懼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繫齋叢書鈔

卷十一

七十四明鼓書

約園刊本

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民怨弗恤分明守之不肯變易古人兢兢焉求民之無怨而紂乃保其怨安得而不亡厥心疾很者大凡酗酒之人自是多疾很辜在商邑可見染紂之惡者只在商邑惟逸者言天之所以降喪于殷只爲他安

逸之故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今惟躬墜厥命我其可不火監撫于時

人之監水但能見其妍醜若在民上看卻可以見安危得失今殷墜厥命我是以大監于殷古人皆有所監殷監于夏周又監于殷所謂監于先王成憲予惟不可不監是也

子惟曰汝劾愆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愆者敬畏也劾者堅固也人不可無敬畏而敬畏之心又須貴乎堅固今人有過失而德不進皆緣無所敬畏之故若常能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則心何由而馳散德何由而不進過失何爲而生周公以劾愆二字告康叔此是教康叔律身行己至親切處且康叔宅衛將以丕變商人沈湎之俗則當先自正其身將以自正其身則豈可不常懷敬畏之念誠能敬畏方見兢兢業業凜然若不終日何緣去沈湎于酒不然此心一放不能自律其身何以治人然則所當敬畏者何如下所言是也妹土之中殷賢臣蓋多有之汝其可以不畏汝爲諸侯之長居方伯連帥

之職凡侯甸男衛之諸侯皆服屬於爾者也皆觀瞻於爾者也一德之失一事之非彼皆得而議之而其心不服矣汝其可以不畏嗚呼康叔而知夫責任之重如此所謂劫愆之心如何而可忘哉然不特此況汝之國又有太史內史於汝有賓友之道內史在周禮甚重以中大夫爲之太史掌六典八灋八則冢宰之貳也諸侯之國亦有之此皆汝之賓友又可不畏乎前言殷獻臣蓋殷家之獻臣也此言獻臣百宗工衛國之獻臣也亦不特衛國康叔旣爲諸侯之長凡他國賢者皆在其中服休在上之臣服采在下之臣皆服事於爾者圻父農父宏父此又汝國之三卿圻父薄伐愆違司馬之官也農父司徒之官也宏父司空之官也皆汝之疇類自獻臣百宗工服休服采之臣與夫三卿亦當無不敬畏之此是周公教康叔做工夫至深切處自上至下自小至大無所往而不敬夫若是豈復有一念之自肆古人工夫直是精密今人讀酒誥不過以爲周公教康叔區處這許多商民之沈湎爾孰知所以教康叔做工夫處乃在於此此

學者所當潛心玩索也矧汝剛制于酒酒大慾也天下惟有剛德者爲能勝人慾夫人至爲外物所誘心不能役物而反役於外物者無他不剛故也剛制于酒此是康叔職事康叔果欲剛制于酒可不敬乎惟敬則剛剛則不爲酒所動矣雖然所謂剛又非徒勇於外之謂也撫劔疾視以爲天下莫我當此特血氣爾血氣之剛外雖甚盛一旦誘之以聲色與夫紛華盛麗未有不動者剛安在哉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湏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獨乃事時同于殺

羣飲之俗最不可不治蓋相聚成黨彼此以血氣相尙惟羣飲之爲貴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所以不赦之當執拘以歸于周我其殺之此亦未是果然殺曰予其殺可見康叔以孟侯之尊生殺自專何必歸之于周特言有如是者我其當殺之爾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於殷家之舊臣若湏于酒卻不可殺當且教之

如此方明享國之道至于教之不從卻同于殺此亦  
非是果殺之也將以聳動商人使之知所畏懼其言  
不得不如是爾

王曰封汝典聽朕恣勿辯乃司民涵于酒

此書中多說恣字恣者敬畏之謂也明辯乃司使  
之秩然有倫整然有敘紀綱修整是之謂辯爾不能  
辯乃司則民皆涵于酒矣此是周公告康叔臨終又  
將此二字聳動之言商民有一人涵于酒皆是爾身  
上事則康叔所以自盡其職分者當如何

聖學聖書鈔 卷十一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梓材 案袁氏梓材篇解 永樂大典原闕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宅洛之舉蓋以洛邑天下之至中也上可以應天道

下可以便四方諸侯之朝貢當時實未嘗遷於洛但

爲行都使往來其中平居則在鎬京或朝會諸侯則

至于洛此意甚好唐自太宗以下明皇以上建都長

安而往來于東都蓋深得周召營洛之遺意也然周

召營洛而不遂都于洛者何故蓋洛邑雖天地之中

而論其形勢則不若鎬京鎬京與關中壤地相接關

中天下之至險所謂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  
之上建瓴水也自古建都莫如關中漢唐所以強盛  
只爲據得關中形勢之地爾惟宋朝都汴形勢無足  
恃遂以兵爲險而養兵之害不可勝言至仁宗末年  
國用匱乏英宗之立已有變更之意然不四年而升  
遐神廟踐祚輔以荆公於是新法等事皆因養兵之  
故財用不足所以至此太祖常幸洛陽見其山川盛  
麗曾有留都之意使其當時果能都洛豈復用養兵  
然當時太祖都汴猶有榆塞方田之險足以限戎馬

案齊家塾書

卷十一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之來自後盡伐榆木方田亦壞於是敵人蕩然無所  
禁矣

召誥

惟二月旣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  
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  
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旣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  
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  
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  
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

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周鎬京也文王都豐至武王遷於鎬京鎬京去豐二十五里朝發而暮至豐乃文武之廟在焉成王欲營洛故至于豐告廟也古者作大事則必卜經營者如何處爲朝何處爲市宗廟在何所社稷在何所謂經之營之是也攻位者治其位也水北曰汭五日而位成所謂庶民攻之不日成之者歟然亦未必屋宇皆完具但其規模定爾太保經營其織悉周公特總

其大綱故位既成周公特至洛觀焉用牲於郊祭天也社于新邑祭地也庶殷自妹邦遷於洛者侯甸男邦伯蓋古者王朝作大事則諸侯之國皆遣人來助役周公以書命庶殷而庶殷鼓舞踴躍以趨事赴功故謂之丕作言庶殷且丕作則周人可知矣如前所謂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皆舉殷以見周也夫以妹土之民周家一旦遷之于洛使其離鄉井遠墳墓而乍到新邑凡室廬器用之類皆未便宜必相與咨嗟以怨其上今朝廷有大役而彼皆竭力盡心無



一人有異志此果何道以致之這般處景象要看在後世無此等事大抵人心亦不難感只看在我所以區處其事者如何以聖賢之道德固已足以丕變人心於不言之表況古者作事凡人稍眾便以軍法從事蓋不如是不能整齊周禮以軍禮同邦國而曰大役之禮任眾也所謂五兩足旅軍師其法皆與軍禮同如凡起徒役無過一家一人之類想當時必皆用此法特書中不詳言爾觀此處亦可以考古人之役法

大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此一段諸儒之說多不同東萊以爲周公欲歸召公取天下諸侯贄見幣物獻之周公與召公之戒一併轉達于王其說信美矣然以禮觀之亦恐未必然此只是成王曾來洛召公面陳此戒謂營洛大事也召公既先相宅周公又達觀于新邑營其後成王又必來看一次不應國家舉此大事而王者不親來觀東萊之意蓋謂序書只言成王在豐使召公先相宅不

曾在洛然不可如此論當時孔子序書豈能一一具載亦只舉其大綱爾且如仲虺之誥序不過曰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未嘗說成湯有慙德也若無此篇書何以知因有慙德而作只以洛誥觀之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序只以爲使來告卜爾然自王拜手稽首以下皆周公成王面相咨問之言序亦何嘗及此哉然則洛誥所謂使來告卜只到俾來以圖及獻卜召誥所謂使召公先相宅只到庶殷丕作自是以下皆成王在洛召公親對成王

告戒無可疑者又況古人告戒人主非如後世作一篇書進之於君不是當面親說如太甲三篇說命三篇皆言於人主之前史官編之成書爾便如立政等書也只是面說觀其中嘗有周公曰嗚呼之言如此則史官之辭也蓋惟是當面陳說方能感動若使召公作書達之於王則何緣稱成王爲冲子然則成王在洛斷可知矣旅王若公庭實旅王之旅也陳列幣帛以旅王併及周公焉夫旅王而及公分明待周公以王者之禮蓋當時周召雖一等是大臣然周公事

體自別觀其朝諸侯於明堂之位抱戍王以朝諸侯  
與夫朕復子明辟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七年當時  
攝政七年分明有王者之象所以流言有不利於孺  
子等語若使形迹無可疑安得如此說只觀號爲周  
公便可見周國號也不敢以爲一國之公而係之以  
周明其爲天下之公也是以旅王而及公蓋與王者  
敵體矣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御事只是治事之臣  
後所言王先服殷御事可見蓋這許多言語亦欲眾  
人皆聞之也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  
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殷王天之元子也今天不以殷爲子而以周爲子今  
日之天命卽前日大國殷之命也惟王受命無疆惟  
休亦無疆惟恤試觀此處玩其辭氣以想其用心古  
大臣所以感動人主者爲如何夫當成王承文武積  
累之業營建洛邑四方民大和會致治之美無以復  
加可謂有無邊無限之休也然亦有無邊無限之憂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蓋聖人此心真以天下爲憂而

不以位爲樂也夫享崇高富貴之極豈使之自安逸  
其身有大安逸大富貴卽有大艱難大煩惱隨之後  
世人主但知其爲無疆之休矣不知其爲無疆之恤  
也既是責任如此之重則安可以不敬曰曷其奈何  
弗敬言其苟念及此如之何而可以不敬也言之懇  
切如此

天旣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  
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  
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

用懋王其疾敬德

天雖終殷之命然自成湯之下諸先哲王其英靈猶  
在天詩所謂三后在天是也越後王後民言其後以  
服厥命厥終是說紂忠智之士隱藏不出而在位者  
無非瘵病之人所謂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皆攜持  
出亡而紂又執之使之在此受其殘虐天憫吾民如  
此亦甚哀矣今眷命用懋王可不疾敬德乎精神全  
在疾字上更無等待更無遲疑只今使下手觀此一  
字古人言語直是各別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  
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紳子  
嗣則無遺壽考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  
自天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  
有夏傳于故天從之保之而稽天若考天之意向而  
順之也天迪格保蓋言以誠意格天天從而保之此  
是形容疾敬德之意天迪從子保天迪格保是天嚮  
我之意也故夏商之君必考天意之所嚮而順之今  
之眷命用懋猶前日之天迪從子保天迪格保也則  
王之疾敬德亦當如夏商之君面稽天若可也夏商  
之君其能順天之意如此其後猶墜厥命今王不能  
疾敬德竊恐天命又轉而之他然則王當如之何亦  
曰無遺壽考而已矣壽考之人皆稽古人之德又能  
稽謀自天是可違乎稽謀自天卽面稽天若之意也  
今須看召公告成王以敬德何故須首先說無遺壽  
考這便見古人告君一句是一句如良醫用藥直是  
下得的當且向者成王疑周公其不能敬信壽考也  
亦甚矣於壽考之人而遺之何有乎敬德當時不特

周公如毛畢之徒皆文武舊臣國家元老成王若能聽信此等人安得而不敬厥德告之以敬德又下一疾字至言所謂敬德者則又首及無遺壽考其的當如此王今年雖尚幼然既居天子之位任了這般職事如何都說得小故召公說與成王王不可以我爲小今爲天子矣須自大能以誠信之道感動其民使只今便休始得看這丕字與今字古人告君直是與後世不同蓋些少誠信亦不能感動要須無一念之不誠無一事之不誠大能以誠信動其民使目下便見這休乃可此卽疾敬德之意也

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魯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

觀此數句尤見得成王至洛分明言王不敢以此事爲緩畏民之險來紹上帝服于土中看不敢二字分明是說成王孰謂成王未嘗至洛耶觀其語意自是可見古人直是見民之險所謂若蹈虎尾涉于春冰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後世但見一人之尊巍然在于民上孰以民爲可畏殊不知稍有失德民心去之豈不甚險乎

且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歲祀于上下其自時中  
又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此是召公既說了周公又答召公之言正如揭舉陶  
陳謨於帝舜之前更進互說或者以爲召公舉周公  
之言告成王君前臣名故稱且曰亦不必如此說以  
人情觀之召公在周公面前緣何稱周公名然不言  
周公曰而稱且曰者此史官筆之也蓋前面旅王若  
公分明待周公以王者之禮故史官於此稱且曰所  
以嚴君臣之大分而周公不敢當幣之禮盡歸之成

王用供王祈天永命則且曰之言亦史官探周公之  
意而書之也夫洛邑之作召公以爲王來紹上帝周  
公以爲其自時配皇天蓋此國家之大事也所以繼  
天而出治者實在於此以大臣望其君而欲至於配  
天德此其規模廣大豈與後世人臣比哉祀者謹  
祭祀之禮也洛邑天下之至中故曰自時中又成命  
無一毫虧欠之謂也昊天成命二后受之在文武時  
天命故無有不成者也然成王苟恃其成而小忽焉  
則已成者其可常保乎故君爽曰我式克至于今日

休我成成文王功于不怠文王之功夫安有不成者  
而今也方思所以成其功于不怠蓋古人之心不敢  
自足如此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  
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周公之營洛邑正緣商之臣民日夜漸染惡習不能  
自新故遷之於洛使之遠去沈湎之邦而密邇周家  
之教化蓋所以變移其耳目洗滌其心志也思公經  
理商民可謂得其道矣此是周公之本意故又明以

契齋家塾書錄

卷十一

二

王四明書

約園刊本

告成王先服殷之御事使與我周御事親比而無間  
焉蓋不鄙夷之斥絕之而納之於君子長者之域使  
之薰蒸陶冶日改月化而不自知昔者舜之分北三  
苗正是此意所以三苗終於從此蓋處之得其道矣  
節性者使之就規矩準繩而不流於不善也夫性無  
不善焉得會流然無規矩準繩則外物遷染亦能引  
而去之性猶水也節猶水之有隄防也水雖無有不  
下然隄防陵遲則必至於潰決性雖無有不善苟不  
知節其不蕩然無制乎然卻非擷節此性豈可擷



節哉惟日其邁者日進於高明遠大之域也雖然這箇根本又全在成王之身要須當以敬爲所所猶居也如君子所其無逸爲人君止於仁居天下之廣居皆是此意造次顛沛之間不曾暫離這敬是之謂得其所既曰敬作所又曰不可不敬德言辭懇切再三丁寧之也三代大臣告君之言自是深切如曰曷其柰何弗敬如曰不可不敬德一等是這許多言語而古人分外深切自漢以後說正當道理者有之矣辭氣懇切如三代王佐者則難得也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

我不可不監言其須常監也夏商之享國長久與夫後來之墜厥命我都不敢知我之所知者惟敬德則能受天命惟不敬德則墜厥命爾在天者吾不得而知所可知者在人言以不敬德而墜厥命則前口以

敬德而受命可知矣今須看不敢知惟不敬德處夫  
周公豈不知天命周公不能不自知乃是不敢知蓋  
天命未易知也規規然取必於天則所以自修者闕  
矣故周公謂夏商之或長或短或興或亡我都不知  
是如何但知其前日能敬厥德後王不能敬厥德敬  
德則天命歸之否則天命去之所謂自求多福所謂  
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初不計他事後世不知自盡  
諸己而妄欲言天命天命豈易言哉孔子罕言命至  
五十方知天命豈但計較其在天者不亦失其本乎

周公既歷陳夏商享國修短之由乃以爲今王嗣受  
厥命則監觀其前代當如之何我亦惟茲二國命嗣  
續其功大抵功業須當嗣續之嗣之爲言常常接續  
更無閒斷也

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  
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  
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方未營洛之前周公總天下之政成王猶未親政也  
至今日成王方臨政分明是方爲君周公謂王今初

服厥命如人之初生子人之生子須是自幼而教習之則耳目漸染後來不至於扞格而難入王者之治天下亦須從卽位之始頭腦便教端正始得其初既正則其後將日進於高明光大之域矣哲命者明哲之人天必命之此不在天而實在我故曰自貽所謂自求多福是也今天其命哲命亦有吉凶亦可以歷年久遠夫旣言命哲命歷年而閒吉凶於其中何哉蓋天命至無常所謂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有無窮之喜便有無窮之憂享天下之至樂便任天下

之至難雖曰命哲命歷年然敬德則天命便吉否則天命便凶或吉或凶何常之有今我營洛邑做此般大事天必知之所謂上帝臨女無貳爾心當武王與紂戰之時上帝分明監臨于上則今日營建都邑正是上帝臨女之時上帝分明開著眼在上看王當如何須疾敬德更不容少緩可也王能惟德之用則可以祈天永命矣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上下

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  
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此是說商民言王不可以民小之故遂用非法以治  
之至行威虐殄戮斯民王居莫大之位則亦當有莫  
大之德位爲天下之至尊則德亦與位同其尊所謂  
王位在德元也能如此則民皆刑用於天下矣若以  
刑罰治之民卻未必刑用以德先之則民自莫不取  
法如刑罰之不敢犯焉所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  
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民皆用刑  
王者之德愈光顯於天下矣今須是君臣上下一齊  
勤恤始得若一邊勤恤不濟得事譬如一家須父子  
兄弟同心其力一家方會治周公此言蓋言今只是  
臣下勤恤亦不濟事須是上下皆知以勤恤爲心乃  
可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此一句最要看夫受天永  
命而歸之於小民之身蓋能治得這小民天命便歸  
之不能治得這小民天命便去之所係豈不甚大言  
小民者甚言其至微至弱不足道也然王不可以其  
至微至弱而忽之受天永命全在他身上此等議論

後世不復聞矣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警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未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周既革商則視商民蓋警也然商民之中亦有賢人故謂之百君子友民謂周之民也周公自任其責以爲我當以商周之民保受王之威命明德此亦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之意合商周而爲一也召公以幣旅王而并及周公周公以爲我不敢當

梁濬家塾書鈔

卷十一

三六四明殿書

約圖刊本

此禮也故盡以其幣歸之於王用供王祈天永命幣帛蓋禮神之物也史臣所以書巨曰其亦探周公之微意歟此一篇書既略不及成王來洛之意不必爲成王曾來亦可但自太保乃以庶邦冢君而下分明是召公在成王前說既非成王來洛則必是以告卜而書中大半是成王周公相問答之言此周公後來歸于宗周而言也洛誥既然召誥何爲獨不然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案袁氏此條解

永樂大典  
原闕

洛誥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澗水西惟洛食我又卜澗水東亦惟洛食佯來以圖及獻卜

復辟之事說者皆引說復于王有復于王者爲證謂周公以明君之道復之于王有失然後有復成王未嘗不爲君既不會失何復之有其言信美矣然觀其辭氣則未必然復辟只是復辟初不必如此回護況

紫齋家塾書

卷十一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周公既無取天下之心何必曲爲之說書曰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方成王幼冲周公攝政天下事權皆在周公之手至今而成王壯矣然後以人君之政事歸之于王只如此而已夫何可疑況此書中自甚分明如曰予小子其退卽辟于周如曰亂爲四方新辟成王之爲君久矣至此乃始謂之新辟蓋前日雖爲王政事卻自周公出今日周公既歸政政事始自成王出分明是爲新君也由此觀之則復辟之言何獨不信卻非是成王前日未爲君成王之爲王

固久矣但攝政七年之際事權在周公今始以人君之政事歸之於王故謂之復辟爾如後世霍光相宣帝宣帝既壯光稽首歸政君臣之分亦未嘗不明而況周公大聖其處此有道矣孔安國註以爲復還明君之政此語甚好營洛邑大事本不當出于周召周公以爲我看成王意思一如弗敢及天命之初基定這天命營邑則天命定矣我看成王不敢擔當此事故我繼太保而大相東土今王自此以後始爲天下之明君矣觀此一句復辟之事豈不甚分明此是周公復辟之辭洛師師者眾也卜洛之事所以既於河朔黎水卜之又於澗水東瀍水西卜之又於瀨水東卜之如此委曲周旋者蓋雖只是這一片地然建都之所宗廟朝廷之位卻要的當故不敢輕如此卜必先以墨畫龜然後灼之灼之而兆見此食也灼之而其兆不見則不食矣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佯來來視予卜休恆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此是成王辭周公之復辟以爲我不敢當此事須得  
你同其理會乃可故曰我二人共正我與周公當億  
萬年敬天之休觀此一句成王到這裏甚次第遠大  
直是要與周公相期於萬億年其規模之宏遠如此  
拜手稽首誨言致敬盡禮以謝周公之教誨也古者  
人君於臣下皆有拜禮舜拜皋陶禹亦拜皋陶太甲  
拜伊尹成王拜周公此是唐虞三代時事不可把後  
世看古者君臣之間只是朋友若太甲之於伊尹成  
王之於周公又不止於朋友皆以父師之禮待之舜  
之於皋陶分明待之以朋友之道所以一聞他嘉謀  
善論便至於下拜何嘗儼然自尊見得我是人君若  
見得我尊爲人君有這一念便不是唐虞三代聖人  
之心在後世此等事皆不可得而見矣孟子曰故將  
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須是有不召之臣方  
能大有爲於天下後世如漢高祖四皓便不能致叔  
孫迥制禮采秦儀尊君卑臣者爲之如何望他以三  
代事業高祖且爾其他何望世道日衰則人主日尊  
臣下日卑今須思量古人何故直至於以人君之高



下臣下之拜蓋緣他好善篤切一聞其言不知不覺  
下拜他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成秩無文于齊百工伴  
從王子周子惟曰庶有事今王卽命日記功宗以功作  
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粥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  
其絕厥若繇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侂嚮卽  
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殷大也王今舉大禮祀于新邑雖祀典之不載者亦

不可不祭此處要仔細看後世這事都錯了古人苟  
有功於民苟有神靈者無所不祭焉這意思極好甚  
次第廣大齊者整齊也周公言我一一整齊百工皆  
賢人君子無一小人廁迹於其間故謂之齊我整齊  
百工使從王于周豈徒然哉蓋庶幾欲治其政事云  
爾今王卽命言成王曾有號令以爲當記功之尊者  
以其功而作大祀古者祭祀先王功臣皆與焉所謂  
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凡有功者銘書  
于王之太常祭于大烝是也又曾專命周公汝當篤

所以輔弼我者王之此意甚美矣然前日雖有是意而今日則有不然者我大禱汝所載之功乃有出於左右近習之私而其所載容有不當者是爾所自教之工得以參預於其間也夫人主當以天下之才爲天下之用其所任用當用天下之所欲者豈可私於左右之臣後世如齊桓公之豎刁易牙開方漢元帝之弘恭石顯晉武帝之荀勗馮統皆私人也此皆人主朝夕之所親近故世主往往溺焉寵之祿位聽其計畫爲害有未易勝言者周公所以懇切以此戒成王謂爾之朋儔皆便辟使令之臣至載錄功臣有出於左右之私意這便是爾之朋黨目今絕之猶易爲力失今不治若火之始燃雖燄燄之微其所焚灼以敘而進將至於不可絕豈不大可慮哉周公之意可謂深切矣厥若彝彝常道也周公言成王若彝撫事苟欲如我則當用周工周工蓋前日周公之所齊者也此是朝廷公當之人非王之私人以是人而分佈於官僚爲六卿者有六卿之職爲大夫者有大夫之職各卽乃僚各勤乃事使之踴躍奮發興事造業而

無怠惰委靡之習是以謂明作有功雖然明作有功  
未可已也要必至於醇厚寬裕乃可明作有功不過  
能理繁治劇有能有爲而已若夫寬大宏裕則進於  
德矣有才而不進於德區區徒能辦事亦何足貴哉  
惟夫二者兼盡用人如此則成王之聲聞傳於無窮  
矣

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  
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  
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大抵人君徒有其始不足貴要須徹頭徹後如一始  
得成王始親政事能委任周公能凡事皆合道理可  
謂有其始矣然須思量圖惟厥終可也諸侯之事上  
有享上者亦有不享者汝須當敬識之敬識者惟敬  
故能識也不敢怠惰不敢放弛則此心清明自然不  
惑所謂享與不享卻不在物之厚薄惟在其禮儀如  
何物雖有餘禮儀不足惟曰不享蓋誠意不存而徒  
庭寶旅百備物豐腴以是爲享上與不享何異哉成  
王幼冲之君也於此處不能無惑周公深懼其視諸

侯之享上惟在於物而不察其禮儀則天下諸侯皆將惟物是用而禮儀不足其爲君心之害莫大於此故勤勤懇懇以爲汝須當敬識百辟之享與不享威儀不及於物是猶不享爾嗚呼周公之爲成王心術慮何其深切若是哉如前面孺子其朋與此閒敬識百辟享皆是周公正君心處享上之說延及本朝爲害不小自王荆公倡爲此說以爲諸侯皆當享天子後來花石綱等事至於窮天下之力皆荆公之說倡之其害豈淺所以周公懇切於此使成王知夫享與不享不在於物之厚薄也

乃惟孺子頌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寢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古人治天下直是不暇朝夕汲汲豈復有頃刻之暇周公以爲汝當分我之所不暇言當與我其其憂勤也此亦是復辟之意我之所教誨汝者皆輔民常性之道汝當敬聽之汝若不勉卻恐其功不永正父武王也武王之德汝當存勤篤之心以次序而行之罔不若予之言則我亦不敢廢乃命矣此書自周公曰

王肇稱殷禮以下皆是周公歸于宗周而告成王之辭蓋周公在成周使人告卜既來復命之後周公歸于宗周於是以此告之成王書序略不及此蓋變體也召誥之序不言成王歸洛亦是變體惟此二書之序與他不同

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君道莫大於敬敬則無失德今人所以有過失皆緣不敬之故何謂敬戰戰兢兢如臨深履薄此所謂敬也周公告成王敬哉只是教成王兢業茲予其明農哉此周公欲告歸也言我當退休田里講明農事不復與聞國政敬以裕民則汝成王之責也無遠用戾言當無所不及不可於遠者而或有違戾也

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恆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冲子夙夜毖祀

周公有告歸之意故成王不許其去而留之此乃成王留周公之辭公舉大明之德以我小子揚文武之

烈今須看這稱字與這揚字皆振作舉揚之意文武之烈何嘗不在然又須有人舉而揚之始得所謂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太烈中庸亦曰文武之道布在方冊其人存則其政舉揚卽舉之意也天之命卽文武之烈能揚文武之烈卽所以奉答天命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觀此數句成王可謂深知周公矣周公心術之微皆被成王見得後說出來如此大明之德足以昭假天地其次第光明俊偉而無一毫厭倦之心方且勤施于四方觀勤之一字周公之心何如哉所謂昔公勤勞王家古之爲宰相大臣者是直勤勤不已孟子形容此意而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夫有所不合則日夜以思忽然得之坐以待旦便欲出做其勤爲如何後世爲宰相大臣者只是不勤國勢之微弱民生之未安賢才之隱伏皆置而不問天下安得平治所謂勤卻不是躬親簿書期會斷獄聽訟之閒以是爲勤也謂之施于四方蓋施其事於天下使四海無不

被其澤宰相職業要當如是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若己推而納之溝中伊尹之相業也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周公之相業也爲宰相大臣要必如是方可旁作穆穆者作起天下和順輯睦之心也迓迎也衡平也周公之心明德雖足以昭假天地而常若未至不敢自以爲是天下雖已大治而常若未足不敢自以爲太平故謂之迓衡言不見其既已太平若方有太平之象從而迓之譬如人之未見則迎之若既見何迓之有周公之所謂迓衡正是此意

不述文武勤教者文武亦不過只是一箇勤詩稱文王既勤止召公戒武王夙夜罔或不勤古之爲天下者其次第勤勤不已周公之心卽文武之心也嗚呼成王以幼沖之資嗣守大位而能知文武之心能知周公之心皆不出一箇勤字觀成王稱文武周公之勤如此則成王之勤可知矣方前日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猶有私心焉至此敬受周公之教見於辭氣者如此前日之私心雪消冰釋豈復有一毫存於胸中耶予沖子夙夜慙祀者言我小子只是恭己

於上求所以奉祭祀而已大抵人君爲天地宗廟百  
神之主莫大於奉祭祀能奉祭祀君道無餘蘊矣且  
如人主誠知吾之職分莫大於奉祭祀豈復有一念  
之不兢業有一毫之少放肆又豈敢信用左右之言  
而所載之功或有不當者是以古之人主早夜兢業  
不敢稍有怠惰少有障蔽惟求所以能奉祭祀焉爾  
成王日夜得周公周旋左右啓迪開發此心清明無  
一毫之蔽塞是以深見得人君職業有在於是故其  
言之的切如此成王之意蓋以爲我但能恭已在上  
敬承祭祀至於施其澤於四方使四海無一夫失所  
者則周公之責也

王曰公功斐迪篤罔不若時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卽辟  
于周命公後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救公功迪  
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王曰公  
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斃其康事  
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成王又言公輔迪我之篤厚罔不如此我今自此退  
後當卽辟于周而命公之後于魯公卻留以輔我蓋



不許周公之去而許周公以復辟也夫成王至此方以爲卽辟孰謂復辟之說非還政事於成王乎觀此處可見成王處事之妙夫不許周公之復辟是不遂周公之意也許周公之去則左右無人失所倚仗尤不可也今許其復辟任天下之大政於己而仍使周公留以輔助焉旣不失己之助又不違公之意舍此之外更復有何策乎若非成王心地清明豈能處事之妙如此公無困我言公若去則我其困矣康民之事我不敢有厭斲觀無斲二字成王至誠不息之心

爲如何公勿替刑公不可替其義刑當留以輔我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  
光烈考武王弘朕恭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  
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又萬邦成休惟王  
有成績予且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  
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恭先者以恭敬之德先天下也孚先者使天下皆信  
之以誠信先天下也周公於成王言恭於己言孚蓋  
人主處九重之上據崇高富貴之極莫難於恭而爲

宰相大臣必須舉天下皆信服乃可考朕昭子刑刑  
卽公勿替刑之刑也言我之所示以典刑皆文王之  
德也

佯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  
享予不敢宿則禮于文王武王惠篤敘無有違自疾萬  
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佯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  
子懷德

秬鬯祭宗廟社稷之所用也成王以秬鬯二卣遺周  
公用安寧周公之心分明待之如神明尊之至也古  
者大饗之禮皆如宗廟之禮則以二卣寧周公不爲  
過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此使者之辭使者之來  
成王拜以送之也周公不敢當此禮故卽以禋于文  
王武王惠篤敘以下祝辭也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  
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成格王入太室  
禋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  
武受命惟七年

此一篇書自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至拜手

稽首誨言是成王在宗周周公在成周使來告卜之  
辭卜洛者召周公實未嘗卜而曰我卜河朔黎水  
者召公之卜也自周公曰王肇稱殷禮以下是周公  
使來告卜之後歸于宗周面告成王之辭使成王來  
洛邑做這許多事也如曰王肇稱殷禮祀於新邑如  
曰汝往敬哉如曰孺子來相宅如曰往新邑倅嚮卽  
有僚皆是使成王往茲新邑也至戊辰王在新邑則  
成王卽來洛邑遂祭于文武之廟因以冊命魯侯也  
此書之節次蓋如此方周公有明農之言分明有退  
歸之意至成王苦留之周公見其意之誠篤又見其  
卽辟於周命公後處之得其當如此於是復爲成王  
留觀其告王以作周恭先而自勉以作周季先則與  
前日茲予其明農之言不同矣是周公復留以輔成  
王也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自此以上皆攝政七年  
閒之事也

梨齋家塾書鈔卷十二

宋鄭袁 變和叔撰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

讀尙書須當考究他節目次第分明且如此一篇書所謂成周既成遷殷頑民是洛邑既成之後方遷殷民於此也而召誥之書所謂太保乃以庶殷攻位於洛汭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則是營洛之始庶殷已在洛矣以爲先遷洛民洛邑始成則此書之序文勢不應如此以爲洛邑既成方遷商民則又與召誥悖

梨齋家塾書鈔

卷十二

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此甚可疑者或者不察乃謂多士之書當在洛誥之前編帙淆亂爾其實不然召誥所謂庶殷蓋經始洛邑之時所調發從役者爾是時未曾遷也其實遷民之時在洛邑一發既成之後蓋周既得天下則商人皆吾役也國家有大興作則皆調發以從周禮所謂凡起徒役是也及都邑既成然後盡遷其民周公營洛之次第蓋如此觀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兩句可見古聖人處事之妙且如盤庚當時遷都臣民弗從必委曲開諭待其聽從也然後始遷焉今周公遷民乃

無一語詰諭之何哉此便見聖人必有道以處乎其中蓋既成而後遷則宗廟朝社之位定矣室廬疆場之制備矣凡民生日用之具無有不足至是而遷民誰不欣然聽從所以當時營洛必調商民正緣要他親見區處經畫之備親見夫凡事之利便則其心服而其從之也輕不然以久安之民而一旦遷於新邑一動其怨嗟之心便足以召亂豈小事哉今而翕然聽從無一人敢有異志然後見聖人處事之妙蓋如此

多士

東齋家塾書鈔

卷十二

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若曰爾殷遣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主罰敕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

又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釋

遷頑民於新邑作書以告之將使之奠厥攸居以爲  
生生無窮之計告之如何第一且先曉之以天命之  
至公而破其疑周之心蓋當時商士皆以爲周家弋  
取商命其心不服常有興復之意謂之商士其閒多  
少忠義之人孔子序書謂之頑民者言其不知天命  
也周公不敢以民視之而待之以士蓋其涵濡商家  
數百年深仁厚澤入於骨髓豈肯一旦臣服於周所  
以常以報復爲心雖不知天命其心蓋甚忠義矣旣

是忠義非士而何夫其心在忠義這箇最難調停所  
以周公先破其疑謂非我有心於取商之天下也天  
歸之民歸之吾不得已起而受之何嘗有一毫私心  
哉曰惟帝不畀則天棄商而歸周矣曰惟我下民秉  
爲則民去商而爲周也於是又引湯之所以革夏者  
而開諭之言我今日之革商卽前日爾成湯之所以  
革夏者也天惟保乂有殷殷王亦無敢失帝天嚮商  
家商王亦能順天之心此所以自成湯至於帝乙傳  
世如此其君道無餘蘊矣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  
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祇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  
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  
罰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  
割殷告敕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子其曰  
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子亦念天卽于殷大戾  
肆不正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  
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惟  
爾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

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

天邑商子惟率肆矜爾非子罪時惟天命

案永樂大典  
誤以多士書

序解複載於此段之下而袁氏原解已佚  
今無可復考姑從闕文其複見者則刪去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

天罰移爾遐逝比事臣我宗多遜王曰告爾殷多士今

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于惟

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尙

有爾土爾乃尙寧幹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

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

爾邑繙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  
遷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居奄乃與三監同爲亂者移爾遐逃遐逃皆遠也言  
我使爾遠去妹土之惡習而適茲新邑蓋欲汝比事  
臣我宗周多爲遜順之行也此卽比介於我有周御  
事之意故下文又以爲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  
多逸蓋遷之洛邑變前日傲慢之心皆爲遜順之行  
也此周公營洛之本意也夫既委曲開諭以爲我之  
有天下實天與之而非有一毫之私心又以爲爾有  
德者我皆聽用之所以慰安寬裕之道亦至矣然一  
味寬以待之亦不得故至篇終又有嚴威之言所以  
恐懼之使之聳然知所畏也言爾若克敬能兢兢業  
業天惟畀矜爾爾不能兢兢業業敢於爲非我亦將  
致天之罰於爾躬商民聞此其不肅然有動於中乎  
大抵聖人說話皆是如此寬嚴未嘗或偏便如盤庚  
之遷旣是如此委曲開導然亦有矧予制乃短長之  
命與夫其猶可撲滅之言蓋不如此無以發動也

周公作無逸



爲人君豈可有一日之逸樂然周公前乎此未作是書其說有二一則成王未親政事周公攝焉彼其以師保之尊朝夕於左右成王雖欲自縱有不可得者一則是時天下猶未甚安靜武王纔崩三監便叛周公三年於外罪人方得而頑民日夜反側爲周之害所謂敵國外患頑民者周家之敵國外患也當此之時方且兢兢業業豈敢有逸豫之心所以無逸之書亦未須作至此三監既已誅矣洛邑既已成矣頑民又已遷矣而又作多士之書慰安之矣當治定功成之後人情最易得縱逸又況周公既已復辟成王始親政事尤不可頃刻自知所以周公纔遷商民便作此書蓋方其芽孽之將萌便從而遏絕之也學者讀此一書須當看周公作書之時節

無逸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旣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所其無逸以無逸爲所也如所謂欽厥止居天下之  
廣居是一箇頓放己身處人心皆有所其或爲不  
善有過失皆失其所者也所其無逸蓋日周旋於中  
不敢自放於規矩法度之外召公戒成王以王敬作  
所周公戒成王以所其無逸一也先知稼穡之艱難  
乃逸非謂先致其艱難便可以逸樂也蓋艱難之中  
自有逸樂存焉且如農夫沾體塗足終歲勤動耕耘  
收斂不失其時至於入此室處婦子嬉嬉足以卒歲  
這便是農夫逸處若謂艱難於其始而後適情縱慾

荒淫無度寧有是理哉文武始於憂勤終於逸樂亦  
非常人之所謂逸樂也蓋俯仰無媿其中泰然自有  
可樂者此天下之真樂也苟以爲文武憂勤於其始  
及治定功成便恣爲逸樂是乃唐明皇之徒所爲爾  
尙足以謂之文武哉必不然矣蓋所謂逸樂者特不  
如其前日憂勤之甚爾小人之依言其所恃者惟稼  
穡也依字便與所字一般小人不知稼穡之艱難乃  
縱恣自逸爲鄙俚虛誕之語以侮厥父母以爲不知  
自享其安逸乃服勤於農畝之事妄誕虛高謂昔之

人無所聞知徒爲是自苦爾此小人之所以爲小人也君子與小人爲對小人不知艱難是以爲小人爲君子者其可不知乎今須看周公以無逸戒成王未說無逸底道理且先以稼穡爲言何故周公極有深意何則天下之至勞苦者莫如農夫也春則耐寒以耕夏則耐暑以耘至秋則又刈穫如寇盜之至蓋極天下之勞苦無若農夫今試思日用之閒那得一事不自農夫來人之所以得安居暇食優游生死農夫之力也苟無農夫人且莫之得食況其他事乎彼人

主尊居九重所以敢於自逸只緣不知稼穡艱難之故且如崇尚侈靡使其果知農夫服勤田畝沾體塗足如此之勞且苦則我尙敢適情恣欲以爲一時之觀美哉觀逸遊畋以極耳目之好使其果知農夫耕耘收斂不得避寒暑如此其勞且苦則我又敢於此縱其情意以事嬉戲哉知之既深則凡聲色貨利臺榭池沼如此等事皆不敢爲矣周公到此方下這無逸一服藥而下得又如此切當豈若後世爲是泛然之說哉然後世人主孰不知小民之艱難而敢惟逸

樂之是務者其所知非真知故也所謂先知稼穡之艱難這箇非苟知之蓋真知之則無緣敢於自逸矣龜山解孔子五十而知天命以爲天命福善禍淫誰不知之孔子之知蓋異乎常人之所謂知也古人之知直是各別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讀無逸須看周公這許多嗚呼處歎息而言之所以使人有所感動也無逸之理人誰不會說但周公自

說得別只觀其反覆歎息直是如此深切安得不使人感動嚴恭寅畏大略只是敬畏之意自度者自合度也這箇自度便是天命在天則謂之天命在人則謂之法度今果能周旋於規矩法度之中念慮純一私意不萌豈非所以事天乎觀太戊因桑穀之祥而一時君臣之閒恐懼修省可謂能畏天者矣不敢荒寧須看這不敢二字蓋有一敢心何所不至古人直是不敢能如此畏懼斯其所以享國之長久也嘗觀古之聖賢往往皆享高壽堯舜皆百十有餘歲不特

上之人爲然下之人亦大概多壽所謂父不喪子兒不哭弟蓋古人之所以自養者得其道是以其壽亦永後世戕其生者多矣安得不夭折且如喜怒之非其時起居之失其節飲食之或不謹如此者皆足以傷生而損壽若是嚴恭寅畏天命自度如此等事皆無有矣兢兢業業常如臨深履薄念慮之閒純一不離安得不享高壽孔子所謂仁者壽是也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所謂舊勞於外爰暨小人卻非是躬親稼穡之事蓋使之處畎畝閒與小民出入爲侶而親見稼穡艱難忘其貴驕之習也此先王教世子之深意古者王世子與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齒於學故曰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所以古人處萬乘之尊而略無一毫驕矜之氣蓋其平日常處人下而未嘗自大也自後世生則貴驕便自尊大失古意矣嘉靖殷邦謂之嘉靖蓋非尋常之所謂靖也後世人主好靖

者亦有矣然紀綱不立法度不修凡事皆委靡而不振豈得謂之嘉靖乎嘉靖者非不事事之謂也至於小大無時或怨言皆莫有怨其上者也無逸中多說這怨字如曰民否則厥心違怨如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蓋爲天下豈可使民有怨其上之心古人所以兢兢業業撫摩斯民惟幸其無怨而已無時或怨則是舉天下皆心服這高宗更無有怨心者是甚次第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祖甲大略只是太甲或以爲別自有一祖甲非也只看舊爲小人一句便可見太甲卽位之初慾敗度縱敗禮而曰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何也古者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是時嗣君猶未卽位太甲方居喪之時尙位卽君位也至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於亳太甲始卽位矣是以周公之言如此然太甲世次當在中宗高宗之前今乃敘之於後者此以

享國之久近論而不以世次先後論也說者但見太甲卽位之初欲敗度縱敗禮而又序之中宗高宗之後遂謂其別自有一祖甲是特未嘗深考爾中宗之治民祇懼不敢荒寧高宗之不敢荒寧祖甲之不敢侮鰥寡大略只是一箇敬字今須看周公論三宗之無逸不說其他但說他不敢荒寧不敢侮鰥寡蓋古人之所謂無逸非謂於事爲上必躬必親只此心致敬便是無逸處何則此心致敬則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惟恐有一毫之不到安得會去逸樂後世人主如衡石程書衛士傳餐皆是降君尊而代臣職以此爲無逸不知此乃是元首叢脞何異於荒淫自縱者非古人之所謂無逸矣古人之無逸方是元首明哉大抵古人之無逸此心之無逸也後世之無逸事爲之無逸也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讀無逸須看商先王所以享國長久者如何及至後

王所以罔或克壽者又如何此無他分能敬與否而已夫苟能敬則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想像此時念慮有一毫之雜乎喜怒有一毫之私乎此心有一毫之放逸乎所以戕其生者既無有則自然有可延年之理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抑謙抑也畏戒謹恐懼也克自抑畏此太王王季之無逸也文王卑服此文王之無逸也卑其衣服不事侈靡而惟康功田功之卽康功者安民之功也田功者稼穡之事也徽柔懿恭此一句畫出這文王徽與懿皆至美之辭柔而曰徽柔異乎常人之柔也恭而曰懿恭異乎常人之恭也此便是堯之允恭克讓舜之溫恭允塞夫子之溫良恭儉相同恭敬遜順聖人之心可見矣有一毫驕矜悖慢之氣便不是聖人之心以此德而懷保小民無匹夫匹婦不被其澤蓋懷



保小民不是傲然自大者所能爲惟微柔懿恭之人  
則視小人之微分明如慈母之保赤子所謂若保赤  
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遺矣惠鮮鰥寡者文王下膏  
澤於民而民皆有生意如時雨之降草木皆爲之鮮  
明故謂之惠鮮自朝至于日中旣不違暇食其憂勤  
如是非屑屑然躬親細務也常持此心不敢一毫閒  
斷一毫放逸如此方能咸和萬民蓋君有民之表儀  
也斯民視儀而動聽倡而應工夫少有不到在我者  
不知何以使民之和此文王之所以日昃不食也遊  
邦皆有貢獻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  
田以萬民惟正之供

觀逸遊畋人主所不能免者然至於淫則不可舉動  
旣不是當爲之又至於過此之謂淫人主荒淫則賦  
斂必重蓋用度旣侈無以供其欲勢不得不取之民  
猶一家然爲主者淫荒於上則財物必蠹於奴僕之

手人主苟荒淫則無政事無政事則財用不足財用不足不取之民將何求乎於觀逸遊畋未嘗縱其慾則萬民之所供者自然皆正矣

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慾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今須看一日之耽樂何害於事而周公便謂非民攸訓非天有若何過禁之嚴如此學者須當體察兢業之時此心如何耽樂之時此心又如何則可以見周公之意矣且如兢業之時此心戒謹恐懼方是時卽

聖人之心也至於耽樂之時此心荒迷顛沛錯亂天下之人必皆以我爲非豈所以訓民乎天人一心民旣以爲非天亦必以爲非豈所以順天乎是其罪雖小而與大罪無異故君子之自檢其身善不可以爲小而不爲惡不可以爲小而不去今人但謂其小而多於此忽焉不知善雖小而天人之心皆以爲是惡雖小而天人之心皆以爲非故曰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不德罔大何至於墜厥宗然方其不德之時心下如何便有墜厥宗之理周

公之言不爲過矣因酒行凶曰酗酒德者以酒爲德也德之爲言得也實有諸己至於堅固而不可奪是之謂得爲善之深者得也爲惡之力者亦得也其他泛泛者皆非是有德謂之酒德蓋荒於酒而成痼疾矣前輩多以爲無若丹朱傲舜豈有是哉無若商王受成王豈有是哉其實不然此道亦何常之有蹈之則爲君子去之則爲小人成王雖賢一念不謹卽商王也故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孟子曰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弟則爲堯

舜不弟則爲桀紂何常之有哉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譎張爲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周公言以古人之盛德君臣之間猶相訓告相保惠相教誨今其可以不然乎猶之爲言可已而不已之辭也可已而不已此古人之所以盛也民無或胥譎張爲幻蓋君臣之間誠意旣交孚則下之爲讒言戒亂人聽者自不能入矣大抵天下之理惟上之失道

則下之人始敢肆爲虛誕不根之談君臣既更相警  
勵彼亦豈能乘閒而投其隙猶一家然父子兄弟聞  
和睦無閒爲奴隸者雖有讒閒之言亦豈得而行哉  
此厥不聽而君臣更相訓告以先王之政刑無小無  
大皆變亂之則民皆心怨之而口祝之矣蓋有道之  
世君臣交孚則讒言無自而入無道之世君臣失德  
則下之人皆肆爲怨詛其機存乎上而已矣

周公曰嗚呼白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  
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  
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  
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  
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  
身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迪哲者信能行此哲也明哲人皆有之踐履既到其  
哲常秉而不失是之謂迪不然未能躬行雖有是哲  
亦非吾有矣厥或告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  
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學者諷誦此  
處可以識古聖賢之心皇者大也夫以小人怨詈何

常之有而古人一聞其怨則大自敬德反躬內責以爲我實致之蓋信其如此不但不敢含怒而已人固有外爲自反之形而其中實蓄怒於此者古人豈惟不敢蓄怒直是不敢有一毫罪他人之心皆以爲我之罪聖賢此心之端的於此處可見矣此厥不聽人乃有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汝便信之便加殺戮焉略不知自反則天下皆將同心怨其上舉天下之怨皆叢集於吾身矣人主而至於舉天下皆怨之其何以獨立於民上乎自古之人猶胥訓告至終篇雖分爲兩章血脉實相通貫前章以爲此厥不聽則人皆將違怨後章以爲人之怨汝惟當自反卻可以弭怨苟以爲人之我怨而便加刑殺焉民怨愈甚愈不可遏矣周公作無逸於其末章反覆致意於怨之一辭蓋爲民上豈可使民有怨心至於天下皆無怨方是無逸處天下猶有怨其上者焉必在我者猶有逸樂之心也故民之怨與不怨逸與不逸之驗也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

君夷

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事功  
既就勢位既隆以理觀之自當求退此召公所以不  
悅不特召公爲然周公當洛邑既成之後亦嘗告歸  
已而成王致敬盡禮再三留之周公遂翻然而改復  
爲成王留至此召公又欲退周公遂專作一書反復  
開論挽留之此君奭所由作也周公所以留召公者  
其意無他蓋召公不與尋常人事體相似其去留繫  
國家之重輕若其他人去留猶未甚計利害以召公  
之大賢周家是少他不得用與不用周家之輕重繫  
焉周公安得不留之今讀此書須思量周公之聖佐  
武王造周事業如此亦何假於召公之助當時又有  
毛畢之徒濟濟多士其閒豈無可以輔相成王者而  
周公切切然獨留召公其故安在正緣召公不與尋  
常人相似故也

君奭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  
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棗忱我亦不敢  
知曰其終出于不祥

天不可信從違向背吉凶禍福皆不可預計盡其在  
我一聽之天而已故夫基業之永休與否天心之輔  
誠與否皆不敢知大凡栽者培之傾者覆之災祥殃  
慶因各以其類至然天下亦有爲善而未便福者  
以孔子之聖而卒老於行以顏子之德而不得其壽  
由此觀之如何便謂誠盡於我天必輔之記曰得之  
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要亦盡人事而已矣計禍  
福而必之非知天者也周公又謂我今日果能盡誠  
亦不敢知曰其終出於不祥而自棄於不可爲也蓋  
爲善固自有獲福之道亦豈可便以爲天之不我福  
邪但福與禍皆非我之所敢知爾孟子曰天壽不貳  
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其天其壽固自有命皆非  
所當知但能修身以俟之足矣亦是此意大抵古人  
用心真是如此學者亦當如此修身行己求盡其在  
我者窮達貴賤一聽於天烏可必其得失哉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  
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  
邇佚前人光在家不知

自時我至惟人皆是召公前日之言周公舉其言以信之也召公亦嘗曰此其事是誠在我矣凡天命之寧與否民心之從與違皆不敢必所當自盡者惟人事而已這般所在當先觀大意以意逆志不當以文害辭大意只謂天命之去就人心之從違皆無可必之理惟盡人事爲先觀召公言天亦曰我不敢知與周公之意同則召公之言可推矣在我後嗣子孫至在家不知此周公挽留召公之辭也召公毋謂今日基業已成天命已固人心已安無可爲者遽然便去

萬一後來子孫大不能恭敬上下驕慢怠弛邊絕放佚祖宗之光明召公若不在朝於家何緣與知君若在其左右尚可以輔贊彌縫繩愆糾繆格其非心訓以正道於其事之未萌而正救庶幾能扶持而不底於敗若退處於家既不與朝政則凡國家之大計安得而與聞之人君之得失安得而正救之與其在家不知曷若相與挽留而扶持

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在今子小子且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又



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天命不易天難諶大略只是前意謂天命難保若其  
墜命則無能悠遠繼嗣前人之業以恭承前人之明  
德在我豈敢謂自能有反正亦惟行前人之明德以  
施之於我沖子爾天豈可便信惟是寧王之德可以  
延洪庶幾不至於墜命又況昊天有成命文王受之  
天必不庸釋或者猶有所賴以憑藉扶持之也周公  
之意謂我何能之有所賴前人之德其合天心者足  
以垂裕後昆我惟遵而行之以啓佑後人爾歸其功  
於前人也自處以非克有正而歸其功於前人則退  
託求助於召公之意在其中矣

公曰君爽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  
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  
扈格于上帝巫咸又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  
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又有殷故殷禮陟配  
天多歷年所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  
明恤小臣屏侯旬烈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又厥辟故  
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乎

以徧覆言之則謂之天以主宰言之則謂之帝天與  
帝一也猶之人焉總言之則曰人指其主宰言之則  
曰心心卽人也人卽心也格于皇天格于上帝惟有  
純全之德者能之巫咸未進於此故只說又王家雖  
有才者亦可爲也看格于皇天格于上帝須當知此  
是三代輔相之德業爲宰相大臣須到得能感動上  
蒼斯其爲宰相大臣矣三代輔相皆是如此只觀成  
王疑周公天大雷電以風成王迎周公天乃雨反風  
與夫代武王之死而王翼日乃瘳若非周公能格天

何以致此分明與天爲一了這其則亦不遠但在我  
者無一毫眩塞此心卽天心則精誠自然交通讀此  
處可以見三代輔相之德業可以識三代輔相之心  
未至於此豈貴乎宰相大臣也哉這箇不是易事巫  
咸如此之賢只說得又王家猶未進於格天格帝豈  
易事也伊尹伊陟臣扈巫咸巫賢甘盤此數人皆是卓  
然立於千萬人之上擅名一世者爲天下國家須是  
這般人用之方可蓋此皆一世之英偉人若其他碌  
碌眾人何益於成敗治亂之數故曰堯以不得舜爲

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大抵做人須當做這般人爲天下國家須當求這般人用之自漢唐以後如此等人不復見矣其間可稱者亦有之如蕭曹丙魏房杜姚宋皆一時人物然望三代輔相格天格帝之事業何可同日語哉率惟茲有陳者其功烈皆昭然陳列於上也惟商家有這許多大賢故其理足以配上帝多歷年所古者郊祀天地則以其祖配之所謂配天也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歷年商家賢人之眾多也惟上面既有許多頭腦人故天亦眷佑之而舉內外小臣無非賢有德之士百姓百官族姓也王人如春秋所謂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者是也小臣侍御僕從之人也侯甸在外之諸侯爲藩屏者也奔走於四方所謂宣力四方者是也若內若外若小若大無非賢才無非惟德是稱者稱舉也詩云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人誰無此德然有之而不能舉德非吾有也黽勉奮發自彊不息是之謂舉蓋當時之人不徒區區小有才皆是進於德者又厥辟治其君也

惟其賢才眾多如此是以一人有所爲而舉四方信之有如卜筮到這裏方是用又厥辟處夫人主欲有所爲至於天下不信何以爲治三代王佐輔相其君直是使天下皆尊信之這箇不是易事仲虺稱湯克寬克仁彰信兆民詩言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後世爲人上者天下皆未必信之詔令之不信政事之變更上有所爲天下皆曰是未必果行也是未必能久也惟上無以取信於人故人言不信其上三代盛時天下之尊信其君分明如卜筮人誰不信卜筮至於有事於四方如卜筮罔不是孚蓋真能敬信其上矣周公之言深切如此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平者平正也不偏不倚坦然正直是之謂平格者到田到地也平格之人天必壽之如伊尹臣扈之徒往往皆享上壽何以知之只看伊尹事成湯又事太甲豈不是有壽湯誥言湯既勝夏欲還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是乃成湯時人也後來歷事太甲又歷

事太戊豈不是有壽周公以爲有商之盛賢人如此之眾多足以保乂有殷然其後至紂嗣天猶有滅亡之威今召公豈可以爲周家天命已固便翻然欲退前日雖已好後日之事尙未可保也要須常常念之方能永固天命治明我新造之邦蓋周公拳拳留召公之意也

公曰君爽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尙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闕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

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武王惟茲四人尙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割割喪也割喪殷家而申勸寧王之德寧王通文武而言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皆安天下之王也虢叔闕天散宜生泰顛南宮括是五人蓋在當時卓然可稱繫國家之興亡理亂者觀周公不言他人而獨舉此五人則可見其非

常人矣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於國人  
味此四句是五人者宜何如其人哉文王聖人之盛  
者也周家之治文王實致之也而文王則以無此五  
人往來於其中導迪常教我直是無德降於國人熟  
味乎此可以識古聖人之心矣蓋君臣相須自是實  
理文王雖聖苟無賢人之助亦豈能自致天下之治  
舜稱皋陶以爲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君之有資乎臣從古而然也降卽德乃降之降人君  
下膏澤於民如萬物方枯而天降時雨勃然興起是  
之謂降王者必欲使其德降於天下普天之下無不  
與被其澤可謂降矣漢唐以後爲天下者其德皆未  
嘗降其閒賢主亦有能降者矣而視三代則有閒也  
純佑秉德天眷佑之而賢才無非秉德之士也卽前  
所謂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  
觀此所謂秉德則知謂王人秉德爲王者不秉其德  
失之矣迪知天威者非徒知之真能行之也天之可  
畏其誰不知然五人所知異於常人之知故謂之迪  
昭明文王之德行於天下見於天下而升聞於上帝

故謂之迪見冒聞文王雖未嘗稱王然在文王時天命固已歸矣故謂之惟時受有殷命五人虢叔先死至武王時四人尙有祿位故能輔相武王伐紂昭武王之德覆冒於天下使天下之人無不稱頌其上謂之不單稱德言普天之下同然一辭也文王之事商武王之伐紂易地則皆然觀四人在文王時則迪彝教在武王時則將天威於此便可見矣

今在子小子且若游大川予往暨汝爽其濟小子同未  
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勛不及考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  
聞矧曰其有能格

其濟小子小子謂成王也成王已爲君矣然方周公攝政七年之際成王雖爲君猶未謂之在位至於復辟之後始親政事始在位矣周公謂召公爾輔相成王當常如其未在位之時不可但責我以去蓋召公之意謂今成王旣親政事非前日比所以浩然有去意周公之心則不然蓋成王天資旣非剛毅英果能自強立之人須常得賢者左右之庶其可以無失德此周公拳拳之心所以常如未在位之時也收斂也

罔勛不勉也人主有不勉不及之心當收斂之蓋不  
勉不及之心易得放恣須是收斂不使之蕩然無制  
則是心常存矣此周公格君心之業也考造德不降  
言老成之人造德不降鳴鳥且猶恐不得聞況其能  
感格皇天乎降卽降於國人之降也古者以鳳凰爲  
瑞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國家將  
興必有禎祥此其一端也今須看這降字與這格字  
周公之規模必欲其德之降於國人而上能感格皇  
天上帝王佐輔相之業豈後世所能及哉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  
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卽召公所謂今王受命  
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之意也大抵有莫大之休美  
便有莫大之艱難人主據富貴崇高之勢可謂無疆  
之休矣然亦有無限可憂可懼者蓋此事常相對未  
嘗只有一邊這邊有一分那邊便有一分隨其所處  
之不同位愈隆則憂愈重好處愈多則不好處亦多  
後世人主大抵只知有無疆之休不知有莫大之艱



所以周召懇懇如此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古  
人須要到這裕處裕者綽然有餘在我常常宏裕也  
若自視迫窄豈所謂裕哉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大抵  
得人輔助自然是寬裕苟一己自用自然是不足周  
公以爲召公苟去則在我者不裕矣要須勉爲我留  
其輔成王之德則我綽綽乎有餘裕而人主亦不至  
於迷惑矣後人指成王言也其德常聰明而無有惑亂  
是之謂不迷

公曰前人數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

周官設官分職以爲民極爲人主是理會何事立極  
於上使天下皆有所法則皆知所取中焉是人主之  
職也故曰皇建其有極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三代  
聖王所以治天下只是作民之極其委用輔相大臣  
亦是作汝民極者漢唐以後所用輔相不過辦  
一時之事求其作民之極則難矣王吉所謂公卿幸  
得遭遇其時言聽計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  
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  
而已三代之際雖斷獄聽訟固亦無非中道之所寓

皋陶作士而能使民協於中非作民極而何在後世則既失其本斯所以異於三代也

曰汝明勛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偶之爲言匹偶也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臣者君之匹也三代之際君臣之間相視如匹偶有一體之義秦漢以後凜然以勢分相臨而師友之道喪不見其爲偶者矣周公告召公汝當勉勉不已爲王之偶今一旦欲去則成王失其偶矣如偶

之一字皆是三代時議論後世豈復有此等言語在亶乘茲大命信能乘此大命也大命卽乃悉命汝之命乘猶乘舟乘車之乘周公言召公當服乘此大命今而欲去則爲墜此命而不能乘矣丕承無疆之恤此承字是承當之承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這箇無疆之恤須有人承當始得召公苟去其誰承當此事周公言此欲召公身任天下之重也後世國家大事爲宰相大臣者皆莫能承當此亦可以見古今之變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爽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不時

周公告召公汝不可以不敬何謂敬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敬也周家之王業雖已固然正所當兢兢業業維持保守之時謂其已固而便欲去毋乃不敬乎既曰敬又曰敬德諄諄之辭惟欲召公不恃其功之已成常以敬存心也否者泰之反殷家之

喪其否極矣我其可以不監恃功之已成稍有一念之怠則前日殷家之事得不爲之懼哉我常以爲輔相成王此事全在我二人汝召公之心與吾之心合亦曰在時二人舉召公之所自言者而論之此周公之所以終能留召公也如前所謂君已曰時我要亦是此意周公以爲這箇道理汝之心本自分明然汝以爲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這卻不可蓋周至成王致治之極召公以爲功成身退乃天之道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有所不可所以毅然欲去然

周公之心初不見天休之滋至常若有所未足焉故謂召公汝不可謂天休之滋至如此便可已也汝須當敬己之德明揚俊民更收拾人才而列之位至於功成業遂治道極隆如此之時汝卻可讓之後人矣在今日豈求退之時乎夫以當時人才之盛而同列相勉方且更欲明我俊民三代輔相之心君子將於是不乎觀焉周公復辟之後便有告歸之意蓋當時不求去不得及成王反覆留之周公便留蓋當時不留亦不得周公既爲成王留所以亦勉召公爲周家留也

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成成文王功于不怠不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篤棐時二人言厚輔周家者在我二人而已我至於今日固已休矣然我更當成文王功於不怠夫文王之功豈有不成者而周公又欲成之蓋周公之心常見其不足未嘗見其爲已成也嗚呼人以爲天休滋至而我不見其已至人以爲人才極盛而我方欲明揚俊民文王之功既極於成矣而我方欲成其功於

不忘周公之相業其於是見之矣豐鎬在極西出日之地在極東今必欲自天地之西極而到於天地之東盛德無不冒蓋必如此方可謂致治之極所謂光被四表是也大抵古人修己做得十分好人不見其爲好人古人治天下做得十分功業不見其爲功業皆一心而已若自見得我是好人我已有功業便非自彊不息之道

公曰君子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前曰子不惟若茲誥此復曰子不惠若茲多誥言辭

東漢書

卷十一

三十四

四明叢書

約關刊本

之繁非聖人之得已也理所當言只得反覆言之然其本心豈以多言爲美事哉予惟用閔于天越民閔命之無常與民心之罔常懷不可保也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茲往敬用治

周公謂召公汝亦知夫民德乎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其初無有不善而人心之初亦無不欲爲善也但後來漸漸不好所以不能厥終汝今雖做得前面一段然若便欲去則無後面一段矣爾當祇我之言自

此以往其敬用治周公告召公反覆乎敬之一辭蓋  
纔見功之已成便非所謂敬也讀君奭一篇可以見  
三代王佐之心可以見三代王佐之事業

絮齋家塾書鈔附錄

宋史列傳

袁燮字叔慶元府鄞縣人生而端粹專靜乳媪置槃水其前玩視終日夜臥常醒然少長讀東都黨錮傳慨然以名節自期入太學登進士第調江陰尉浙西大饑常平使羅點屬任振恤燮命每保晝一圖田疇山水道路悉載之而以居民分布其閒凡名數治業悉書之合保爲都合都爲鄉合鄉爲縣征發爭訟追胥拔圖可立決以此爲荒政首除沿海制屬連丁家艱寧宗卽位以

太學正召時朱熹諸儒相次去國丞相趙汝愚罷燮亦以論去自是黨禁興矣久之爲浙東帥幕福建常平屬沿海參議嘉定初召主宗正簿樞密院編修官權考功郎官太常丞知江州改提舉江西常平權知隆興召爲都官郎官遷司封因對言陛下卽位之初委任賢相正士鱗集而竊威權者從旁睨之彭龜年逆知其必亂天下顯言其姦龜年以罪而去權臣遂根據幾危社稷陛下追思龜年蓋嘗臨朝太息曰斯人猶在必大用之固已深知龜年之忠矣今正人端士不乏願陛下常存此

心急聞剴切崇獎朴直一龜年雖沒眾龜年繼進天下何憂不治臣昨勸陛下勤於好問而聖訓有曰問則明臣退與朝士言之莫不稱善而側聽十旬陛下之端拱淵默猶昔也臣竊惑焉夫既知如是而明則當知反是而闇明則輝光旁燭無所不通闇則是非得失懵然不辨矣遷國子司業祕書少監進祭酒祕書監延見諸生必迪以反躬切己忠信篤實是爲道本問者悚然有得士氣益振兼崇政殿說書除禮部侍郎兼侍讀時史彌遠主和變爭益力臺論劾變罷之以寶文閣待制提舉

鴻慶宮起知温州進直學士奉祠以卒變初入太學陸九齡爲學錄同里沈煥楊簡舒璘亦皆在學以道義相切磨後見九齡之弟九淵發明本心之指乃師事焉每言人心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學者稱之曰絜齋先生後謚正獻子甫自有傳

故龍圖閣學士袁公墓志

楊簡

故龍圖閣學士袁公諱燮字和叔明州鄞縣人明今爲慶元府留祖諱灼故左朝議大夫尙書倉部郎中妣恭人石氏祖諱垌贈朝奉郎妣安人林氏考諱文贈通議



大夫妣淑人戴氏和叔以乾道二年入太學淳熙七年  
中上舍選八年登進士第歷仕外則尉江陰爲浙東福  
建帥倉兩屬官辟權沿海制司議幕守九江攝豫章持  
江西庾節內除太學正去國再召爲宗正簿遷樞密院  
編修奉常丞俱權考功郎補外入爲都官遷司封歷學  
官長貳俱兼史館又兼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去國  
爲正兼侍講又兼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去國  
爲南京鴻慶祠官積階自迪功郎轉凡十七至通奉大  
夫職白寶謨閣侍講陞至顯謨閣學士爵自郵縣開國

蘇家進士錄

三四明藏書  
約圖刊本

男三陞至伯食邑自三百戶至九百戶嘉定十有七年  
八月癸巳薨於正寢享年八十有一遺表聞特贈龍圖  
閣學士光祿大夫官其後如格賻銀絹皆二百娶邊氏  
嘉泰三年卒贈淑人男四喬宣義郎新知興府新昌  
縣蕭秉義郎新除太學博士甫朝奉郎權知徽州商承  
奉郎新監臨安府新城縣稅女四長適從事郎監鎮江  
寄椿庫林密次適國子進士鄭景淵次適舒鑾次適江  
西漕司進士邊應時孫男四衡國學進士復循徽和叔  
生有異質凝粹端鬢鬣不好戲弄惟喜觀水乳母置

益水其前則端坐熟視移時不動夜臥常醒然達旦至老猶如此篤實不欺嗜慾淡泊心無偏倚行無瑕玷久之益明親師取友急於道義志氣恢宏博覽羣書自六經諸子百家及前代治亂興亡之迹暨國朝故事靡不該貫於先聖格言大訓玩索尤精有契於心則終日諷詠師尊象山先生之學訓諸子期卓然植立諸子登科甫冠多士亦無甚喜色齊家躬率以正涖官修舉職業聞望可紀在外臺未嘗輕劾官僚曰有不善姑教之奚以按劾爲立朝大節能爲人所難初爲學官獲罪權臣

一斥十餘年操守愈礪及登班列擢侍從赤心事上始終如一其在經筵也勤啟沃謂陛下不邇聲色祇畏天戒此時之心卽諒陰三年之心先帝改容敬聽講官或有陳奏先帝必顧曰果如是否往復問辨玉音琅琅今起居注可考其在成均節宣約束以爲常時春秋七十有三四矣師弟子更相叩擊由是學者皆知勇於遷善居論思獻納之地奏疏無虛月事關國體正色敢言略無忌諱舉朝悚然金人衰弱假息於汴來索歲幣利叔抗疏力爭謂與幣乃偷安之計適以召兵山東流民襁

負來歸邊境遇之甚嚴和叔又力爭以爲阻中原向化之心不可之大者同列議不合屢上章丐去未得請而論罷去之曰太學生歌詩餞送者三百餘人和叔曰以致仕爲名以去位爲高豈余心哉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雷雨作解而百果草木皆甲坼吾道固如是吾心亦如是退居閭里可以逸豫而偶得淋疾旣久起居有常度未嘗少變容貌雖瘠而神明不衰有來問者必整冠襟見之病中有朋友未報之書索紙筆悉答作府學記上虞縣橋記易簪之前三日取二橐再加審訂

蘇東坡集

五四明徵書

約圖刊本

一字不苟神氣益精明起居猶如常伏枕纔一日儻然而往子女在前弗顧也處存沒之變怡然不亂如此和叔以絜名齋學者稱之曰絜齋先生薨之日四方聞者悲悼太學生相率爲位而哭及他郡士友致奠者其詞甚哀平生著述多諸孤將哀次成帙其他嘉言善行見於太史氏茲不殫紀是歲十有二月丙午諸孤奉帷荒葬於鄞縣陽堂鄉穆公嶺之原合淑人墓且密邇通議公兆域諸孤泣請簡銘簡與和叔同講學和叔立朝光明臨終不亂簡不勝興敬

先公壙志

袁喬

先公諱燮字和叔姓袁氏明州鄞縣人明今爲慶元府曾祖諱灼故左朝議大夫尙書倉部郎中妣恭人石氏祖諱垌贈朝奉郎妣安人林氏考諱文贈通議大夫妣淑人戴氏先公以紹興十四年四月癸卯生乾道二年入太學淳熙七年中上舍選八年登進士第授迪功郎江陰軍江陰縣尉忠定史越王薦於朝召赴都堂審察先公以未嘗歷任仍就尉職十三年以高宗慶壽恩循修職郎十五年十一月以措置荒政特循兩資避通議

袁燮墓誌

六十四冊叢書

約園刊本

諱寄理從事郎十二月差沿海制置司幹辦公事十六年以進士射賞循儒林郎紹熙元年丁通議憂三年丁淑人憂五年五月差江東安撫司幹辦公事未上閏十月除太學正慶元元年六月罷二年差浙東安撫司幹辦公事六年差福建常平司幹辦公事開禧元年八月就任改通直郎九月差通判贛州未上三年辟差權沿海制置司參議官嘉定元年正月除宗正寺簿五月差樞密院編修官八月轉奉議郎十一月兼權考功郎官二年正月除太常丞仍權考功郎七月差權發遣江州

三年賜緋衣銀魚四年除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十月兼  
權隆興府五年轉承議郎六年正月除尚書都官員外  
郎五月遷司封七月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  
十二月以進高宗寶訓轉朝奉郎七年正月除國子司  
業兼職仍舊十一月以進中興經武要略轉朝散郎八  
年正月除祕書少監仍兼司業七月除祕書監十月兼  
國子祭酒九年二月兼崇政殿說書六月講尚書徹章  
轉朝請郎十二月除權尚書禮部侍郎仍兼祭酒陞同  
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講十年轉朝奉大夫賜紫  
金魚袋十一年三月除試禮部侍郎六月以進讀資治  
通鑑徹章轉朝散大夫七月陞兼侍讀十月以明堂恩  
封鄞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十二年六月罷八月以前  
侍經筵進讀續帝學徹章轉朝請大夫十三年正月除  
寶謨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八月轉朝議大夫十四  
年四月差知温州辭不受六月除寶謨閣直學士依前  
宮觀閏十二月以明堂恩進爵爲子食邑六百戶十五  
年三月轉中奉大夫四月以寶璽恩轉中大夫進爵爲  
伯食邑九百戶十六年正月除煥章閣學士十月轉大

中大夫十七年八月以疾乞致其事是月癸巳薨於正寢享年八十有一會今上御極有旨進顯謨閣學士轉通奉大夫致仕遺奏聞特贈龍圖閣學士光祿大夫官其後如格賻銀絹皆二百娶邊氏嘉泰三年卒贈淑人子男四喬宣義郎新知紹興府新昌縣肅承議郎新除太學博士甫朝奉郎權知徽州商承奉郎新監臨安府新城縣稅女四長適從事郎監鎮江府寄椿庫林密次適國學進士鄭景淵次適舒鑠次適江西漕司進士邊應時孫男四衡國學進士復循徽是歲十二月丙午諸

孤奉先公之柩葬於鄞縣陽堂鄉穆公嶺之原合淑人墓且密邇通議兆域也窆有日不肖孤男喬泣血敘次大略書而納諸壙契姪修職郎祕書省讀書陸持之填諱

顯謨閣學士致仕贈龍圖閣學士開府袁公行狀

眞德秀

本貫慶元府鄞縣

曾祖灼左朝議大夫尚書倉部郎中妣石氏封

恭人

祖珂贈朝奉郎妣林氏贈安人

父文贈通議大夫妣戴氏贈淑人

公諱變字和叔姓袁氏其先出有虞媯姓春秋時陳大夫濤塗始見於經兩漢之世最稱賢者曰博士固司徒安晉宋迄唐人物相望至我朝而四明袁氏寔顯其譜錄可考者府君謚生本州助教志生贈太中大夫斐斐生左朝奉大夫知處州贈光祿大夫穀博極羣書登嘉祐第嘗通判杭州蘇文忠公爲守譚論賡酬相得甚歡公之高大父也袁氏世學源流於此倉部登元祐第

家範

九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嘗守婺時蔡氏嶺國其黨曹宗者橫於一州倉部以法誅之入對徽皇以清心省事安不忘危爲獻至朝奉通議皆以篤厚惇實稱於鄉戴淑人亦博覽圖史如古列女生四子公其仲也公端粹專靜得之於天生數月乳媪置槃水其前玩視終晷夜臥常醒然達旦五六歲讀書數過卽成誦少長讀東漢黨錮傳拊編太息以名節自期乾道初入太學陸先生九齡爲學錄公望其德容粹盎肅然起敬亟親炙之而同里之賢如沈公煥楊公簡舒公璘亦皆聚於學朝夕以道義相切磨器業日益

充大平居莊敬自將爲同舍所嚴憚暨升前廊範物以躬處事有法士益推服瀆熙辛丑第進士孝宗在御久責治切有勸公對策宜謂大體已正當堅忍以俟其成公不謂然直以意對具言大體未正與所當更張者以是僅得丙科而言堅忍者竟爲舉首公以舍選當得教官丞相史忠定公勉以姑爲一尉遂注江陰是歲忠定薦士十有五人公在選中有旨審察公曰始仕而召可乎遲次屢年授生徒以供菽水江陰故兩尉弓兵合二百人後獨置一尉弓兵亦多虛額公至盡補之葺亭教射躬自按閱其勇銳善緝盜者遇之加優盜輒立獲初弓兵散處閭巷至是始爲營紀律肅整如軍伍尉舍旁有黃田港民居素稠密公以保伍法部分之因寓火政浙西大饑提舉常平羅公點鈔選僚吏分任振郵事而就以江陰屬公公謂經理田野之政自一保始每保畫一圖凡田疇山水道路橋梁寺觀之屬靡不登載而以民居分布其閒某治某業丁口老幼凡幾悉附見之合諸保爲一都之圖合諸都爲一鄉之圖又合諸鄉爲一縣之圖可以正疆界可以稽戶口可以起徒役可以備



姦偷凡按征發爭訟追胥之事披圖一見可決在田野  
爲保社在軍旅爲伍法韓信多多益辦用是故也公首  
以此爲荒政之要由是民被實惠而欺僞者無所容訖  
事羅公薦於朝有旨陞擢旣又循兩資終更入都周丞  
相謂當處公班列少須三月其可公曰遲遲以待內除  
非吾志也且親老得便養足矣卽就沿海制屬以歸紹  
熙初眾正在廷而公連遭內外艱未及用寧宗嗣位始  
以太學正召然侍講朱公及諸名儒已次第去國矣未  
幾趙丞相罷公知必不爲時所容然猶晨入學延見生

徒商確理道或謂諸生多上書議斥時事不當誘進公  
不爲變迄以此論罷自是僞學之禁興而正人無容足  
地矣公貧甚退處泰然久之得浙東帥屬再爲福建常  
平屬官嘗言職分無大小皆當自竭非求人知滯訟如  
山窮日夜繙閱凡所予奪無再愬者改秩通判贛州未  
上會開禧邊事作兩淮大震擾公謂海道通山東宜謹  
備而內地盜賊尤不可不務防趙尙書善堅帥沿海請  
公攝參議官後帥傅公伯成因之公爲言備禦大略及  
團結鄉兵事宜傅公壹以相屬公周眦屬邑所至按閱

井井有倫嘉定初元天子既誅權臣盡起當世鴻碩召公爲宗正簿樞密院編修官權考功郎遷丞奉常時諸賢雖收召而鯁直者罕見親二年春因對言曰陛下履位之初委任賢相正士鱗集於朝人情翕然以爲太平可致而欲竊威權者從旁睨之彭龜年逆知其必亂天下因對顯言其姦陛下竦然開納然龜年繼以罪去而權臣根據自若羣邪和之排斥善類積而至於無故興師幾危社稷嚮若陛下篤信龜年折奸邪於萌芽之初豈至是哉正人端士今不爲乏惟陛下所用耳書曰有

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往者龜年所進合於道之言也今日復有指陳闕失盡心無隱者卽龜年之言也陛下追思龜年蓋嘗臨朝太息曰斯人猶在必大用之固已深知龜年之忠矣陛下此時之心卽二帝三王敬賢納諫之心也常存此心急聞剴切之言崇獎樸直之士若龜年之效忠者接踵而至矣一龜年雖沒眾龜年繼進何憂天下之不治哉是歲都民艱食公又言古者制國用量入爲出今當饑饉艱危之時惟有裁節冗費自乘輿服御至百司庶府無所不節以爲施惠之具或可以

濟又論軍兵虛籍宜用孝宗獎邵宏淵故事凡軍帥有能以姦蠹來上者褒寵之不然者擯絕之軍費省則民食寬矣因言用度當節或恐有傷國體然民者邦之本以邦本之故少虧國體未害也上皆嘉納之而公請外甚方知江州屬歲不登公請於朝貸椿管錢九萬緡爲糶本告糶旁郡計口以糶循環相因市直頓平郡仰征稅以給公謂薄征所以來商旅益損稅額擇僚吏以董之舳艫相銜無苛取無濡留至者大悅又謂周官幣餘居九賦之末亦足用一端也於是蜜滲漏稽餘羨用賴

無乏郡治有亭扁以節愛凡非奉稟之正者皆不取簡燕游削交餽至事關風教惠養則汲汲爲之大學宮創福田院居再歲略計經用之餘緡錢猶二十七萬郡當大江之衝而城堞不治因請悉舉爲版築費報可朝廷患楮多錢少令沿江八郡通用鐵錢敕榜下九江公曰此令一出銅錢將益閉藏姑緩揭榜將力言之俄聞金陵以鐵錢二當銅錢一咸謂不便而朝廷亦弗果行人服公之先見公每謂牧守兼兵民之寄訓習師旅所不可後種世衡教射法可行始至大閱以銀爲的中者給

之竟日無一焉乃合卒伍時按試第其能以賞自是中者如櫛破的常數十峒寇鴟張上命副都統劉元鼎提兵討捕公問何以平賊元鼎銳欲殄滅而實無必勝策公告之曰諸峒崖谷峻險若輕入其阻未易得志不如以重兵壓之勿與爭鋒而待其斃元鼎從公言按兵南安不與賊角來則禦之而賊果降提舉江西常平權隆興府事會朝廷新易楮幣分遣中都官出使諸道察不如詔者帥守奉承過當稍損厥直者卽實於辟公知上意本以救弊而非欲毒民因王君棐銜命至爲請言之後兩月至臨川則聞官吏競爲發摘黥流之罪日報公歎曰吾可不爲明主一言乎卽上章具論官吏以刻核之心行苛暴之政刑罰不中民無措手足邦本腹削深爲國家憂願詔監司郡守奉行寬大俄以都官郎官召時更化六年而頽綱未舉宿弊猶在上方恭己仰成公言古者大有爲之君所以根源治道者一言以蔽之曰此心之精神而已心之精神洞徹無閒九州四海靡所不燭故書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又曰帝光天之下二帝之精神也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德日新宜重光三

王之精神也二帝三王終日乾乾自強不息故能全此精神照臨天下至於今仰之陛下雖有仁心仁聞而大有爲之效未著願毋以寬裕溫柔自安必以發強剛毅相濟朝夕警策不敢荒寧以磨勵其精神鑒觀古昔延訪英髦以發揮其精神日進而不止常明而不昏則流行發見莫非精神矣昔我藝祖當寓縣分裂之際整頓乾坤如再開闢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新者精神之謂也願陛下以藝祖爲法則我宋之維新亦當常如創業之初又言帝王不可不勤於訪問上首肯再三且言

問則明遷司封郎官因對言曰臣昨勸陛下勤於好問而聖訓有曰問則明退與朝士言莫不稱歎而側聽十旬陛下之端拱淵默猶昔也臣竊惑焉夫既知如是而明則當知反是而闇明則光輝旁燭無所不通闇則是非得失懵然不辨或以爲人主一言之失史官書之天下議之問而不當不如勿問臣謂不然自古帝王之言豈能無失惟得賢臣開陳正救歸於至善而已豈可畏人之譏議而終於不問哉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官明年春遷祕書少監兼司業及秋進祭酒冬除祕書監仍兼

祭酒公謂邇年士氣不振皆由本心無所興起而司教  
養者有摧阻無開導以故日就頽靡每延見諸生必迪  
以反躬切己之學常病世之學者徒知襲先儒緒言通  
遺經訓釋而未能自得於心不足以爲學吾心卽道不  
假外求忠信篤實是爲道本聞者竦然有得士氣日以  
激昂上焉者可與語斯道之本原次亦不失爲謹敕士  
至國有大議叩關投匭爭獻所聞始無負於天子之教  
育矣禁中銀器失上不忍坐主者命以錫易之公言陛  
下聖德如此而治教未著以臣管見或者君人之大節

猶有可議者歟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語曰大哉堯  
之爲君是故君子大之爲貴孟子曰古之人所以大過  
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惟陛下恢宏志氣毋自  
菲薄以成大功時韃靼甚強金勢日蹙我朝屢遣使不  
得通公言戰守無二道威聲雄略可以決戰而後可以  
固守謝安相晉未嘗輕用兵也秦師垂至桓沖以根本  
爲憂遣兵入衛安卻之曰朝廷處分已定甲兵無闕味  
已定無闕之語則知講之有素備之非一日矣願陛下  
亟圖之九年春正月兼崇政殿說書因對條陳四事其

一曰在易之乾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宜健而弱非天德也故君德弱則不進紀綱弱則不張法度弱則不修號令弱則不行治內而弱則中國不尊治外而弱則四裔不懾女真將亡無愚智皆知之陛下愛惜生靈遵養時晦似未失也而揣摩迎合之徒遂欲苟安於無事有言不可者則詆之曰是欲用兵耳加以是名時所甚諱則不敢復言而不知我能自奮則不戰而屈人兵我不自強而示人以弱則適以召兵安能息兵韃靼夏人自昔雄盛新興諸豪兵力亦強皆知中國之弱日夜垂

涎伺隙而作竊恐兵端浸起而禍患未易平也陛下可不法天行健磨厲精神破庸人之論以強中國之勢其二謂賞刑二柄不原乎天則朝綱弛而國勢陵願大明天道以救其弊其三謂旱蝗相仍民大饑困而長民之吏慮蠲放太多罕以實告故饑民不可勝計而惠施不能遍及晉之李雄李特初起不過流民浸盛乃能據蜀鑒觀往事可爲寒心我朝內帑之儲本爲凶荒備所宜止絕他費專以振饑爲急其四謂廣謀從眾則合天心今侍從之臣所以資獻納之益也日近清光而不聞有

所咨訪通政一司所以達庶僚之言也虛名僅存而不聞有所規箴則是朝廷之舉事實未嘗與天下共之也自今事關利病皆當廣咨博訪是爲至公是爲天心行此四者易於轉圜而臣猶慮未能盡行者諂諛之風未息而蒙蔽之患方深孔子曰遠佞人佞人殆而孟子亦曰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得乎崇觀政宣之際此徒實繁所以靖康之禍至大至酷今日所當深戒又言向者女真甚強中國不逮所以受禍今之鞬韉猶女真初興時上曰亦聞鞬韉強盛公遂言今日未皇他務且

須咨訪臣下但能行此一事其效立見陛下卽位之初羣臣多聞玉音自爲驛侂冑所誤惟恐有錯所以咨訪甚少上曰錯不妨乎對曰古人稱獻可替否若皆無錯則惟有獻可無否之可替矣上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專賴臣下正救十一月權禮部侍郎陞同修國史實錄院修撰進侍講兼祭酒公謂人臣以經誼輔導人主非徒誦說而已因講詩二南於先王正始之本后妃輔佐之道所以自身而家自家而天下者旣敷演厥旨深寓規儆之意至列國變風有關乎君德於道者亦委曲開



陳託其義以諷十年夏四月零雨不已公言善爲天下者當使陽制陰不當使陰干陽今淫雨爲災兼旬未止此陰盛陽微之徵也一二年來正論漸微正塗漸梗賢者潔身而去詔諛緘默以順爲正者尙多有之豈天意哉金國垂亡敢犯王略皆由君子道消所以召侮如此陛下必欲國勢恢張亦惟擇夫剛毅正直不肯詭隨公論之所屬而沈伏於下僚棲遲於遠外者拔舉而尊禮之則精神立變誰敢侮之金失燕徙居於汴來索歲幣未予輒舉兵寇邊或欲以攢年積幣輸之公謂果出此

不可以爲國矣請對具言所以不可與狀又謂用兵一事雖治世不能免以言兵爲諱以安居爲樂變生不虞無以禦之爲計疏矣自北方擾攘流民欲歸附者甚眾皆拒絕之有至於殺戮者流民之怨深入骨髓安知金不能激怒之使讎我乎自古善用兵者攻其所必救彼擾吾邊疆而吾舉兵北向欲擣其虛必解而去從而躡之腹背受敵此制勝之奇策也不知出此而戰於境內兵氣不揚矣又安能決勝乎上曰開禧我先用兵彼直而我曲今日金人叛盟我直而彼曲公對曰今日之事

要在陛下剛明果斷振作士氣上然之公復言歲幣不可與上曰卻可以此賞有功七月請對論今之刑政未明者四事國不自重以人而重忠良布列重於九鼎姦諛竝進輕於鴻毛今自更化以來非才不用而國勢浸弱敵心遂啟者則以所用之才非真才耳似奮發而實怯懦也似多能而實寡陋也不皇皇於仁義而汲汲於榮祿已不自重又豈能爲國重乎國人不服又豈能服外域乎今之儒帥固有德望巍然舉世推重者分閩瀘南未爲不用而地非切要不足以觀其施設今之忠賢

亦有慷慨論事名聞中外者宜還天朝增崇國勢而遠守支郡未究所長舍莫邪而用鉛刀棄周鼎而寶康瓠是非顛倒何以立國今日民困甚矣重以貪吏肆虐政以賄成監司牧守更相餽遺習以成風於是昔之優裕者今凋敝矣昔之歡樂者今愁歎矣行都之建垂九十年生齒雖蕃衣食未裕蓋自楮幣更新而蓄財之多者頓耗鹽筴屢變而藏鈔之久者遽貧頻年水旱民無餘貨物貨積滯商旅不行故大家困竭而小民焦嗷市井蕭條而官府匱乏勢所必至京輦之下人心不寧殆孔

子所謂吾恐李孫之憂不在顛輿而在蕭牆之內也朝廷舉錯人所觀瞻罪當重而輒輕之禁當嚴而輒弛之皆非至公無私之道開禧用兵一時將帥扞患守城者不爲無勞事平之後乃以廉謹責之豈漢家宥李廣利赦陳湯之意夫政刑苟明強大之鄰不足畏刑政不明微弱之敵小可忽又謂當今之計當以漸圖之舉伍員圖以敝楚者與李泌困賊之謀王朴開邊之策爲上言謂三人者皆欲先困之而後取其功雖欲小緩而十全無失乃所以爲速十一月又請對言小大之臣咸懷忠

聖朝

王四明叢書  
新刻刑本

良則朝廷之勢尊邪正雜糅忠讒並進則人主之勢孤今在廷之臣惟靡曼是娛惟珍奇是好淫侈相高燕樂無節同堂合席不聞箴規赤心謀國者果如是乎賢才之於國猶禦寒之衣裘養生之穀粟汲引善類無閒親疏所以報國也今推賢揚善固不爲乏而揆私害正者亦或有之合於己則掩覆其大過異於己則指摘其小疵毀譽發於私情則真才不得展布赤心謀國者豈其然乎星象屢變具占爲兵甚可畏也而不以爲憂帝城之近剽掠公行非小故也而不以爲怪旱蝗之後征科

如故殘民之大者也不以爲非導諛賁佞媮合苟容以梯寵祿又豈赤心謀國者乎植私者服赤心者寡人主少所憑仗其何以重朝廷乎又言王辛光州之勝可謂奇功而行賞差薄上曰賞豈可薄薄則無以激勵後人公又言自昔備禦四裔不過防秋今則無時不至如四月犯光州是也上曰春夏亦不可不防公言陛下但能選用赤心謀國之臣布滿朝列口聞忠言朝無闕政四裔自然率服上曰卿言甚當又言陛下垂意宰屬精選才士以充之然政事不勝其多而宰屬止於數人耳

目不能徧察思慮不能周知急則鹵莽緩則壅滯甚非所以彌縫宰輔也願詔大臣增置掾屬廣求賢俊秉心公正者爲之則所補多矣十一年正月天大雷電繼以飛雪公言雷乃發聲蟄蟲啓戶著於月令之仲春今先期而發已非其時矣雷陽也中國亦陽也雪陰也外裔亦陰也當春而雪未爲害也而作於雷震之餘陽已發舒而陰忽用事有外裔侵侮中國之象豈小故哉蓋自殘金竄伏汴都陛下不忍遽絕仍與通好遺黎歸附者拒而不納故此曹惟我是怨而金人以我爲怯糾合羣

怨致死於我陛下履至尊之位而見輕於垂亡之國辱莫大焉其可以不奮發乎書曰元首起哉起云者奮發之謂也元首奮發則國人莫不奮發矣深懲既往之失克圖日新之功恢張綱紀振起頽惰以伸中國之威破外裔之膽此所謂奮發也雷雪之變人皆以爲陰盛陽衰所致此皇天啓佑上聖欲以剛濟柔而成以陽制陰之功也陛下可不仰體天意乎二月眞除禮侍兼侍讀金人侵軼西陲公進對言蜀利害甚悉大略欲開示大信以結並邊忠義之人俾爲吾用則敵不能支又謂曩

聖朝書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時金人去中國遠糧運難繼故和可以久今假息之地密邇於我利苟在焉豈其願盟汴地四平難以立國欲奪我險要爲駐足之地昔犯浮光襄漢駸駸至蜀觀其志非專爲歲賜也且所以欲和者圖省費爾往年四月聘使之還甫入吾境而犯順之兵亦以是日入難信如此和可恃乎戍可撤乎忠義之人旣與敵爲仇彼方仇之我則和之大拂其情倒戈反噬誰與禦之堂堂中國卑辭厚幣謹奉垂亡之國自示削弱誰不侮之自古立國固有終不與外裔通好者石勒來聘晉焚其幣何獨

今日必欲通好乎財用未足兵力未強以通和爲戒若  
非體國者究其實而言求和自我不保其往將有無窮  
之悔絕不通好事雖難辦是乃久安之策上曰卿可謂  
忠直矣十二年冬時雪雖應俄頃卽止公謂此洪範庶  
徵所謂豫常燠若者也陛下早朝晏罷不徇貨色不盤  
遊田無逸豫之失有逸豫之災其故何歟以臣觀之所  
謂逸豫者非必貨色遊畋之謂邊烽未熄戎事方殷而  
優游恬愉若四方無虞之日真才未用宿弊未革駸駸  
焉入於頽敝之域卽所謂逸豫也因言時雪未降惟陛

下致誠感格庶幾亟回天意上曰朕日在禁中致禱公

言古人應天以實須要修明政事登進忠良屏去邪佞  
此乃應天之實又請以內帑付外廷俾任鈞考之責未  
幾復對論蜀關外事宜曰今春寇犯與元歷金洋以至  
大安我師勦之威聲震矣然變詐之性巧於窺覘萬一  
乖我少懈奪我江源順流而下不可不慮也夫藩籬嚴  
密彼安得以窺我根本堅壯安得以搖我因言蜀之急  
務六欲復階成和鳳之保障搜揚巴蜀之人才優大安  
戰功之賞與夫教民兵防蠻患紓民力條數甚悉且謂

藝祖得蜀甚難今可不思所以保蜀之策又謂國事之可憂者莫如蜀外障之難防者亦莫如蜀何者其地至遠也有才而無識者不可以爲蜀帥有勇而無謀者亦不可以爲蜀帥何者其任至重也奏畢反覆再三上曰可見卿忠誠愛君公進讀高宗寶訓推演甚詳而上亦玉音屢發其尤大者則因論進退人才之公上曰天大地道大王亦大惟其至公所以爲大論賞罰適中上曰柔而不中則爲姑息剛而不中則爲霸道剛柔皆得其中則爲王道論趙鼎言呂頤浩過失而上則曰此所

謂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又云上下之情交通則爲泰不交通則爲否若臺諫不言何由得知論擇宰相而上則曰人主擇宰相宰相擇百官爲治之要道也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其後讀續帝學至司馬康講洪範三德哲宗問只此三德爲更有德起居舍人王巖叟請書於冊以示萬世公言哲宗發問不過兩言而當助賢臣其喜如此以此知帝王之學要在發問則明不問徒然無益於事又讀至上官均言好學好問公言人主豈可不好問不好問則羣

臣之邪正政事之得失必不能盡知說書柴中行亦奏  
須觀所問之人邪正公言但觀其所言爲己乎爲國乎  
則邪正辨矣上曰若爲一身計便是小人又讀至講讀  
官舊皆有講義中閒侍讀獨廢程瑀隨事著明其說公  
言臣所以每遇進讀必從而敷陳之此乃法程瑀所以  
事高宗者上曰若只讀一遍何益公之意以爲儒臣進  
讀當兼之以陳說人主務學當參之以好問故懇懇言  
之而上亦應答如響啓沃之助於是爲多公德量恢宏  
充以涵養嘗言伊川程公稱明道先生視其色接物如

春陽之溫聽其言入人如時雨之潤爲善形容有德者  
氣象平居待物粹和之氣可挹至立朝論事則義形於  
色凜不可回一時可論賴以主而同列列始有側目者  
矣金國垂亡聘使屢返非我絕好彼自內訌公謂歲幣  
不必與而議者以爲當與困獸跳梁屢蹂邊鄙彼自爲  
寇非我興戎公謂戰守不可弛而議者以爲當和孜孜  
獻納有言必盡近臣之職所當爾也而目曰多事侃侃  
守正不阿時好平生之節不可屈也而指爲好名公句  
歸疏至八九上迄不之許會三學諸生伏闕上疏斥主



和者之非既而全臺論列乃併公以罷十二年六月也  
太學諸生三百餘人祖餞都門外且賦詩以別公曰乾  
道變化各正性命雷雨作解草木甲拆此吾志也以直  
得名豈其心哉明年除寶謨閣待制提舉鴻慶宮起知  
温州辭陞直學士皆奉祠如初明年春疾大作而神觀  
精明晝述弗倦或勸公宜少休者公曰吾以此爲筭鏞  
筭磬不知其勞也八月庚寅猶窳定近作疾革醫來必  
整衣冠以見癸巳薨於正寢公受知寧皇終始簡記旣  
薨之三日寧皇亦棄天下嗚呼痛哉公官自改秩十二

遷爲大中大夫爵自郵縣男再進爲伯食邑自三百戶  
至九百戶今上御極陞顯謨閣學士加秩二等致仕遺  
奏聞贈龍圖閣學士光祿大夫官其後如格購銀絹皆  
再百自諸老淪謝天下之士視公出處以爲輕重及是  
聞者莫不傷盡太學諸生相率爲位於西湖之昭慶寺  
以哭四方之來奠者其辭皆哀學者稱公不以爵氏而  
曰絜齋先生云寶慶三年上有事南郊以二子登朝贈  
金紫光祿大夫紹定三年明堂恩贈開府儀同三司自  
象山先生闡明大道揭以示人曰學問之要得其本心

而已心之本真未嘗不善有不善者非其初然也公始  
遇之都城一見卽指本心洞澈通貫警策之言事事切  
已公神悟心服遂師事焉研精覃思有所未合不敢自  
信居一日豁然大明因筆於書曰以心求道萬別千差  
通體吾道道不在他此公自得之實也慈湖楊公與公  
同師造道亦高而每稱公之覺爲不可及其見諸言論  
則曰人生天地間所以超然獨貴於物者以是心爾心  
者人之大本也此心存則雖賤而可貴不存則雖貴而  
可賤又曰大哉心乎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兢以

卷之三

五十四明發書  
物商刊本

守之則與天地相似又曰直者天德人所以生也本心  
之良未嘗不直回曲繚繞不勝其多端者非本然也其  
告愚以此其敦學者亦以此某之漕江左也公贈以言  
謂中庸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  
生物不測大雅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惟此大本不必  
他求卓然不貳萬善咸具古人所以兢兢業業不敢少  
懈者懼其貳也至爲作忠宣堂記則曰心本不偏制行  
而原於心斯不偏矣凡此皆所以推明本心之善也又  
嘗言道不遠人本心卽道知其道之如是循而行之可

謂不差矣然未能爲一則猶有閒也執柯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謂其未能無閒則雖近猶遠爾惟夫全體渾融了無閒隔則善之至也又曰吾道一以貫之非吾以一貫之也舜由仁義行非行仁義若致力以行之則猶與仁義爲二也其言益精切矣雖然公非苟知而已也少而任道晚日益力其致遠也萬里之途跬步未至不敢以遂休也其任重也萬鈞之負銖兩弗遺不肯以遽已也閔其量必欲如滄海之涵浸粹其行必欲如播典之光潔嘗言人心至神翳之以欲則不神矣故其修身以寡欲爲主勇猛奮勵痛自懲窒又謂人之欲無窮必求所以滿其欲非道而取何所不至養小喪大淪胥不仁不義之域豈不哀哉晚於所居爲樓名以是亦曰直不高大耳是亦樓也以至山石花木衣服飲食貨財隸役亦莫不然至於宦情亦薄曰直不高顯耳是亦仕也凡身外之物皆可以寡求而易足惟此身與天地並廣大高明我固有之朝夕磨勵必欲追古人而與俱若徒儕於凡庸而曰是亦人爾則吾所不敢也以此自警且以誨子孫云公自少有志經濟之業每謂爲學當以

聖賢自期仕宦當以將相自任故其所講明者由體而用莫不兼綜謂學不足以開物成務則於儒者之職分爲有闕自六藝百家與史氏所記莫不反覆紬繹而又求師取友以切磋講究之東萊呂成公接中原文獻之正傳公從之游所得益富永嘉陳公傅良明舊章達世變公與從容考訂細大靡遺其志以扶持世道爲己責自始學於義利取舍之辨甚嚴嘗讀論語至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慨然歎曰士之知所輕重當如是矣辭受進退惟義所在金石弗渝方孽臣顛柄天地閉塞

徘徊卑冗不以爲辱公道開明羣臣拔茹致位禁近不以爲榮惓惓一心惟王室生民是念事有不可陳義固爭蓋將尊君重朝而措天下於大寧也道不果行齋志以殒然其所立固已偉然爲萬夫之特矣曾子所謂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孟子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者於公見之公之事親如天事君亦如天由其本心昭明隨時著見有一無二親雖歿敬奉遺體舉足不忘無適而非親也身雖退心在闕廷一飯不置無適而非君也於昆弟友愛尤篤弟標亦事公如嚴師從兄濤嗜學固窮

其亡也爲斂葬嫁其孤女之未嫁者於宗族振貧拯厄  
備極其至於朋友忠而盡自爲幕府事其長敬以誠及  
在朝廷每言君相同體愛吾相者所以愛吾君也故勤  
勤納忠寧有違拂而不忍蔽欺嘗告人曰導諛雖可喜  
未必非賣我鯁言雖難聽異日乃真能不負者也公賞  
鑒絕人李正節誠之始見於鄞傾蓋如舊交嘉定初李  
與丹陽劉君宰偕命召公謂某曰此二人者皆所謂有  
所不爲者也其後二公果皆如所許云少而嗜書白首  
弗厭凡聖賢大訓切於己者味之終身夜則默誦病亦

吟諷講筵於家以諸經論孟大義警策學者於書禮記  
論說尤詳其所成就後學甚眾博觀羣籍取其切用者  
會萃成編謂法度之旨旨奏以前乃可矜式故有先秦  
古書若干卷謂學士大夫不知兵則武夫悍將得矜所  
長而緩急無以應變故有兵略若干卷謂祖宗成憲爲  
人臣者所當講究故有皇朝要錄若干卷其辭章根本  
至理一言一句皆胸襟流出謂語孟中無難通之辭雖  
曉之義故凡所著不爲奇險刻峭語而溫純條愷自不  
可及晚而好詩嘗賦進德堂諸篇趣味幽遠而於一卉

木之芬馨一羽毛之皜潔輒寄興焉曰吾之自修當如是也此豈苟爲賦詠者邪奏議藹然忠誠讀者感動銘志敘事有史法諸子哀其集若干卷藏於家公之在宗正也修寧宗玉牒在樞庭修經武要略先時修書官類不經意將進則取具臨時公泣職卽悉力編摩後數歲乃進呈大要多出公筆史院修高宗寶訓紀錄過詳公刪繁翦浮見謂得體後修孝宗寶訓遂專以屬公退自儀曹坐史館輒終日書垂成而公去議者又欲用司馬溫國公編通鑑故事俾以書局自隨或言國史出外有

蘇家書信錄

三國明鏡

禁乃止公娶邊氏進士友益之女先公二十有一年卒

屢贈申國夫人至性淑行詳公所爲墓誌墓在鄆縣某

里某山之原議案在縣東陽堂鄉穆公嶺之原公薨遂合葬焉某年某

月某日也議案嘉定十七年十二月丙午子男四喬某官議案鄉貢進士官義郎知

紹興府後若干年卒議案慶元五年進士江州觀察推官知臨安府

某官議案嘉定七年進士第一商某官議案嘉定十六年進士監臨安

府新城女四孫男五始公嘗言所貴乎世家者非必七

葉耳縣稅紹如漢金張八葉宰相如唐蕭氏名位雖崇而不

能皆賢何世之有若東都之袁楊二氏氣脈聯屬名德

俱隆則可謂世家矣吾之先世雖出處之不侔然皆忠信正直蔚有賢譽其不謂之世家乎後嗣子孫努力奮發不自菲薄必欲追前人而及之亦足以爲世家矣平居訓勵諸子率本此意肅首躡世科甫冠多士公不以自喜至其德業有進與當有可紀則爲加飯故士大夫言家法者必袁氏爲稱首云某之與肅同年進士也視公實丈人行而於其德學則願師焉嘉定中再同朝不鄙其愚以爲可教故於嘉言善行多所親覲歲在甲戌持節去朝辱公訪別於南山佛舍語及國事至於流涕

公之盛心昭揭天日至今猶赫赫也公之葬慈湖楊公實爲之銘於公大節摹寫盡矣顧其纖微委折有未備者維公粹學偉行爲時儒宗忠言至計有補宗社而爵命品秩又已應易命之典肅等將有請焉謂某盍爲之狀撫念疇昔誼不得辭雖筆研蕪廢猥釀自慚然不溢美不失實尙庶幾公平昔之志謹狀

絜齋袁先生傳

王應麟

袁先生燮字和叔鄞人少以名節自期入太學見陸先生九齡德容粹盎親炙之同里沈楊舒三公皆聚於學

朝夕以道義切磨第進士爲太學正時朱文公諸名儒  
已去先生知不爲時所容尋以學黨更歷外服入朝至  
太常丞兼考功郎知江州提舉江西常平以都官郎召  
遷司封又遷國子司業祭酒延見諸生迪以切己之學  
常病世學者襲先儒緒言未能自得於心不足以爲學  
吾心卽道不假外求忠信篤實是爲道本聞者竦然自  
得以秘書監兼崇政殿說書遷禮部侍郎侍講猶兼祭  
酒講詩二南於先王正始之本自身而家自家而天下  
者深寓規儆之意列國變風有關君德治道者亦託其

三國四明叢書

三國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義以諷立朝守正不阿時好議者指爲好名遂奉祠以  
歸著述弗倦或勸宜少休曰吾以此爲筮鏞管磬不知  
其勞也終於顯謨閣學士諡曰正獻先生嘗曰此心存  
則雖賤而可貴不存則雖貴而可賤大哉心乎與天地  
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每謂爲  
學當以聖賢自期仕宦當以將相自任其所講明體用  
兼綜於書禮記論說尤詳成就後學甚眾子甫進士第  
一爲兵部尚書國子祭酒亦稱名儒

此絜齋先生從祀文廟時事實冊所錄得諸伏附



室馮氏曩者刻毛詩經從講義及正獻遺文鈔僅錄鄴志本傳冠首今取此傳二墓志一壙志一行狀一附於家塾書鈔後行狀爲真西山作尤可攷見先生之生平而纖微委折益徵其忠言至計有補宗社焉庚辰重陽日張壽鏞識

四明叢書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